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康熙大帝

第一卷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 一 开新篇纵谈天下事 辞旧朝忍抛骨肉情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披着褴褛的棉袄，腰间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

可是，老天却专门和这些难民作对。刚过破五，又纷纷扬扬，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雪，直下得京城积雪三尺，滴水成冰，家家关门闭户，街上路断人稀。每天早上，巡城的兵丁，都要用大车，把几十、上百的连冻带饿、倒在雪地里的难民尸体，拉到城外的化人场去。

在京城城西的永兴寺街，有一家小小的客店“悦朋店”，掌柜的姓何，名叫何桂柱。这家小店的后院有十几间客屋，是专供举子进京应试时候住的。眼下离开科尚早，生意甚是清淡。当街三间门面摆着四张八仙桌；向北折是一间雅座，供客吃饭；门面以东一道长柜台兼卖酒肉和零星杂货。伙计们都是乡里人，回去过年了，店里只有一位何老板和几个远乡的小徒工支撑。就在正月初八清晨，店里刚摘门板，只听“扑通”一声，倒进一个人来。

店老板何桂柱听到伙计们喊叫，赶紧蹬上裤子，趿拉着鞋就往外跑。一看地下躺着个人，约莫有二十岁出头，头上戴了一顶一丢儿锡的青麻帽，拖着二尺多长的辫子，看样子头发总有两个多月没剃了，灰不溜秋长了足有寸半长。身上穿的那个棉袍子像给鸟铳打过，一朵朵烂羊油似的破棉絮绽露出来。看他脸色，像生姜一样黄中带紫，双目紧闭，人已是冻僵了。何桂柱不由得叹了口气说：“罪过！这也是常事，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场吧。啐，今天真晦气！”

伙计们张罗着找了一领破席将死人卷起来，正要弄块破门板把人抬走，忽听有人喊道：“慢！”

众人回头看时，出来的人大约有三十岁上下，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千层底冲服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脸，稳稳站在门当间。店主人忙赔笑道：“二爷早，这是冻死在门外的一个穷秀才。”

“死没死要看看再说。”来人一边说，一边走上前蹲下身子，用手在青年鼻子下试了试，拉起手来搭上脉摸了摸：“人还没死哟！快熬一碗姜汤，不，先弄点热酒来！”伙计们面面相觑，站着不动，何桂柱连忙说：“爷已经吩咐了，还不快点？”

何桂柱为什么这么听这人的话呢？出来的这个人是个举人，扬州人，叫伍次友，是个闻名于大江南北的才子。家世豪富，祖上曾做过几任大官。开店的何桂柱先前就是他家的佣人。崇祯年间，兵荒马乱，伍老太爷怕树大招风，让家人各投亲戚。何桂柱的爹是个家生子儿，没有亲人在外头，老太爷一发善心，帮他在本地开了一个小店。清兵入关，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城破后，城内血流成河。何家在扬州呆不下去，索性迁往北京来。这伍次友原是侯方域的学生，清室定鼎之后便从了天意，考了秀才，中了举人。只是伍老太爷心向大明，立誓不食清粟，闭门在家专注《道德经》。这伍次友进京

应试，恰又遇上了何桂柱，干脆就住进了悦朋店。如今虽没有主仆的名分，那何桂柱还对这位少主人礼敬甚恭的。

这时，人们七手八脚把那快冻死的书生抬进店，一碗热黄酒灌下去，约莫一刻时分，那青年眼睛微微地睁了一下又闭上了。伍次友吁了一口气道：“把我下头那间房收拾一下，让他躺下，养几日就好了。”

何桂柱不禁踌躇：“这公子也是多事，救了人，还要养治人……管他呢！横竖又不花我的钱，一总儿等扬州那边来人算账。”伍次友见何老板犹豫，便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再说，救人不救活也不像话。”何桂柱忙道：“照爷吩咐的办就是。”

掌灯时分，那青年终于醒过来了。大约是两大碗热腾腾的鸡丝姜汤挂面的作用，他的脸泛上了红色，只是还有点头晕，看见伍次友举着灯笼推门进来，便挣扎着要起来。伍次友忙按住他，说道：“朋友，别动，你就好好儿躺着。”那青年就屈起上身，在枕头上连连叩头：“恩公，是您救了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恩不言谢，我总要粉身碎骨报答您老的！”说着，一串泪珠从他清秀的面孔上流了下来。

伍次友拉了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关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北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那青年半靠在枕头上，喟然长叹一声说道：“恩公，我是正黄旗人，叫明珠，说来先祖也是龙子凤孙。先父尼雅哈是睿亲王多尔袞帐下一员佐领，从龙入关。多尔袞坏了事，先父被株连罢官，气得一病不起，家道也就败落了。无奈随叔父流落到蒙古。纳尔泰大爷可怜我们，给了一小块耕地。不料去年秋天，镶黄旗旗主儿鳌拜又要换正黄旗的地，说多尔袞圈地的年头，镶黄旗吃了亏，如今要找回回来，这就活活坑了我们爷们！原想这老贼总要瞧着先祖的面子，留下这块活命地，谁知这老杂种绝情得很，竟派他的兄弟穆里玛在大雪天把我们一个屯子的人全赶了出来，一把火烧掉了村子……惨哪！”他擦了一把泪，哽咽着又说：“我们叔侄从热河一路讨饭进关，在太平镇又遇上了强盗，硬逼着入伙。父亲死活不知，我怎好去干那种事？没办法只好逃跑。结果，叔父被强盗一箭射死。我孤身一人进京，是想找先父的同事打个抽丰，哪里想到，人情比纸还薄！一听说我家得罪了鳌拜，谁也不敢收留我。没法子，只好流落在街上卖字为生。可怜我一个簪缨之族，落得这样下场……这几天，雪下得大，肚里又饿。想在这店门口躲一躲雪，谁知就……”

明珠越说越伤心，索性放声大哭，“恩公！您就是我再生父母，骨肉爹娘！明珠今世难报，来生结草衔环必酬大恩！”

伍次友听到这里，不觉凄然心酸，忙安慰道：“明珠，什么都不要说了。这年头，老百姓谁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几天北京城里要饭的这么多，都是关外被圈了地无家可归的人。你在京城可有什么亲人？”

明珠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亲人了，就是有，也难得见上一面。”

伍次友听说，忙问：“那怎么会呢？”

明珠定了定神，说道：“听说我的一个表姨孙氏，是当今皇子三阿哥的乳母。七年前见过她一面，后来她就进宫去了。那宫禁森严，我这么个样子怎么能进得去呢？”

伍次友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你既通文墨，又有功名在身，将来不愁没有个进身的机会。万一不行，我给你带一封信去投奔家父，请他老人家给你找碗饭吃。我叫伍次友，扬州人，在这儿等着应试。”

下一场考毕，我们就回南边去。”

明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伍次友如此说，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三个响头，说：“上头有青天，我明珠若负心忘了伍大哥救命之恩，犹如此笔！”说着从袖中抽出一枝大号雪狼毫湖笔，就着灯影里“咔”的一声折成两截。

从此，明珠便在伍次友的关照下，住在悦朋店里，将养身体。两人虽然一满一汉，却都是读书之人，倒也十分谈得来。在围炉清谈之中，明珠向伍次友讲了这场“围地”风波的缘由：

原来，清朝开国之前，满洲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了争夺江山，就曾经编练了黄、白、蓝、红四旗部队，后来，他的儿子皇太极，又进行了扩编，组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八旗武装。皇太极死后，六岁的皇四子福临在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登基继位，他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当了摄政王，率领满、蒙、汉八旗，驰骋中原，打下了一统江山，迎接福临在北京建立了大清国，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八旗劲旅，为大清国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多尔衮垮台之后，镶黄旗的旗主儿鳌拜，认为当初圈地的时候，自个儿这一旗吃了亏，便仗着自己的官势和权力，又要扩大圈地，又要把原来已经圈了的地，换一些好的过来，就是说要“改圈”。这样一来，八旗之中闹起了纠纷，老百姓的日子可就没办法过了，地也不能种了，家也不能待了，只好携儿带女逃出家门，在京城附近乞讨度日。明珠的遭遇，京城全城成群结队的难民，都是由于“改圈”地造成的。

这一天，伍次友和明珠，正在兴致勃勃地谈古论今。二人正说得亲热，棉帘一掀，何桂柱走了进来，低声说道：

“二爷，方才十三衙门巡头王太监来喝酒，说是有风声，顺治爷驾崩了！”

“皇上驾崩了！”这消息不胫而走，通过酒肆、茶馆、戏园子这些聚人的热闹去处，一时间传遍了北京城。但在明发诏旨之前，人们还只能躲在一旁悄悄地看，找知心朋友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比划一番：

“皇上才二十四岁，年纪轻轻儿的，怎么会好好儿驾崩了？”

“唉，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说得准呢？譬如你吧，今晚上脱了鞋，就能保证明早儿准穿上？”

“别瞎扯！我倒听说，是为董娘娘死了，皇上害了相思病！你忘了，江苏那个画画儿的叫陈什么来着？对，陈罗云，给董娘娘画了一张小像，一家伙就赏银一万两。嘿！你一辈子见过那么多元宝？人只要运气好，发账也真容易！”

“你这人一说话就爱走板，我听说五六天前皇上还召见苏克萨哈大人呢！别是有什么蹊跷吧？”

“嘘，你他妈才走板呢！这是该你说的话，你老实点吧，驾崩不驾崩，关你屁事！”

不管小民们怎样议论，有一件事明摆着的，内务府的人从正月初八起，都一律换了素色衣服，午门外驻马亭旁乌压压的轿子排了老长一溜儿。那些爱提着鹤鹑笼子串茶馆的小太监打从过了年就不见来了。这些反常的事引起北京市民们纷纷猜疑。有些老北京，是见过大明万历皇上驾崩出殡的排场的，看到皇家如今办事这样鬼鬼祟祟的，不免惊疑，却只是缄口不言。

伍次友是个书呆子，因天气冷，也不出门，只坐在炉旁读书。明珠年

轻人性子，身子稍好一点，便挣扎着要到外边走走。这一天，他转到正阳门东瞧热闹，只见一长排大轿前头的六乘绿呢大轿格外显眼，上头的雪足有半尺厚。悄悄一打听，才知道从年初三，杰书亲王、索尼老中堂、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和洪经略入宫叩安，就没再出来，每日三餐饭都由家里人用食盒子传送进去。明珠正瞧得发愣，忽觉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一下，回头看时，只见雪光下一位英俊少年手按腰刀，正含笑看着他。

“您是……啊呀！老弟！”犹豫片刻，明珠惊喜地张开双臂扑了上去，他一下子认了出来，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当今三阿哥的乳母孙氏的独生子，他阔别了五年的表弟魏东亭。

五年不见，魏东亭已出落得一表人材，上身着一件团领补服，上边绣着江牙海水，一柄宽背的腰刀上垂着一尺来长的赤红流苏，簇新的湖绉黑裤子下套着马靴。看了他这身打扮，相形之下，明珠不禁有落魄之感。

明珠拉着魏东亭的手，只是上下打量，好一会儿才问：

“表弟，一别五年，你比以前大不一样了，还在承德皇庄上当差么？”

魏东亭笑道：“我也是才进京。去年母亲托了好多人情才把调了出来，现在巡防衙门上当个闲差。母亲说我年轻，着实磨练几年才能给皇上出力呢！”

明珠听了，不由得低垂了头，叹息一声：“哥哥我可惨了！现在家破人亡，前途多舛，命运不济，有什么法子！咳，这人生真是没意思极了。”

魏东亭不等他发完牢骚，一把扯着他的衣袖说：“走，我们到合仙楼聚一聚，否极泰来，你也用不着伤心。不久就有大事，说不了还要再加恩科！”

明珠道：“哪来这话？”

魏东亭笑道：“没来由拿着这些事找你开心？”他看了看四周，放低了声音说，“哥哥，顺治爷已经归天了！”

明珠知道，这位表弟魏东亭的母亲，是顺治爷跟前的奶妈。这位三阿哥，虽然没立太子，可是深得顺治皇帝的喜爱。魏东亭带来的这一消息，正和广为人传的一致，看来，顺治皇帝驾崩的事，不是讹传。那么，这位顺治皇帝真的死了吗？

## 二 奉诏来勋臣保幼主 拂袖去仙山伴青灯

顺治皇帝并没有“驾崩”，他还活着。此刻，太后和皇后已经哭着离去，他那烦乱的心绪渐渐平息了下来，独坐养心殿，一种莫名的惆怅忽然袭上心头。鎏金珧琅鼎里百合香的气味太浓，顺治不耐烦地叫人将鼎中香全撤了出去，然而却还是坐不住，一甩手走出养心殿，站在丹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用这清冽的寒气驱散一下胸中的郁闷。

铅灰色的天空，云层沉重而缓慢地向南移动，他仰望着神秘而变化无常的苍穹默默不语。一阵寒风袭来，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双肩，老内侍常昊立刻走过来，将一袭绿锦团绣龙狐皮裘轻轻披在他的身上。他皱了一下眉头：“怎么又是这一件？”

常昊听了这话，从容跪下启奏：“回万岁爷的话，皇太后吩咐，主子心里不痛快，不许奴才拿那件素白狐裘……”

听说是太后的懿旨，顺治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冷冷地扬起脸来，心里

想：要下雪了，这世界，这皇宫都会是素色的。这黄琉璃瓦、青砖地、铜鹤、日晷……都要染上白的颜色。这些，皇太后管得了吗？

顺治十七年，是他不吉利的一年。从正月开始，莒城，宁阳便报灾荒，一直到六月，直隶、山东、陕西、肃州许多地方旱得寸草不生。身为黎民之首，而老天却这般不肯照应，莫非自己有什么失德之处！五月间，他下了罪己诏，宰辅罗巴哈纳也上折子自陈引罪，求皇上革职以顺天意。六月，他又步行到南郊斋宿。他的虔诚果然感动了老天爷，接连下了几天大雨。他也松了一口气，觉得今年似乎要过得妥当一点了，虽说是晦月灾年，总不至于一灾到底吧？

不料到了八月，他最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一病呜呼！

仿佛五雷轰顶，顺治惊得两眼一片昏黑，只是干哭，却流不出泪来。他七岁践祚，十五岁剪除多尔衮党羽，扫平南明，击败郑成功。在这之后，又开科取士，刻意搜求汉族人才。四海初定时，他也才不到二十岁，诸事如意，惟有婚姻很不称心。亲王多尔衮当年仗势作恶，硬指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齐锦氏为后。太后下嫁了多尔衮，也帮着压他。这真正是牛不喝水强按头！但也只好虚与委蛇，没过两年便将她黜为“静妃”，改居侧宫。这六宫粉黛，佳丽三千，他偏偏只爱这个比他大着五岁的董鄂氏。

也许因为思念旧夫的缘故罢，这董鄂氏自入宫以来，愁眉就不展过。天晓得这是一种什么样奇怪的感情。董鄂氏越是这样，顺治越是放她不下，变尽方法讨她的欢心。

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董鄂氏香魂一缕已升三界之外，还有什么想头？他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丑陋、肮脏，惟有那颦眉蹙宇的女人是美的，可她却又被无情的风雨摧走了。真不知此生此世如何排解这化不开的苦痛。

顺治在殿前站了一会儿，一阵风吹过，几粒散雪飘洒下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又回到殿内。一堆堆的奏章和牒报在龙案上叠得老高，他一眼也不瞧，径自向西暖阁走去。守候在阁门口的宫女领班儿的叫苏麻喇姑，是太后跟前最得用的。这时，看见顺治皇帝过来，便使了个眼色。外头殿中侍候的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一起默默地躬身一礼，知趣地退了出来。

苏麻喇姑站在廊下，也是心事重重。她是顺治八年入宫的。原是正蓝旗佐领格楞泰的女儿。她六岁上丧了母亲。父亲要续娶，求聘于本旗旗主塞洛的侄女儿。这位旗下姑娘倒也干脆，径自对媒人说：“你讲的那个格楞泰，人倒也罢了，只是他身边有个累赘。姑娘却不耐烦做人家后妈，叫他趁早儿打消了妄想！”塞洛是格楞泰的顶头上司。这句话从塞洛那里传来，倒叫他犯了难。正无奈间，适逢这年在旗下遴选秀女入宫，父亲便送了她进来。也是天缘巧合，孝庄皇太后偶然到储秀宫，见大院中跪了一大片待选秀女，便踱过来瞧，见这一小小女童忽灵灵地闪着大眼盯着自己，便弯了腰拉起苏麻喇姑瞧。苏麻喇姑自丧母之后从未得人如此怜爱，见这妇人眉目慈祥，便张口喊了声“婆婆”，眼泪也随着叫声夺眶而出。

这一声清亮的童音叫得太后浑身发热，竟亲自俯下身去将苏麻喇姑抱在怀中，转脸对管事太监道：“这个孩子我要了。再挑个老成点的秀女来侍候她。孩子，婆婆那里有好多果子，跟婆婆来！”

从此苏麻喇姑便跟了孝庄太后。太后长天大日头地没事，便逗着她玩，教她识字、读书，讲《三国》故事给她听。渐长之后，还给她讲了不少前朝

和本朝典章制度。这苏喇姑天分极高，十岁上头，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的文章就读了不少，到十四岁时，就装了满腹的学问。太后自是喜欢，便指派她去侍候顺治皇帝。

在廊下出了一会儿神，一阵寒风过来，她打了个寒战，便趑趄向月洞门去了。

顺治进了西暖阁，环顾四周愈觉惆怅，这里是顺治四个月来，来得最多的地方。暖阁里的一切，按照董妃生前一样，墙角的紫檀木架上的玉盘里摆着几个金黄的文冠果，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案上的古筝弹断了一根弦，蜷曲着，上面已蒙上薄薄的一层灰尘；梳妆台架上脂粉、头面首饰和她用过的青盐、香胰都原样不动地摆着。惟有嵌玉的牙床上，新悬了一幅簇新的董鄂氏宫装小像。

这是江宁巡抚朱国治举荐的一个画工绘制的水墨画儿。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接连五天不思饮食，奄奄一息卧床不起，御医百方调治总不见效。孝庄太后博

尔吉特急得没有办法。亏得是洪承畴老头儿见多识广，说是“心病还须用心治”。太后立传懿旨，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从京城、直隶、山东、江苏等地，调集了几十名丹青能手进京为董娘娘写真，以慰圣躬。无奈不论怎样口授心拟，谁也画不像。不料陈罗云的一幅写真呈上，却引起合宫惊动，无论娘娘跟前侍候的人还是只见过娘娘一面的，都认为像极了，不仅貌似而且神似！当常昊将画进呈御览时，病眼昏花的顺治竟从龙床上一跃而起，将画抱在怀中，说：“卿卿！朕以为你去了，原来你还活着！”太后高兴之余，发内帑白银一万两赏了陈罗云，京师传为佳话。朱国治越道、臬、藩三级，一跃而为江宁巡抚。

此后，顺治虽渐进饮食，但精神却一直恢复不了。虽说每日还到勤政殿走走，但对大臣们的奏议不置可否，也不批阅奏章，精神恍惚，如在梦中。每天给太后请过安，便一头钻进这间暖阁，看着画像发呆。太后跟前的一个老内侍有一天不经禀报闯了进来，顺治勃然大怒，竟不顾太后情面，令他跪在阶前自己掌嘴四十。

从此，宫里人谁也不敢在这里打扰他了。

此刻，顺治站在这张小像前，董鄂氏微蹙的双眉，似乎含着脉脉深情，又似乎带着幽幽怨气。袂带飘飘，好像要从秋风黄叶的山水中活脱脱走出来。顺治不禁失声叫道：“天呐，朕既是您的儿子，为什么对朕这般无情？”

就在这个时候，离养心殿不远，乾清宫东边的待漏朝房里，也有六个人在愁对灯火。这六个人，打头的，是当今顺治皇帝的堂兄，亲王杰书。第二位，是三朝元老一等伯内大臣兼议政大臣索尼。还有镶黄旗主鳌拜，正白旗主苏克萨哈和遏必隆。这三位都是领侍卫内大臣，也都是议政大臣。六个人中只有一个汉人，就是在前明时官拜蓟辽总督，投降满清立了大功，极受清皇室信任的洪承畴。这六个人都是前几天被传进宫，劝说皇帝的。因为顺治皇帝自从董鄂氏死了之后，终日郁闷，不理朝政，非要闹着出家当和尚不可。皇太后怎么劝怎么求，都不能改变他这个决定，便把这六位议政大臣叫进宫来，变着法地劝说皇帝。可他们照样碰钉子。这不，今儿个刚开了个头，就被顺治从养心殿赶了出来，又不敢回府，一个个如庙里菩萨似的，又不能真的回府，便约聚到了这里。

杰书由不得心中焦躁：“你们倒是说呀！终不成就让皇上真个剃头去当

和尚？”

座中议政大臣索尼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年纪已近七十，接连几日的苦熬，精神委实支持不住，此时歪在炕上，显得困顿不堪。看大家都不吭声，他叹了口气道：“看来不成了。什么法子没用过，咱们几个自绑请罪不说，连太后都下了跪，全不管用。还要怎么样呢？”

坐在角落的鳌拜一脸怒容，啐了一口道：“这像什么样子！一个婆娘死了，就这么死不像死、活不像活的……”

话犹未尽，索尼便截住了他：“这是什么话？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圣心既不能回，现时还是想一想下一步的事吧！”

和鳌拜挨身坐着的遏必隆见鳌拜脸上有些挂不住，欠了欠身子说道：“据兄弟看，皇上这一去，就算是‘大行’了，必有遗诏，嗣子定是三阿哥无疑。”

这真是出语惊人！但素来消息灵通，事不三思不开口，当然不会打妄语。苏克萨哈身子向前一倾，问道：“怎么见得呢？”

遏必隆压低了嗓音答道：“这是汤若望的话，三阿哥出过天花，可保终生无虞。”

一说到汤若望，大家便都不言声。这个人是个日尔曼人，来中国传教已经四十余年，前明徐光启荐他入翰林院供职。此人精于西历，推算日月这蚀十分准确，所以入清以来，便做了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正。顺治简直拿他当神仙敬。皇后竟弃佛皈依了天主教，端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坐实了汤若望的话，嗣君必是三阿哥玄烨无疑了。

杰书默然了一会儿又道：“咱们何妨再递牌子求见皇上，问个端底！”

一语未终，鳌拜便一句顶了回来：“那四个铁门闩在那守着，你进得去？”四个门闩是指倭赫等四个人，这四人除了顺治，谁的账都不买。这一说大家立即又无话可答了。

好一会，鳌拜鼻子里又哼了一声，说道：“这倒好，谁当皇帝由夷人说了算！”

苏克萨哈道：“夷人不夷人，只要说得对，也是无奈他何！”

鳌拜最瞧不起苏克萨哈，当即顶了一句：“你这叫不经之谈！”

索尼见他二人又要抬杠，厌恶地说：“不要这个样子，都是国家重臣，也要存些体统。”

二人听了别着头不说话。屋子里呼噜呼噜的抽烟声，显得空气愈加压抑和郁闷。半晌不语的洪承畴抬起一张清瘦的脸，活动了一下身子道：“既然圣意难违，我们再等着瞧瞧吧。我料圣上会有安排的。”

在西暖阁小像前玩味良久，顺治又走出院外。细碎的雪花已落了寸许厚，四周沉寂得像一座荒庙，他觉得心情平静了许多。正如洪承畴猜想的，他有许多重要的事必须在出走之前安排。

“万岁爷，范承谟奉旨前来见驾。”侍卫倭赫已跪在身后轻声启奏，“天这么冷，万岁爷也该……”

顺治不等他说完，摆了摆手便进了殿，这才注意到范承谟早已伏在那里了。顺治在近炕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屋子里暖烘烘的，一会儿便觉得浑身燥热，不由地用手去解皮裘上的钮扣。倭赫急步上前替他解了下来后，便退出殿外。顺治打量了下眼范承谟：他虽然才不过四十来岁，却已是鬓发苍苍了，花白辫子从双眼花翎下直拖到地上，头伏得几乎要碰到地面。



他轻咳了一声，范承谟知道圣驾已到，头重重地在方砖上磕了三下，朗声启奏：“奴才范承谟恭请圣安！”顺治淡淡说道：“范先生，起来吧，坐在那边墩上。”

范承谟慢慢跪起左腿，右手打了个千儿，躬身退至右首一条矮几旁，欠着屁股半坐在青瓷雕花鼓墩上：“皇上夤夜召臣，不知有何圣谕？”

顺治长吁了一口气，瞥一眼范承谟，缓缓说道：“朕今日召你来，是要你代朕草诏。”

范承谟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又何必在夜里宣召，莫非东南军情有变？”倏赫捧来一方端砚，磨就一池现成的墨汁。范承谟运足了气，濡墨提笔在手，静待顺治开口。

顺治呷了一口茶，脸色变得愈发苍白。口里说道：“朕以德薄能鲜之身入继大统，至今已十八年了。自亲政以来，无论用人行政，纲纪法度，比起太祖太宗，实在差得很远。一统天下之后，一天天被汉人牵着鼻子走，以致国运不臻，民生多艰，这是朕的第一罪。”

听到这里，范承谟惶恐地站了起来，忘形之间，笔上的墨汁淋得满袖皆是。他忽然觉得失礼，又急忙跪下启奏：“皇上冲龄践祚，外息狼烟，内靖奸权，入关定鼎，掩有华夏，建万世不拔之基业。偶有不治，皆因海内粗定，不及休养之故。圣上此言，臣不敢书！”

“起来吧！”顺治淡淡地说：“你写！”

他的镇静使范承谟感到一阵恐惧，便惊惶地起身归座，定了定神，写道：“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纲纪法度，用人行政，不能抑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接着说：“先帝大行时，朕不过六龄顽童，没有为他老人家尽过一天孝道。我原想好好儿侍奉皇太后，补一补这点遗憾。”他哽咽住了，从榻上拽下一方丝绢帕，拭了一下眼睛，“现在，朕要长违膝下，反使皇太后为朕悲伤……”说到这里，两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范承谟愈听愈惊，神色大变，离席伏地，砰砰连连叩头，奏道：“皇上春秋鼎盛，何出此言？如不宣明原由，臣宁死不敢奉诏。”说完又是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

顺治皇帝很理解范承谟的心情。他今年才二十四岁，说出这样的话，莫说范承谟不敢写，放在几个月前，他自己是连想也不曾想过的。但现在既要出世离尘，那就要斩断一切情缘，说话不能留一点余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定了定心说：“范先生，如果今夜这般拘君臣常礼，这篇诏书到天明也写不出来。起来！朕实话告诉你，这是朕的‘遗诏’，朕已决意弃世出家了！”

范承谟心头一震：“从三皇到五帝，哪有这样的事！这满人真的个个都是情种！乃叔多尔袞摄政总揽朝纲，只因与太后有青梅竹马之好，便不肯篡位夺基。这十几年，又冒出一位要去当和尚的！”心里这样想，口里却说：“弃九五，如弃敝屣，原是古之贤皇不得已之举，解嘲之言。今四海归心，万民和谐，圣上有何不了之，不，欲轻弃万乘之尊，蹈不测之地？”

顺治见他一味劝谏，说的又是听烂了的老一套，心里烦躁，断喝一声：“朕意之决，尔不必多言！”

范承谟想了想，又道：“圣上对董皇后，已恩重如山，生封贵妃，死赠

皇后，很对得起娘娘的了，又何必 ”

“住口，” 顺治冷笑一声，“人各有志，这是你管的事吗？”

“非臣多事，臣草此诏，必为皇太后知晓。臣虽万死岂能辞其咎？故犯颜直陈 ”

话犹未完，只听“啪”的一声，顺治折案大怒：“你怕皇太后杀你，这自有朕来作主！你不奉诏，难道朕就不能杀你吗？！”

范承谟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战战兢兢爬起来，坐回几旁，心一横，接着写道：“皇考殡

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谨圣母哀痛，是朕罪之一也。”接下去就比较顺利了，顺治皇帝成竹在胸，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对满族洒贵不能重加信任，对一些汉官则动辄恩赏；谈到自己素性好高而不能虚己纳谏，对贤臣知其善而不能亲近，对小人则明其非而不能黜退；谈到设立十三衙门，委任宦官，说那简直与晚明皇帝的昏庸不相上下。他历数了自己亲政以来的失政十三条，谈得那样平静，像是数说别人的过失一样，范承谟耳听手写，还要随手润色，一点不敢分心，只觉得头涨得老大老大。

说到这里，顺治如释重负地叹息一声：“朕知道朕的过错是很多的，办完之后也常常觉得后悔，但只是因循懒惰，过后并不能很好地改，以至于过错愈积愈多。这算朕的第十四罪吧。”他颓然半卧在御榻上，宫灯里的烛泪一滴滴落在水磨青砖地上。忽然，自鸣钟当地敲了十一下 已是子时初刻了。

范承谟知道，顺治皇帝最重要的决定就要下了。忙凝神屏息，秉笔端坐待命。顺治稍息片刻，轻声叫道：“苏麻喇姑！”守在殿门口的苏麻喇姑正在侧耳静听，猛然听得呼叫，吓得身上一颤，忙躬身应道：“奴才在！”

“叫倭赫他们几个都来听听。”苏麻喇姑应一声“是”便去传呼。霎时间倭赫等四名贴身侍卫一个个鱼贯而入，挨次跪着静听。苏麻喇姑方欲退出，顺治却叫住了她：“你也在这里吧，你侍奉太后几年了，朕一向视你如妹子一般，听听心中有数也好。”苏麻喇姑只是叩头，一声不敢言语。

顺治轻咳一声，一字一顿，极清晰地说：“新皇帝 朕意立三皇子玄烨。”他顿了一下，“诸皇子年岁都差不多，这个孩子虽小，但聪颖过人，且已出过天花，朕也请藏僧额尔德吉喇嘛为其推过造命，也是极贵的格

这些你不必写 他的母亲佟桂氏人品端庄凝重、敦厚温和，堪为国母。就这样定下来罢。”顺治一边思索一边说：“皇帝太小，当然要立几位辅政大臣，朕看 索尼 苏克萨哈 遏必隆 鳌拜这四个就好。”

范承谟一字一句都像刻到了心里，顿时像吃了一剂清凉药，浑身上下都轻松下来：即使太后怪罪下来，总有这四个人挡在前头了。心里一宽，下笔也就利落得多和。”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荃，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顺治本来羸弱，今夜心情又特别激动，口授完这篇诏书，脸涨得通红，伏在榻上，不住地咳嗽。苏麻喇姑见状急忙前去端痰盂，倭赫忙起身上前替他轻轻捶背。他却一把拉住倭赫的手道：“爱卿，你跟朕有些年了，皇帝太小，你要当心些儿！”倭赫此时哪里还撑得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伏地叩头泣声道：“奴才敢不以赤诚翊卫幼主！”

“不要哭了，” 顺治劝道，又转脸问道：“范先生，这四个人，你觉得如何？”

范承谟忙将笔放在笔架上，立起来躬身答道：“回万岁的话，此四臣皆社稷之臣，万岁爷圣鉴极明。”

哪知顺治却摇摇头说：“也未见得如此，然祖制汉臣不能为辅政，范先生及汉臣皆当体察朕之深心。按此四臣，索尼资望德才俱佳，惜乎是老了；苏克萨哈颇有才具，忠心耿直，敢于任事，却又资望太浅；遏必隆凡事不肯出头，柔过于刚，但决不至于生事；鳌拜明决果断，兼有文武之才，惜乎失于刚躁。四人若能同心同德辅佐幼主，朕也可放心去了。”

夜深了，范承谟已经退出，紫禁城中大雪在纷纷扬扬地下着，万物都在寒冷的夜中冻僵了，凝固了。壶漏将涸，灯焰已昏，烛台上血红的烛泪堆得老高，只有远处“的笃的笃”“当”的击柝声凄凉地响着。

顺治皇帝抬起了泪光闪闪的脸吩咐常昊：“传旨敬事房，启钥开宫，朕已钦从驾人等即刻出宫！”

### 三 稚龄童玄烨登皇位 苍髯叟索尼立誓言

顺治走了，他到五台山当和尚去了，可是，这个消息却不能让宫外的人知道，公开宣布的是顺治皇爷“驾崩”了，而且，这位皇帝的“大丧”办得煞有介事。“灵堂，”就设在养心殿。一床陀罗经被，黄缎面上用金线织满了梵字经文，一袭一袭铺盖在皇帝的梓宫金匱之中。安息香插在灵柩前的一尊鎏金宣德炉内，细如游丝的青烟缭绕在殿内，宣告它的主人灵魂已升到三界之外。一道懿旨传下，文武百官都摘掉了披拂在大帽子上的红缨子。礼部堂官早拟了新皇御极的各项礼仪程序——先成服，再颁遗诏，举行登极大礼。

巳时初刻，大行皇帝开始小殓。乾清宫外黑鸦鸦肃立着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各部院的堂官。内务府首席太监吴良辅阴沉着脸站在丹墀下，脖子拧着，上嘴唇压着下嘴唇，光溜溜的下巴上窝出了一道深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生气。

其实他心中此时正十二分得意。这个吴良辅原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府中的长班，自从博尔齐锦被选入宫后，因身边没有个得力的人，亲王便将他净了身送进宫去。论身份，他原是皇后陪嫁的太监，所以没几年，便做了六宫副都太监。博尔齐锦被黜为妃，虽然皇上瞧着他是鳌拜的干儿子，并没有难为他，可是到底不如从前了。今日小殓，举哀之前，辅政大臣们举行会议时，遏必隆提出由吴良辅任司仪，奏请太后准允。他便因此觉得风头又要转了，走路都扬着脸不睬人。

此刻，他心里有点急躁，又有点甜丝丝的。自从博尔齐锦打入冷宫这八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得脸过——议政王杰书、一等伯索尼，还有苏克萨哈，这些平时从不把内侍放在眼里的亲王大臣，还有排班肃立在滴水檐下的一群贝勒、贝子，统要听他提调。那是怎样的威风，那是多么的荣耀！

巳时二刻，六十多岁的索尼——首席顾命辅政大臣至慈宁宫请训，并迎皇太子爱新觉罗·玄烨到乾清宫成小殓礼。新太后佟桂氏为人寡言罕语，拙于辞令，有些应付不来，便瞧着孝庄太后道：“请母亲慈训。”孝庄太皇太后抬眼瞧时，看到老态龙钟的索尼泣血伏地请训，便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际：少小入宫，盛壮时丧夫，费了多少周折，经了多少惊险，周旋于多尔袞、济

尔哈朗之间，甚至搭上了自己的贞操，好容易才保住了儿子的皇位，才过得几天安生日子，便又遭此变故！心里边一阵辛酸，眼泪早流了下来：“你是先朝老臣，要节哀顺变，皇帝坚意长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三阿哥聪明是尽有的，你们好好保扶他，他长大自然不会亏负你们！你把我这个话转告顾命的列位，也告诉他们，我的这个小孙孙我也是保定了的。你们素日知我的本性，惹翻了我也会够你们受的！就这些话，苏麻喇姑，你送皇太子去养心殿。”

苏麻喇姑从阁后拉着八岁的玄烨走来。他好像有点不太自然，给太皇太后和太后各请了个安说道：“皇额娘，我要阿姆一同去！”

“阿姆”便是奶妈。孙氏听到皇太子叫她，赶紧走出来，拉着玄烨的手说：“好阿哥，听话，从今儿个起，您就是皇上了，不能再任性。阿姆不过是一个包衣奴才，这种地方是去不得的。”

“苏麻喇姑告诉我，无论谁都得听皇上的，是不是？皇上的话就是圣旨，是不是？现在我就下圣旨：‘阿姆陪我去！’”玄烨执拗地说。苏麻喇姑在一旁抿着嘴发笑，拿眼望着太后。

佟桂氏深感欣慰，也有几分得意，瞧母亲时，孝庄也在点头微笑。跪在一旁的索尼也是一愣，惊异地望着这个即将君临天下的小主子。此时看太后点了头，索尼忙对孙氏说道：“你还不谢恩！”

孙氏见说，随即跪下向玄烨叩了一个头道：“奴才孙氏，谢主子恩典！”说完站起身

来，玄烨扑上前去，一手拉着孙氏，一手拽着苏麻喇姑就要出去，慌得索尼连忙起身，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抢出一步，高喊一声：“皇太子启驾，乘舆侍候了！”

乾清宫外的皇亲重臣正等得不耐烦。排在第三位的顾命辅臣遏必隆悄悄移位来到第四位辅政大臣鳌拜身旁，先挤了挤眼。他有这个毛病，一说话先挤眼，不挤眼便说不出话。舌头在口里绕两圈这才开口：“鳌公，上书房转来倭赫从承德办差回来后写的一份折子，说中堂圈占了八大皇庄的地。你看”

鳌拜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正眼也不瞧遏必隆一眼，硬邦邦地顶了回去：“那就请遏公秉公处置吧！”

遏必隆挤挤眼又说：“鳌公，我不是这个意思。折子我处置过了，此等小人造言寻衅原不必与他认真。”

“索尼老中堂年岁已高，我看这事就不一定再烦劳他了。”

对这样的人情，鳌拜不能不买账了。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一本正经的遏必隆，微微笑道：“多承关照，遏公高情，改日容谢。”

遏必隆会心地点点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口里说着，眼睛却望着肃立在阶着的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鳌拜看了一眼苏克萨哈，冷笑一声点了点头。

“皇太子驾到！”吴良辅亮着嗓门高喊一句，众官员立时低头垂手站好。遏必隆也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

在乾清宫西永巷，苏麻喇姑和孙氏将玄烨扶下肩舆。玄烨童心好奇，见院内殿前站满了人，便急着要进去。苏麻喇姑对着他耳朵低声说：“就要做皇上了，不要孩子气，要慢慢地走，越尊严越体面！”说完便同孙氏一同跪送玄烨进内。

索尼作前导，带着玄烨慢慢穿过笔直的甬道。御前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腰悬宝刀，亦步亦趋。当走过吴良辅身旁时，倭赫盯了他一眼，看得吴良辅顿时矮了三分。

倭赫是内侍大臣飞扬古的儿子，顺治八年做了御前侍卫，顺治一日也不能少了他在跟前。皇后被黜时，吴良辅擅自把御赐她的一柄如意偷了出来，被倭赫拿住，打了一顿漏风巴掌。吴良辅到顺治那里哭诉，哪知顺治却说：“他是有良心的，不乘人晦气作践人。”正因这一段因缘，他对倭赫恨之入骨。

君臣六人上了殿阶，索尼上前撩袍跪下，三大臣也都长跪在地。索尼高声道：“请皇太子入殿成礼！”说完一回头，见鳌拜趋跪之间，竟与自己并列在前，等候玄烨入殿，遂回头低声而严肃地说：“请鳌公自爱！”

鳌拜一向对他畏忌。索尼现在虽老得龙钟不堪，但谁都知道，当年他金戈铁马，雄风盖世，连睿亲王多尔袞的账都不买，凭这点老威风，三朝元勋的牌子，从没有人敢碰摸过。所以在索尼面前也只好收敛一点。他憋着气跪退了半步。这时廊上廊下，丹墀内外的群臣，见他们跪了，也都忙着跪了下去。

玄烨踏进殿内，西暖阁中素幔白帟，香烟缭绕，十分庄重肃穆。中间的牌位上金字闪亮，上书“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之位”这便是顺治了。按照索尼预先吩咐的，玄烨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早有内侍捧过一樽御酒，玄烨双手擎起朝天一捧，轻酌灵前，礼成起身。看着这个场面，索尼想起先帝在时的知遇之恩，如今人去殿空，杳如黄鹤，人生意趣索然罄尽，由不得老泪纵横哭出声来。在场的太监、王公贝勒一见举哀，忙抢天呼地齐声嚎啕，这就算“奉安”了。

从此刻起，皇太子便算送别了“大行皇帝”，在灵柩前即位了。吴良辅拂尘一挥，早有鸿胪寺赞礼官出班唱仪，百官鹭行鹤步，趋前跪拜。玄烨端坐在黄袱龙椅上接受朝拜。从此，中华泱泱大国，一十八行省，一百兆众生，便归了这八岁的“康熙爷”来掌管。

康熙耐着性子接受了贺礼，慢慢站起身来，走到四位顾命大臣前面，将他们一一扶起。一边扶一边问：“你叫索尼？”“你叫苏克萨哈？”“你叫遏必隆？”“你叫鳌拜？”四人一一顿首称臣。康熙道：“先帝大行之前曾说，你们都是满洲豪杰，是忠臣。要朕听你们的话，你们就好办事了！”

四人一听，先帝有此遗命，不胜感激涕零，只因是在新皇柩前即位的喜日子里，不敢哭出声来，只是抽咽唏嘘。索尼以头碰地，回头对他们三人说：“先帝待我们如此恩重，何以为报？今日嗣君登极，我们四人应当共同立一誓言：我等奉先帝遗诏，保扶幼主，当竭忠尽智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结党己、不受贿赂、不求无义之富贵，惟以赤诚爷仰报先帝大恩。若各为自身谋私，违此誓言，天诛地灭，短命惨死。尔等愿立此誓否？”苏克萨哈和遏必隆齐声回答：“愿！”鳌拜虽嫌索尼多事，也只好随着二人答道：“愿！”

康熙不甚明白这些半文半白的话，就连方才自己说的，也是苏麻喇姑路上教的。但那一连五六个“不”却是明白的，是极好的话，于是沉稳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你们可以跪安了！”

四大臣和议政王带着众官退下。康熙皇帝如释重负，一下子又变成了天真活泼的孩子，也不吩咐随驾扈从，便一蹦一跳地跑了出去，倭赫几个忙

不迭地追上了他。康熙边跑边摆手道：“你们不要来！”说着一溜烟绕过琉璃影壁，直向跪在甬道上的阿姆孙氏和苏麻喇姑身边扑去。

见康熙跑得太快，孙氏急得喊叫：“我的老爷子，当心磕了牙！”康熙却像没听到这话似的，一边跑一边格格地笑着：“起来起来！我回来了！”说着一头扎进孙氏的怀抱。旁边的苏麻喇姑为他一边整理后襟一边说道：“现在是皇上了，不能再‘你’呀‘我’呀的，应该说‘朕’回来了。”

康熙笑道：“坐了半天，真把人拘束坏了，带我去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吧。”孙氏亲昵地在他脸上轻拧了一把道：“老爷子今儿个露脸，我抱着你去！”说着一把将康熙抱起来，三个人说笑着向慈宁宫走去。四个小太监圣驾去了，飞跑过来跟在后边。刚转过一条巷口，只听有人厉声喊道：“放下！”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副都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

#### 四 俏曼姐薄怒怨阉宦 小皇上娇憨慰慈颜

八岁的小皇上康熙登基即位，下朝回来，由奶娘孙氏抱着，苏麻喇姑陪着去见太皇太后。刚转过一条巷口，就听有人厉声喝道：“放下！”三个人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

吴良辅先向康熙赔了个笑脸，板起面孔冲着孙氏训斥道：“这样子抱着皇上满宫里跑，成个什么体统？”孙氏素来温顺老实，见吴良辅脸色铁青，有点害怕，讪讪地放下康熙，说：“皇上还小……”

“小？小也是皇上！你以为是你自家的孩子吗？”看到孙氏竟敢回口，吴良辅越发恼怒，大声吩咐小太监：“去，把慈宁宫首领太监李明村叫来。”

康熙一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见小太监“扎”地地声要走，忙喊：“回来！”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拿眼望着神色严肃的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先跪下请旨说：“皇上，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可好？”康熙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朕叫你办！”

苏麻喇姑这才转身说道：“吴良辅，谁许你在主子跟前大呼小喝的，摆什么臭威风！”“你一个下五旗宫女，知道什么规矩？”吴良辅当即顶了回来。

“宫女？”苏麻喇姑冷笑一声，“现在我是钦差，你跪下！”

“嗨？”吴良辅脖子一拧，刚说了一句“你不”，“配”字尚未出口，苏麻喇姑扬手一掌，吴良辅脸上就着了一记清脆的耳光，“老主子刚刚大行，你就敢蔑视皇上！奉旨，要你跪下！主子，要不要这样？”

康熙回过神来，才想到是要他降旨，忙说：“跪下，掌嘴五十！”

吴良辅见康熙发话了，这才无可奈何地跪下。一个小太监忙上前挽袖扬手要打，苏麻喇姑喝道：“我献什么殷勤！主子是要他自个掌嘴！你就在这儿数数儿。老爷子，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等着您呢，咱们去吧！”说着三人扬长而去了。

吴良辅被苏麻喇姑这么蛮不讲理地一闹，气得眼里冒火。看着他们走远了，旁边的小太监还在等着数他自掌嘴巴，由不得羞怒交加，霍地站起身来，一掌打了小太监一个满脸花：“该死的畜生，你也敢作践我？”

“干哥，算了吧，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吴良辅回头一看，原来是鳌拜的侄子，侍卫讷谟让在身后。讷谟格格一笑：“鳌中堂今晚请客叫你回府一趟，辅国公班布尔善、泰必图侍郎、济世大人都在。怎么样，来不来？”

想出气，容易得很！”吴良辅狠狠地点了点头，对小太监喝道：“滚！”

一天欢喜被吴良辅搅了，康熙很觉扫兴。孙氏和苏麻喇姑随在后边，

也是心事重重。孙氏本想乘今几个万岁爷登极，心里高兴，就便儿把儿子魏东亭的事说一说，把他巡防衙门调过来当差，一来将来有个出身，二来母子也得常常见面。她的这个想法，也曾和苏麻喇姑嘀咕过。她知道，这姑娘虽说才十五岁，却是太皇太后、皇太后跟前第一个得力的红人，模样不必说，心思更聪明得很，一句话顶自己十句！不想遇了个倒霉的吴良辅，倒不好再开什么口了。苏麻喇姑深知就里，却不言语，一路默默地想：这吴良辅今儿吃了什么药？这么胆大！想着，却抢先前一步，笑着对康熙说：“万岁爷甭生这些小人的气。今儿要讨个吉利，回头见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要欢欢喜喜的，啊！”康熙听了点点头，快步走进了慈宁宫。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个歪在榻上，一个斜坐在下首案前，桌上摆了许多细巧茶食，早就在等着康熙进来。一见康熙稳稳重重地走来，后边苏麻喇姑和孙氏脚踏“花盆底”、手持黄绢丝帕亦步亦趋，二人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想：满像个天子嘛！”

康熙朝上请了安，太皇太后一把将他拉过来搂在怀里，问长问短：“我的儿，天这么冷，没着凉吧？你皇额娘预备了这么多好的东西，拣能克化的多吃一点儿！”

听母亲这么说，皇太后吩咐：“苏麻喇姑，把那件紫貂裘找出来给皇帝穿——听张万强说，今儿个你这小人儿当了一天大人，也真难为你了！”

孙氏忙凑趣儿说：“哎呀呀！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排场！我跪在旁边心里都直打颤颤。全亏了老爷子是真命天子，才镇得住，体体面面地，就把事儿办了！”

苏麻喇姑取出紫貂裘来，慢慢给康熙披上。康熙到镶金大玻璃穿衣镜前照了照，很合体，便大大方方走到两位老人跟前说：“这裘穿上很好，谢谢皇额娘！”

佟佳氏忙说：“坐着吧。”转身对太皇太后说道：“这些天为顺治爷的事，大家都忙得心绪不宁。我看皇帝还该找个合适师傅才是。已经八岁了，该读书了。”太皇太后点头笑道：“是呢，我也在想这件事，前几年读的那几本书都是苏麻喇姑教的，现在得找个学问师傅才成。不过这事也不能太急，留心瞧着那品行端正，学问渊博的人再说。眼下皇帝跟前要添个得用的人，我看就把苏麻喇姑指给他，早晚侍候也放心些——曼姐儿，你可听着了？”

苏麻喇姑忙蹲身施礼答道：“尊太皇太后、皇太后懿旨！只是奴才还有下情，不知当说

不当说？”

太后忙问：“什么话？”

苏麻喇姑道：“奴才跟万岁爷，只能管个知疼着热的。万岁爷当下最要紧的是调几个能干的心腹侍卫。不是奴才斗胆，万岁爷到底年纪还小。古语说：‘人心难测’，难道这么多的朝臣、侍卫里头就没有使坏心眼的……”

一席话说得两宫悚然变色。太皇太后忙问：“这话从何说起？外头有些什么风声？”苏麻喇姑便原原本本地将方才吴良辅喝驾的事禀报了二位中宫。

太皇太后听了忙问：“这吴良辅是怎么回事？还在六宫都太监之上？”

太后见问，忙起身赔笑回话：“论理这事曼姐儿和孙婆也孟浪了些。不过这吴良辅原是鳌拜辅臣的干儿子，瞧这点情面，一向没有难为他。上次召见四辅臣时，商定外头的事儿托了索尼，宫内领侍卫大臣是鳌拜作主。老

佛爷不用担心，他有什么能为？作了乱子横竖有倭赫他们几个呢。”

太皇太后听了默然不语，良久才说道：“曼姐儿心地细，所虑极是。不过皇帝也累了，这事先就说到这里。曼妮子，去侍候他歇着罢。”

康熙向两位老人跪了安，起身随着孙氏和苏麻喇姑走了几步，忽又回身说：“太皇太后，皇太后，大赦诏旨不知明发了没有？”

太后听说不禁失笑，忙道：“哟，真像个皇帝样，刚刚登基就知道操心了。去吧，要那四个顾命大臣干什么呢，索尼他们上次奉诏时都已安排好了。”康熙听了方才无话，随着苏麻喇姑和孙氏去了。

## 五 史鉴梅卖艺京城内 魏东亭认亲柳林中

老皇晏驾，新皇登极，大赦天下，开科选士，这是几朝传下来的惯例。实际上，不等圣诏颁发，各省的举子们早已公车不绝，络绎于道了。开春之后，北京接连几个艳阳天，北海的浮冰融融，像是要开冻的模样。小孩子玩的木头冰划子都不敢往上放了。丝丝春风吹过来，虽说还有些寒意，已经不是那么沁骨沁髓了。悦朋店的十几间客房里渐渐住满了人。只是上房三间仍旧由伍次友住着。后来租房子的人多了，伍次友觉得过意不去，便叫明珠也搬过来住了西屋。兄弟两人每天讲诗、论文，专等恩诏颁发。

这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虽不算什么大节气，但只要兴致好，人们总能寻出玩的理由来。伍次友约了明珠，便一起去游西山了。

其时正是“早阳春”，乍暖还寒，柳丝带黄。二人信步而行，不觉转到西河沿一带。这里前明是个大码头。市廛栉比，店铺鳞次，百艺杂耍俱全，地摊上摆着宁砚、明瓷、先朝的金箸玉碗、镂金八宝屏和阆碧玉瓶，还有海外舶来品紫檀玻璃水晶灯、报时钟、铜弥勒佛、鼻烟壶、名人字画……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二人原为找清静，不想撞到这里来了，这儿竟比西门内更嘈杂了许多。明珠见伍次友兴致不高，便说：“大哥，那边河上的风光好，咱们不如到那边去。”伍次友点点头道：“也好。”

俩人正说着，忽然听得左边一大群人轰然喝彩，明珠到底年轻几岁，好奇心大，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江湖卖艺的演武。那男的有四十五六岁，打了赤膊，在走场子。他划开了人圈子，将辫子往头顶挽一个髻儿，就地捡起两块半截砖，五指发力一捏，“嘭”的一声，两手的砖头立时粉碎。众人大声叫“好！”

那汉子发抖道：“小老儿初登贵地，人生地疏，全仗各位老小照应，在下虽有几手三脚猫功夫，并不敢在真人面前夸海口，有个前失后闪，还望看官海涵！”说罢指着站在一边的女孩说：“这是小女史鉴梅，今年十七岁，尚未聘有人家。不是小老儿海口欺人，现让她坐在这几墩麻饼上，有哪位能将她拉起来，便奉送君子做妻做妾做奴做婢，悉听尊便，决无反悔！”

明珠不觉看呆了。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女子，却再想不起来，回头招呼伍次友说：“大哥，这倒有趣，我们不妨看看。”

伍次友看那女子，娇艳中带着几分泼辣刚强，虽无十分容颜，却也楚楚动人。只见她手握发辫站在一边抿嘴含笑，并不羞涩。听得老父说完，便在场中走了一个招式，细步纤腰如风摆杨柳，进退裕如，似舟行水上，内行人一看便知，端地轻功非凡。她扎了一个门户，便分腿蹲坐在一叠有七八个麻饼墩上。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你推我搡，就是没人敢出头一试。



半天，忽然一个精

壮汉子跳进圈子，红着脸说道：“俺来试试！”一边说，一边抢上前去挽起姑娘臂膀，运力就拉，不料女的将臂一甩，那汉子立脚不住，竟一个筋头栽出五六尺外。他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这不能算，那用的是巧劲！”老者笑道：“不妨再试。”

那汉子便又走上前拉这姑娘，谁知任凭他怎样使劲，那女的虽是来回转动，身子却像粘在麻饼上。汉子挣得满脸通红，女子却在顽皮地笑。他正待松手认输，老者却说：“足下如有朋友，不妨几个人合力来拉。”汉子见他如此说，将手向人群一招呼道：“五哥四哥，大侄子，你们都来帮我一把！”

话音刚落，人群中几个人应声而出。有两个人约有三十多岁，那年轻的也有二十五六，个个膀宽腰圆，虎气生生，一起走上前去。伍次友和明珠不禁暗替那姑娘捏了一把汗。

那姑娘从怀中扯出两根彩绳，一手拿一根，露出四根头来交给四个人，这等于是两个人合拉她一只手。正待要拉，那年轻人说：“这不成，她手一松我们都得跌个鼻青眼肿。”老者哈哈一笑说道：“松手为输。”

一场角力又开始了，四个壮汉各拽一个绳头，使足了劲儿朝一个方向拉，那势头真有千斤之力。但那女子坐在麻饼上纹丝不动，任凭四个人左拽右拽，全不在意。时间久了，几块麻吃力不住，只听得咯嘣嘣一阵响，被压得裂成几块。围观的人足有上千，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

伍次友也忘了书生的矜持，跟随众人高声喝彩：“快哉！”五个人僵持了一会儿，那姑娘将丝绦慢慢向怀里一收，又猛地一抖，四个人把持不住，一齐松手，跌得人仰马翻。

众人又是一阵轰然叫好，老者便翻过铜锣收钱。正当这时，圈外忽然大乱，几个彪开大汉一边推人，边用鞭杆捅着看热闹的人，“闪开！闪开！穆里玛大人来了！”听得“穆里玛”三个字，明珠不觉心头突突乱跳，悄悄用手捅捅伍次友说道：“兄长，这里不好看，咱们走吧。”伍次友正看到兴头上，哪里肯走，摇头道：“不妨再看一阵子再走。”明珠只好又站下。说话间，人们已闪出一条通道，那穆里玛滚鞍下马，将马鞭子随手扔给从人，捋了捋袖子走上前去问：“老头子，这是你的女儿？”

老者一见是位贵官，忙作揖道：“回老爷话，这是小人义女史鉴梅。”

“好啊！”穆里玛嘿嘿一声冷笑，说道：“听说四个壮汉子都拉她不起，功夫也算了得！”老者忙说：“承爷夸奖，她不过练了几天内功，其实叫行家见笑。”

穆里玛横着眼把史鉴梅上下端详了一阵，回头对从人说：“这小娘子长得满俏嘛！我倒想领教一下她的内功！”说着上前便扯。

二人刚一搭手，只见史鉴梅忽地将手一缩，甩出一条丝绦。穆里玛邪笑一声仍用手去拉，鉴梅让无可让，一翻身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立起身来道：“别耍歪门邪道，拿出真功夫来！”众人听了立时大哗。老者向前跨了一步，给穆里玛请了个安，说道：“爷的手段高强，我们服了，求老爷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穆里玛哈哈一笑，将手一摆，说道：“方才你说的话不算数啦？是我将她拉起来的，她就是我的！怎么，我就配不上她？”老者一手轻扶鉴梅，另一手拽住穆里玛的衣袖说道：“老爷，您如用硬功拉起她来，

小人自没说的，你用毒指指环暗器，这……”一语未终，穆里玛不耐烦地将手一摆说道：“没功夫听你老杂毛罗嗦，走！”两名亲兵狂扑过去，架住了史鉴梅。

“且慢！”伍次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一步跨出人群，双手一拱，朗声说道：“穆里玛大人！在下并不懂武功，但这女子是自行起身的，你并未将她拉起！这且不说，便是迎亲嫁女，也要择个良辰吉日，你这般行径，与抢亲何异？”穆里玛将伍次友上下一打量，呵呵笑道：“你一个臭举子，抵不了我一个三等奴才，这儿有你说的话？”

伍次友见他如此无礼，火气上来了，他什么也不怕了。明珠在身后拉他，他倒挣开进前一步说：“堂堂皇城，天子脚下，正是讲理的地方。樵父贩夫，皆可声音，凭什么我就说不得？我偏要管！”

话未说完，只觉得肩头猛地一疼，早着了穆里玛一鞭：“你他妈的活腻了！这臭卖艺的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子，你这么护着她？”伍次友忍着痛抗声回答：“路见不平，人人皆可相助，未必非要是我姐妹不可！”明珠这时已愣怔过来，急忙上前拉他过来：“兄长，你少说一名罢！”

正在这时，忽然见一个少年从人丛中闪了出来，走鉴梅跟前拉起手来看了看，回身向穆里玛一揖说道：“穆里玛大人，你用暗器伤人，算得上光明正大吗？”

穆里玛见来人腰悬宝刀，头顶簪纓，心知来者不善，却又不能服软，将脸一扬问道：“你是做什么的？你管得着爷们的事吗？”明珠却一眼看出，来人正是表兄魏东亭。此时人多，又逢着这事，不便上前厮见，便推了推伍次友说：“这是我的表兄，叫魏东亭。”伍次友赞赏地点了点头。

魏东亭双手一插，也扬起脸来答道：“巧得很了！在下姓管名得宽，对这等事便是要管！”穆里玛将胸口一拍，说道：“我乃堂堂靖西将军，你是什么功名？”魏东亭微微一笑，说道：“莫说靖西将军，便是西楚霸王，到这里也得讲理！”

那穆里玛原是当朝太师鳌拜的嫡亲兄弟，平日骄横不法，欺侮人欺侮惯了。这次进京述职，原是鳌拜书信召来，说要委他一个好差事。但他素来怕哥哥，见鉴梅灵秀俊雅，有意顺手抢来献给哥哥讨个好儿。不想又遇上伍次友、魏东亭两根刺头儿，心头怒火不由得呼呼直冒。但转念一想：“京师重地，不宜风高举火。在这人事繁杂之处，说不定会碰到哪个网上，不如一走了之。”思量了一阵，他冷笑一声说：“老爷身有要事，不和你小子穷蘑菇，走！”

“走当然可以，不过须把人留下！”魏东亭扬眉喝道。那穆里玛只笑笑，翻身上马，说声“走”，两名亲兵驾起鉴梅就跑。魏东亭冷笑一声，便“噌”地拔出刀来，上前一跃，用一只手将一个架鉴梅的亲兵肩头只一扳，顺势一脚又踢倒了另一个亲兵，只听一声“妈呀”！两个人眨眼功夫都被擦倒在地。史鉴梅甩开身来，笑嘻嘻地飞足一踢，前面一个亲兵跌了个嘴啃泥。看热闹的人早就退到远处。

穆里玛勃然大怒，扬起鞭子“啪”的朝魏东亭兜头打来。魏东亭一个急闪，用手顺势拽住鞭梢一扯，穆里玛竟在马上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几名亲兵一时慌了，一边抢上去扶穆里玛，一边拔刀向魏东亭逼来。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事情闹大了，乱哄哄地东奔西窜。伍次友急向卖艺老者大声叫道：“还不快走！”

那老人原来不愿动手，此时见已没有转圜的余地，大喝一声：“吃棍！”只见他从地上扯起一根三节棍，舞得呼呼风响。顿时打得穆里玛三四个亲随，躺在地上直哼哼。魏东亭原以为老者胆怯。此时看他出手如此之狠，不禁暗自敬佩。穆里玛见势不妙，一边抽刀护身，一边大叫：“还不快去催马队来！”早有一个贴身小厮退了出来，一跃上马，飞也似地去了。

明珠一手拉着伍次友向人堆里钻，一边回头冲魏东亭呼道：“十三郎，不可恋战，快走！”老者听了这话，知道是自己人在提醒，忙用三节棍护住全身，且战且退。魏东亭一柄腰刀舞得银光闪闪，紧紧随后。明珠拉了伍次友说道：“兄长，这家伙救兵马上就到，咱们快走！”伍次友却朝后一挣，反又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一株老树下远远地观看。明珠一愣，也忙赶了过来。

眼见魏东亭护着老者父女过了一座小桥，魏东亭站在桥头，那十几名亲兵持刀慢慢逼近了他。魏东亭忽地站定，从容地将刀还入鞘中，从怀中缓缓取出一把物件，顺风一扬，前头四名亲兵一声“啊呀”，捂着脸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后头的不知怎么回事，忙上前扶起看时，每个人脸上都有十几枚极细的银针，有两个人被扎瞎了眼，一边嚎叫，一边乱拔那些银针。剩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过了河，跑到对岸的树林子里。伍次友远远地见他们不追了，才拉起明珠说：“咱们回吧。”

魏东亭战退众亲兵，拔腿便奔向树林，在树林深处一株老柳树下寻着了鉴梅父女。老者见魏东亭走来，忙站起身来躬身作揖说道：“壮士，今日若非你出手相救，只怕我父女难逃毒手。感谢你的大恩，我这里先施一礼！”说完伏地便是一拜。又道：“鉴梅，还不谢过恩人！”那女子立即弯腰要拜，慌得魏东亭赶紧上前，用双手虚扶。此时他定睛一看，忽然失声惊呼：“啊！你是梅妹！”

听到这个名字，鉴梅也是一惊，待细看时，认出了这是早年在热河皇庄幼小相处、耳鬓厮磨的亭哥，不禁失声叫道：“亭哥，我可见着你了。”说完两颗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魏东亭见她哭了，有点手足无措，慌忙扯出一方手巾递过去，说道：“方才只顾厮杀，竟没有认出是你！”

鉴梅见老者诧异，忙笑道：“义父，这就是我常向您提起的魏东亭哥哥，他在热河皇庄上当差，我们是邻居……”又回身对魏东亭说道：“这是我前年认的义父史龙彪，我们这次进京是……”鉴梅正说着，瞥见史龙彪在向她使眼色，便转了话头：“正是为了投奔你来的。”

“史龙彪？”魏东亭皱眉一想，忽然失声惊叫道：“莫不是江湖上人称铁罗汉的史大侠？”老者微微笑道：“正是不才，其实盛名难负。”魏东亭忙道：“那你二人怎么会有缘认了父女？”老者长叹一声说道：“说来话长，既来投奔你，咱们先回去，慢慢讲吧，你在哪儿住？”

一语提醒了魏东亭，他一边答“我在虎坊桥东第三家”，一边起身，望望四周，遂说道：“史老伯，你且守在这儿别动，我去雇顶轿子，咱们再走。”说完独自拨开乱树丛向林处走去。

不料西河沿庙会上遭了这事早散了场，附近竟没有轿子。魏东亭找了约莫半个时辰，好不容易才觅到一辆车，便吩咐老板在路上等候，自己又折转来找鉴梅和史龙彪。

他还没有走近老柳树，便见林中草木狼藉，心叫“不好”，紧走几步到了老柳树下，但见林静人空，哪里还有鉴梅父女二人的踪影！

## 六 为送考何桂柱设宴 强承欢吴翠姑侑酒

魏东亭找车回来，不见了鉴梅父女俩，急得他四下搜寻，只见一只玉佩丢在乱草之中，捡起来一看，认得是鉴梅随身之物，霎时，急出一身汗，跺脚恨道：“是我失算了，早知如此，便一起走何妨！”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奔出树林，跑到路边登上车，吩咐道：“快，到禁城去！”

魏东亭急急忙忙来到自己当差的内务府，想找个精通门路的人帮助打听一下鉴梅父女的下落，可是，他刚调进京城不久，认识的人太少，问了几个人都说没办法，惹不起鳌府的人。他想托人给母亲带个信儿进去，在宫中找个帮手，谁知，自己面子太薄，跟守门的人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肯帮忙，他只好快快而回。

他才出内务府大门，迎头碰见了小毛子悠悠荡荡地走来。猛地想起，他在内宫御茶房当差。因为小毛子的表哥文寸生也在内务府，曾和他见过两面。这小毛子一准是赌输了钱，又来找表哥打饥荒。忙一把扯住他，笑道：“小毛子，找你表哥！”

小毛子“嗯”了一声，抬头见是魏东亭，忙问：“我表哥在里头吧？”魏东亭道：“你表哥正和堂官回话，哪有功夫见你？”小毛子甚觉扫兴，一跺脚扭脸便走。魏东亭忙道：“你表哥我们素日相处极好，你有什么难处就冲我讲。能办呢，我就给你办了；不能办呢，我也把话给你捎到。”小毛子蹙眉道：“说起来寒碜死人！昨个回去，我妈病得厉害，抓药的钱没着落，找表哥拆兑几个。”

魏东亭知道他说假话，心里暗笑，将胸脯一拍说道：“兄弟，你这叫尽孝！这点子事，哥哥能帮忙，得多少钱？”小毛子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好打您的秋风？其实也要不多，一吊半就够用了。”魏东亭哈哈一笑：“一吊半够做什么！这是五两，你拿去给老伯母治病，再买点补药养养，就会好的。”小毛子很觉意外，拿眼盯着魏东亭道：“您一个月月例才不过五两，我怎么过意得去呢？”魏东亭道：“自己兄弟，说这些话叫人笑。”

“那我就谢赏了。”小毛子双手接过银子，就势扎下一条腿，极其熟练地请了个安：

“魏大爷真是好样的！”魏东亭见他要走，装作不介意地问：“你这会儿到哪去啊？”小毛子道：“回里头去，今儿个我当差，到明儿早起才得下来呢！”

“里头”就是大内。魏东亭心中一喜，这可是正磕睡，天上掉下来枕头，但又不能卖得太贱。魏东亭漫不经心地“啊”了一声问道：“皇上跟前的孙氏，你认得不认得？”小毛子一听便笑了：“别说孙嬷嬷，就是苏麻喇姑大姐，谁不到御茶房来？那都是皇上跟前第一等红人！你有什么事儿？”魏东亭笑道：“那是我妈。”

“哎哟！”小毛子一听忙又请安，“我道您出手这么爽利，不知魏大爷您是贵人哪！”

魏东亭笑着扶起他，说道：“别胡扯你，你这会儿回去顺便捎个话儿，见着孙嬷嬷，就说我在西后角门外头等着她老人家，有点事磨不开手。”小毛子笑道：“这算什么，往后仰仗您老的地方多着哩。”说完一溜烟地去了。

魏东亭在西角门等了足有半个时辰，天快，晌午，孙氏才得出来。皇帝乳母照规矩是不能出外会家人的。为的怕她见了家人，说起家中烦难，心

里难过，影响了奶水质量。从世祖顺治时起，这规矩才有了点松动。

孙氏从角门一出来，就板着脸问：“这么急要见我，是什么事呀？正侍候着主子哩。要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你可仔细着！”魏东亭听母亲骂过，照例赔笑回话：“儿子没事，哪敢惊动老太太的驾。梅妹子给人抢走了！”

孙氏一听便急了，一迭声连声问：“你在哪儿见着她啦？她怎么到这儿的？又是什么人抢走的？”魏东亭“咳”的一声，一拍腿说道：“背时透了！”这才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孙氏。

孙氏呆了半晌才说：“这丫头命苦啊！她妈临死拉着我的手交待，要我照顾她长大，没曾想我一进宫，两家都碰上了这些糟心事。如今可怎么好？”魏东亭也叹息道：“什么也没来得及问，她怎么离开家的，又怎么遇上史大侠学了这一身功夫，真真使人不解！”孙氏擤了擤鼻涕，用一方雪绢拭泪道：“事到如今急也没用，你先打听看人在哪儿，咱们再想办法。那丫头聪明过你十倍，我想不至于出什么大事的。得便我再求主子想想办法，事情就有头绪了。”

魏东亭原想找母亲讨个主意。她在京年头多，又是当今皇帝的乳母，也许能有个办法，不想孙氏也很不得要领，只好答应说：“是。”转身刚走几步，孙氏又叫住了他：“主子已经说了，从明儿个起，叫你到内廷当差，说不定能攀上个御前行走！虽说还是内务府的差，那身份儿可不一样。好生仔细着，若要叫人说出半句不字，我可不依！你要找到梅儿，不妨先接到你那儿去，再告诉我一声儿！”说完，径自急急忙忙进去了。

再说伍次友，原为出城踏青赏春，却装了一脑袋的不痛快。一连四五天他都没出门，每想起这件事来，便气愤难平。明珠看他躺在床上烦躁不安，便知道他又在为穆里玛的横行霸道行为生气。半晌，他讪高地问：“大哥，春闹就要开了吧？”

伍次友正待说话，只听竹帘一响，何桂柱跨进屋里，左手挎着四喜盒子，右手怀里抱了斗大一个坛子。他将盒子朝桌子上一放，把坛子慢慢放到桌下，就着势给伍次友请了个安说：“二爷，春闹今年是没有的了，不过新皇登极，准定要加科选士，二爷今科那是必定得意的了！”说着，他笑嘻嘻地打开盒子，屉上热气腾腾地放着一盘糕，一盘粽子，一海盘蒸得烂熟的甲鱼，还有一枝笔、墨锭和一柄如意，齐齐整整地摆放着煞是好看。何桂柱把东西一样一样摆放在桌上，又揭开下屉，却是一色六盘蒸菜。刹那间，屋子里香气四溢。何桂柱一边整治一边说：“这是小的一点孝敬意思，请二爷赏光。我知道二爷家世代大儒，并不信这些个，不过图个吉利罢咧！”

本来沉闷的空气，经何桂柱这么一折腾，顿时有了活气。伍次友歪起身来趿上鞋，笑道：“倒难为你，不管吉利不吉利，先得享享口福。明珠弟，柱儿，这儿也没外人，咱们三个索性一块坐坐。”

何桂柱见公子欢喜，也觉高兴，又听邀自己一处喝酒，这么露脸的事，祖上怕还没有过，口里说“不敢”，心里却是十二分地情愿。忙叫伙计：“把过年用的炭炉子煽好了搬过来烫酒。小三儿，你不要到门面上了，到嘉兴楼去把翠姑悄悄请来……”

伍次友以为他要叫歌伎，忙道：“别，我最怕这个，且眼下正是国丧呐！”何桂柱忙赔笑说：“不相干，翠姑并非青楼人，不过给秋香院那些人编个曲儿词儿的，也算有身份的了。二爷小心自然是好的，不过虽是国丧，却也是

新皇登极的喜庆日子，大家子都不忌讳，何况咱们！秋香院七妹妹昨个还到鳌拜中堂家唱堂会来着。咱们家居小院，二爷要取功名，她来唱个曲儿助兴也不过分。”小三儿见伍公子不再拦阻，便自行去了。

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伍次友阴沉的脸舒展开来，将酒杯向桌上一墩，笑道：“说起功名二字，想来真是五味俱全，有意思到了顶点，没意思也到了极处。”明珠呷了一口酒，夹起一筷子清蒸海参嚼着，笑问，“敢问哥哥，怎么个有意思法？”

伍次友笑道：“贤弟你自不知，柱儿清楚——你告诉他！”

桂柱喝了几杯，也有点放形，见公子点到自家，遂举起杯子笑道：“‘为社稷秉君子之器’，这是老太爷常挂在嘴上的话。我是家生子儿，听得多了。公子家七代中出了四个状元，三十个进士，拔尽扬州的地气！人们看伍家，像从地上往天上看。用老太爷的话说‘耀祖荣身荫子孙’。这么好的事，当然有意思！”说完端起门盅一饮而尽。

伍次友鼓掌大笑：“说的好，解得切，‘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这是蒲留仙先生的话，柱儿可下了个好注！”

明珠还是第一次听到伍家前世的事，心中甚觉高兴，忙饮一杯酒问道：“那怎么又说‘没意思’呢？”

桂柱不敢答，望着酒杯愣了一会儿道：“这个小的就不甚明白了。想来做官员虽好，总要操心；读书虽好，总是苦事，可是这个吗？”

伍次友正待答话，窗外忽然传来小三儿的声音：“翠姐，就在这里了，主家都在等着你呢！”何桂柱听得翠姑来了，忙起身挑帘，一边笑道：“翠姑好！快来见过二爷！”

翠姑莞尔一笑，款步跨进正屋，稳稳当当朝伍次友和明珠道了两个万福。伍次友、明珠打量这位翠姑时，差点笑出声来。原来不过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头上也不插戴什么，上身着月白色坎肩，下身笼着石青褶裙，额头似乎高了一点，脸上脂粉淡抹，娥眉轻扫，微颦似蹙，体态凝重。她抬眼扫了一眼席面，笑道：“这是给公子入闱壮色的了。”

伍次友本来有点拘束，见她大大方方的，自觉好笑，忙道：“我本不在乎这些个，不过既摆下了，大家随便一乐——不必拘束，大家同坐罢。”说着起身端起门杯递了过去。翠姑忙站起来双手接过，用手绢捧着喝了，谢了坐，斜欠着坐到伍次友侧面，低头抿嘴而笑。半晌才道：“多承公子厚意，不过既叫了我来，还是公子多饮，红妆佐酒便是。”说着，从怀中丝囊里取出一柄箫来，“你们尽自吃酒，我吹箫助兴！”

明珠本也擅长吹箫，见那箫嵌金镶玉、光泽耀眼，不由技痒，说道：“姐姐不弃，不如我来吹箫，姐姐清唱岂不更好！”桂柱拍手笑道：“好！”伍次友也笑道：“只是我们叨光得紧了。”

明珠端箫到口，笑问：“姐姐，唱一段什么？”翠姑想了想说：“唱一段汤学士的《妆台巧絮》吧。”明珠道：“好。吹《五供养》调。”伍次友不通此道，只呆呆地听。那明珠五指轻舒，呜呜咽咽的箫声飘然而出。翠姑流波一盼，赞道：“好箫！”便按着拍节而唱道：相逢朋之，这一段春光分付他谁？他是个伤春客，向月夜酒阑时。人乍远，脉脉此情谁识？人散花灯夕，人盼花朝日。着意东君，也自怪人冷淡踪迹！

唱罢举座欢笑，明珠打诨道：“似姐姐这般人品谁肯对你‘冷淡踪迹’？”何桂柱道：“这词儿太雅。我倒觉得前日你唱的什么‘说鬼话’不

错。”明珠噗嗤一声笑道：“必是‘占鬼卦’了！”说着便又吹了起来，翠姑唱道：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一曲唱完，明珠先就叫了声“好”，伍次友也笑道：“不错，雅俗可以共赏。什么叫‘红绣鞋儿占鬼卦’，倒要请教。”翠姑噤了一下，未曾开口。桂柱却道：“这个小的知道。丈夫出了远门，娘儿们盼着回来，又不好意思去问卦，拿着红绣鞋撂在地下占卜，正过来的就是男人要回来了，翻着的就是一时回不来。可是不是？”这番粗俗不堪的解说倒也十分透彻，众人无不失笑。明珠忽然想起，问道：“大哥方才说功名有意思没意思的话，不知这没意思怎么讲？”伍次友道：“兄弟，我来告诉你。”话音刚落，忽听门外有人说：“兄弟们一味快乐，怎地就忘了我？”

## 七 求良师私访悦朋店 缚近侍大闹乾清门

话音未落，魏东亭早掀帘子进来了。”哈，明珠弟，早就想找你，不想今日才得空儿。”众人连忙起身拱手相迎。伍次友见是几天前在西河沿打抱不平的那个少年，更是高兴，连说：“快坐快坐，今儿真是好日子，西河沿一游得识魏贤弟，十分仰慕，不想这么快便又见了面，真乃好风送君来，与我共把酌！”说着便拉魏东亭入座。

翠姑却留神到魏东亭身后还站着一个少年，约莫十岁上下，文文静静地站在门旁，忙问：“这位少爷是跟随魏大爷一起来的罢？”魏东亭见问，忙笑道：“这是我家龙公子，一同出来闲逛，不想就闯到这儿来了。咱们看看就走罢！”那少年拱手对众人一揖，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咱就坐坐再去不妨。”众人见他虽然年少，却举止稳重，落落大方，又见魏东亭对他尊礼甚笃，也都不敢轻慢。伍次友忙说：“请一同入座。”魏东亭欲将少年让至上首，说道：“以位而论，爷最尊，自应坐在上头。”

少年将手一摆，说道：“这又不是在家里，你也太多礼了！”说着便挨着翠姑坐下，“我们已进来了多时，方才听伍先生高论说功名，有趣得很，请接着往下讲。”

大家归座，把酒更盏。伍次友说道：“好，我就接着说这应考举子的没意思。说到没意思，倒不是柱儿这等说法。柳河东说‘凡吏之食于士者，盖民之役’。既然做官是当百姓的奴才，就不该怕操心怕吃苦。”龙公子听了笑问：“我倒听说，百官都是皇上的奴才，怎么先生倒说是百姓的奴才呢？”

伍次友笑道：“天子之命系于民命，相比起来，还是民命重的。谁得了民心，江山便稳了；谁失了民心，凭你天子皇上，也是兔尾难长！”魏东亭听了脸上不禁变色。他转过脸朝龙儿看看，见龙儿专心致志地听讲，并无灰色，便放下心来。

伍次友笑道：“咱们还是说功名。自古以来，选士之法，变了几变。由乡选制改为九品官人之法，由九品官人法又改为今之科举制。在先古之时，士子尚可傲公卿，游列国，说诸侯，择主而从。自唐开科举，风气大变，尚空谈，轻实务，文风浮泛，士品也日下，既无安民之志，又无治国之才，图虚名、求俸禄者日多。朝廷以此取士，欲求国富民强安能得哉！”

伍次友端起何桂柱刚斟上的一杯热酒，越发红光满面，笑道：“便以士

子入闹这事来说，就有七似。”

龙儿听得有趣，也吃了一口酒问道：“哪‘七似’呢？”伍次友扳着指头道：“宣城梅耦长先生曾对我讲，秀才入闹，初入时，赤足提篮，似丐；唱名入闹，帘官喝骂，皂隶斥责，似囚；进了号房，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冻僵的蜜蜂；考完出场，神情恍惚，天地变色，似出笼之病鸟……”

听到这里，明珠已笑出声来，他是过来人，自然深得其中况味。伍次友又扳下小指道：“归了下处等候消息，如坐针毡，梦不得安，似猴子被系于绳；一旦榜上无名，神色突变，如丧考妣；事隔不久，气平技痒复又衔木营巢，似抱破卵之鸠，这便是七似了！”

众人听得入神，先是觉得好笑，后来却又不知怎地笑不出来。半晌，魏东亭才笑道：“先生为此等人画像，真可谓是维妙维肖，入木三分！”龙儿也笑道：“听先生这番话，倒令人大失所望，从这‘七似’里要寻出周公、伊尹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众人听了，不禁大笑起来，明珠一边笑一边对伍次友说道：“这位小哥哥，不过十岁吧，竟这等敏捷！真是妙语解颐，算是为大哥的话下了注解。”伍次友却没有笑，只瞧着龙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桂柱见魏东亭饮酒甚少，酒到口边，只略略沾唇便又放下，遂笑道：“明珠大爷早夸过，魏爷一向是海量，今儿个不肯开怀，莫非酒不好？”魏东亭忙道：“兄弟有病，早已戒酒，今儿瞧着大伙高兴，不得已才吃了几盅。”

龙儿却笑着揭短道：“何必呢，今天你就和他们比个输赢！”明珠笑着倒了一杯热酒递上来，说道：“着啊！哪有什么病！龙少爷说你还能饮，还能混过去？”魏东亭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龙儿，笑道：“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何桂柱离席出去，一会儿笑嘻嘻地捧着一个掣签筒过来，说道：“这是专为孝廉们解闷儿用的酒签筒。咱们也掣签饮酒取乐如何？”

伍次友起身笑道：“这倒罢了。不论功名论酒运。数我年长，我先来！”说着便从签筒里拔出一支来，攥在手里不言语，翠姑忙问：“什么签？”伍次友自夹菜不语。魏东亭起身欲拿签来看，伍次却将手摇了摇。魏东亭笑问：“难道不许人看？”

伍次友咽了菜，只微笑点头，仍不答腔。何桂柱耐不住，说道：“二爷打哑谜呀？你说出来，该谁喝，谁就喝呗！”伍次友仍不言语，只顾夹菜往口里送。明珠道：“我猜这签必定不雅，所以大哥不肯说。”伍次友笑着摇头。只有龙儿不懂这些，饶有兴味地看着不吭声。

半晌，伍次友把签递给明珠，明珠一看，上面写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饮不醉，言者三杯。”算来席上只有伍次友和龙儿不曾说话，翠姑笑道：“这签也批得太毒了，我是吃不得了！咱们喝了，重新换个玩法吧！”

大家喝了三杯，伍次友、明珠和何桂柱已有些醉醺醺的了，翠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说道：“我是已经醉了，喝不得了！”伍次友却叫道：“没醉！喝这么一点酒怎么会醉得倒人？当年在扬州我与大哥兄弟三人长饮雄谈，评论时事，喝过半坛，那才叫喝酒！”说罢不胜感慨。明珠猛地将案一击说道：“休言时事！老贼不死，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龙儿见他拍案而起，吃了一惊。后头的话，他没听清楚，忙问道：“老贼是谁呀？老贼和时事有甚关系，老贼偷了时事么？”

魏东亭见明珠发狂，知是醉了，忙道：“表台，你说的什么话，今儿个



怎么啦？”伍次友乜着眼接口说道：“实话！鳌拜便是当今国贼，鳌拜不死，清室永无太平之日！”

龙儿见魏东亭上前挽伍次友要去歇息，忙摆手制止，一边问道：“鳌拜从龙入关，功劳显著，怎么先生倒以为他是国贼？”

伍次友已是醉眼迷离，见这孩子盘根问底，像个小大人，倒觉有趣。便应口笑道：“自古权臣，哪个没有功劳？乱国之臣，非国贼而何？残民利己，非民贼而何！”说着便用手指着明珠对魏东亭道：“就说你这表台吧，好端端的一个殷实人家，如今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圈地之法，实在害人不浅。北京城里乞丐成群，城外却是千里沃野成了狐兔之乡！瞧着吧，此次朝廷策试，我必痛陈圈地之弊。”说完自将觥中酒一饮而尽。此时明珠早忍不住，只闭目不语，热泪横流。

这场面眼见难以维持下去了，要是再喝下去，谁晓得还会说出什么话来，魏东亭趁势，起身说道：“天时不早了，龙儿明日还有功课，怕太夫人着急，我们就此告辞了。”言毕，携了龙儿的手，辞了众人出来。

这个龙儿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上康熙。

出了悦朋店，天色已经黑了下來。魏东亭将刀鞘向前移了移，看四下无人，回头向身后的康熙笑道：“爷，今儿个幸亏没喝醉，不然奴才少不了挨母亲一顿责骂。索额图大人荐奴才来给爷当差，办砸了，连索尼老中堂脸上都不好看！”康熙笑道：“你的这几个朋友很有意思，你要多亲近亲近他们。那个伍次友，看来是个有学问的。”

魏东亭躬身回道：“是，这伍先生学问不坏，不过，好像有点儿狂。”康熙点头道：

“狂而不媚，朕倒是欢喜的。他为人耿直，心有不平之事不让他说，这如何能行呢！”

半晌，康熙又问：“你过去见过伍次友？”魏东亭便将西河沿救鉴梅的事讲给康熙听，康熙正听得有趣，听魏东亭说不见了鉴梅父女，很感意外，便停住脚步问道：“那女子后来下落如何？”魏东亭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怕是落到鳌中堂手里了。主子既想知道下落，容奴才慢慢查访。”康熙点了点头，想说什么，又摇摇头，只垂首不语。

君臣二人一边说一边走，早到了正阳门。微服出访前带的扈从们就守在这儿，正等得着急，见他们回来，一个个笑逐颜开，拥着康熙上了大轿。孙氏趁没起驾，忙把一件黄色挂面的狐裘给康熙披上，并责骂魏东亭：“下作黄子，胆子比斗还大！出去就不想回来，凉着万岁爷，看我揭你的皮！”魏东亭躬着身，只是笑，却不言语。康熙却有点过意不去，忙说：“是朕不想回来。”孙氏方才无话。

行至五凤楼左掖门，康熙道：“已到大内了，朕想下来走走。”孙氏在旁劝说：“老爷子，罢了吧！天已经黑定了，冷风飕飕的，若着了凉，两位老佛爷怪罪下来，都是奴才的干系。”康熙笑着点头，乘舆进了大内，苏麻喇姑早就等在永巷口了。

苏麻喇姑将康熙搀下轿，带进慈宁宫，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康熙见苏麻喇姑脸色阴沉，还以为自己回来迟了她不高兴，忙说：“你不是常说做皇帝的要亲民，怎么我出动这么一遭你就恼了？”

苏麻喇姑斟上茶来，说道：“不为这个。”

康熙坐下便问：“这倒奇了，什么事？”

苏麻喇姑摇头道：“我也不甚清楚，今日后晌，吴良辅从外头带了人来，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一齐拿了，送到敬事房，还不知办个什么罪呢，连个消息也打听不出来！”

半天不在宫里，竟出了这等事！康熙惊得手中的热茶都溅了出来，忙问：“抓人总要有个罪名，这倭赫朕是最知道的，又是先帝手里使过的人，凭什么抓他来？”苏麻喇姑说道：“这只是个口信，为什么抓他们，奴才并不知道，听四喜子说是几位辅臣的主意。”

康熙听了，只觉得心中的火直往上冒，忽地站起身来，绕室转了两个圈子，拍着龙案问道：“杰书呢？他是议政王，难道他哑巴？还有苏克萨哈，干什么吃的？”

苏麻喇姑冷冷说道：“苏克萨哈大人自然争不过人家，索尼说是病了，杰书吓得两腿发软，遏必隆大概比油还滑！您没见讷谟那个神气劲儿，跟在鳌拜后头，到乾清门手一摆，十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把人绑起就走！进大内抓人，像在自家院子里一样！”

康熙见苏麻喇姑语调激扬，好像有点克制不住，知道事态的严重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不管倭赫有罪无罪，辅臣如此藐视他，胆敢擅自在大内拿人，这一点是绝不能容忍的。当下说道：“你去！传敬事房管事的来，我要问话！”苏麻喇姑见康熙焦躁，反而定下心来，强自劝慰道：“今儿个晚了，再说敬事房也未必知道原委。明儿个早朝，你问问他们，看他们是怎么个回答。”

## 八 振皇威仰仗老太后 除奸宦还需小侍女

第二天五更时分，康熙醒来时，苏麻喇姑和孙氏早给他料理好了衣裳，又有敬事房的人来请圣驾，肩舆也已备好。康熙匆匆忙忙地用青盐水漱了漱口，胡乱吃了两口点心。便命起驾乾清门。打从顺治帝在位的时候，便立下规矩，皇帝必须每日召见大臣，顺治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诸皇子每日四更便要起身，亲送父皇御朝，然后各归书房，所以早起已是康熙自幼养成的习惯了。

一夜没有睡好，康熙的精神有点萎靡。但起床后照例在庭院中打了几圈“布库”。满族人把打拳习武叫做布库。出了一身汗，睡意早跑得干干净净。此刻，他坐在肩舆里，迎着扑面吹来的晨风，清凉凉的，觉着心情安静了许多。

待到乾清门，正是寅时二刻。他见以杰书为班首，下面一溜儿跪着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资政大臣索额图怀中抱着一叠文书躬身立在三位辅政大臣身后。两排御前侍卫，穿着鲜明的补服，腰悬宝刀，鹄立丹楹之下。康熙用眼扫了一下，见魏东亭垂首站在末尾，只不见了倭赫等四人，心下不禁又是一阵火起，竟不等人搀扶，霍地跃了下来，甩手进殿便居中坐下。接着苏克萨哈挑起帘子，杰书、鳌拜、遏必隆和索额图鱼贯而入，一字儿跪下。

奏章的节略照例由索额图禀报。索额图一边读，一边讲给康熙听，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康熙一边听着，一边玩着案上一柄青玉如意，盘算着如何开口问倭赫的事。他瞟了一眼下边，见苏克萨哈闷声不响地伏在地上，遏必隆不住用眼偷看鳌拜。鳌拜早就听得不耐烦，仰起脸来截断索额图的话：“你只管读，谁让你讲了？皇上难道不及你？”

索额图忙赔笑道：“回中堂话，这是太皇太后原定的懿旨。怕皇上听不明白，特意让我讲一讲。”鳌拜不等他说完便说：“这些奏章，廷寄早已发出，何必罗嗦那么多！”

康熙见索额图脸上有些下来，岔开话头问道：“索额图，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

听见皇帝问他父亲的病情，索额图忙跪下磕头回道：“托主子洪福，今早看来痰喘好了些。”

“嗯，回去替朕问候他。”

“谢主子恩。”索额图忙叩头回奏。

鳌拜见康熙没有话说，便说：“皇上如无圣谕，容奴才等告退。”说罢便欲起身。

康熙将如意轻轻放下，说道：“忙什么，朕还有话要问。这倭赫，西住他们一向在朕跟前当差，朕看还不错，为了什么事昨日辅政派人将他们拿了？要怎样处置他，朕倒想听听。”

按照祖制，未亲政的皇帝处置政务，是全权委托辅政大臣的，每日会奏其实都是官样文章，听一听就罢。现在康熙却要查询这件事，遏必隆觉得有些意外，先是一怔，叩头答道：“启奏皇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擅骑御马，在御苑里使用御用弓箭射鹿，大不敬！昨日臣等会议，已将其四人革职拿问。现在内务府拘押待勘。至于作何处分”他思量一下接着说：“辅政尚未议定，待臣等会商后再奏万岁。”

鳌拜对遏必隆的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遏必隆一向与自己委蛇相屈，也不好怎样。想了一阵，他终觉憋气，于是抬起头来冷冷说道：“皇上尚在幼冲，此等政事当照先帝遗制，由臣等裁定施行！”

话音未落，康熙突然问了一句：“难道朕连问都问不得？”

一句话问得几位大臣个个倒噎气，只好俯首不语，鳌拜心想：“这次若不堵回去，以后他事事都要问，那还辅什么政？”良久，他缓缓说道：“照祖训，皇上尚未亲政，是不能问的。不过此次事关宫掖，不妨破例。”

这是说“下不为例”，康熙当然听出来了，他按捺了一下心里的火，冷笑道：“那好，接着方才的话讲，这倭赫该是个什么罪名？”

“紫禁城中擅骑御马，”鳌拜咬了咬牙，抬头说道：“乃是欺君之罪，应该弃市；乃父飞扬古纵子不法，口出怨语，咆哮公堂，应一并弃市！”

“弃市”就是处死。康熙不禁吓了一跳：“倭赫四人是先帝随行侍卫，飞扬古乃内廷大臣，素来谨慎，并无过错，仅仅因为骑了御马就办死罪，太过了吧！朕以为廷杖也就够了。”

“晚了！”鳌拜冷笑一声回奏道：“皇上，国典不可因私而废，古有明训！飞扬古和倭赫四人已于昨日下午行刑了！”

一语出口，惊动了遏必隆和苏克萨哈，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苏克萨哈叩头奏道：“杀倭赫之事，臣等并未议定，此乃鳌中堂擅自决定，擅诛天子近臣，求皇上问罪！”

鳌拜格格笑了一声说道：“苏中堂，倭赫擅骑御马，你不是也骂他是‘该死的奴才吗？怎么真死了，你反倒心疼他呢？’”

苏克萨哈顿时语塞，正想着如何对答，却见太皇太后面色阴沉，扶着苏麻喇姑跨进殿来，遏必隆知道这老太婆精明强干，顿时气馁，伏在地下大气儿也不敢出。鳌拜心里“咯噔”一下，旋即镇定下来暗道：“她已不是当

年，现在没有多尔袞给她撑腰了！”不过，他尽管这么想，口里却一声也不敢言语。

半晌，才听到太皇太后平静地说道：“我也老不中用了，这几年只想着享福，能瞧着有个太平日子，大家平安，就能合着眼去见太祖太宗了。你们几个辅政，我原瞧着也好，心里挺踏实的。”大家正诧异她怎么说这些，忽听她音调一变，提高了嗓子说道：“谁知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以为我杀不了你们么？”接着一掌“啪”地一声击在龙案上。声调如此激愤，连康熙也吓得一颤。素日看她只是一个慈祥的祖母，杰书屡次说诸亲王、贝勒、贝子都怕她，自己还不信，今日见着这颜色，才算开了眼界。

三位辅政连连叩头，苏克萨哈，颤声奏道：“奴才……”

“没你的事！”太皇太后来等他说完便冷冷截住：“我倒想知道，遏必隆和鳌拜，是谁撑你们的腰，竟敢如此大胆作耗，擅自到大内拿人，不奏而斩，这倒也是我朝开国以来第件奇闻！”见太皇太后如此咄咄逼人，三大臣仍来个伏地不答。遏必隆总觉得自己再不说话气氛便缓和不了，便轻咳一声说道：“太皇太后千岁！臣等并未径到大内拿人，是都太监吴良辅传他们出来，在午门外拿下的。”索额图乘机也劝解说：“皇上、太皇太后息怒！千万别气坏了金尊玉贵之体！”说着暗递眼色示意康熙收场。只苏克萨哈在旁不作一声。

康熙没有留神索额图的眼神，太皇太后却一眼瞧见，遂站起身来拉起康熙的手冷笑一声道：“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还说这些个有什么用！皇帝在你们眼里，不过是一个无知顽童罢了，今日倒是我老婆子多事了！我们算什么‘金尊玉贵’！列位辅政气着了，才值得多呢！”说罢拉着康熙拂袖而去，青玉如意被带掉在地下跌得粉碎！

康熙等人一走，殿堂里一片死寂，人人脸色灰白，惟鳌拜满不在乎地站起来，笑着说：“别跪了，退朝了，咱们回去罢！明儿个我再到苏克萨哈大人家领罪！”

祖孙二人离了乾清门，太皇太后吩咐随从道：“皇帝先回养心殿，曼姐儿好生侍候着。”又对康熙吩咐说：“今儿后晌派人叫索额图到慈宁宫来。”说罢自乘鸾舆去了。魏东亭等一干校尉紧紧随在康熙后边。孙氏和苏麻喇姑早在永巷口等候了，见到康熙，便赶紧迎了上去。抬乘舆的几个小黄门这时才赶了上来，苏麻喇姑招呼一声：“不用了！”他们才停住脚步。

康熙也不理众人，只大踏步朝前走。方到月华门，早见吴良辅带着几个太监兴冲冲地抬着一架八宝玻璃屏风迎面过来。见了康熙，忙一溜儿齐整地站好。

吴良辅进前一步，单腿着地打了个千说道：“奴才给万岁爷请安了！”说罢满面笑容地抬起头来。

看吴良辅一脸得意之色，康熙心里更气，背着手一声不吭，两只眼狠狠地盯着吴良辅。吴良辅本来是笑着的，见康熙脸色阴沉，也不叫他起来，扎下的千儿再也不敢抬起，只是惶惑不安地躲避着康熙的目光。

康熙且不发落吴良辅，回身对苏麻喇姑说道：“才打春，身子就这般燥，这儿的风倒凉快，叫人搬张椅子来，朕在这里坐坐。”不等苏麻喇姑说话，几个小黄门早飞跑到后头去，掇了张雕花黄杨木椅来。康熙坐了，慢慢地问吴良辅道：“这八宝玻璃屏风要送到哪儿去？”

康熙开了口，吴良辅松了一口气，回道：“鳌中堂上次入宫觐见，太皇太后将这屏风赐给了他。”

康熙却想不起这档子事，想了想又问：“那么上次你怎么没有拿去呢？”

“回万岁的话，当时鳌中堂辞了。”

“噢，这就奇了，既然他辞了，你怎么又要送去？”康熙双眼盯住他问道。

吴良辅本来就不够聪明，是个“二五眼”，也没听出康熙话中的意思，磕了个头回道：“鳌中堂今个托人捎信来问过。奴才也想向鳌中堂尽点孝意。奴才想，索尼老大人病了，外头大事全仗着鳌中堂”

“混帐！”康熙顿时大怒，厉声道：“所以你就大胆偷盗屏风出宫去巴结他？我问你，倭赫是谁抓起来的？”

听到康熙问到这个，吴良辅知道事态严重，心想今儿个若不抬出鳌拜这尊老弥勒佛压一压这个小菩萨，怕要吃大苦头的了。于是硬着头皮诈着胆子答道：“这不干奴才的事。奴才是奉上命差遣带人拿倭赫的，鳌中堂总揽紫禁城防务，自当有权惩处六宫不法之徒，这事怎么能牵连到奴才呢？”说完也不磕头，竟目不转睛地盯着康熙。

吴良辅如此傲慢无礼，康熙气恼了。他回头问苏麻喇姑：“你说这事牵连不牵连到奴才？”

苏麻喇姑答道：“别的不讲，冲着这奴才这份傲气，就罪不容诛！不过，他现在还是鳌拜中堂的干儿子，皇上不妨给他存些体面，让他几分算了！”

“对，罪不容诛！”康熙被这几句不凉不热的“求情话”激得越发按捺不住，一拍椅子站起来说道：“你们父子弄权，拿了朕的心腹侍卫，还敢说‘没有牵连’！传旨，叫敬事房赵秉正来！”

吴良辅平日狐假虎威，得罪的人多了，人人恨之入骨，今见万岁爷发怒要办他，都巴不得这一声呢，一个小黄门飞也似地跑下去传旨了。

吴良辅见人去叫赵秉正，打心底起了一阵寒颤，心想：“莫不是今儿要开发我？”马上，他头上出了一阵冷汗，向前膝行几步，哭丧着脸说：“奴才已知过了。万岁爷，念奴才服侍先帝有年，饶过初次吧！”

“初次？”苏麻喇姑从旁冷冷回了一句：“上回万岁爷叫你掌嘴，你掌了没有？”

吴良辅在地下碰着头，忙说：“掌了掌了，不信你问小吴子！”

“天下就你一个人聪明？”苏麻喇姑冷冷说道：“我要不知底细，怎敢问你？小吴子虽说没身份，上次可是奉旨办差，你竟敢掌他的嘴！”

听了这话，康熙气得浑身乱颤，大骂道：“好好！这奴才真是胆大妄为。赵秉正来了没有？”

赵秉正早来了，在旁冷眼瞧了一阵，觉得此事实在棘手，正没个主张，忽听康熙问他，忙双膝跪下回道：“奴才赵秉正在！”

康熙道：“你都看见了，这吴良辅该当何罪？”赵秉正这会儿却犯了难，说轻了这主子不依，说重了那魔头也不好惹，心里一急，倒憋出一个主意，叩头答道：“应该廷杖！”

这是个可轻可重的处置，倒正中康熙下怀，当时便说：“就按你说的办，廷杖！你替朕重重地打！”

赵秉正站起身来向外将手一摆，几个掌刑太监恶狠狠地走过来，拖了吴良辅便走。看赵秉正愣在一旁不动，康熙厉声道：“你还不去监刑，站在这里做什么？”赵秉正忙又跪下说道：“请旨，廷杖多少？”康熙不耐烦地

将头一摆道：“只管打就是了，别再多嘴！”

打到三十来下，那吴良辅已是皮开肉绽，实在受不了了，扯着嗓子嚎叫：“鳌中堂，我的爷呀！快来救我吧！要打死了！”

康熙听到吴良辅痛苦中叫饶，竟喊的是“鳌中堂”，更是火冒三丈，对着外头永巷口大声叫道：“打，打！别说是你干老子，便是干爷也不济事。”

话音刚落，板声已停了，人也不再叫了。赵秉正过来复旨说：“万岁爷，那吴良辅已晕死过去了。”

康熙回头看了看苏麻喇姑。苏麻喇姑以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点了点头，说道：“万岁爷只管开发了他，像方才那些多余的话倒不必多说。”孙氏却有点沉不住气，上前说道：“阿弥陀佛！打得不行了，求你老爷子罢手了吧。”

康熙笑着说道：“阿姆，你别管，有朕呢！”回头吩咐：“打，接着打，打死这个臭玩艺儿！”

赵秉正回到外头，看吴良辅时，已悠悠地醒了过来。他看了一下左右的打手，走上前对吴良辅拱拱手，大声说道：“吴公公，非是小人手下不留情，万岁爷今儿个是要您的命，现下又没有人能来救您。念你我多年交情，兄弟叫他们下手利索一点儿，包您少吃苦头。您有什么话倒不妨对小人说说。”

吴良辅知道大限已到，横竖是死，闭着眼趴在地下点了点头，断断续续说道：“转告鳌……干爹……说我死……得冤……我是为他……”赵秉正不等他说完，一挥手，一个太监举起板子照脑后狠劈一板。吴良辅一声怪叫，吐出一口鲜血，腿蹬了几蹬，便呜呼哀哉了。

康熙这才觉得心中郁气稍平，起身欲归，忽然一个太监走来启奏：“鳌中堂递牌子要见圣上。”

“不见！”康熙冷冷那回了一声，转身吩咐魏东亭：“你还不以索府传太皇太后懿旨！”

## 九 伍次友放胆论圈地 索中堂悄然赴阴曹

顺治驾崩的秘密没人再提了。康熙即位之初宫廷里发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很快就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负责内廷起居的官员仍照着老规矩，一本正经地做着表面文章：“顺治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崩于养心殿”；“倭赫等擅骑御马，被诛于市”；“上诛太监吴良辅于月华门……”当时只有极少数细心人才把它记在心里，思考其中的奥秘。其实，索尼的病就是当时朝政的晴雨表。他的病稍重一点，内廷就会出点事情。眼下，索尼的病越来越重，宫廷的形势也就越来越紧张。

鳌拜眼瞧着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近来又收服了遏必隆，他把苏克萨哈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借口二十年前的圈地中，多尔袞偏向了正白旗，而他们吃了大亏，欲趁着康熙年幼、索尼病重之机，将正白旗强换去的好地重新换回来，就势又扩大自己的庄园。这一圈一换更是使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转眼已到康熙六年，康熙亲政已一年有余，因开科取士，又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澜来。

这一天会试已毕，伍次友出了考场号房走上大街，真有大病初愈之感。强烈的阳光照着一个个面色苍白的举子，好象整个街道都在摇摇晃晃，晃得人头昏眼花。街上的人以猜测的目光，看着这群从考场上走出来的“天子门

生”，打量着他们其中哪位会成为清朝的擎天柱。他们盼望着国泰民安。

伍次友跌跌撞撞回到悦朋店。已是未牌时分。何桂柱带着伙计们在店门口迎接，见了他，忙上前打拱说道：“恭喜二爷，这一回可是要独占鳌头了。怎么也不坐轿，就这么走着回来了？”一边说一边叫伙计们打热水来，让他洗脸洗脚。

伍次友勉强笑着，便依傍着柜台坐下，说道：“多谢吉言，闷了几天，我想透透风，溜溜腿，就走着回来了。”正说着，明珠笑吟吟地从后头出来，忙上前也见了礼。

伍次友笑道：“你好快的腿脚。文章做得可得意？”明珠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我的文笔本就平常，胡乱写了篇策论，缴上去塞责罢了。”伍次友笑着说：“连着两次，咱们兄弟都没得彩头。我这次倒是破罐儿破摔，给他来了一篇《论圈地乱国》。”

众人听他如此说，不禁呆了。何桂柱忙道：“好我的二爷，您怎么尽捅马蜂窝。那主考济世就是鳌拜的亲信！您取功名，管他什么圈地不圈地！”明珠跺脚道：“大哥过于耿介，这要吃亏的！”

伍次友却是漫不经心，一边用温毛巾擦脸，一边说道：“国家取贤才，便应允许直言不讳。怕什么，我又没诋毁朝廷！”

何桂柱听了心中暗暗叫苦，摇头道：“朝廷？现在鳌中堂就是朝廷！不过苏克萨哈中堂是正主考。这样的策论卷帘官也未必敢拿给鳌中堂看呢！”伍次友两脚泡在盆子里，冷笑道：“我倒想要他读读，这样的乱圈乱换民田，逼得百姓上山为盗，入城做贼，算不算祸国殃民！”

话越说越拧，伍次友脸色又阴沉下来。说实在的，出场后他自己也颇有点忐忑不安。他原来打腹稿是写“井田”，想含沙射影地议一下圈地，谁知一破题引了一句《吕氏春秋》中的“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写着写着就转到圈地这一极重要的国策上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井田不可复”，这个拟定的题目，在最后往上写时，怎么看都是个文不对题。心一横，便索性写成《论圈地乱国》。当下心里挺得意，至于后果倒也没多想。现在听众人一说，还真有点乱了方寸。

发了一阵呆，回过神来，伍次友笑笑说：“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数也。该怎么就怎么，随它吧！”

五六天没有消息，明珠心里很不踏实，一夜没睡，第二天起了个早，洗了脸，敲开东市一家香火店的门，买了一包信香回来。燃着了，取下室内悬着的一面铜镜，跪在地下祷告一番，口中念念有词。祷祝后悄悄带了镜子又开门出来。这叫“镜卜”。再接下来的程序是，揣着镜子出门，将见到的人的第一段话，取回来分析。这就是“镜神”对你的启示了。

天刚刚放明，街上的人稀稀落落，并没人闲谈。他拐了一个弯，却见一个人正与卖韭菜的争价：“讲好三文一斤，怎么又不行了？你这韭菜隔了夜，不很新鲜！”

“啧啧！您瞧这茬口，您瞧这露水！有一根不是昨儿割的，您踢了我这摊子！”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五文？您凉快凉快吧！”

买者说罢扬长而去。那卖韭菜的把担子挑起来，一边说：“您放心，这菜呀，喂不了兔子！卖不了自个吃，我就不信！奶奶的。”

听了这几句话，明珠如堕五里雾中，一路思量着往回走：“韭菜是割了

的……但茬口又是昨儿的……你凉快凉快……卖不了自个吃 乱死了，这都是些什么玩艺儿呢？句句都像是不吉祥，但似乎又都没什么。我就不信这半边就没有点什么想头，但也未必……”

明珠想得头都大了，却还是不得要领。

回到店中，却见魏东亭、何桂柱也在伍次友处。三人正说得高兴，见明珠进来，连忙起身让座。魏东亭笑道：“大清早儿就出去了，什么事这么急？”

明珠笑着将“镜听”来的话告诉众人。何桂柱先“扑哧”一声笑了：“镜听是老娘儿们的玩艺儿，哪有大男子汉揣着个镜子贼似地去偷听别人说话的？我知道您的心事，一是想问一问功名，二是想卜一下吉凶，我看你不如扶乩。”

店里现存的香表烧纸，伙计们抬了沙盘，请了銮驾，一个大丁字尺似的架棍下悬着一支木笔。明珠煞有介事地焚香祷告了，说道：“我先替大哥求！”

魏东亭和何桂柱一头一个扶了架，只见那支木笔飞似地动起来，连着在沙盘上划了几个圆圈，又横着拉了一道。这一图画却正触了伍次友的心事，由不得留起神来看，只见那笔停了停，批出字来，却是一首《忆秦娥》

关山月，直道难行阙如铁。阙如铁，步步行来，步步蹉跎。玉楼诏饮梦何杰，拱手古道难相别。难相别，儿女情长，皎性自洁！

伍次友看了呵呵笑道：“这乩仙倒也真是知音，不管它是吉是凶，真合了我的兴味！”接着又看明珠的，却只是一个“捉”字，再也请不出字来。明珠急得跪下说道：“还请大仙多赐几字，这一个字实难解析。”说完便用手抹平了沙盘，眼巴巴望着那乩。那架子只略动了一动，看时，依旧是一个“捉”字，竟不动了。明珠还欲再求，何桂柱劝道：“不必再问，必是这一个字，你便终生受用不尽。”

于是众人围住了伍次友，请他来解破。伍次友笑道：“我素来不信这些骗人之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岂能委之于鬼神？”他沉吟了一下又说：“不过也不妨当作儿戏。我的这首《忆秦娥》，下半阙的不讲，上半阙‘步步行来，步步蹉跎’便定了基调，既然‘阙如铁’，当然是推不开的了。后半阙漫撒五湖，倒似乎并无大害，不过没有功名而已。至于‘捉’字，可拆为‘手足并用’或‘手舞足蹈’之意，预兆有吉庆的事。”明珠笑着说：“手足并用是玩武的，难道我靠打架吃饭？”

魏东亭从旁插言道：“也难讲 伍先生，兄弟倒觉得‘玉楼诏饮’‘皎性自洁’这些个调儿很有意思呢。”

伍次友笑道：“‘玉楼诏饮’套了长吉临终‘玉楼赴召’之典，最不吉利的了，有什么好；‘皎性自洁’不过说‘怀中似月’，或‘袖里清风’，倒正合儒生身份。”一席话说得大家哄然而笑。

魏东亭笑了笑，又说：“伍先生，看来你是无意于功名的了？”伍次友笑道：“超脱而已。若说无意功名，我来这繁华京师连败连考做什么？功名之于君子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耳！”

魏东亭拱拱手又道：“先生雅量高致，令人敬佩。不过先生秉笔直陈时政，难道不怕得罪当朝权贵吗？”

伍次友冷笑道：“功名，草芥耳！再大不了像明珠兄弟‘镜听’来的，叫他们‘割了韭菜去！”



众人听这话头说得很重，虽然诙谐，却不敢插科打诨随便嬉笑，不禁有些凛然。魏东亭却不动声色，问道：“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

伍次友正待回答，忽听大门外报喜锣一片声响，几个街混子手里拿着喜贴闯了进来嚷道：“哪一位是明珠老爷？恭喜高中了！”

明珠听得这一声报，急忙起身，忽然觉得心慌腿软，眼一花又跌坐在椅子上。伍次友高兴得立起身来招呼：“拿酒来，给明珠兄弟贺喜！”

魏东亭走上前，用手扳着明珠的肩头说道：“表台，可喜可贺呀！”这何桂柱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不是二爷有眼力，差点在这店门口糟蹋了贵了！”三步并两步上前来叩头，口里说道：“明珠老爷，小的给你叫喜了！”

明珠这下子才从如醉如痴中清醒过来，忙挽起何桂柱说道：“喜，大家都喜！你与我有恩，不可行此大礼。”

报子们早在一旁嚷道：“请老爷赏酒钱！”魏东亭从身上摸出一锭约五六两银子说：“换成钱大家乐去吧！”那打头的摘下毡帽接了赏银，带着混儿们欢天喜地地去了。

伙计们早已将菜蔬摆布停当，大家安席就座。仍是伍次友坐了上面，魏东亭、明珠打横儿坐下，何桂柱在下头把盏。酒过三巡，伍次友脸上容光焕发，说道：“次友原就打算今日备一桌酒席约请朋友的，想这几日就和大家辞行，与明珠兄弟一同南归。现在明珠弟既已中了，倒要盘桓几日，大家高兴高兴再去。”明珠笑道：“小弟能有今日侥幸，全托着大哥的福分！大哥道德文章，名满天下，何妨再等一科，那是必中无疑的！”伍次友笑而不答，却见旁座的魏东亭低头抿嘴而笑，遂问道：“魏贤弟，你笑什么？”

魏东亭连忙说：“我以为表弟说得甚是。伍先生就再等一科又有何妨？”伍次友道：“明珠弟乃是否极泰来，我原料他今科是必中的，等了这几日不见消息，以为也罢了，不想还是料准了，倒去了我一件心事。说到文章道德，愚兄十分惭愧，岂不知因文丧命的也是有的，我也不去想它了。”

魏东亭笑道：“先生说的，无非仍是‘步步行来，步步蹉跌’，这些个鬼话是没准的。”众人见魏东亭说到方才的《忆秦娥》，不禁有些神色肃然。何桂柱一这执壶斟酒，一边瞧明珠，见他已是满面春色；而伍次友虽神色泰然，眉宇之中不免黯然，心想：“这神佛的事地再也不会错的，果然一个‘手舞足蹈’，一个‘步步蹉跌’！”却听魏东亭又道：“先生在此等候，愚以为必会有些机遇的。”明珠也忙说：“大哥，你就再等一科罢！”

伍次友缓缓举酒，一饮而尽，笑道：“好，大哥听你们的！”

第二天当值，魏东亭来见康熙，一进殿便笑嘻嘻地说：“万岁爷，伍先生的卷子我弄来了！”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份卷筒儿双手呈上。康熙急拆封，展开看了。卷首浓墨重濡、黑大光圆五个字“论圈地乱国”赫然入目，不由双眉一挑，说道：“好字！”

“说来也险”，魏东亭忙道：“苏中堂瞒了副主考，一房一房下去私查，连房官都屏退了才从里头抽了出来……”

康熙一边听他絮叨，一边展卷细读。他看得入神，在取杯饮茶时，竟将手插入茶缸里，烫得手一缩，遂笑道：“这也不枉了名士手笔。来，来，你念念这段给朕听！”魏东亭忙小心翼翼接了，躬着身子轻声读道：夫田地乃养生之本，布帛菽粟，膏腴纨绢皆从土出。黔首小民赖以食，宗庙社稷赖以富强。而圈地换田之令所到之处，沃野化为麋鹿之乡，阡陌顿生荒榛寒荆。人民流离，百业凋敝，悍而不化者为匪为盗，循法良善者冻饿沟渠。

朝廷难征库府之粮，纲纪不张；三军不堪饥馑之苦，何以用命？内忧外患何民平息？民心浮动，国本难固，人怨而神怒，国将不国矣！

念至此处，魏东亭缓了一口气，见康熙脸涨得通红，背着手来回踱步，以为他生了气，便住了口。却听康熙厉声道：“这么好的文章，他敢写，你倒不敢读？念！”

魏东亭只好提高嗓音，又朗声诵读：方今天子圣明在上，自康熙元年至兹，数颁停禁圈换民田之旨，而卒不能止者，盖以朝有乱国贼臣，野有悍顽痞奴，表里为奸，狼狈相结。……城狐社鼠霸民产业，吮民膏血。自王莽凤年以来，千又五百余载，未尝有此乖戾之政焉！

魏东亭读完，不由悄悄拭了一把头上渗出的汗珠。

康熙听他读完，取回策卷，自己又细阅一遍，喃喃说道：“句句金石之言！有人说要给朕物色师傅，这不就是最好的师傅？何劳他来费神！”

魏东亭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只好答应着：“是。就是熊老夫子也不敢如此直言。”

“你说得对，”康熙一边将策卷递回，一边说道：“朕就要这样的师傅，你要设法留住他。”

魏东亭忙答道：“扎！圣上放心，奴才刚从悦朋店来，他走不了。”

“那好。”康熙笑道，“先将这策卷拿去让苏克萨哈看看，就收在他处。如若泄露出去，伍先生还能有性命？”

君臣二人正说得投机，忽见小太监张万强捧着一卷奏章来跪下奏道：“索尼老大人病重了。”

康熙脸上霎时变了颜色，立起身来问道：“怎么样？”

“只怕不好呢！”

“你去看看，果真不好，赶紧来告诉我。”

魏东亭从旁插了一句道：“万岁爷既这么着急，何妨御驾亲临呢？”康熙一听也对，便叫人备轿。跪在地下的张万强忽地抬起头来说道：“主子去不得！”

“怎么办呢？”

“主子一去，索尼老大人就只好出缺了！”

一语提醒了康熙。臣子病重，主子御驾探病，那是殊荣，不死出得死！这在“祖宗家法”里讲得明明白白。康熙从小听这类事多了，当然懂得。想了想无可奈何，他只好复又坐下。他想：这索尼年纪虽老，只要有他在，鳌拜便张狂不起来。康熙一向把这位元勋重臣依为靠山，要真的还能痊愈，自己去了，岂不反而害了他？想到此，康熙丧气地摆摆手。张万强起身去了。

时钟敲到十一点，正交午初，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递牌子求见。康熙正一腔心事，无处发泄，遂起身对魏东亭说道：“你随朕来，到养心殿见他。”魏东亭忙道：“奴才现在只是六品侍卫，不能单独随驾接见大臣。”康熙一笑道：“这也算事！叫他到上书房来，朕就在这儿见他，你就不必回避了

这不早不晚地来，有什么事儿呢？”

苏克萨哈面色苍白，步履踉跄地进了上书房。伏地叩头奏道：“万岁！臣请诛鳌拜以谢天下！”一句话说得在场人容颜大变。

康熙心中出惊异万分，尽量控制着激动的心情问道：“鳌拜为朝廷重臣，他犯了什么罪？你们辅政大臣们就此会议过吗？”

苏克萨哈并不害怕，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看看。抬头从容说道：“圈

地令原是先朝陋规，太祖去世时即欲蠲除。今入关定鼎，抚有华夏，更应休养生息，扶植桑农，富国强民。”

康熙不待他说完，紧逼一句问道：“去年，朕未亲政时，你们辅政大臣不是已经议定禁止圈地了吗？”

苏克萨哈叩头道：“万岁圣明，正是如此！康熙元年曾下诏停止圈地，三年复又重申。但鳌拜的正黄旗至今仍在圈地，连热河的皇庄也有一部分土地都被他圈了去。熊赐履上本参奏的条陈，奴才敢保句句是实！这样的‘辅政大臣’，应该严惩不贷！”

言犹未尽，只听“砰”地一声，康熙怒不可遏地以手击案，霍地站起身来。正欲发作，忽然想起苏麻喇姑说的“万事毋急”，又缓缓坐下来问道：“你说这话有没有证据？”

苏克萨哈急忙叩头道：“万岁不妨委派一心腹亲臣在京内巡视，看有多少失地失业逃难来京的饥民！臣府中曾收留一卖艺老人，即因失地来京，其女儿又被穆里玛抢去送与鳌拜为奴。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若不是他身怀绝技，怕也遭了毒手！”

侍立在一旁的魏东亭听到这里，心中怦然而动，啊，苏克萨哈说的不是鉴梅父女俩吗？我找了他们数年，音信全无，现在终于了解到点信息了。但此时苏克萨哈正在向皇上奏事，自己无论怎样着急，是一句话也不能插的。他挺了挺身子，留神听下去。

康熙“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偌大的上书房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康熙站起身来背着手踱了几步，对着苏克萨哈问道：“大概你的地也被圈了去罢？”

苏克萨哈一怔，随即答道：“比起天下黎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奴才那一点地算得了什么！”

这是一句很得体的话，康熙听了不禁点了点头。可又想了想，这苏克萨哈本章却是万万不能批准的，因为准了本章，就要除掉鳌拜，但这个老贼手握重兵，除利他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看来只有先压一压苏克萨哈了。遂冷冷笑道：“你所奏的事情，朕自当细细体察。你与鳌拜同为辅政重臣，共受先帝托孤的恩宠，该同心同德才对。你先退下去吧。”

苏克萨哈一去，康熙屏退了左右，单单留下魏东亭问道：“你看苏克萨哈呈奏得如何？”魏东亭忙躬身回道：“奴才不敢妄言，但京城内外皆是饥民，确是实情。”康熙听了点头道：“朕何尝不知，朕罚熊赐履半年俸禄也是出自不得已，只是，唉”他长叹一声，不言语了。

半晌，康熙又说：“苏克萨哈的忠心，朕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有许多事他还办不成！”

魏东亭见康熙吐了实言，笑道：“万岁多赐他权力，他不就可以办了？”康熙苦笑道：“朕这个‘万岁’也是徒有虚名，旨令难行。”魏东亭毅然说道：“莫不是朝中也出了个活曹操？”

听了这话，康熙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目光，瞟了一眼窗外，又打量了一下魏东亭，斥责道：“胡说！哪里有什么曹操！你一个包衣奴才，怎么敢说这样的话！”言词虽然十分严厉，却并不动怒，魏东亭连声答道：“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魏东亭这话却正合康熙的心意，从六岁起，他就读《帝王心鉴》，晓得帝王的尊严，不仅要靠天意神意，靠仁义礼智信，还要靠让臣子永远摸不透

他的庙谟之深，躬虑之远，越是猜不透的东西便越神秘，越神秘的东西便越是尊贵，这可以说是千古不移的章法。他很满意今天自己处置苏克萨哈和魏东亭的办法。他心想：回宫去说给苏麻喇姑听，准能得到她的褒扬。她准会说：“万岁爷圣明！”

正在胡思乱想，康熙忽然见张万强垂手站在那里，忙问道：“你去瞧得怎么样？”

张万强见皇帝发问，忙回道：“主子，索尼老中堂病得不轻呢！太医说最多挨不过一个对时了。精神看去还不错，他自个说这叫回光返照，说是临死前要觐见主子一面……”说着他的眼圈也红了。

康熙看了魏东亭一眼说道：“备轿，朕要去索府探病，换微服。”

索尼府邸坐落在丰宜园玉皇庙街，这里原来是前胆唐王朱经在京的藩署，是一个极清静的去处。世祖定鼎，分赏给有功之臣，就把这座院落赐给了索尼。康熙乘一顶四人抬，魏东亭骑马随行，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来到索尼府前。魏东亭先下马扶着康熙下轿。

一个戈什哈跑出来说道：“索中堂身子欠安，概不见客！”康熙一怔，正要答话，却见魏东亭从怀中取出一柄如意送上，笑道：“劳烦执事带了这个去见索额图大人，他一看便知。”

那戈什哈进去没有多久，中门忽然大开，索额图三步两步趋出，伏地叩头道：“不知主子亲临，未能远迎，奴才罪该万死！”

康熙一把挽起了索额图：“朕今日微服前来探病，传谕家人不要走漏风声！”说着便挽着索额图的手直趋后堂。

索尼昏昏沉沉半卧在榻上，听到索额图说：“主子瞧您来了！”便睁开双眼四下搜寻。康熙忙走上前说道：“你躺了，朕是微服出游，顺便来瞧瞧你。”

索尼摇摇头，又无力地闭上双目，两滴混浊的老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康熙见状，也不觉心酸，眼睛里汪满了泪水，只是强忍着才没让它淌出来。

停了好大一会儿，索尼才又睁开了双眼，嗫嚅着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抖抖索索伸出一个指头，指着柜上一只黑漆匣子。索额图会意，忙取了下来，却见贴着封条，双手捧给了索尼。索尼很费力地启开封条，却不打开，只目视魏东亭不语。

魏东亭小心地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素黄折子和一份白折子。他抬眼看了一下康熙，说道：“主子，这里有一份遗折，一份遗嘱。”康熙移动了一下座椅，正襟危坐，果断地说：“你全念给朕听。”

因为是代奏，魏东亭赶忙跪下，索额图也俯伏在地恭听。魏东亭先取出黄折子，展开来，压着嗓音读道：“

臣以老悖之年，忝在辅政之列，不能匡圣君臻于隆汉，死且有愧！今大限将至，无常迫命，衔恨无涯，有不得不言于上者，请密陈之：辅臣鳌拜，臣久察其心，颇有狼顾之意，惟罪未昭彰，难以剪除。臣恐于犬年之后，彼有异志，岂非臣养病于前而遗害于后哉？大学士熊赐履、范承谟皆忠良之臣，上宜命其速筹善策，翦此凶顽；臣子索额图，虽愚鲁无文，但其忠心可鉴。知其子莫如其父，吾已至嘱再三，务其竟尽身命报效于圣上，庶可乎赎臣罪于一二。呜呼！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祈黄羊之心，臣知之矣！

魏东亭读的声音虽低，却是极为清晰。索额图早已泪光满面，只是在君前不能失声，只得伏地泣血。魏东亭读完遗折，又打开白折子，只见上面

蝇头小楷数行，写着：吾儿索额图：吾平素之训诲，谅已铭记。今将长行，再留数语示之：“吾死之后，汝当代吾尽忠，善保冲主；不得惜身营私，坏吾素志。至嘱至嘱！若背吾此训，阴府之下，不得与吾相见！”

索额图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放声大哭。康熙也满怀凄楚，却强作笑容，转身对索尼说道：“老爱卿一片赤诚，朕已知晓。万望宽心养病，多多保重。”

病势垂危的索尼办完这件事，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便又闭上双眼晕了过去。康熙心中五内俱焚，上前挽起索额图道：“不必过哀，好好儿侍候你父亲，需用什么药，只管到太医院去取。”说完便走了出来，起驾回宫。

## 十 上金殿鳌拜逞淫威 赴刑场大臣留清名

第二日早朝，康熙一到乾清宫便觉得气氛不对，议政王杰书一脸惶惶之色，领着遏必隆、苏克萨哈一溜儿跪候在丹墀之下，却不见鳌拜。门前警戒的卫士足足增加了一倍，一个个面带肃杀之气。

大臣们请过圣安，遏必隆便结结巴巴开了口：“圣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的奏折不知可经圣览？”康熙道：“昨夜已披阅过，朕留中了！”

“留中”就是扣下不发，不直接表示态度的意思。夜间苏麻喇姑为康熙读这奏章时，他对所奏的禁止圈占民田一事，是很赞赏的。不过白天出了苏克萨哈那件事，他多了一个心眼：这王登联是苏克萨哈的门生，会不会串通一气来故弄玄虚？所以他虽然用朱笔划了许多圈圈，但当苏麻喇姑主张“明发”时，他倒说：“留下看看再说，不必着急。”

现在见诸辅政大臣十分看重这问题，康熙感到有点诧异，遂问道：“朕即位以来曾迭次下令停禁圈地。虽然并未完全禁住，可也不会如此严重吧？”

遏必隆显然完全没想到康熙会这样回话，微微一怔，口齿流利地说：“万岁圣鉴极明，奴才也以为苏纳海等三人危言耸听，蓄意乱政，罪不可恕！”

康熙觉得，遏必隆这样顺竿子爬得未免太离奇了，苏纳海他们的奏折怎么算得上是“蓄意乱政”呢？心中疑窦顿起，见苏克萨哈默默不语，便问道：“苏克萨哈，你以为呢？”苏克萨哈昨日碰了康熙的钉子，知道他的“真正态度”，本不欲说话，现在问到头上，只好叩头说道：“王登联乃臣之门生”刚说了半句，忽然听殿外一阵嘈杂声，中间还夹着沉重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鳌拜来了。

果然不错，来的正是鳌拜，他今天装束显得特别精神，九蟒五爪的簇新袍褂，外套仙鹤补服，一双马蹄袖高翻着，露出雪白的里子，珊瑚顶上拖着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一摇一摆旁若无人地走来。正欲进殿，却见兵部侍郎泰必图恭肃鹄立在门外，手中持着一卷红泥火漆封顶的文卷，不用问，这是刚到的六百里紧急军报，站住了脚问道：“你在这里有何事要奏？”

泰必图满脸堆笑，轻手轻脚上前扎了一个千，低声道：“卑职请中堂大人金安！”

“起！”鳌拜右手平伸，声音大得满殿人都能听到：“你手里拿的什么？”

泰必图将怀中文书稍向上抬抬答道：“吴三桂王爷的奏章。”

鳌拜正欲再说，却听殿内康熙大声问：“是何人在殿外喧哗？”

鳌拜双手一甩马蹄袖，一边踏进殿来一边说：“臣鳌拜恭请圣安！”一个千儿打下去，不等康熙发话，径自起身，“臣已年迈，容臣平身侍候！”

康熙笑了笑说道：“自然可以 苏克萨哈、遏必隆、杰书，你们也起

来吧。”说着便转脸问鳌拜：“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的奏议，想必你已读过的了？”

鳌拜将头微微一抬，不卑不亢地举手一揖答道：“臣已读过。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身为国家封疆大吏，不遵圣训，欺君罔上，已无人臣之礼，按律宜处斩刑！不知圣上为何将此大逆不道之奏折留中不发？”

话说得又响亮又利落，中气极足，满殿人无不面面相觑。康熙不禁脸上变色，倒抽一口冷气，忖道：“这鳌拜素日虽然无礼，尚不至像今日这等放肆，定是想着索尼病危，越发有恃无恐了。”心里便有几分不悦。看看左右侍卫，除了讷谟和穆里玛有点面熟外，别的都不认识，小魏子也不在跟前，想想殿外阎罗殿般的摆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康熙强捺下心头的惊慌，定了定神又说：“满汉各旗人等，已和睦相处二十余年，并无隔阂。如今无端让他们背井离乡，只怕算不得什么善政罢？苏纳海三人所言虽有不实之词，朕观其本意，倒是一片赤诚。”

鳌拜见康熙侃侃而谈颇成章理，心中惊疑，低头想想又说：“满汉杂处，皆被汉人同化，失我列祖列宗古朴之制！”

康熙未答言，沉默在一旁的苏克萨哈忍不住冷笑一声开了口：“请问鳌拜公，难道汉人不是我朝子民？你眼中既有祖宗法制，为何纵容家人抢劫汉女为婢，还挑起热河旗民械斗？”他话音一落，康熙随即厉声问道：“这像话吗？”

君臣相对奏议，到了这份儿上，鳌拜本应立即叩头请罪。但他在上朝之前，已事先探知索尼处于弥留状态，危在旦夕，所以他毫无惧色，骄傲地将头一扬应口对答：“是不像话。苏纳海三大臣妄方欺君，罪在不赦！倘若早早分旗他治，分守疆界，何能容得像苏克萨哈这等小人制造谣言加害于臣！”

议来议去，一件事变成了两件事。康熙深恐再争下去生出更多枝节，便说道：“今天且议苏纳海三人奏议，其余的事朕自能查明处置。”

鳌拜此时因苏克萨哈告状之事，被激得怒火千丈，他也顾不得君臣之礼，竟在殿堂上揎臂扬眉高声疾呼：“欺君之罪，本应凌迟处死，今日按斩首弃市，已经从轻发落，皇上如此犹疑不决，何以儆戒后人？”

康熙铁青了脸，端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苏克萨哈和鳌拜互相扫视一眼，目光如刀似剑，立刻迸出火花！僵持片刻，康熙见议政王杰书始终未发一言，遂问道：“杰书，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置？还遏必隆，你呢？”

杰书胆怯地看了看一脸凶相的鳌拜，装作低头思忖，垂首不语。康熙把目光又扫向遏必隆。遏必隆挤了挤眼，跪下奏道：“奴才以为也只好照鳌中堂所议办。”说完微微叹了口气，杰书接着话就说：“臣意也是如此。”

鳌拜格格笑了两声，踱至苏克萨哈跟前，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道：“苏克萨哈老弟，莫非心疼你的门生王登联？”听到这话，苏克萨哈打了个冷颤，抬头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康熙，良久他才长叹一声：“唉……”

这也算表示了态度，鳌拜心中十分满意，转身对康熙一揖，说道：“皇上，既然臣等所见相同，就请皇上下旨吧！”

康熙绷紧嘴唇，倔犟地昂着头，仍旧沉默着，两只紧握椅子的手微微颤动。鳌拜见康熙不答言，微微一笑说道：“哦，我倒糊涂了，想必是皇上年幼学浅，不能亲自草诏。既如此，臣只好斗胆代劳了。”说毕，竟然阔步走近御几，提起御笔，蘸了朱砂，“沙沙沙”一阵疾书，一篇诏书即算草成。

他朗声宣读：“圣旨：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尊上命，着即处斩，钦此！”双手“啪”地将纸一合，朝殿外叫道：“泰必图、泰必图侍郎！”泰必图应声进入大殿。鳌拜将诏书塞给泰必图说：“拿去付与刑部，照旨办理就是。”说完转过身对康熙笑道：“怨老臣无礼！此亦不得已而为之。不过皇上也不必总是贪玩，还该读点书，臣已为皇上物色好了一位师傅，他叫济世。明日就叫他去上书房。”

“又是济世！要真能济世才好！”康熙不等他说完，霍地站了起来，向站班的大臣们气狠狠地扫了一眼，冷笑一声道：“朕已成了汉献帝，只要有一个曹丞相就好了。还要什么师傅！”说完便拂袖而去。张万强等几个太监也都匆匆地跟着皇帝离开了乾清宫。

杰书、遏必隆、苏克萨哈几个人像做了一场恶梦，被鳌拜狂妄的举动惊得瞠目结舌。那鳌拜却似没事人一般，将两手的骨节捏得一声接一声价响。

因为圣旨上并未写明“革职”，三名犯官——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都还带着二品顶戴、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罩着锦鸡补服，来到刑场，自从宋末杀文天祥以来，像这样子诛杀大臣的，还是头一遭。老百姓明里不知道这是鳌拜激动之余的疏忽。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个样子遭斩的都是忠臣，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官厅上的酒宴已快结束了，苏纳海笑着对朱昌祚说：“云门兄，写折子的时候没想到这一份儿上吧？这会子用不着这么垂头丧气。”旁坐的王登联忽地起身，“啪”地一声将酒杯摔得粉碎，仰天哈哈大笑道：“吾亦不化血，吾亦不为齿，愿有阎罗殿，册我为厉鬼，为主驱邪恶，吾为主前锋……哈……哈哈……”他转身对苏纳海道：“纳海、云门二兄，咱们上路吧！”

三人站起身来，却见苏克萨哈带着从人挤进来，径直走上官厅。苏纳海一见是他，趋前一步拱手说道：“中堂，亏你这个时候还来瞧我们！”王登联因是苏克萨哈门生，见他到此，豪情顿减，洒泪道：“门生死不足惜……七旬老母，拜托恩师了……”说着倒身下拜，被苏克萨哈一把挽住，他满肚子话，却嗫嚅着说不出来，只是含泪点头。朱昌祚走上前来含泪问道：“中堂大人，你难道不知我们是冤……”才说到这里，苏纳海喝道：“生死命耳！云门兄何作此态！”

苏克萨哈面色苍白，长吁一口气，强自笑道：“兄弟无能，回天乏力，致使三位仁兄遭此沉冤，惶愧之极！”他颤抖着手斟了三杯酒，一一双手捧与他们：“清酒一杯，聊作饯行，夜长路远，可挡风寒……”说到此，苏克萨哈两行眼泪止不住扑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一个校尉走了进来，分别给三位犯官和苏克萨哈请了安，说道：“列位爷，监斩官大人有下情上禀：时辰将到，三位爷长话短说，也好升天了。下官办这个差也是身不由己，耽搁久了，吃罪不起。”

诀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苏克萨哈向三人跪下送行。苏纳海三人也跪下还了礼。

日色已是午牌正刻，监斩官刑部侍郎吴正治忐忑不安地坐在监斩席上，迟迟不肯下令。

这趟差事难办他是知道的，难就难在杀的确是忠臣，将来翻案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他硬着头皮磨时间。一是等等看是否有“刀不留人”的后命；二是即使没有后命也叫老百姓知道，这实非他姓吴的本心情愿。直到苏克萨哈前来生祭，他才知道朝廷后命是指望不着了。

此时，他仰起脸看了看天，不知什么时候刮起了风，黄沙和灰土扬起来，雾蒙蒙地只能看见太阳像一只毫无生气的圆球挂在天上，由不得叹息一声：“唉，人怨天怒啊！”将袖子轻轻一拂，吩咐道：“行刑！”只见钢刀飞舞，颈血溅起，三个为民请命的大臣就这样含愤做了鳌拜夺权篡政的牺牲品。——

## 十一 史鉴梅忍辱图隐身 小伯温结党谋篡逆

鳌拜回到府邸，大轿一落，家人前来禀报：“班布尔善大人、济世大人、泰必图大人、还有二爷、四少爷都在东花厅暖阁候着您老呢！”鳌拜轻咳一声，嗡声嗡气地问道：“遏必隆呢？遏必隆中堂没有请到吗？”

家人忙赔笑回道：“遏必隆公爷说他身子欠安，容改日再来打扰。”“这老滑头！”鳌拜心里骂了一句，嘴里却没说什么，一甩手径向后头东花厅走去。他顺着超手游廊，踱着方步，一路走着，一路沉思，转过家庙，远远听到后头水榭房暖阁里吆五喝六，好不热闹，不由皱了皱眉，加快脚步走了过来，见班布尔善、穆里玛、塞本得、泰必图、阿思哈、葛褚哈、讷谟、济世几个人，还有十几个家人或坐或立都散在旁边。两个歌伎怀抱琵琶妖妖娆娆坐在宴桌旁，一个弹，一个唱道：

这份情意说与你你不信，  
总疑奴的心不真。

手拿着红汗巾儿拨灯芯，  
谁说奴家等的是旁人？

音犹未落，紧接着就是一阵阵铮铮嘣嘣的急弦弹奏，另一个接口唱道：

调皮赖脸的小郎君，  
不许你再来敲奴门！

冤家呀，你若不是我心头肉，  
我早就抬手扎你一银针！

一边唱，一边用手作捏针的样子朝席上一扎。众人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穆里玛怪笑着把脸凑上去说：“好！好！我的奴家呀，你就来扎我一银针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济世和班布尔善都是进士出身，儒生身份，只是捂着嘴忍住笑。

见到这群人聚到一起享快乐，鳌拜心里一阵烦躁，气哼哼地走进来，一挥手赶走了两个妓女：“这是什么时候？不商议大事，倒有心情玩婊子！”

穆里玛见他从兄满脸不高兴，便上前凑趣儿：“阿兄，听说你今儿个正法了苏纳海这三个兔孙子，我们……着实高兴呐！”

鳌拜哼了一声说道：“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带你，咱们一家连窝儿全叫提到西市口，那才叫现世现报呢！你也不想想，要不是你在外头干的那些露脸的事儿，我肯这么铤而走险吗？”

听这没头没脑的训斥，穆里玛如堕五里雾中。忙道：“我？没干什么啊！”

鳌拜本是恨他不争气，事情办一件坏一件，见他强嘴越发来气，遂冷冷道：“没干什么？热河圈地，你调唆正红旗和镶黄旗打架，还圈了皇庄一块地！又抢劫民女，抢的是皇上乳母的亲戚，你瞧你多有能耐！”说着便从手上甩下一道折子来，“拿去看吧！皇上今儿个问起来，叫我好难回话！”

穆里玛一听是这两档子事，心里嘀咕上了：“哼，就这事呀，至于吗？跑马圈地，马能认识他娘的哪里是皇上的地？当初抢那娘儿们来，你也不挺



高兴？事不成那是你怕老婆，这会儿拿我作出气筒！”可是，他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说：“谁这么贱，胆子倒不小，告到咱爷们头上！”

鳌拜一声不吭，扶着椅子颓然坐下，无论身体和精神，他今天都太累了。济世忙上前劝道：“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世兄已经知过了，中堂何必为此过于烦恼呢？”鳌拜看了一眼济世，不冷不热地说：“事情并未过去。这事我已弄清楚了，穆弟抢人的那天，出来打抱不平的，叫魏东亭，他母亲是皇帝的乳母。你道这事儿就那么容易拉倒？今日驾前已无君臣之礼，只恐将来难说有无葬身之地呢！”

“什么没有葬身之地啊？”忽然厅后有人问。大家吃了一惊，抬头看时，是鳌拜夫人荣氏太君慢条斯理地踱了进来。她不过四十岁上下年纪，一手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着，身后站着丫鬟替她拿着火纸煤儿侍候。这丫鬟正是史鉴梅。鳌拜一向惧内，见她发问不好不答，当着客人和子侄的面低声下气地赔笑又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只哼了一声，气咻咻地坐着一言不发。

穆里玛见嫂子来了，忙赔笑道：“嫂子，是这么回事，阿兄正为鉴梅的事跟我发脾气。”荣氏从头上拔下银耳挖子，将水烟筒中一块烟泥剔了出来，“扑”地吹了一口，说道：“别再鉴梅鉴梅的了，她现在叫素秋！这样雅一点，老爷，你也有一把子年纪了，不是胡打海闹的岁数了，乌七八糟的事儿少想！”

班布尔善见鳌拜仍旧不吭声，就走上前去说道：“鳌公，事已至此，怒也没用，不如思量一个万全之策。”塞本得忙道：“要不然就把鉴梅、素秋打发回去，不就了结了？”

班布尔善格格笑了一声，出来献计了。这个班布尔善本是大清皇帝的宗室，辅国公塔拜的儿子，论辈分还是康熙未出四服的本家哥哥，因塔拜死时，奉旨辅国公世职传给了老二，他反而只封了个三等奉国将军，一大家子人就靠每岁祭祖到光禄寺领那几百两世俸银子过日子，心中有些不痛快。鳌拜见他过得寒酸，倒常周济他。他因此对鳌拜十分感激。他是鳌拜的智囊，素有“小伯温”之称，当下听塞本得如此说，便接口道：“使不得！我料太师已把此事料理清楚了，送回人去，徒示其弱，授人以柄，等于自倒旗帜，再说，素秋在此也没闹着回去。太夫人待她很厚，她也未必舍得离开太夫人去。”

“我是死也不去的！”站在一旁的鉴梅突然发话道。众人听了不觉一怔。“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他们待我有什么好，拿鞭子抽着让我抛头露面去卖艺，给他们挣钱，什么好德性！”众人听得这话都感到意外，鳌拜忙问道：“孙婆子不是你的亲戚？”鉴梅冷笑道：“亲戚？您找她来，我敢当面问她，我们算是哪门子亲戚？我十岁好年，他们老魏家上门逼债，逼得我父亲投河，母亲上吊，一家子妻离子散，魏太公说是父债子还，又把我卖给走江湖的……这会儿安的什么心，来认亲戚！老爷太太打发我走，我也不敢违命，我自己能了断此事！”说着，竟抽抽咽咽地哭起来，荣氏忙安慰她道：“素秋，别哭，别哭，跟我回去，我看哪个敢来找你的事儿！”说着一手拉起鉴梅出去了。

目送她们出去，鳌拜解嘲地笑了笑：“那如果遏公和苏公再问起此事，我该怎么对答？”班布尔善掏出鼻烟壶嗅了一口说道：“鳌公，在四位辅政中，索尼只在一日半日之内必死，那遏必隆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苏克萨哈徒秉愚忠，手无实权，心无成算，皆不足虑。皇上嘛，愚以为可虑之处正在于此。皇上虽说是个孩子，却颇有有心机不可等闲视之。外头

杀了倭赫，他便笞死吴良辅，去掉鳌公最可靠的耳目，但这是内廷家法，鳌公只好忍了这口气。接着他又调姓魏的到御前行走。听说君臣二人已经几次微服私访，这些天又突然冒出三大臣奏折这事。……这就像下棋，国手布局，步步紧逼上来了！”他顿了一下，见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便慢条斯理地说：“不过，优势还握在鳌公手中。苏纳海三人被诛，在疆臣们看了算是立了仗马，不敢嘶鸣。他们都清楚，当今是谁主沉浮……”下面的话班布尔善觉得有碍，难以出口，想了想，变出这么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鳌公当熟虑之。”

这番话听得在座众人如同醍醐灌顶，无不悚然动容。塞本得不由得心中暗暗佩服遏必隆：“老家伙不来，就怕是听到这些话。”想着，身子向后边靠了靠。穆里玛听得忘神。双手一拍，说道：“大人明见，这盘棋输了，什么都完了！依大人之见，下一步该怎么个走法呀？”班布尔善笑而不答，拿眼瞟着鳌拜。鳌拜用心精细，见班布尔善不肯再谈，忙改口道：“皇恩浩荡，永世不忘。好，酒冷了，快饮下这一杯！”

正说间，家人捧了一个黄匣子来。当日康熙批下朝廷的奏折都装在里边。按照顺治留下来的惯例，大臣的奏折任何人不得带入私邸。索尼病后，经太皇太后恩准破了先例。现在索尼病危，命在旦夕，这第二个“破例”，又转到鳌拜手上。鳌拜漫不经心地接过匣子，将它打开，随手拿出一件，一看便皱起眉头，犯了踟蹰：“这……这……”

众人见鳌拜如此关注，也都凑上来看。鳌拜将折子递给泰必图道：“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皇上有朱批，你念给大家听，看是什么意思。”

一听说苏克萨哈要求去守陵，众人都大出意外，催着泰必图快念。泰必图从怀中取出一副西洋水晶眼镜戴上，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御朱批：‘尔苏克萨哈世受国恩，乃先帝顾命重臣，理应竭尽心智辅佐朕躬，共成大业，为何出此不伦不类之语？着议政王杰书问他，朕躬究竟有何失德之处，致使该大臣不屑辅佐，辞去政务？朝政有何阙失，该大臣何不进谏补遗而欲前守寝陵？该大臣身受何种逼迫，而置君国于不顾？’”

泰必图读一句，掀一掀眼镜瞧瞧大家。班布尔善愈听愈疑，眉头皱得愈紧。

鳌拜折扇一挥问道：“子翁，你看呢？”

班布尔善却不答言，只将头摇摇。鳌拜会意屏退了左右，只留下了泰必图、塞本得、葛褚哈、讷谟、济世、穆里玛七个人。穆里玛向来不服班布尔善，瞧他一脸正色，心里哼了一声：“假诸葛！”

班布尔善见没有外人，立起身来说道：“借中堂前箸，我为中堂筹之！”说着拿起一根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道说：“苏中堂是气闷不过，才上了这道请守寝陵的折子，说的倒是真心话。先前他在皇帝处告状，被留中不发，后来又见杀了苏纳海三人，心中又难受又害怕，所以才不得已请守寝陵的。”几句话说得人人点头。他却口气一转，“皇帝呢，却别有图谋。就这么几句话，为什么要杰书去问，而不是鳌公？这是可疑之一。”他在桌上划了一道，“第一问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亲政不久，哪来的‘失德’之处？要有，也只能归咎于鳌公。”他又划下第二道：“要害在第二、三问。这就是逼着苏克萨哈告鳌公的状，再由杰书出面弹劾鳌公。这步棋出得又稳又凶，进可以形成围攻之势，退则不过抛掉苏克萨哈一个弃子，一个十四岁的人能想和如此周全……”他沉吟着摇头，徐徐道，“只怕太皇太后，也参与

此事了呢！”

“小伯温”这番剔骨剥肉的分析，说得在座的人毛骨悚然，济世点头叹道：“这句话是有点睛之笔。”良久没有人再开口说话，都在品评其中意味。倒是鳌拜显得格外镇静，苦思一阵之后，冷笑一声道：“哼哼！他虽妙算高明，我先吃掉这颗弃子，宽一口气再说！”

今天，众人来吃这席酒，大多数是知道这壶中三昧的，却都料不到话题却扯得这么露骨，说得这么深。泰必图本不是圈子里头的人，是班布尔善拉了他来吃酒的，听了这些近似谋反的话，想想这些权高势大的人物竟怀着这等心思，不禁感到如芒刺在背，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顾不得了，遂试探着问道：“中堂，这棋也未必非吃弃子不可，让一步，负荆请罪，能否化开呢？”

鳌拜深知他的心思，格格笑了一声说道：“怎么，你怕了？告诉你，扳倒我没那么容易！就凭宫里有形同老朽的孝庄后，一个苏麻喇姑小娘们，外边有个乳臭未干的魏东亭，成吗？我看，苏克萨哈死期已快到了！”

他立起身来，前手踱了几步，倏然站住脚果断地吩咐：“子翁，这会儿我立刻去谒见杰书，我倒要看看这个议政王骨头有多重！讷儿今夜把乾清宫不当差的侍卫都找来，说是我请客。明天，我一定叫你看一出好戏！”他扬声朝外喊了一声：“备轿！”

## 十二 老太后威慑康亲王 贼鳌拜笑饮玉楼倾

就在鳌拜聚集一班同党，进府密谋，要除掉苏克萨哈，为进一步篡权扫清道路的时候，康熙皇帝秘密召见了议政王杰书。这天上午，太监张万强来到议政王府邸，说是传旨吧，却又不许声张，也不让排香案，只站着说了句：“奉旨，着议政王杰书至毓庆宫议事，钦此！”说完，茶也不吃打马而去。

杰书怀中揣了个兔子，急急赶到毓庆宫，张万强满面笑容地迎接他。刚踏进殿门他就愣住了，只见康熙腰悬宝剑，坐在东边，身后侍立一男一女。男的是新进五等御前侍卫魏东亭；女的手执如意，面容肃穆，她就是苏麻喇姑。抬头仰视，更是吃了一惊，上面御榻上盘膝端坐的，竟是太皇太后博尔吉特！

杰书诚惶诚恐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口称：“奴才杰书奉诏觐见！”太皇太后手一摆说道：“他七叔，请起来说话！”

早有张万强搬过一张矮脚踏子来，杰书斜欠着身子坐了。偌大的殿中只有这三个人对坐，说话的声音嗡嗡发响，像瓮中一样。

康熙打破沉寂，一语便是石破天惊：“七叔，鳌拜擅权乱国，已到无可容忍的地步，你知道吗？”

杰书抬起头来，见康熙正盯着这边，旁边的苏麻喇姑目光灼灼，魏东亭也在斜视着自己，忙低头答道：“奴才知道。”

太皇太后开口说道：“太宗皇帝在时，常常夸你，说你素来忠心耿耿，先皇帝设这个议政王，就是怕有人起坏心，没人能弹压得住，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负。刚才听说索尼已经归天。他一死，鳌拜便越发没了王法。康熙已亲政一年多了，他仍不还政。眼下这样子，先前谁能料得到啊！”说到这里，太皇太后语调低沉了，“现在南方还在打仗，台湾还在郑成功爷儿们手里，北边有个罗刹国，也欺负我们。咱们朝廷里，鳌拜这样子，臣不臣，君不君的，成个什么样子！”说着目光一闪，盯了杰书一眼。

康熙突然插话道：“所以，朕请你来议一件大事。朕要罢了鳌拜，革掉他的兵权！”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停下不说了。

杰书沉思片刻，忽然跪下启奏道：“鳌拜桀骜不驯，举朝皆知，的确应该严惩。但他现掌兵部，领侍卫内大臣，辖巡防衙门，况且大内侍卫多是他的人，万一事有不测，反而贻害皇上，这是不可不虑的。”

“所以才找你来！”太皇太后接过话头，“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杀鳌拜的办法，只是顾念老臣，不愿轻易下手罢了！”

站在康熙身后的苏麻喇姑忽然对着杰书说：“王爷，您刚才说的是一面之辞！这个脓包儿现在不挤，将来怕就更难收拾！鳌中堂过去是有功之臣，但他现在恃功欺君，无法无天。您说他有实权这谁都知道，但他四面树敌，朝野上下人心丧尽，都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只要筹划得当，除掉他也非难事。何况主子并不想难为他，只是给他换个位置而已。”

杰书知道，一个宫女敢在这种场合如此大胆地议论肯定事前已得到太皇太后和康熙允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心下也十分赞赏：“嗯，这个苏麻喇姑果真名不虚传！”

他正在沉吟，又听太皇太后在上头说道：“他七叔，你很为难是真的，我们祖孙都知道，但这事势在必行，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人家逼迫着唱逼宫戏的，谁来做定国王呢？”

杰书一听，啊，太皇太后这话可就有分量了，这是相当明显的暗示，事成之后，我的王位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想到此，心里忽然一热，叩头说道：“拿掉鳌拜以何事为由，还祈太皇太后和皇上明示，奴才当竭尽钝弩之力。”

这等于是答应了。殿中气氛立时和缓了许多。康熙示意魏东亭，将苏克萨哈的折子递到杰书手中。杰书一字一句地默读了一遍朱批，顿时明白过来，忙将折子叠起，叩头道：“圣上明鉴，奴才已经懂了，二三日内即拜折弹奏！”

拜辞下来，回到家中，杰书又犯愁了，弹劾并除掉鳌拜，这事关系重大，差事好接难办。正在枯坐愁城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家人走来，送上一副拜帖，恭敬地说：“王爷，鳌中堂和班布尔善大人来访。”杰书不由得心中一惊，刚说打鬼，鬼就来了，不行，现在不能见他。他端详了一下帖子，又递给家人说道：“原帖奉还。告诉鳌中堂，我身上不舒服，改日会吧。”

一语未了，只听有人哈哈大笑：“王爷害的好病！是除奸除霸、忧国忧民的症候吧！哈哈……”说着，鳌拜一掀帘子走了进来。紧跟着班布尔善也笑嘻嘻地来到面前。他们给杰书请了个安，说道：“给七爷请安！小人略通医道，愿以金匮秘方，为亲王祛此病魔！”二人说着走至案前一揖便自坐了。

杰书如同受到迅雷惊吓的孩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好半晌才回神来，解嘲地笑道：“昨日早朝，冒了风寒，确实身上不好。二位既然来了，班儿又通医道，就请为我一诊吧。”

班布尔善还真的通些医道。他接近身来，煞有介事地闭目沉思为杰书诊了脉象，起身笑道：“献丑了。七爷左尺滑而浮，主思虑恍惚，如坐舟中；左关滞而沉，主体乏无力，饮食不振；寸郁而结，主惊恐忧疑，夜梦凶险。据脉象看，当有这些症候。皆因七爷国事操劳，忧心太重之帮故。此症非药可医，总以静养为宜，淡泊食之，宁静修之，自然就痊愈了。”

鳌拜在一旁笑着说：“对，对，对，这脉看得很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圣贤皆莫能外。王爷何等明达，对此聊聊数语，岂不通晓？”

杰书不能不承认，班布尔善断脉确实对，这些症候他全有。自鳌拜大闹朝堂，诛杀苏纳海等人后，他常常心悸不安，昨日受命本出无奈，更是五内翻腾，一夜也不曾合眼，现在班布尔善闪着狡黠的眼光报出这病来，加上鳌拜不阴不阳的双关语，不禁心头猛地一震：“糟，走风了！”口里却勉强笑道：“依鳌公之见，当如何宁静淡泊呢？”

鳌拜没有马上答话，走至桌前拿起一只高脚银杯，指着一只玉瓶问道：“老夫酒渴，这里是什么酒？”杰书笑道：“这是御赐的四川名酒玉楼倾。”

“玉楼倾？好名字！”鳌拜说着便自斟一杯品评着呷了一口笑道：“班大人，好酒，何妨也饮一杯。”说着饮完了，又斟上递给班布尔善，班布尔善仰头饮下，笑道：“好酒，可惜太烈了些。”又将酒杯双手奉还鳌拜。

“不烈，玉楼怎会为此而倾呢？”鳌拜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银杯，一边又对杰书说道：“你问如何淡泊宁静？比如说苏克萨哈的案子，何妨你我同审，会衔而奏，王爷便可借此又得数日清闲，你看如何？”

见鳌拜单刀直入，杰书心知一切计划均成泡影，苦笑一声说道：“看来鳌公已是胸有成竹了，不知打算怎么个审法呢？”

鳌拜将银杯轻轻放在案头，脸色一沉说道：“我自然等问过后才好定下来。班布尔善大人，咱们坐的时候不小了，也该回去了，让王爷自个儿再好生想想。”说完，不等杰书醒过神来，便带了班布尔善扬长而去。

### 十三 康熙帝屈尊拜明师 伍次友应聘教龙儿

会试完几个月间，明珠很高兴了一阵子，拜房师，会同年，整天不落屋。谁料引见下来，仅授了个博望同知。他很扫兴。伍次友劝他不必赴任，在京等一等机会再看。谁想一再运动也运动不出一个京官来。伍次友原想自己出外游历，谁知时运不好，害了几个月的风寒，待病痊愈后，身子仍十分虚弱。几个月中全亏了何桂柱和明珠两个人轮番侍候，汤水药饵十分方便。那何桂柱原来有点瞧不起明珠拿大，今见他对伍次友十分体贴，倒去了心中芥蒂。

这天吃过早点，看天色阴沉沉的，没个地方好去，伍次友很觉得无聊，便叫了何桂柱来，笑道：“明珠弟大约又去找内务府那个姓黄的去。前头门面没事吧？叫伙计们张罗着，你我摆上一局如何？”

何桂柱笑道：“二爷好兴致，不过我的棋艺不高，怕扫了您的兴。”嘴里说着，却趑趄去捧了棋盘进来，先抢了黑子儿，齐齐整整在天元和四角星位布了五个子儿，说道：“饶五个子儿吧，二爷手下留情。”二人一笑落座。

弈至中盘，伍次友已略占上风。何桂柱右边数子被伍次友镇封，如不逃必被吃掉，苦思很久，也想不出对策，只好“尖”顶出头。伍次友道：“岂不闻‘随手而着者，无谋之人也’，难道角上大块棋子都不要了吗？”何桂柱看了看笑道：“这个角二爷夺不去，须得先逃这几个子。”忽听背后有人说：“柱儿这个角须补一着，不然伍先生就要在里边做‘牛头六’了！”

二人专注下棋，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人，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却是魏东亭披着油衣站在柱儿身后。柱儿忙起身道：“魏爷，什么时候来的？你们二位才是将遇良才。来来，您请。”伍次友也笑道：“外头下雨了，

快脱掉油衣，坐这边暖和暖和。”

魏东亭笑着摆摆手，也不脱雨具，就坐在旁边说道：“今儿个可没功夫玩，兄弟是奉了家主之命，和伍先生商议一件事。”

伍次友却还在恋棋，笑道：“什么事这么要紧的？”何桂柱见他们有正经事，推身而起，拱手说道：“二位爷说话，我去弄点茶来。”魏东亭忙道：“不必了，你也不妨听听。”

魏东亭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一份桑皮纸的帖子，说道：“您瞧瞧这个！”伍次友接过一瞧，上头一行钟王小楷端正写着：“敬请伍次友过府一叙，以慰渴慕。”下头一行细笔恭楷写的是“私淑弟子索额图丧次”，还有一行附言是“余事由来人奉告”。

伍次友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这既非名刺，也不像拜帖，而且索额图大人乃当朝要人，这样称呼实不敢当。还请贤弟明说缘由。”

魏东亭看着棋，句斟字酌地说：“是这么回事，索额图大人有一幼弟龙儿，太夫人十分钟爱，今年已将十四，一直想聘饱学之士做西席教授。”他抬头看看伍次友，又继续说，“先生书香世家，名满遐迩，索大人早就渴想一见，但恐怕先生雅量高致，未必肯从屈就。索尼老中堂临终谆嘱再三，一定要请高手教授龙儿，索大人不违父命，墨至居丧，故尔派兄弟前来敦请。”言毕又施一礼，“东亭敬请先生赏我一点面子。”态度十分恳切。

伍次友听了点笑道：“既如此，也算有缘，倒难为你了。”魏东亭笑道：“确是有缘，这学生，先生是见过的。”

伍次友仰起脸来想了半晌，茫然地摇了摇头，“见过？我来京后很少结交外人呢！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位龙儿？”魏东亭拊掌而笑，说道：“对！就是龙儿，龙儿见了您，回去便吵着要太夫人派人接您去。因当时大考在即不便打扰，谁知这一耽误几年过去了，我上次向先生说的‘机会’就是这事儿了。”

伍次友笑道：“龙儿我倒很喜欢，资质俱佳！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日前收到家书，老父年高，十分思念于我，且在京城郁闷得很，想回乡一看——”

不等伍次友说完，魏东亭接着口便道：“老太爷那里一切均请放心。兄弟有几位朋友要到贵乡采办些东西，可以托他们先见一见老人家。老人家如高兴，来京逛逛也好嘛！”

何桂柱听到这儿，凑趣地说道：“二爷到辅政爷府做了西宾，老太爷听了也是欢喜的。可别要像明老爷那样，忙得顾不上落屋，更甭说和我们一起玩棋打双陆了！”魏东亭笑道：“他倒不是瞧不起你们，前日在乌学士家见着他，还一个劲抱怨应酬太多，没功夫回悦朋店去，只怕先生和何老板要怪他疏远呢！”说到这儿，他站起身来问道：“先生，外头车是现成的，如不见弃，咱们这就去罢，可好？”

伍次友也站起来笑道：“既蒙索额图大人如此错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请！”魏东亭一摆手道：“您先请，自今儿个起，兄弟只是龙儿的伴读，您是我的师长，不能和您平起平坐的了。”伍次友见如此说，又站住脚说道：“哪里的话，与其如此，毋宁我与龙儿以世兄弟相称，免了这个师生名分也罢，我很不爱这些个繁文缛节，拘死了人，还说是圣人之教！”

魏东亭正为康熙行拜师礼之事犯愁，担心办不好这个差。不想伍次友如此倜傥爽朗，真有点喜出望外。便乘机又叮上一句，“要是索额图大人不

答应呢？”伍次友却满不在乎地道：“半师半友最好。索额图大人那里我自去说。”

索额图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又怕魏东亭办不好差，请不来先生，又怕先生来了礼节无法安排，心里七上八下的。

对太皇太后交给他的这件差事，他始终疑虑重重。自古帝君深居九得，垂拱而治，哪里听说过皇帝悄悄儿请一个白衣秀士做老师的事儿？但太皇太后似乎非常坚决。她说：“皇帝不大不小的了，不能就这么耽搁下去。鳌拜请的那个什么济世万万使不得。苏麻喇姑虽好，读的书究竟有限，她又是女孩子，上不得台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事若是走了风，被鳌拜知道了，会怎么样呢？白龙鱼服，常年屈于臣下之家，万一有个三差两错，那该是个什么罪名，又怎样向天下后世解释这件事呢？眼前就有在件棘手的事儿，既是师生，就要行拜师之礼，皇帝又怎么软得下膝盖来呢？

这事办好了，也未必就能名垂后世，不过落个值过儿，办砸了就可能身败名裂！索额图想东想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坐在旁边的康熙早猜出他的心事，笑道：“既然咱们合演这一出戏，那就要唱得真一点，唱砸了朕是不依的。你是哥子，我便是兄弟。我虽是君他可是师！师道尊严，你道朕连这个都不知吗？”索额图忙躬身答道：“是。”

康熙又问：“书房设在哪里？”索额图忙又躬身答道：“就设在后边花园里，僻静得很。原是顺治皇爷赐给奴才父亲的。”

康熙见他总改不掉奏对格局，不禁失笑道：“世上哪有哥子对兄弟称‘奴才’的？我现在就是‘龙儿’了，别那么拘束，拜佛似的，瞧着像什么呢？”索额图也笑道：“主角儿还没到呢，奴才不敢斗胆先唱。”

君臣二人正说话，门上的人进来禀道：“主子，大人，魏大人带着伍先生来了。”

康熙忙起身笑道：“我去迎接！”索额图捏着一把汗紧跟在后。

魏东亭和伍友联袂而入，刚进二门，早见索额图和龙儿两人笑容满面迎了出来。魏东亭便悄悄放慢了脚步，侧立在伍次友身后，伍次友忙抢前一步长揖到地，口里说道：“晚生何幸，得遇索大人青睐！久闻大人之名，如清风洗耳，今日得见，实慰中怀！”

索额图见伍次友神气清朗，体态潇洒，没半点俗气，忙上前挽着伍次友手道：“学生从龙入关之前，即久仰先生一门高贤宏才，幸有魏军门引荐，今日得见，实三生之幸也！”说着又一手拉过康熙的一只手笑道：“这便是舍弟龙儿。龙儿，快见过老师了！”此时事到临头，索额图倒觉轻松，忽作匪夷所思，他倒要瞧瞧康熙怎样屈尊降贵，应付这个场面。

康熙此时如同换了一个人，显得稚气而童真，顽皮地眨眼向索额图笑道：“阿兄，这位伍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了。”索额图假嗔道：“哪能这么没规矩！先生现在是你的老师，要放尊重些才是，还不行过礼来！”

康熙答应一声“是”便要倒身下拜，伍次友却一把扶住了他，说道：“我与魏贤弟有约在前，世兄与我只以兄弟相称，大礼不敢当。岂不闻孙后《尔汝歌》乎？‘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此言一出，索额图、康熙和魏东亭同时一怔，回过神来，方觉贴切之至，不由会心地呵呵大笑，魏东亭心中惊诧：“真真是真命天子，鬼使神差使伍先生想起这首诗来！”一边笑，一边将伍次友让进后房。

大家入席叙座，康熙自坐了末座。登极以来，除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那里，他从不曾和别人叙过什么座次，今日如此，反得人生真趣。伍次友见魏东亭毕恭毕敬侍立在龙儿身后，便说：“魏贤弟，何妨一坐呢？”索额图微笑着正欲答话，龙儿却说：“伍先生既叫你坐，坐下就是了，我们都是朋友，如果天天如此拘礼，岂不生分了？”魏东亭无奈，只好说道：“今日权坐，下不为例罢了。”

其实，魏东亭作为皇帝贴身侍卫，虽然品级悬殊，平日与索额图相处，只是上下座之分，并没有“立规矩”。只碍得康熙，实在无法长期平起平坐，因此只好称“伴读”，那伍次友乃布衣书生，哪里懂得这些奥秘，还以为本该如此。

寒暄数语，伍次友归了本题，说道：“索大人，令弟豁达超俗，神清气秀，毫无寒吝之色，本是杰人之材，必能自致青去之上，何劳小弟拙力训导。”

索额图道：“舍弟自有祖荫功名，并无为官之意。太夫人的意思，只是让他随先生读经阅史，再学一些诗词曲赋陶冶性情。八股文什么的，竟可一概免去。”

伍次友听到竟有聘师而明言不习八股时艺的，不禁大感惊奇。忙道：“祖荫是一件事，自立功名又是一件事，大人不可不慎。”

康熙接口道：“我就不爱八股。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条筋，一讲就是几百年，没一毫用处，还说什么‘代圣贤立言’！”伍次友迟疑了一下答道：“世兄所言何尝不是，不过天子不与世人心同，这八股虽于世无用，于天子却大有用处呢。所以虽然无用，还是废不掉的。”康熙听了这番话，忙问：“为什么呢？”

伍次友呷了一口酒，笑道：“哪一代英明天子不要笼络天下之士呢？”

真是闻所未闻！随便一句话，在康熙心中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霎时脸上微微变色，心里暗想：“苏麻喇姑说的是，这个师傅只能这样请法，上书房的师傅是断然不敢这样讲书的。”索额图虽然暗暗吃惊，但脸上却半点不露，遂笑道：“咱们且吃酒，笼络不笼络，那是天子的事情。”康熙也笑道：“对，咱们便偏偏不学这劳什么子八股！”

说话间，一个丫头奉上茶来，一一献毕方欲回身退下，索额图却叫住了她：“婉娘，太夫人有话，你从今日起也陪龙儿读书。快来见过伍先生。”

改名婉娘的苏麻喇姑低头应了一声“是”，大大方方走过来深深福了一福，直起身来打量着伍次友。伍次友受不了她那目光的逼视，旁过脸去招呼魏东亭吃酒。那婉娘嫣然一笑，并不退下，反而进前一步道：“早就听我们太老爷和老爷说过，伍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大江南北，奴婢听人家说了几个对子，想请教先生该怎么对。”

伍次友万不料她竟讲出这样一番话，不禁愕然，将箸放在桌上，笑道：“不敢廖承夸奖，请赐上联。”

“孟浪了，”婉娘笑道：“先是五位古代女子，请对以男子姓名。”见伍次友微笑着点头，婉娘脱口而出道：“小青！”

“太勾。”伍次友不假思索，应口而答。

“莫愁！”

“无咎！”

“漂母！”

“灌夫！”

“文君！”



“武子！”

“西施！”

“好！东野！”

众人不及思量，伍次友已信口对出。众人无不叹服他的才思敏捷。正发愣间，婉娘口风一转，又道：“王瓜！”

伍次友不禁怔了，忙问：“这是哪位女子？”婉娘笑道：“五位女子已完，现说王瓜，对什么好？”

“这个却难。”伍次友低头寻思片刻，迟疑道：“对是有的，只怕不恭了——用‘后稷’可好？”

众人拍手喝彩。笑声刚落，婉娘忽朗声吟道：“清水青，水青清，江河行地，清清青水，水青清清。”

满座的人全被这副对子难住，都蹙着眉头苦思下联。伍次友暗吃一惊，心里道：“好厉害！”立起身来，在席外踱了两步，几次张口欲言又止。此时日影西斜，堂前绿荫斑驳，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

良久，他眉头一展，仰首朗声对道：“明日月，日日月，日月经天，明明日月，日月明明。如何？”众人哄然叫妙，难得的“清”字乃国号，下联以“明”国号相对，不仅切了文题，且“清明”又暗寓颂圣的意旨。

“先生高才！”婉娘笑道，“敢问以孟子之贤，何故为列国不容？”大家见她又发问，又都屏息静听。

伍次友笑道：“孟子处战国离乱之世，列国君咸取利而不知义，故夫子至公之志屈不能伸。此则时也、命也、运也、数也！”

话音刚落，婉娘又笑道：“我听人家说，‘同进士’是鰥对？”

伍次友哈哈大笑，道：“这算什么鰥对！千古鰥对，我只听说是‘烟锁池塘柳’一句。‘同进士’可以对‘如夫人’！”

猛然想起明珠也是同进士，甚觉刻薄，便掩住了不往下说。

苏麻喇姑兀自不肯罢休，又道：“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敢问您最喜爱古圣贤的哪一句话？”

伍次友心想，如不开一个小小玩笑，怕她仍要纠缠，于是笑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一句话惹得哄堂大笑。索额图控制不住一口烟呛了肺，一边咳嗽着笑。康熙俯身捂着肚子几乎笑岔了气。魏东亭手扶椅背弓着腰蹲在地下笑。苏麻喇姑涨红了脸，说声：“佩服。”转身退下去。伍次友也被她考出一身汗来。

索额图原本有些拘谨，被这突如其来的喜剧一冲，觉得心思开阔了许多，忙向伍次友笑道：“此婢略通文墨，太夫人十分钟爱，宠得她没一点规矩，倒叫先生见笑了。”

伍次友望着苏麻喇姑的背影笑着摇头道：“家学渊深，学生佩服得很，哪里敢有见笑之意。”见桌上设有文房四宝，禁不住意兴大发，上前握笔在手，饱蘸浓墨大书一联：

霞乃云魄魂蜂是花精神

看他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众人无不啧啧称羨。康熙走上前来，端详了端详，笑道：“我拿了去请太夫人看！”说完，小心揭起宣纸，便带着魏东亭进内去了。

#### 十四 悍大臣肆虐欺幼主 懦辅政含冤归九泉

夏至将近，刚交五鼓，紫禁城里已经蒙蒙发亮。掌灯的小太监挨次吹熄了悬在宫前的永巷里的灯，守夜的太监也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回房睡觉去了。昨日在索额图府上宴请了伍次友，康熙心中很是畅快，一大早便起身到御花园练功。他穿着紧身衣裤，带了张万强，刚转出养心殿东门，早见苏麻喇姑迎面走来，便笑道：“你竟也有全军覆没之时！可敢再小瞧天下之士否？”苏麻喇姑一边施礼请安，一边笑道：“奴才不奉懿旨岂敢放肆，败了也欢喜！我是女流，当然修不成佛爷，做个菩萨也罢了。”康熙笑着回身对张万强道：“你去将昨日伍先生写的那张条幅拿来。”

张万强方答应一声“扎”，早有小太监飞跑进去取了出来。

苏麻喇姑不解其意，接过纸卷展开看时，却是一副对联，心中不由一动，只是默默审视。康熙早带着人往后边去了。

苏麻喇姑穿过永巷，刚出大门，瞧见两个小太监依在鎏金大铜缸旁窃窃私语。细听时，一个道：“你托老赵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出你弟弟来，不就是了。”

“啐！”另一个脖子一拧说道：“七王爷算什么，没用！”“那谁管事？”

这个用手轻轻捶了一下缸：“老赵说了，叫我找讷谟侍卫说说。”正说着抬头一看，见是苏麻喇姑站在眼前，吓了一跳：“哟！没瞧见是苏大姐姐您哪，侍候皇上出去吗？”

苏麻喇姑冷笑道：“别给我打模糊眼儿，打量我没听见？老实说出来，多好呢！”

小太监知她听见了，忙赔笑道：“其实苏大姐姐想必是知道的，苏中堂坏了事，黄四村他哥跟着叫人拿了。想托讷谟侍卫去说个情儿。”

苏麻喇姑心里猛地一惊，脸上却不肯露出，笑道：“我当什么事呢！苏克萨哈大人还没革职，定的是哪门子罪呀？”

小太监忙道：“怎么！您还不知道，刑部、顺天府的人都出空了，把苏克萨哈大人的家都给抄了，说他是谋反。”正说间，见黄四村在旁努嘴儿，便咽住了不肯讲。

苏麻喇姑脸色苍白，强自镇定了一下，勉强笑道：“这也算一件大事！七王爷待会就来奏事，求个情儿不就行了。”黄四村笑道：“拿苏中堂的正是七王爷下的令，他肯去说

情？”

苏麻喇姑越发惊疑，也顾不得再问，说道：“大厨上的阿三不是讷谟侍卫的干儿子？找他去求，没个不成的，你们去吧！”便折转匆匆向御花园急奔。

但是，康熙已不在御花园了。太监张万强正张罗小太监们收拾地下的刀枪剑戟和练功用的石锁石球。苏麻喇姑气喘吁吁地问：“皇上呢？”张万强道：“您不知道？刚才传事的来说，七王爷请议事，皇上命他毓庆宫候着，便启驾去了。”

听说皇上到毓庆宫了，苏麻喇姑略觉宽慰。那儿原是倭赫当差，如今倭赫虽没了，却还是原班子人马由侍卫狼覃领着；临时把敬事房的孙殿臣调来总管。这人只是胆子小一点，其实还是挺忠心的。想了想又问：“侍卫上谁跟去了？”张万强摇摇头道：“那自然是当值的，怎么”

不等他说完，苏麻喇姑早慌了：“别说了！快打发人去找小魏子，叫他立刻到毓庆宫。你也别在这儿泡，快 要有人拦阻，就说是奉旨前来侍

驾的。我这就去慈宁宫，没个不准了！”

张万强从不曾见苏麻喇姑急得这样语无伦次，也吓慌了。一边吩咐人去寻魏东亭，一边说：“你们快收拾完也来。”回身便奔向毓庆宫。

刚才康熙舞了一阵刀，松和了一下身子，听说杰书他们求见，便随身披了一件驼色葛纱袍，启驾往毓庆宫而来。索额图、熊赐履、泰必图等几个部院大臣鹄立殿外恭候见驾，见他到来，便一溜儿跪下。

康熙惬意地登上台阶，朝索额图笑笑，却见索额图异样地朝自己一望，不觉一怔，急步跨进殿内，却见鳌拜和杰书并排长跪在地，心中疑窦顿起，迟疑着停下了脚步，稳定一下情绪，若无其事地坐到中间的御椅上，淡淡一笑：“二位卿请平身说话。七叔请见，有什么事要奏啊？”

杰书抬头看见康熙犀利的目光，畏缩地避了开去，跪下低头奏道：“苏克萨哈请守寝陵一案，奴才等已拟过，奏请圣上降旨。”康熙瞥一眼鳌拜，见鳌拜一本正经地站着，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心知有异，缓了缓才说：“怎么‘奴才等’呢？朕不是只委了你吗？不过既然你等会议过，且读奏折给朕听。”杰书颤抖着展开折子，期期艾艾地读道：“兹奉旨事……方读半句，康熙手一摆打断了他：“朕的批语不劳你再念。你们打算怎么发落苏克萨哈？”是……”杰书叩头道：报天恩，却大肆狂吠，欺蔑主上……”“慢！”康熙颤声喝道：“朕没有听清楚，大声读！”他又惊又怒，咬牙道：“这么大的罪，该怎么处置呢？”

杰书见康熙变了颜色，越发惊恐，回头看看鳌拜，鳌拜虽然笑嘻嘻地盯着他，眼睛里却露着凶光，不由想起那只捻断了腰的高脚银杯，遂硬着头皮奏道：“欺……欺蔑主上，理应以谋反论罪，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一言既出，偌大毓庆宫像古墓一般死寂，只有殿角一尊镀金西洋自鸣钟机械地“咔咔”响着。殿外跪着的部院大臣们面面相觑，索额图压着极其紧张的心情，小心窥听殿内的动静。

康熙两手抓着椅背，捏出了汗水，才迫使自己没有拍案大骂，只稍微口吃地问：

“苏……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不过言语激烈一点，怎么扯到谋反上头？再说，朕只是降旨叫你问一问，怎么连罪都定下来了？”

杰书在底下连连叩着，只称：“这……这”，却无法回答。

鳌拜看着这位王爷的窝囊相，心里暗自好笑，觉得自己说话的时候到了。于是，将马蹄袖轻快地一甩，撩袍跪下，昂首奏道：“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不尊当今皇上，与谋反无异。此处分并无不当之处，奴才以为，议政王所奏甚合中允！”

昨日开课，伍次友首篇讲的便是《中庸》。此时康熙冷笑道：“把人处以极刑，尚言‘中庸’。你读的是哪家圣贤的书？朕倒想知道，苏克萨哈与你有何仇隙，定要除掉他！”

鳌拜稍一思忖朗声而对：“臣与苏克萨哈并无仇隙，只是秉公处置！”“好一份忠心！”康熙冷笑道。

鳌拜也不叩头，长跪着将手一拱道：“似苏克萨哈这等贼臣若不重重处置，将来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

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康熙一掌击在龙案上，眼睛像要冒起火来：“欺君罔上的，眼前何尝没有！朕看苏克萨哈倒是还有点规矩！”

鳌拜也火了，心想，今日就是说黑了日头，也得杀掉苏克萨哈，不然

这一跟头要栽到底了。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翻起马蹄袖，挥舞着拳头道：“皇上莫非说我欺君？”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逼近御座。

康熙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值差的侍卫孙殿臣也惊了一身冷汗，抢前一步挡在鳌拜与康熙之间。几乎与此同时，狼覃也跃了出来。

侍立殿外的侍卫穆里玛、讷谟早听得明明白白，二人递了个眼色，各按腰刀跨进殿门。跪在地下的杰书不认识他们，忙喝道：“干什么？退下！”

穆里玛一笑答道：“乾清宫侍卫穆里玛、讷谟前来侍驾！”

康熙见两名侍卫进来，心头先是一松；一听是穆里玛，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冷汗立刻渗出额头，断喝一声：“要你们侍什么驾，退下！”杰书也起身，铁青着脸喝斥：“你们是乾清宫的差，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出去！”

皇帝和议政王都发了话，穆里玛、讷谟只好迟疑着站住，看鳌拜的示意行事。正在这时，听得殿外熊赐履高声奏道：“启奏皇上，侍卫魏东亭请见！”

康熙精神忽然一振，厉声吩咐：“进来！”话音未落，魏东亭满头是汗，跨入殿内。穆里玛一见魏东亭便眼里冒火，横身一挡，却不知怎地魏东亭已经迅速地绕了过去。鳌拜回身来打量了一下这小伙子，格格一笑问道：“见皇上有什么事啊？”

魏东亭好似没有听见，一个扎跪，对康熙道：“这么晚还不退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差奴才来看看。”

康熙一摆手说道：“既来了，就先在这侍候着，待会儿一起回宫。”

“扎”魏东亭答应一声，然后站起身来，这才对鳌拜道：“回中堂的话，奉两宫懿旨，前来侍候万岁爷。”说罢大咧咧地从他身旁走过，径直站在康熙左侧，双眼炯炯有神地扫视着殿内。

康熙安心了一点。他本想借此机会诛斩鳌拜，但见穆里玛、讷谟竟退至两侧赖着不去，而且都带着腰刀，心里筹思良久终觉势力太单，若真动起手来，成败难料。看鳌拜时，仍是一脸凶相，心里叹息一声：“只好先退一步了！”心里一冷静，说话也流畅了些：“不必如此浮躁嘛。朕意苏克萨哈即使有罪，也不至于就凌迟处死呀！”

这一刻，鳌拜也迅速对形势作了估量，眼前就在这里大动干戈，杀掉康熙的把握是很小的。慢说有个魏东亭，就孙殿臣手下几下名侍卫亲兵都在外头廊下，如何能应付得了？况且殿外还站着索额图等一干武臣，他们岂肯袖手旁观？掂量了半晌，他左右瞧瞧回答道：“按律苏克萨哈是凌迟之罪，不过既然皇上怜悯，那就免了，改为斩刑！”

康熙听鳌拜的话意有了缓和，暗暗舒了一口气：自己的安全问题不大了。但想到要杀苏克萨哈，却又断断不忍，只板着脸沉吟不语。跪在一旁的杰书是最知底细的，知道如果不杀苏克萨哈，纠缠下去说不定还要出大乱子，于是叩头道：“依臣遇见，就……处以绞决吧！”

康熙身子晃了一下，咬紧牙根仍不说话。鳌拜狞笑道：“瞧着皇上和殿下的脸面，便宜他一个全尸！”说完也不跪拜，一个长揖说道：“臣这就去监刑！”回头对穆里玛、讷谟咆哮道：“混账小子！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跟我走？”一跺脚带着穆里玛叔侄扬长而去。瞧着鳌拜傲慢的身影去远，康熙气得浑身发软，方起身欲走，见杰书还俯伏着没敢动，便缓步踱了过去，冷冷说道：“杰书亲王，你抬起头来！”

杰书惊恐地抬起头，躲闪着康熙的逼视，嗫嚅几下想说话，却什么也

没说出来。

康熙此时恨不得一脚踢死他，想了想，长叹一声摆摆手道：“你……跪安吧！”

## 十五 寓静室抚琴寄深情 观天地论史说古今

康熙六年的夏至，是一个闷沉沉的阴天。云层压得低低的。海子边的柳树枝儿一动不动直垂水面，时不时地可以听见街上传过来一阵有气无力的叫卖声：“香丝儿 麻糖哩 ”“谁要贴饼油条麻花儿罗 ”

睡了中觉起来，给太后请过安，康熙便照老规矩，带了苏麻喇姑和魏东亭两个，乘小轿自神武门出来，悄悄往西直门内的索府上课。

索府后宅便门有专门迎候康熙的仆人，是索额图家的二代家奴。他们虽早已老退了，却为办这件差使被重新起用。几个便衣侍卫就住在这里帮助照应，所以不需惊动府中其他的人，便可直入后宅内院。

这是个很大的后花园，足有十几亩地。几座高低不等的凉亭散布在池水四周，极是错落有致，当中有一座压水拱桥直通池心。从玲珑剔透的假山绕过去，再经一曲折的石桥便到书房 伍次友就住在这里为康熙授课。

三人行至桥上，就听到从书房内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一缕缕幽香在这山亭水石中间飘荡，真使人有如走入仙境之感。康熙止了步，三人站在桥上手扶石栏静聆琴音。

那琴声时紧时慢，挑拨勾划，也说不清其中是个什么滋味，时而使人觉得飘飘欲仙，有凌空乘云之感，时而又觉得似有压在心头、排挤不出的郁闷，时而又使人感到如乍开闷笼般地轻松，反复咏叹余味无穷，但觉心中浊气一扫而空。

魏东亭听了一阵，忽然轻轻碰了下康熙的衣袖，康熙回头看时，他正朝苏麻喇姑努嘴笑，康熙见苏麻喇姑呆呆地若有所思，低声问道：“婉娘，你在想什么？”

苏麻喇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迟疑间红了脸笑道：“听琴，呗，有什么想头？”

因为从未见过苏麻喇姑这副模样，康熙倒觉得诧异。旁边的魏东亭却笑道：“龙儿不必问，这是《诗经》上有的。注脚也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姐姐你说是么？”苏麻喇姑红了脸啐道：“你不是好人！教唆主子打趣人，看我回去不告诉孙嬷嬷！”

伍次友听得窗外噉噉喳喳的人声，便住琴息香，站起身推开窗户笑道：“怪不得琴声有异，弦乖音谬，原来有人偷听，快请进屋来吧！”康熙一踏进门便问：“先生方才奏的什么曲子，我竟没听过这么好听的琴声！”

伍次友笑道：“什么好听，音无哀乐，听者有心，弹者何意呢！”一句话说得三人都笑了起来，各自心里想的却不一样。看龙儿、魏东亭怔怔地坐着不言语，伍次友倒觉好笑，便收拾一下桌上东西说道：“今儿接着讲《后汉书》，先从帝纪讲起。”

这便算正式开课了。康熙坐好了，苏麻喇姑从架上取了《后汉书》来，摊在他面前，又分别给伍次友和康熙各斟了一杯凉茶，便与魏东亭一边一个斜坐在康熙两侧。

伍次友简要地剖析了西汉致亡的原因，笑道：“班氏之《汉书》固可以下酒然据遇意看来，范晔之《后汉书》中也有不少篇章是绝妙好辞，可以永

垂于不朽的。只可惜了一件事，大损了他自己的声名。”

康熙忙问：“文章岂有随人事而转的？”

“有啊！”伍次友答道，这便是一个明证。范氏吃亏在一个‘傲’字上。他在狱中致诸侄的快信中曾炫耀自己的《后汉书》比《汉书》还要高明，是‘天下之奇作’，说《后汉书》里中等的篇章，也不次于贾谊的《过秦论》，连自己也选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这部奇书，自古史书中没有一部可与《后汉书》媲美的。“你们听听，他吹了多大的牛？若自视过高，反变为狂妄无知，其所以受人轻视，本源就在这里。这也实在是范晔自毁所致。”

讲完这一过节儿，算是介绍了作者，接着便略陈帝纪世系，一个一个夹着自己的看法按史作了评介。讲到质帝八岁登极时，康熙眼中忽闪过一丝笑容，双手按膝，身子向前探了探，问道：“那不和当今皇上一个模样吗？”

魏东亭知道这个典故，十分忌讳，连连递送眼色示意伍次友敷衍过去。伍次友哪里晓得这意思，啜了一口茶接着道：“这小皇帝聪颖过人，如能长成，必可成为一代令主……”魏东亭走过去给他续了茶，笑道：“伍先生，是不是串讲以后，再一个一个从头掰起？”伍次友早察觉出来，忙道：“小魏子也是这么鬼鬼祟祟的。先生讲书哪有你插口的理，岂不闻临文不讳？”

康熙也笑道：“对！对！这有什么呢，质帝是质帝，当今圣上是当今圣上嘛！”魏东亭只好红了脸笑笑，坐下听讲。

伍次友这才接着道：“惜乎，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跋扈将军’，被梁氏恨之入骨，暗以毒饼为饵，死于却非殿中……”他长叹一声道：“实在令人惋惜呀！”

康熙听到这话，心中怦然乱跳，想前几天在毓庆宫和鳌拜廷争的情形，真有点后怕起来。

伍次友见他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像是走了神的模样，便笑道：“咱们不讲这个人，接着讲桓帝罢。”康熙忙道：“不，不，我还想请问先生，那梁冀专横如此，既害了质帝，因何没有夺位自己当皇帝呢？”

“因为当时清议初起。”伍次友笑道：“人们的口舌厉害得很！再加上东汉气数未尽，王莽前辙犹在，梁冀不能不有所顾忌。”

康熙却不懂“清议”一词，忙问：“怎么个清议法？”伍次友笑道：“啊，清议就是大臣和百姓批评朝政的议论，就像熊东园弹劾鳌拜之‘政事纷更，法制未定’，我的‘论圈地乱国’，即是今日的‘清议’。后汉清议走了邪道，成了空谈。但质帝时，百官中尚有不少不畏死之士敢于大胆非议朝政。”

康熙思忖了片刻，又问道：“即以质帝而论，欲除梁冀，何为上策？”

伍次友不由诧异地望了一眼康熙，很奇怪他为什么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沉思了一会儿方回答道：“审度当时时势，以梁冀之恶四面树敌，已触犯众怒，人心丧失。若能韬晦等待时机，外作大智若愚之相，内蓄敢死勇猛之士，结纳贤臣，扶植清议，时机一到，诛一梁冀，只用几个力士便就可以了。可是，他太性急了，结果自己丢了性命。”康熙听着，不禁微笑颌首。

## 第十六章 耽风流明珠遇凶险 勤王事虎臣邀圣眷

下学时，正是未未时分，康熙一行仍由原路返回。张万强早就在神武

门里候着了。魏东亭眼瞧着他们进了大内，才放心打马而去。

天阴得厉害，闷得像在蒸笼里似的。西方狰狞可怖的黑云还在一层层压了过来，整个大街上一片阴沉沉的。魏东亭的住处在虎坊桥东的小巷里。一个极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除了两个当差的，十几个仆人和一个老门子，余下就没有人了。他在内务府一向极少与人来往，回到静悄悄的院子里，殊觉无聊，便脱了外边长衣练起功夫来。

他的武功原是在奉天时跟着名侠朋少安习学的。这朋少安虽是师傅，其实年纪也并不大，是武当十代宗师野云道人的关门弟子，二十出头便已名震鄂豫。教了三年，朋少安要回南方游历，师徒才分手。因天气闷热。练了一趟形意拳，魏东亭已汗浸衣衫，他收势正欲沐浴，却见老门子进来回道：“外头明老爷来了，不知在哪里和人打架，头破脸肿的，要请见老爷呢。”

魏东亭三步两步抢出二门，明珠已进了前头天井院内，身上衣服刚破几处，襟破肘露，脸上还有几处抓伤，情形很是狼狈。一个多月未见，原来风流飘逸的进士老爷出息得这般模样，魏东亭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道：“表台，你这新贵人这是怎么地了？”

正打趣间，却见明珠身后还站着一位老人，发辫已经花白，袍子奈起一角扎进牛皮腰带里，玄色湖绸灯笼裤套在皮靴子里，他双目炯炯地站着，甚是威武。魏东亭顿觉眼前一亮，顾不得见礼，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手道：“史大爷，你让我找得好苦！这一向都在哪里？鉴梅呢？”

“贤弟！”明珠在旁摆摆手道：“咱们进屋谈！”魏东亭会意，对老门子说：“你到玉楼春弄一坛好酒来。我们亲戚多年不见了，今儿个得好好乐乐。”老门子答应着去了。三人走进西厢房坐定，明珠长叹一声，苦笑道：“贤弟，今日险些送了命！不是老英雄出手搭救，就完了！”

原来这十几天明珠都住在嘉兴楼翠姑那里，今日早晨出去拜客，想回悦明店看看。这时天已过午，刚走到店门口，便见何桂柱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殷勤他说：“您老来了，里头有雅座，里边请！”

何桂柱装模作样的当生客让明珠，倒使明珠如堕五里雾中。正迟疑问，明珠突然瞧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坐在前店吃酒，看样子像是衙门里的人，斜着眼儿往这边瞧呢。他心知有异，口里道：“不得闲。”便想溜之大吉。

不料刚转身便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几个彪形大汉，已挡住去路，为首的是个四方白净脸的人，三角眼吊着不住抽动，两手卡腰格格冷笑道：“明老爷，你很聪明，何老板也挺机灵，那位伍先生是不是也这么有能耐呀？”旁边一个汉子馅笑着说：“还是讷谟老爷眼亮，差点让这小子溜了号！”见明珠已落网，店里的几个也都起身笑着围拢了上来。讷谟猛地一把提住明珠前胸，问道：“说！伍次友这几日往哪里去了？”

明珠到此时，横了心，脖子一梗回答道：“你是什么人？我是有功名的！”

“功名？”讷谟哈哈大笑，“你不就是个同进士吗？还做他娘的春梦呢，早让鳌中堂给革掉啦！”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听说拿了一个进士老爷，伸着脖子看得发呆，听讷谟说得有趣，便跟着哄笑。

忽然人丛中挤出一个老者，伸手纂住了讷谟的手腕子，阴沉沉他说：“放手！”讷谟挣了两下，恰如被铁铸死了一般，挣脱不开，顿时脸涨得通红。他又惊又怒，喝道：“老杂种，关你的屁事！”

明珠记注极好，一眼便认出老者就是西河沿演武卖艺的史龙彪，灵机

一动挣开身来，指着讷谟叫道：“史大爷，这是一伙强人，您快救我！”

其实不用他说，史龙彪也认识讷谟，抄苏克萨哈家时，就是讷谟带人守的门，史龙彪混在家人中才得溜出脱身。今日见讷谟在此，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下也不理会明珠，只问讷谟：“干吗欺侮良人，你是干什么的？”

“说出来吓酥了你的骨头！”讷谟将胸脯一挺道：“老子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这会子奉了钧旨拿人，走了人犯，惟你是问！”

史龙彪冷冷一笑，伸出手道：“凭证！”

讷谟斜视一眼史龙彪，“噌”地从怀中抽出一札折子甩了过去道：“你自个儿睁开狗眼瞧瞧！”

史龙彪接过瞧了一眼，双手“啪”地一合，“扑”地一声撕成两半，淡淡说道：“假的！”

“你，你！”讷谟顿时怒火烧胸，一个黑虎掏心猛向史龙彪扑来。史龙彪不慌不忙，左臂一格将讷谟从旁甩过，顺势右掌向他后心一拍，说道：“小子！且学几年再来交手！”

讷谟直冲出一丈开外才站住脚，唿哨一声叫道：“都上！”

跟讷谟来的十几个便衣军汉听得号令一齐出手扑向史龙彪。史龙彪一个“懒扎衣”掠倒了前头三个人；一手拽了明珠，一手随意挥洒夺路而出。两个人进城在人群中混到现在，眼看日暮人稀、明珠才拉着史龙彪来投奔魏东亭。

听了明珠这般如此一说，魏东亭半晌没有言语。史龙彪见他踌躇，笑道：“贤侄啊，我知道你这里也非安全之地，天一断黑，我们就走了。”正说着，老门子已买酒回来，在桌上布了几样点心便自退下。魏东亭一边斟酒，一边笑道：“老伯说什么话，等您盼您，寻您找您到现在已五年多了。这几年你们怎么过来的，怎地不来见我呢？”

“说起来，苦啊！”史龙彪叹息一声，陷入深深回忆之中，“那次西河沿见面，你去寻车子，不一会儿，穆里玛的马队漫地卷了过来，膛着林子搜拿。鉴梅当时见情形不妙，就催我快逃……她面色惊得煞白，直到如今，我一作梦，就在我眼前晃……”

“鉴梅对我说：‘您不逃两人谁也走不脱。您走了我或许还可慢慢设法逃脱！’说完就上了树，把杨树叶子晃得哗哗直响。”

“我急得出了一身汗，真是无计可施，听着马队越逼越近，心一横就直奔西北方向，钻出树丛半里地光景，就听后头人嚷马叫，喊道：‘拿住了，在树上！’”

“我正要起身再逃，忽见前面伏兵都立起身来奔向鉴梅那儿，我才知道这片林子早被团团包围了。此时单枪匹马，武功再高也是用。我一刻也不敢耽搁，便顺着沙窝的草棵子跑出河沿，还听到后头有人高喊：‘老家伙在那边，快追呀！’”

“当时，我顾不得春水刺骨，便赶紧跳河游过对岸，刚爬上堤岸，就听马蹄声杂乱，已绕过桥追来。我施了轻功，几个箭窜到官道上。当时正是早春，庄稼都没起来，搭眼一看，能望出一里地以外，这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讲到此，史龙彪舒了一口气，端起一大杯酒瞧也不瞧就喝了下去，接着又道：“正在慌张无计时，隐约听西边当当锣响。当时身上衣服湿透，实在不像人样，心想这必是位过往官员，与其让穆里玛拿住，还不如投官求告，”



便直向正西飞奔……”

“那是谁呢？”明珠听得头上冒汗，担心地问道。

“苏克萨哈中堂，”史龙彪答道，言下不胜感慨，“他见我湿淋淋地跑来跪在轿前，就问我是什么人，为何这等狼狈。我只说是卖艺的，后边有歹人追赶——话说不及，马队就到了。领头的上去给苏大人请安，说是拿贼，向苏大人要我。苏大人问明是穆里玛的人，便板着脸不肯放，就把我带回府中。

“当天下午，苏大人在后庭审我，问明了情由，倒沉吟了半晌，后来说：‘你既有武艺，且留我这里，教教家里子弟，待有机会，我给你寻个出身。’从此我就留在苏府做了教头。”

“那鉴梅呢？”魏东亭急切地问道，“后来您见着她了？”

“没有。”史龙彪扶掌叹息，“苏中堂说鳌中堂总寻他的事，劝我少出去，我也不忍连累他，后来几次悄悄变装出来，打听得鉴梅似乎进了鳌府。侯门如海，再详细的就不知道了……你这里我倒知道，又想何苦多一人烦恼，就没来寻你。不想苏府也遭了大难，几乎杀了满门。我带着他的小儿子常寿就跑出来了。——不管怎样，我总要对得起他。”

魏东亭听着史龙彪话音儿似乎意犹未尽，想开口问他进京的目的，又摇摇头没有张口。明珠忍不住问道：“苏家公子现在在哪里呢？”

“我把他藏在乡下了。”史龙彪说到这里便不再吭声，魏东亭也难以再问，只闷坐吃酒。良久魏东亭才打起精神道：“史老伯脱得大难，又救了明珠弟，今日聚会实在难得，咱们捡高兴的说罢！”

话虽这样说，但他心中终究有事，难以引起兴头来。史龙彪以为他是乏了，便道：“你也累了，今天早些安息了吧！”魏东亭一笑道：“我不是累，我在想一件事，那鳌拜怎么知道伍先生还在北京，又派人去抓他呢，”

史龙彪不知这件事的头尾，自然无法回答，明珠低头思忖一会儿：“噢，表弟，鳌拜抄了苏中堂的家，抄出大哥的卷子，能不疑心？”

一语提醒，魏东亭也恍然大悟，忽又想到何桂柱，心头又是一紧，他面色阴沉，正想起身去处置此事，老门子进来禀道：“大爷，外头张公公来了呢。”魏东亭急忙说了句“二位宽坐用酒，我去去就来。”便出了西厢来至前庭。

张万强与魏东亭熟不拘礼。魏东亭进来时见他正坐着吃茶，便笑道：“后面有两个朋友，又是好酒，公公何妨同坐一醉呢！”张万强扯着公鸭嗓子笑道：“今日可没功夫，改日再扰吧。”

魏东亭落座笑道：“半夜来访，必有要事罗！”张万强见老门子到后边去了，径自起身，面南背北站定，轻声说道：“奉密诏——”话虽轻，魏东亭犹如电击雷鸣，他急忙起身趋步向前，撩袍便欲跪下。

张万强道：“万岁有旨，免礼听宣——奉密旨：着御前六品侍卫魏三亭即刻入宫，在文华殿觐见，钦此！”

魏东亭万分惊讶：“从没有这样的例子！再说此刻宫门已经上锁了，公公别是取笑罢？”

“这确是异常。”张万强凛然道：“谁敢拿这个取笑！入宫之事也无须多虑，咱们去吧。”魏东亭急忙到后院关照史、明二人，进内屋披挂齐整，系了腰刀，吩咐老门子好生照顾客人吃酒，便随张万强打马直奔紫禁城。

夜已深了，天黑得象墨染一般，雷声一阵一阵滚动着由远及近，闪电在云缝中跳动着，凉飒飒的风横扫而过，卷起地下的浮尘直扑人面，顿时吹

净了魏东亭一身燥热。风滚雷动之后，又是一片寂静，只是不时地夹着从小巷保处传来凄凉漫长的叫卖声，更增加了暗夜的神秘感。

一个皇宫净身奴，一个御前青年侍卫，二人骑马并辔而行，默不作声。张万强在夜色中不时侧身瞟一眼魏东亭，但模糊得只能看见一个轮廓，偶尔电划长空，宇宙通明雪亮，才看见魏东亭毫无表情的面孔正如一尊石刻似地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霎时这石雕又沉入更黑暗的模糊之中。张万强不由心中暗想：“这个人厉害得很。比起铁丐，有其刚而无其俗，怪不得熊赐履、索额图百般夸奖，这份沉稳神气就是贵人之相！”

其实魏东亭此时并不像张万强想的那样，他正在胡思乱想：“这次觐见选在这时，可见非同小可，定与鳌拜有关。我一个小小侍卫能办什么差使呢？此刻，何桂柱在哪里呢，他深知万岁行踪，如果他有不测，能靠得住吗，是给他换一处地方呢，还是杀掉他灭口呢？……这事鉴梅若知，会怎样想。他现在不知怎样——咳，我怎么想到这里了！”

正走着，忽听前头有人大声喝问：“什么人？此地非奉特旨不得乘轿骑马！”恍然间，魏东亭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五凤楼下。这时天上已开始稀稀落落地洒下雨点子，打在紫禁城前青砖地上发出时紧时慢的沙沙声。

两人下了马，那人已带着几个人提着灯笼过来，原来是个中年内侍。见是张万强，忙赔笑道：“张公公，刘贵给您请安了。这么晚，哪去呀？”张万强从怀中取出金令箭在灯下一晃，傲然说道：“万岁特旨，宣见魏东亭。”刘贵会意，不言声将二人领至右掖门，便让了进去。

不料到景运门，二人被一群巡夜内监侍卫拉住：“喂！干什么的？宫门已经上锁，闲杂人等无论是谁，都不许进入大内！”

张万强抬头看时，几盏玻璃灯照得分明，为首的乃是二等侍卫穆里玛、讷谟，披着油衣站在雨地里拦住了去路。张万强忙走上前去，赔笑道：“皇上在文华殿披阅奏章，传魏东亭侍卫至各部调取加急奏章，下雨误了一会儿功夫……”说着，从怀中又取出一卷东西在灯下晃了晃。

“假话！”话犹未了，讷谟喝道：“我就在文华殿当差，怎么没听降旨？”张万强忙道：“皇上晚膳前在养心殿吩咐的，岂敢有假！”穆里玛蛮横他说道：“乾清门没接到放行牌子，谁也不许通行，叫他明个儿再来吧！”

张万强正感为难，魏东亭在旁冷冷说道：“皇上召见的是我，当然不必叫你知道。”穆里玛回过头说道：“一个小小六品侍卫，挡了你的驾，明儿我自向皇上请罪。”

“你难当其罪！”魏东亭冷笑着：“提高嗓音喝道：“你们谁敢抗旨？张公公，咱们进！”说完一把拉着张万强便要硬闯。

穆里玛大喝一声：“谁敢！”手一挥，十几个侍卫“啦啦”一声散开，站成扇面形向他二人逼近。魏东亭也“赠”地拔出腰刀，摆好架势迎敌。一阵大雨兜头落下，闪电忽地一亮照向这一触即发的阵势。

正在骑虎难下，景运门内忽有人喊道：“张万强，你是怎么啦，皇上叫你传魏东亭，你磨蹭什么？”

众人听了，回头看时，却是孙殿臣从雨地里气喘吁吁跑来，似乎没有看见双方正剑拔弩张，他拨开人丛一把拉了魏东亭便进去了。穆里玛气急败坏，喝斥讷谟道：“蠢东西，还不快去侍候皇上！”讷谟“扎——”地答应了一声便消失在雨夜之中。

天上的雷响得令人恐怖，闪电时而像幡嫡虬枝，时则如金蛇行空，陡

地从云缝后窜出来，将阴森森的紫禁城照得一片惨白。青砖地上的积水被雨点打起大片大片的水泡儿。哗哗的雨声和不时轰轰作响的霹雳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宇宙间什么都不存在了。

文华殿正门半开，里边烛光闪闪，却不见有许多侍从，只有两排卫士一动不动地站在雨地里。魏东亭踏上丹墀，脱下油衣抖了抖水，解下腰刀一并放在廊下，然后一个扎跪，高声报道：“六品御前侍卫魏东亭觐见圣上！”稍一顿，只听殿内康熙厉声吩咐：“进来！”魏东亭闪身进殿，按规定觐见的礼节向康熙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抬起头来。

康熙端坐受礼，一脸庄重之色。熊赐履、索额图跪在一旁，也是一语不发，静听康熙皇帝诏谕。

康熙却先不说话，慢慢地站起身来在他们三人之间来回踱步，借着烛光打量匍伏在地上的魏东亭，魏东亭衣服全湿透了，紧贴在身上，淋下的水悄然淌在地下，偶尔一个明闪照在身上，正像一只铁铸的蟾蜍。

“魏东亭，朕待你如何？”

听到这话，魏东亭结结实实碰了三个响头答道：“奴才出身包衣贱奴，数世受恩于朝廷，皇上待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奴才虽肝脑涂地，难报万一！”

“朕有为难之事，”康熙吐了口气又问道：“你愿冒死为朕办差么？”

“愿！奴才生当效忠，死当尽节！”

“好！”康熙与索额图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道：“朕深知你。索额图、熊赐履也以身家性命保你可以肝胆相托。”魏东亭看了看毫无表情的熊、索二人，叩头答道：“此乃帝心错爱，二位大人的谬荐，奴才只要一息尚存、定要竭尽驾钝之力，效命圣上！”

康熙回头看了看索额图和熊赐履，二人忙叩首回礼。康熙便回身解下身上佩剑，郑重他说道：“宝刀赠与勇士，愿你不负朕心！”

魏东亭哽咽着答声：“谢恩！”热泪流下双腮，胸中涌出阵阵酸热，堵得一句也说不出。

他伸出颤抖着的双手，要接这御赐的宝剑，不料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他，亲自将剑佩于他的腰间，一面问道：“你是六品职分，”魏东亭正要回话，康熙已退回原座，大喊道：“记档！魏东亭宿卫侍从有功，着晋为三等御前带刀侍卫，随朕朝会出入宫禁，剑甲不解！”

熊赐履、索额图在旁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伏地称道：“万岁！”早有太监捧出三等待卫服色花翎顶戴当场颁赐过了。

康熙也觉得眼睛有些潮湿，别过头去，起身步出殿外，在淅淅大雨中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他沉思道：上天的愤怒和咆哮，是在恼怒朕这个“天子”的不肖呢，还是惩戒权臣恶吏的罪孽呢？纷杂的国事涌现在他的面前：青州暴民于七之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吴三桂等汉臣外藩坐拥重兵、煮盐铸铜其心难测；郑成功父子虎踞台湾不肯归顺；江南遗老一个个硬着脖子立志不食大清之粟……这一个一个的难题几年来压在他的心头无从排遣。大雨的冲洗，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伍次友与熊赐履虽然学不同道，却都讲出了朕的心事；心腹之患未除，则肘腋之疾必然为虞，一个措置不当，万乘之君求为一匹夫也不可。”

一阵狂风吹来，康熙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肩头，忽觉身后有人为他披上风衣，回头一看，竟是鳌拜的从子侍卫讷谟！他心中一惊，问道：“你来做什么？”

讷谟忙后退一步，在雨地打个干儿道：“老大的雨，主子站在外头，小心着凉！”一道闪电忽然划过，康熙看得分明，讷谟竟是手按腰刀回话，心中猛地一悸，忙道：“你退下吧，朕进殿就是。”回头看时，魏东亭早雄纠纠侍立在身后了。讷谟诺诺奎声地退了下去。康熙走进殿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已是戊未亥初时分。刚才的情景，颇使他惊悸不安，但脸上却毫不带出，见几个人都还跪着，摆摆手吩咐道：“魏东亭，朕委你办的差，你们可至索额图府中计议，宫中不是什么好地方，”说完，便传旨起驾回宫。魏东亭正要护送，康熙大声说道：“孙殿臣，你带一哨亲兵侍候朕。你们几个去吧！”

一道闪电，急速掠过，将殿内外照得通明如昼，几乎在同时，便是一声炸雷。电闪雷鸣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接着便是刷刷的大雨，倾盆而下，敲打着寂静的禁宫。

## 十七 议大事忠良奉密诏 谋篡位奸佞施毒计

虽然康熙下昏，不许他们护侍，可魏东亭怎能放心呢。他暗暗跟从御驾，直过了乾清门，见康熙已平安进了永巷，方才转出午门，打马飞奔索额图府。

索额图尚未回来，但门上的人掌着灯，显然在等候着，见魏东亭深夜造访，都觉意外。门上领头的戈什哈赵逢春连忙迎出来笑道：“魏爷好兴致，这个时候，还来！大人出去还没回来呢！”魏东亭笑道：“没回来我就候着。”说着，便往里边走。

赵逢春嗫嚅道：“大人今夜说不定就不回来了。”魏东亭心里暗笑，一边脱去油衣抖水，一边道：“未必回来，那你们等谁呀？”赵逢春被问得无话可讲，忙笑着说：“大人既要等，就请到这边房里来，换换湿衣服，兄弟聊备水酒，以消长夜。”魏东亭只好随他进了西门房。

刚换了干衣服，便听大门外有了动静，赵逢春见他侧着耳朵听，笑道：“哪里便回来了！来来来，烫酒烫酒！”正乱时，听得外头索额图吩咐门上：“今晚我要与熊大人长谈，除魏军门外，一概不见！”

魏东亭笑着对赵逢春说：“难为怀遮掩！今晚后堂宴会，却也有鄙人大名在内呢。”赵逢春不好意思地笑道：“小人不知，请多恕罪。”

索额图、熊赐履、魏东亭落座在丰盛的筵席前，一边随意吃酒，一边开始了密议。

索额图手按酒杯，压低嗓门道：“鳌拜恃功欺君，擅戮大臣，其心叵测！圣上百般抚慰，望其改恶从善而终不悔悟。我奉圣上密诏，总司除奸之重任。”熊魏二人忙低声回答：“惟大人之命是从！”

魏东亭饮了一口酒，问道：“圣上何不明降谕旨，公布他的不赦之罪，将其明正典刑？”熊赐履沉思道：“这不成。鳌拜此时权高势大，内外乙腹密如罗网，即是南方统兵将士也多有他的门生故吏。明发诏谕，要是他不肯奉诏，激起事端，后果不堪设想……更可虑的——”说到这时便不言语。索额图忙道：“东园，我等既图军国大事，便当以精诚相见，千万不能有所顾忌。”

熊赐履站起身来，以手指沾酒在桌上划了“吴、耿、尚”三个大字，又一挥抹掉，问道：“兄弟愚见，不知以为然否？”

索额图连连点头，魏东亭却不以为然：“此虑似嫌太远，须知平西王虽

与鳌拜互有勾结，其实各有异志。擒诛鳌拜去一政敌，怕正是他盼之不及的呢！”

熊赐履心想，这也是一面理儿，但怎样才能既诛除鳌拜，又不至引起各方的不安呢？想了许久，不得要领，于是笑道：“当日关汉卿有小令云：‘髡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交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她，倒了葡萄架……’”说完三个人齐声大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索额图埋怨道：“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取笑。”魏东亭忙道：“虽是取笑，却也是实话，咱们就是商议怎样既要‘得他’，又不能‘倒了葡萄架’。”一句话说得大家又陷入沉思之中。

半晌，魏东亭起身踱了两步道：“以在下拙见，似有上中下三策。”

索额图眼一亮向椅上一靠道：“愿闻其详。”

“一”，魏东亭道：“精选侠义烈士，乘其不备之时掩而杀之。事成则由皇上降旨明布其罪，事败则由我一身当咎，此乃上策。”

索额图摇头道：“鳌拜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扈从如云，戒备森严，况且一时之间我们也难以募得许多勇士，如若万一不成，再生别计更不易成功。这是险着。”熊赐履道：“请讲中策”。

“由索大人置酒伪称为母祝寿，邀其入府，用毒酒鸩杀了他！”

索额图蹙眉道：“兄弟倒也想过此计策。不过鳌拜素来诡诈多疑，兄弟我自己做寿，两次邀请均不赴宴。如其肯来，那倒是好。”熊赐履笑道：“请讲下策听听何妨？”

魏东亭道：“由圣上择一节日，大宴群臣于宫中，待他入朝赴宴时，突发明诏，着殿前侍卫掩而执之——就这么一刀！”他下手用力一切，“不信谁敢异议！”

索额图轻拍桌面答道：“殿前侍卫中他的亲信甚多，倘若反戈向上，恐圣上危矣！”熊赐履喷一口烟道：“这也是不成的。”

三计皆不可用，魏东亭很是扫兴，呆呆坐下，忽然心里一动，说道：“不由圣上明诏，二位哪个敢摔杯为令，魏东亭甘冒万死诛此国贼！”

“这叫鸿门宴，有点意思了。”索额图微笑道：“兄弟便愿做这摔杯之人。”话音刚落，熊赐履连连摇手道：“使不得！这叫不问而斩，擅杀大臣。朝臣难免议论圣上，也是要‘倒了葡萄架’的。”

魏东亭甚觉窝囊，冷冷问道：“那么依大人之见呢？”

熊赐履夹起桌上鱼翅送入口中，慢慢嚼着，好一会才道：“鳌拜虽有司马昭之心，但要数说他叛逆的实迹却是甚少。掩杀之计从眼下说，一定会弄乱朝纲，这就所失大多——还是要想法子‘拿’字上下功夫，审明实据，诏告天下，明正典刑才是万全之策。”

这确是老成谋国之言。索额图听得不住点头，寻思一阵，问魏东亭道：“虎臣，圣上欲除鳌拜，这是定下了；鳌拜现对圣上究竟是怎样想的？知己而不知彼，非全胜之道啊！”魏东亭答道：“鳌拜视圣上如无知小儿，篡弑之心肯定是有的。”

熊赐履拊掌笑道：“着！这句话后半句乃是废话，前半句却大有用场。”一句话说得二人诧异，索额图笑道：“老夫子请批讲清楚。”

“鳌拜自视甚高，此是他致命之处。”熊赐履道：“彼视我主力无知小儿，何妨将计就计，佯示彼以无知，乘其不备，掩而执之，付有司审明罪条，以

律治罪。”

魏东亭目光炯炯，问道：“怎么着手呢？”

熊赐履方欲答话，索额图忽然兴奋地将双手一合道：“有了！可否由虎臣暗地选少年子弟，专陪皇上作童子游戏，比如作布库什么的。鳌拜必不为备，乘其落单之时，或于朝路，或于殿中——”他双手猛地一卡，“还怕他飞了不成？”

“嗯，好。此计甚佳。”熊赐履点头笑道。“然有几处尚须未雨绸缪。一，宫中人事冗杂，千万不可声张，我们三人也须共同发誓；二，慎选人员，宁精勿滥；三，要周密策划，一旦时机成熟，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速擒拿。——一旦事情有变，我三人同受其戮，决无怨言。”他扳着指头一件一件说完，目光如电，盯着索额图问道，“大人以为如何？”

索额图听后，屏常兴奋，眼中放出异彩，腾地站起身来，从桌上捡起三支木箸，一人分发一支，自己正了衣冠，屈膝长跪。见他如此庄重，熊、魏二人跟着也跪在身后，但听索额图发誓道：“臣等恭奉圣上密谕，共商大计，扫除奸贼，匡扶大清，若有异心，犹如此箸！”

说完，“咔”地一声折断了筷子，将断筷蘸了烛油焚着了。魏、熊二人都如法盟了誓。三人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筷子燃成灰烬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讷谟当夜离开了康熙。心头仍在突突乱跳。他手按腰刀在雨地里徘徊，一再追忆当时的情景：我拔腰刀时，康熙到底瞧见了没有呢？”

冰冷的雨水浇得他全身湿透，衣服都贴在肉上，一阵风吹过，他打了一个哆嗦，“万一他瞧见，又装作没瞧见呢？”他不敢往下想了，折身向景运门急走过去。穆里玛早在那里候着他，见他过来，没好气地问：“你到哪儿挺尸去啦？都听到了些什么？”讷谟只吁了口气，摇头道：“雨太大，又有雷声……好像是说姓魏的小子从驾有功，晋了个三等侍卫。”

穆里玛眼珠子转了转又问：“都有谁在？”

“看不清楚，”讷谟摇头道，“见有两个人，一个是熊赐履大人，还有一个躲在烛影后边，恍恍惚惚的。”穆里玛道：“你就在这守着，不信他们不打这儿过！我去禀告中堂。”

讷谟口里答应“是”，待穆里玛一去，便带了众人到乾清门东的几间配房里躲雨去了。他并不是累，也不是怕冷，一是心里生气，二是他也实在怕再见到方才那二位大臣——方才他欲行刺康熙时，就曾瞧见熊赐履和魏东亭出来，才急中生智，解下油衣给康熙披上的。闪电下，魏东亭的那副架势至今还在他眼前晃动。他实在怕再见到他们。

约莫一个时辰后，雨小一点了，穆里玛走来唤他：“走吧，中堂在家里等着回话呢！”讷谟说：“他们还没过去嘛。”穆里玛不耐烦他说：“不用等了。中堂已经知道都是谁了！”

回到鳌府，鳌拜、班布尔善，济世、塞本得，葛褚哈、泰必图、阿思哈等人正在后花厅里坐着，有的捧着茶杯吃茶，有的拿着烟袋吸烟，满厅里云雾缭绕。

见他叔侄进来，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仍是鳌拜先开了口：“这么大雨，皇上召见姓魏的，说了些什么啊？”

穆里玛回头看讷谟。讷谟心里七上八下的，停了好一阵子才回道：“没什么大事，好象说因他从驾有功，升迁为二等侍卫……”

鳌拜感到有些意外，便又追了一句：“他们别的没讲什么？”讷谟摇头

道：“听不清楚，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鳌拜点头道：“嗯，你们也坐下吧。”

班布尔善捧着水烟袋摇头道：“这事一定与中堂有关。”他笑了笑，扫视一眼屋里的人，接着道，“咱们倒不妨来揣摩一下，黑天没日头，叫上熊赐履、索额图召见一个包衣奴才，老三也实在大煞费心思了。”

一句“老三”叫出了口，座中人无不变貌失色，连鳌拜也觉得很习惯。讷谟惊骇之余，反倒舒了一口气，他今晚在文华殿前行刺康熙，并未得到鳌拜的首肯，实在是当时条件太好，灵机一动陡起的杀心，并未思及后果。现在班布尔善的一句“老三”出口，他便明白，这也不过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宽慰之余又感到奇怪，这班布尔善自己便是皇室宗亲，皇帝完了，他有什么好处，何苦也泡在这性命攸关的事儿里头？

见众人并无反应，班布尔善索性放肆他讲起来：“自古致危之道有三，中堂具而备之，如不早作打算……”

“老兄，”济世放下鼻烟壶，欠身说道：“请道其详。”

班布尔善见鳌拜一声不响，专心聆听，便接着道：“功盖天下者不赏——并不是不想赏，实在是无物可赏，只好赐死；威震其主者身危——其实只要内心相安，也就可以不危。臣强而主弱，就难得相容了；权过造比者不祥——是遭了造化的忌，权柄越过了主子，主子便要除掉你。”

旁坐的泰必图暗暗佩服：“这老儿读过几本书，肚里有货儿。”却也被他这句话吓得狂跳几下，脱口而出问道：“难道就没有解救之法？”

“有啊，”班布尔善冷笑一声，“解兵权，散余财，辞官爵，返故里，可保为富家翁。”

“这只能保得一时，”济世摇头道，“过不上一一年半载，不知哪一位大老爷兴起，列你几条罪状，不死也得流放到乌里雅苏台！”

“依你二位的话，”鳌拜冷笑一声道，“兄弟只好坐而待毙了！”

班布尔善接口便道：“坐则待毙，不坐便不毙。”

鳌拜道：“好！怎么个‘不坐’法？”

班布尔善来到桌前，提笔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攥起手来道：“兄弟已有良方，诸位也请各自写了，大家再伸出手来看。”

鳌拜率先起身接过笔，不假思索地在左手心一挥而就，绷着脸坐下，接着几个人也都次第写了。轮到泰必图，先在左手心抖抖索索写了一个字，想想不妥，又左手提笔在右手心写了一个“隐”字方才将笔放下。

九个人一齐凑到灯下伸出手来，却见一色儿都是“杀”字，不由得相视一笑，鳌拜顿觉得精神一振，大声吩咐道：“摆酒！”

班布尔善忙道：“惊动的人多了！不如叫贵府戏班子来演唱一番，咱们只管喝茶议事。”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议事会，西花厅外是淅淅大雨，疾雷闪电不时划破夜空，隔岸的水榭上铮铮嘞嘞的琵琶声和着清脆的歌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屋里众人还不时地被妖柔的曲调声所吸引：

多亏了散宜生定下了烟花计，

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娃娃。

一霎时蛟龙挣断了金枷锁，

他敢就摇头摆尾入烟霞……

济世翘着二郎腿一摆一摆地拍着板眼，听到这里，不由叹道：“这调子

虽俗，说得可也真切到了十分——蛟龙挣断了金枷锁，好！”

“贴切之至，”班布尔善点头道，“只可惜当今再定‘烟花计’怕是不成的了。”

穆里玛嘿嘿一笑说道：“老三才十四，怕还不懂风月呢。”

鳌拜瞪了他一眼：“你除了通风月，还知道什么？”穆里玛红着脸一声不敢言。班布尔善见他脸色尴尬，便道：“不要听戏了，咱们赶紧议正经事吧。”

济世咳了一声，笑道：“班公方才论述了‘三危’，兄弟听了真有点毛骨悚然。既然我等所见略同，请班公再讲讲怎样着手吧！”班布尔善道：“无外乎‘废、毒、禅’三个字。穆里玛想了想，扑哧一声笑道：“废和禅还不是一码事？”

“岂止不同？”班布尔善笑道：“差得简直太远了。‘废’与‘毒’之后，所立的仍是爱新觉罗氏；‘禅’就是禅让。到那时，鳌公就得出来收拾残局了。”鳌拜连忙起身对座中诸客团团一揖，道：“实因当今圣上昏幼无知，受蒙于群小，见忌于功臣，鳌拜欲行大计，并非为我一姓一己之荣。愚以为‘禅’字可以免议。况且，鳌拜世受皇恩，于心何忍？”

济世朗声说道：“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中堂不可操妇人之仁，误了天下苍生！”鳌拜转身盯着班布尔善道：“自古龙凤有种，鳌拜德薄能鲜，出身微末，还是我们公推一人为主好些。”

班布尔善见他如此装腔作势，生搬硬套三国，暗中好笑：“陈胜为王。曾云：‘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今中堂之处境退则不生，进则可成，并无抉择余地，况中堂总揽朝纲，天与人归，又何必疑虑重重！”一番慷慨陈词，说得人人精神抖擞，鳌拜也听得入了神。

穆里玛一想到鳌拜登宝，自己起码能弄个郡王，觉得浑身燥热，将袖子一挽，先说了一声：“好！”但见鳌拜不动声色，倒不敢再接着胡说了。

鳌拜不吭声，算是默许，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禅”。此时人们才意识到，班布尔善确实是久已蓄谋，胸有成竹，都佩服他的工于心计。

班布尔善朝泰必图点头笑道：“这也罢了，不论用什么法子，成功便好，就眼前而论，我以为要急办三件事。”鳌拜忙道：“请讲。”

“第一，”班布尔善眯着眼，伸手屈下食指，“中堂可修书三封，分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微露对朝廷不满之意，点到即可，不必深言。”他慢慢屈下中指：“其二，巡防衙门掌着禁宫外守卫大权，还有九门提督吴六一，要派妥当的人去收买他，即使不能为我所用，能守中立便好！再其三——”他又屈下拇指，“乾清宫是老三处置军务、政务重地，宿卫侍臣，一定要派最靠得住的人去。”

济世柑掌而笑，说道：“可谓神算无遗！有此三条，不论大事缓行急行，大权在握，胜券可操。”

“至于，‘大事’如何着手，还需再议，今晚是难以说完的了。”班布尔善说罢目视鳌拜。鳌拜会意，便向厅前临水一边推开了所有窗子，亲手卷起了湘竹长帘。

## 十八 皇恩重侍女明心志 友情厚铁丐逢圣君

康熙由太监张万强和侍卫孙殿臣护卫着回到养心殿，早有苏麻喇姑冒雨接了。想起方才情景，康熙有点后怕，又颇有点得意。紧张、兴奋、焦躁，



激动，各种情绪在心中搅动，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俱全。苏麻喇姑为他除了冠服，只穿一件石青夹纱褂，上面缀着白檀马尾纽带，顿时觉得身心舒展了不少，跟着凉鞋踱了几步，躺倒在软榻上，头枕双手。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出神。

苏麻喇姑在一旁看着，心想：“十四岁的人，便这等深沉老练，多亏伍先生教授有方……”她也站着出了一会神，连康熙唤她也不曾听见。

康熙正要再叫。却见苏麻喇姑上身穿着太后赐的杏黄坎肩，荷绿色长裙，在微红的宫灯下显得格外风姿绰约，神态俊逸。手里摆弄着素红纱绢默默沉思，俨然一枝临风芍药，不禁看呆了。他第一次想到，这个平日冷峻泼辣的女郎，有时竟也如此温柔可人：“我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里，康熙觉得心跳气喘，又轻声叫道：“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一怔，回身走近康熙，问道：“万岁爷，是不是有点冷？”说着顺手拉起一床夹被要给他盖上，康熙却轻轻地推开了，热烈地注视着她，说道：“阿苏，你坐这儿。”

那灼热的目光，任何人都会明白它的意义。苏麻喇姑顿时慌得心怦怦直跳，低声说道：“奴才不敢……”康熙一把拉过她的纤手，轻轻抚摸着道：“这里没人，你只管坐下。”

苏麻喇姑既不能嗔又不能躲，张惶地四面看看，宫女们早已躲得远远的了，只好红着脸挨着康熙身子坐下了。

好一阵两人都没说话，只听殿外的雨刷刷地下，铁马在风中叮当作响。康熙拉着他的手坐起身来，轻声问道：“阿苏，你在想什么，”

苏麻喇姑这时已镇定了许多，略顿一下答道：“奴才在想一直诗。”“哦？”康熙坐直了身子，“你倒吟给朕听。”

苏麻喇姑略一沉吟，低声吟道：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  
行行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比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鹅。  
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  
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  
悲哉两泪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裙，泣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愿作罗藤枝，攀树死不休。  
死变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优得生君家！

康熙原是满腔的爱恋情思，竟被这首诗洗得一干二净。他松开了手，起身来望着殿外凄风苦雨，不禁黯然泪下，良久方问道：“这诗是哪里听来的？”

苏麻喇姑嗫嚅了一下才道：“伍先生说这诗见于《永乐大典》，题目‘李芳树刺血诗’，无出处，也没注朝代，李芳树其人无传无记，只是缠绵悱恻，千回百折之情思，颇能动人心肠。”

“伍先生的高风亮节，实在令人敬佩。”康熙叹道：“听你所言，象是倾心于他，能否从实对联说说。”苏麻喇姑红着脸不言语，半晌才道：“奴才并无自择之权，惟圣命是听。”康熙点头叹道：“方才是朕失态了，一旦为朕所幸，你和伍先生都会遗憾终生、岂非朕之罪孽——不过这种诗格调过于凄怆，非福寿之语，你也不必常吟才好。唉……”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长叹了一口气。

苏麻喇姑屈身跪下道：“万岁爷德高如山恩深如海，只是奴才身在旗籍……”

“哦，不必说了。”苏麻喇姑尚未说完，康熙便摆手让她起来，“祖宗旧训，也并非不可改动。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不是汉人，他不是也做了额驸！自今而后，你就叫婉娘好了。这是汉人的名字。”此时，苏麻喇姑真是感激涕零，“奴才纵然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主子恩典。”

“这事儿暂放一下吧。”康熙忽然想起，说道：“朕还有一件差使要你去办。”苏麻喇姑一听有正经差使，便欲跪听，康熙笑道：“不用这些规矩了。跪来跪去的，怎么说事情？”苏麻喇姑抿嘴一笑立起了身子。

康熙端起桌上凉茶喝了两口说：“马上又要开科了，听伍先生的意思还要应试。你要想法子劝阻他；鳌拜他们正在寻访他，撞到网里不是玩的。”他顿了一下，又笑笑道：“话总要婉转些，又不能露朕的身份，好在他还是听你的。”苏麻喇姑忙敛衽答道：“奴才尽力办去就是。”

两人正说话，却见张万强进来，请了安道：“太皇太后已启驾过来了！”

康熙瞟了一眼自鸣钟，已到亥初，忙道：“这么晚了，天又下雨，有什么要紧事，”张万强道：“雨小些了，方才慈宁宫赵秉正打发小大监来传过懿旨，奴才不知为何事。”

康熙忙赶出门来迎接。早见雨地里两行玻璃灯渐渐走近，苏麻喇姑掌好黄绢油伞双手擎着，站在康熙身后迎驾。

太皇太后颤巍巍地扶着两个宫女肩头进殿坐下。康熙施年随：“请皇祖母安！——皇祖母有何吩咐，只管传叫孙子，何必亲自走来？”太皇太后笑道：“整整一后晌没见到皇帝，心里惦记着，又听说皇帝夜里还在文华殿办事儿，任凭再关紧的事，身子骨儿是要紧的——晚膳可进得好？”

苏麻喇姑忙跪下道：“回老佛爷，万岁爷今晚进了两碗碧粳米膳，一块春卷儿，进得香！”太皇太后呵呵笑道：“好，起来吧！皇帝如若进得不香，你只管叫人到我小厨房让他们现做。”苏麻喇姑笑着回道：“奴才记下了。”

康熙接着太皇太后的话道：“方才在文华殿召见了索额图，熊赐履知小魏子，已晋封小魏子为三等侍卫。”

太皇太后点头叹道：“索额图和熊赐履都还罢了，小魏子也是个有良心的——只是据我看，皇帝你还缺着一个人儿呢！”

康熙心中一动，忙赔笑道：“求老佛爷明示！”太皇太后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呢？”

“吴六一！”康熙一听这个名字。心中豁然开朗。在京城，九门提督只是个从三品，秩位并不高，但这个职务，统辖着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和西直门的防务，最是紧要不过。吴六一自号“铁丐”，素称京华“怪人”，一般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招惹——这人如能笼在袖中，擒

鳌拜便添了五成把握。康熙不禁说道：“好！”又迟疑道：“只是如今局面如此纷乱，万一他与鳌拜……”

“那不会！”太皇太后收敛了笑容，“这人不会轻易膺混水。他恩怨心重得很，鳌拜和他同列入关，只因占了个满籍，名分比他高出了一大截子，他心能服？讷谟上回犯夜，叫他拿住打了二十板子才放，这件事轰动了北京城，怎么你这做皇帝的竟一点也不知道？”

听太皇太后责备下来，康熙忙躬身答道。”老佛爷教训极是。不过——”

“你给他恩典，他自然听你的！”不等康熙说完，太皇太后便截住说，“你父亲压他官秩、就是留着叫你用的！”

“是！”康熙恍然大悟，“明日就下诏，叫他做兵部侍郎。”太皇太后忍不住笑道：“越发悖谬了！不做九门提督，你要个兵部侍郎派什么用场？”

康熙顿觉为难，茫然道：“那……怎么办呢？”

“我说个方儿，管保中用。”太皇太后换了口气，和颜悦色他说道：“你下个诏儿，从天牢里放了那个查什么来着？”

“那个人叫查伊璜！”侍立在旁的苏麻喇姑早已喜形于色，脱口而出，“老佛爷真是点石成金！”

“对，查伊璜。”太皇太后笑道，“叫姓查的去说，比圣旨还灵呢！”

“傻孩子，你不明白其中原因。”见康熙如堕五里雾中，太皇太后又疼又爱他说，曼姐儿知道，叫曼姐儿办吧。”

康熙点头道：“成，就叫苏麻喇姑办这个差。”

“奴才领旨！”苏麻喇姑笑盈盈跪下叩了头，道：“依奴才看，明儿就叫小魏子去会查伊璜，火情做给小魏子，好么？”

太皇太后笑道：“这就是了。唉，我听宫里人兑，近来学业长进了，皇帝近日口里都换了词儿，连那些个翰林们都服气，都学些什么功课。那个伍先生怎么样？倒难为了他教！”

“皇祖母挂心，”康熙笑道，“孙儿近日学业是有些长进，除伍先生外，熊赐履也常讲一点书，四书已经讲过读完了，每日都是按索额图订的谱儿，孙儿逐条请教。伍先生批讲，又快又得益！”太皇太后笑道：“这就好，不过四书里头有孟子呢！听人家说，这个人损得很，老说皇帝坏话，可是真的？”康熙正色答道：“孟子所言，是为君之道的正理，都是要紧的。伍先生不知孙儿的身份，讲起来没顾虑，孙儿常听得出汗。孙儿就没听过哪家大臣敢当面说‘民命重于君命’这样的话。”

太皇太后笑道：“你爷爷、你父亲都是教人读《三国》，那书虽好，可我总瞧着有点调唆着人不安分的味儿，如今也该学点正经学问了。”

康熙笑了：“皇祖母说得对。这正是‘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看起来，老佛爷也是圣人！”太皇太后笑着又絮絮叨叨地安排了好一阵子，才启驾回慈宁宫去。

康熙对吴六一的事心里不踏实，笑问苏麻喇姑道：“哎，方才太皇太后说吴六一、查伊璜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麻喇姑笑道：“姓查的是吴六一的大恩人，万事都听他调遣！”

见康熙半信半疑，苏麻喇姑便对他慢慢他讲了起来：“被关的这个查伊璜是福建海宁人，也是世家出身，在顺治爷时期当过孝廉，年轻时也是个眼高心大的。那年隆冬，海宁下了一场大雪，他带了四五个僮仆挑着酒食野游，到一个破观子里头看雪赏梅，却见大殿前头有一个石瓮大的古钟，旁边有一

行脚印被雪盖了薄薄一层，钟上的雪也嫁被入撞动过……”

“大雪天，谁到钟跟前做什么？”康熙问道。

“是啊，查伊璜觉得奇怪，便到跟前俯身瞧钟底下，只见里头有个竹筐子，感到奇怪，就命那几个随从合力去掀。”

“装的什么？”

“不料掀了半天，几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就是掀不动，那钟恰如生根一般，查孝廉心里更觉奇怪，索性独自坐在廊下饮酒观雪，他想看看究竟是谁来取竹筐，”苏麻喇姑平静他说着，好像自己也身历其境。康熙也听得入神，“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雪地里来了个讨饭的，不过二十上下年纪，把要来的一堆干粮放在钟旁，一只手掀起钟来，另一手抓着干粮放进筐里，往往返返五六次才放完，然后扣起钟就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个乞丐又来了，旁若无人地坐在钟前雪地里，掀起钟拿块干粮就啃，吃完再掀再拿，像開箱子那么容易。”

“这真是奇人奇事。”康熙听呆了，惊叹他说。

“是啊！”苏麻喇姑道，“查伊璜大吃一惊，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神力呢，便亲自来到了他的跟前，在背后冷丁说了一句‘这等一个好男儿，为何要行乞呢？’

“那乞丐回头看了一眼查孝廉，边吃边道：‘好男儿不做英雄，宁为乞丐！’

“说得好！”康熙惊叹道：“后来呢？”

“查孝廉猛然心动，长叹一声道：听得人言，海宁城有一乞丐，手不拖杖，口若衔板，破衣如鹑，三餐不饱而无饥寒之色，人称‘铁丐’的，可是你么？”

康熙此时猛然醒悟道：“原来吴六一号称‘铁丐’，得之于此！”

“那人直：‘是，我就是铁丐吴六一。’孝廉又问：‘能饮酒吗？’”

“铁丐哈哈大笑道：‘不能饮酒，算什么大丈夫？’”

“于是孝廉就邀他到廊下，二人对座而饮。孝廉喝一杯，铁丐喝一碗，直饮了三十多回合，铁丐面不改色，查孝廉已大醉，只说了句：‘好一个铁丐，你真是海量！便扶醉而归。’”

“这查某也真豁达！”康熙赞道，颇有钦羨之意。

“当晚酒醒，查孝廉忽然想道，天气如此严寒，怎么就没有邀铁丐来家避雪，赶紧命人把自己的狐裘和袍子送到观庙里去，那铁丐欣然接受，也不感谢。

“第二天下午查孝廉去拜访铁丐，见他依旧赤足露肘，便惊讶地问：‘我送你的袍子和狐裘呢？’

“换酒吃了，’铁丐淡淡一笑，‘一个讨饭的要那么好的衣服有什么用处？’”

“孝廉听了更觉此人不可等闲视之，仔细询他的出身，才知这铁丐原也是世家子弟，父亲吴道大是前明的观察，死后家道败落他便沦为乞丐，游遍天下。闲谈中，吴六一谈论起江南山隘河道形胜险阻、安营下寨，用兵布阵，头头是道。

“查孝廉不禁大惊，道：‘吴贤弟，我错看了你！你是海内奇杰，拿你当酒友，真是失敬失敬！’

康熙听至此，觉得周身热血奔涌，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后来，查

孝廉就吴六诣到家里，每日上宾相待，说：‘贤弟乃蛟龙，暂且在我这小池里待些时。方今天下大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查孝廉也算得上是一位英雄，没有英雄的慧眼哪能识得真正的英才！”康熙道：“后来又怎么样了？”

“我大明天兵入关，洪承畴打到浙江，查孝廉资助铁丐盘缠，让他投了洪承畴。他直从福建打到广州，血战百余阵，功劳并不次于鳌拜。先前听说做过一次循州知府，后来才晋升为九门提督。”

听至此，康熙才舒了一口气。又问道：“那姓查的怎地又入了狱呢？”

“吴六一发迹之后不忘查伊璜的大恩，派长差至海宁寻找查孝廉，才知道查伊璜家遭了兵灾，穷病潦倒，以卖字为生。吴六一当即赠金三千两，帮助查孝廉恢复家业。那查孝廉在铁丐花园游赏时，偶然夸了一句园中的假山，第二天铁丐就命人拆掉，用兵舰直送海宁。万岁爷想想，这是何等的情分！”

“他是一个知府哪来那么多钱？”康熙惊奇地问道。

苏麻喇姑笑道：“主子偏爱盘根问底儿——羊毛出在羊身上，打仗年头，哪个带兵将军不是金山银海！”

康熙点头道：“你且说说姓查的入狱这件事。”

苏麻喇姑笑道：“也是命里该当，有个叫庄廷龙的人，闲着没事弄来一本前明的什么《朱相国史概》的书。写序的人想着查孝廉的名气大，不言声地把他的名字也署了进去，顺治爷查究这本书时，就将他抓了起来。”

“哦！”

“吴六一听说这事就慌了手脚，请了一个姓何的先生，是个大手笔，给他写奏折。一个月连上了七折，非要用自己的官职换查孝廉一命不可。瞧着洪老头的面子和这吴六一的功劳情分，顺治爷才免了查伊璜一死。”说至此，苏麻喇姑一笑，“万岁爷您若把查伊璜放出来，吴六一能不感激报恩么？”

听完这个故事，康熙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 十九 结同心矢忠保君主 邀挚友大义除奸佞

魏东亭从索额图府议完事出来，已是子夜时分，此时风停雨住，偶尔月亮从云缝中洒下一片清光，照着阒无人声的街巷，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三人密议结果，组织布库少年、动手擒鳌拜的差使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想到自己就要为圣上效忠，顿觉得浑身是劲。可是想到鳌拜的势力遍布京华，心里又是一沉：究竟该挑选些什么样的人？他心果正在从认识的熟人中一个个掂量着想想他们的人品才能，长处、短处，一下子列了好多人，有孙殿臣、张万强、赵逢春、狼谭、明珠……不知不觉，竟放辔来到了西直门东北的苇子巷，他忽然想到此地离悦朋店不远了，倒不如去会会何桂柱，连夜将他带走。他如不肯，也只好灭了口了事。

他不敢多想，拨转马头猛加一鞭向悦朋店急驰。刚穿过巷边一大片苇子坑，迎面来了一队巡夜的，打着灯笼远远喊道：“前面谁在骑马？下来！”说话不及，那群人已打马赶了过来。

见魏东亭穿着三等侍卫服色，那群人倒也不敢怠慢。为首的走上前来扎了一个千说道：“标下给大人请安，敢问大人深夜何往？”

魏东亭正待要答话，却多了一个心眼儿，说道：“兄弟是内廷侍卫，刚从鳌中堂府上议事出来，随便走走。”那巡夜的笑道：“对不住大人，兄弟公

事在身，请大人明示执照，才好放行。”魏东亭听来人口音似有几分熟悉，越发警觉，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到鳌中堂府办差，你等竟敢如此无礼么？”

那人冷笑道：“此京城乃是天子的。就是鳌中堂亲自来，也须要验明执照才好放行！”

魏东亭正待发作，借着灯光一看，站在前头不是别人竟是自己昔年在喀喇沁左旗结拜的兄弟穆子煦，忙翻身下马，哈哈大笑道：“兄弟，你要拿我！莫非要请我吃狗肉呀？”

穆子煦诧异地走上前来，闪眼却是魏东亭，将马鞭子一扔，翻身就拜：“原来竟是大哥！你叫我们想得好苦。”魏东亭忙抢上一步挽起，问道：“骡驴子和老四呢？”人丛中那两个听到问及自己，早已扑了过来，拉着手又笑又跳。

原来在喀喇沁时，这穆子煦是当地有名的马贼头儿，因带着几个无赖偷吃了魏东亭的爱犬，魏东亭寻上门去，几个豪客正大嚼狗肉，却都不认识他，还请他同坐共享。魏东亭喜爱他们豪爽，便索性出钱沽了一大坛子酒，长夜共饮，后来便结拜为义兄弟。因魏东亭身份贵重，谁也不好意思居他的长，就共同推他做了“大哥”。

这一别多年，魏东亭乍见了他们，心中如何不喜！乐了一阵子，便问道：“你们几个怎么也到京里来了？”

郝老四笑道：“大哥是知道的，咱兄弟没家，哪有饭吃便上哪儿去。那年你到热河不久，喀喇沁圈起地来，老百姓逃得个精光，咱哥们留着喝西北风，赶到热河投奔你呢，又听说你已来到京里。我们一商量，又赶到京里来了……”

“难为你们这么远来。”魏东亭心里很受感动，“怕有三千多里罢？”

骡驴子笑道：“咱们专做没本钱的生意，怕什么路远！”魏东亭听了不觉失声大笑。

穆子煦笑问：“大哥前头不是在内务府当差。怎就这么得意，又是皇上的侍卫，又是鳌中堂府里的？”魏东亭嘻嘻笑道：“给皇上当差是真的，说鳌中堂是想抬个大门头儿吓你们一下呀！”

“喏，差点误会了！”骡驴子道，“岂知你越说是从鳌拜那里来，越要难为你一下呢！别瞧着兄弟们寒碜，一朝权在手，便要收拾人！”

魏东亭心里猛地一动：“正愁寻不来人呢！这倒是几个好手，都是无家无业的亡命之徒，”遂笑道：“这里满共几位兄弟？哥哥我请客！”

穆子煦笑道：“总共十二——兄弟们，来见过魏大人！”

那九个兵见是他们头领的结义哥哥，又是如此人物，忙一齐过来请安：“要魏大人破费了！”魏东亭笑道：“那也未必就是我破费。悦朋店老板是我朋友，咱们趁夜搅他去！”

一行人方进胡同，远远瞧见七八个人打着灯笼，架着一个人。这些人见他们过来，犹豫了一下，便拐进小巷向东去了。魏东亭心里有事，格外留神，急忙把穆子煦叫过来，低声吩咐了一句。穆子煦转脸大喝一声：“前面什么人，站住！”那伙人慌乱着走得更快了。

穆子煦吩咐道：“三弟、四弟，你两个骑马从北面绕过去堵住那头，我们从这边两头挤，看他狗日的跑到哪里去！”魏东亭说声：“我也去堵。”便与骡驴子郝老四打马而去。

那伙人听得马蹄声急，赶忙拔腿飞奔。刚刚来到得巷口，魏东亭三骑

也到，横马拦住去路。犟驴子不由分说，朝前头一个兜头就是一马鞭子，口里骂道：“畜牲！聋啦！”魏东亭闪眼瞧时，不禁暗叫一声：“糟糕！”那被麻绳绑得结实实、口里塞着抹布的正是何桂柱。

为首的是个黑大个子，发辫盘在脖子上，腰间悬着刀。其余一色都是海青衫，走在前头的人被一鞭打得血流满面，黑大个子顿时大怒，正要发作，却听魏东亭在马上冷冷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绑了人哪里去？”

黑大个子见魏东亭一身侍卫服色，又瞧穆子煦等从后头赶了上来，情知来硬的不成，急趋上前打了个千儿道：“在下刘金标，现在班布尔善门下当差——这人名叫钱子奇，是班府奴才，因偷了东西私奔，主子让我们出来查访，不防正撞上了……”

魏东亭见他信口雌黄，便知也是个江湖老手，冷笑一声道：“有执照吗？”黑大个子忙道：“出来太急，没带。大人如不相信，请随小的到班大人那里一问便知；再不然，小的派人回去取来也成！”

“没有顺天府执照，就是犯夜！”魏东亭大声喝道：“弟兄们，拿下！”

“扎——”穆子煦一声答应，一摆手，十几个人掣出刀来呼啦一声围了过去便要动手。

刘金标一凉之下，倒变得强硬起来，双手一拱说道：“标下斗胆，请教大人尊姓台甫。这人实在是我府家奴……”魏东亭断喝一声：“我们是奉谕行事，谁听信你胡言乱语！明儿你自去巡防衙门分说！”

刘金标“刷”地抽出腰刀，恶狠狠地道：“那就休怪小人无礼了——”却不料，穆子煦已抄至身后。他做贼出身，脚步奇轻，刘金标竟毫无知觉，他只觉膀子电击般一麻，已被穆子煦摘脱了臼，穆子煦一手反拧住他的手臂，另一手将匕首在他脖子前来回比试着：“还敢无礼么？”郝老四、犟驴子抢前一步，推开绑架何桂柱的人，一把将店老板拉了过来，却不知魏东亭要这人做什么，也不松绑。

刘金标被解除了武装，嘴却依旧很硬，梗着脖子叫道：“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犟驴子气火了，大声道：“老子杀的人还少了，就再添你一个王八蛋也没关系——”说着，上前一把揪住刘金前胸，笑道：“天儿热，让你祛祛火气！”夺过穆子煦手中匕首就要往他胸膛上扎。

“兄弟！”魏东亭夺得何桂柱，无心把事情弄大，忙止住道，“别弄脏了你的手！”

刘金标见他不敢杀人，索性放泼：“你是哪个庙的神，比班大人还大？”

犟驴子怒极，将匕首朝腰里一插，二指如锥，直插进刘金标右眼里，活生生地把个眼珠子抠了出来。“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刘金标像猪似地嚎叫了一声，挣了一下，被穆子煦在后紧紧卡住，哪里动得！跟来的人见这五官不正的矮个子生性如此残忍，一个个吓得闭目摇头，噤若寒蝉。犟驴子把眼珠子扔给郝老四说：“接着，下酒最好！”又问道：“刘金标，这只眼也送兄弟罢，”刘金标痛得浑身直颤，一句话也说不上，只是闭着血肉模糊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

魏东亭“哼”地一声说道：“今儿给你点教训，好教你知道，北京城还轮不到姓班的！”将头一摆，押着何桂柱便扬长而去。

魏东亭一行急走了半个时辰方才站住，下马来给何桂柱松了绑，笑着给他掏出嘴里的抹桌布道：“老板，这一次擦干净了嘴，十年不用漱口……”

何桂柱长长透了一口气，跺脚埋怨道：“好魏爷，你闷死我了：怎么不早点给我掏出来，”魏东亭道：“你一嗓子喊出我的名字，那不惹麻烦了，哈哈哈哈哈。”

穆子煦吃凉地问：“大哥，你们认识？”

“岂只是认识，老朋友了。各位兄弟，我来介绍。这位就是悦朋店老板，姓何名桂柱，何老板我们本想吃你的东道来着，不料今夜竟吃我的了！走吧，都到我那去，咱们吃个痛快！”

返回虎痴 魏东亭宅上，已是四更时分。史龙彪和明珠两个因各怀心事，在床上翻来复去正睡不着。老门子上了年纪熬不过困；坐在堂屋角的春凳上睡了。家里仆人给魏东亭开了门进来，也不惊动人，一干人没声儿穿过客厅来到后院，明珠、史龙彪早已起身迎了出来。

魏东亭便关照穆子煦说：“这几位兄弟住东厢房。咱们这边来，今夜睡不着了，大家吃酒闲谈吧！”当下便引着他们进了西屋。

明珠见魏东亭身着崭新的三品武官服色，在灯下耀得眼亮，钦羨地道：“哥哥一夜便连升三级，小弟合当祝贺。”众人这才瞧见魏东亭今夜装束端地鲜亮——红珊瑚顶大帽子，补褂下金线宫制江牙海水，石青袍子后面悬着揆金嵌玉的一柄长剑，浑身上下一崭新，煞是英武。

魏东亭给大家瞧得不好意思，双手解下宝剑说道：“这是皇上亲赐小弟的，不敢独享，诸位也开开眼。”犟驴子性急，上前便要拔出观赏。魏东亭却庄重地将剑举过头顶，然后放在桌上，退后一步，又躬身一揖。众人见他如此恭谨，不禁肃然。

明珠上前捧起宝剑端详，便抽了出来，刚出鞘便觉寒气逼人，晃一晃，照得满屋亮闪闪的。明珠失惊道：“此乃太祖身佩之剑，如何有缘到哥哥手中，此乃非常之恩遇也！”魏东亭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将文华殿康熙赠剑的情形详细告诉了大家，说到最后已是泪光晶莹：“皇上今以此剑赐我。正是要我建勋立功。皇上以国土待我，我即以国土报之。魏东亭纵碎尸万段，也要报答此知遇之恩！”

“一将功成万骨枯！”史龙彪叹了口气，弦外有音地道：“你们求功名的人，心思究竟和百姓不一样。”

大家正沉浸在一种虔诚、肃谨、感恩的心情中，听得此言不禁愕然。

魏东亭想，这倒是试探史龙彪的极好机会，遂笑道：“老伯，您瞧着我这是见利忘义之辈么？”

史龙彪心情十分复杂，打火点烟抽了一口，半晌叹道：“倒不能这样说，满州人入关，老百姓日子一点也不见好，你这里讲大丈夫遭际不凡。可京西人市上头插草标卖儿鬻女的有多少！真可叹哪！”

“老伯说的是实情，”魏东亭心情沉重他说道，“但谁使他们抛井离乡落到这般下场呢，皇上今年还不足十五岁！”

史龙彪没有出声，魏东亭心知这话已经点到穴位，接着道：“从顺治四年圈地，到康熙这几年又圈又换，天下苍生冻饿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老伯您不说我也知道。去年我随皇上去木兰围猎，一路上收了几十具饿殍尸体，皇上难过得掉泪，命人收葬。说：‘这都是朕失政所致……’”他瞥了一眼史龙彪，接着道，“我们还看见一父一女，那孩子饿得面色青白，头上插着草标，见我们走近，以为是买主，又惊又怕，浑身抖着扑到老人怀里，嘶哑着声儿哭‘爹呀，别卖我，我会织草席、会烧饭，我讨饭、当童养媳都……行……’”



爹呀……你不心疼我啦……，一边哭一边抓打老人……皇上当即拿了二十两银子赏了他们，眼睛看都不敢看他们……这能说皇上不恤民，心地不仁么？”听到此处，史龙彪也不禁动容，旋又勉强问道：一边下诏禁止圈地换地，一边朝臣又在大圈大换，这算个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的。”魏东亭道：“这便是今夜皇上召我的真旨，皇上说归说，臣于仍照老样做。天下哪能太平，”

魏东亭瞧准了史龙彪外刚内柔的耕，一点也不客气地痛下针贬：“老伯任侠仗义，纵横江湖几十载，号称铁罗汉，是顶尖儿的好汉子，恕小侄冒犯，不知老伯到底曾救过几万人？”

这句话说得很重，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不了，魏东亭却提高了嗓门：“这不是杀几个贪官的事，也不是复辟明室的事。现皇上决意更新政治，夏苏民生，而内有权臣，外有藩镇竭力阻挠，皇位都坐不稳，性命也无保障——”说至此，魏东亭忽向史龙彪一揖拜倒，扬声问道：“即以小侄如今的处境看，敢问老伯当何以处之，是助皇上？还是鳌拜？吴三桂？或是别人？”

史龙彪早又愧又窘，忙双手挽起魏东亭：“贤侄不必说了。我枉自活了五十年，并不明理！”红着脸坐下叹道：“实不相瞒，我与鉴梅进京寻你，原为做一番复明的事业。如今人事俱非，鉴梅在鳌府做了丫头，与我也常常见面……只是……”

“哦！”明珠忽然失口叫道：“我明白了，老伯原是为南明永历入京来的——”

“禁声！”魏东亭低声喝止，“哪有这话，永历早死了！”

“明珠说的不假，你也不必掩饰。”史龙彪苦笑道，“说难听点，算他一个坐探。今夜听了你一番理论，我才明白，永历比起康熙，连条蚯蚓也不如！”

“咱们不说这些了。”魏东亭道，“老伯英风盖世，如遇明主，一生事业还长呢！”

穆子煦，郝老四、犟驴子和史龙彪几个聚在灯下赏剑，明珠心里仍激动不已，端起不杯洒，头一扬饮了下去，在厅内踱了几步，口中微吟道：

风云会龙泉，有剑何灿然！

断得天河水，甘霖洒人间。

魏东亭不禁笑道：“兄弟好大志气！”

明珠已有醉意，大笑道：“若论兄弟才资，虽不及兄，也算说得过去的了，只是空怀报国之心罢了。时乎，命乎！”他已有狂态，眼中流出泪来。史龙彪、穆子煦，郝老四受到这种情绪感染，黯然不语；犟驴子只知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却不理睬这些，自顾饮酒大嚼。

“何必作司马牛之叹！”魏东亭上前轻按明珠肩头笑道：“好兄弟，英雄造时势，事在人为嘛！”众人忽觉他语中有异，一齐转脸瞧他，魏东亭目光闪闪，微笑不语。明珠怔怔地问：“什么时势？”“诸位，”魏东亭收起笑容，神色庄重他说道，“可愿意跟着我魏东亭取功名么？”

穆子煦笑道：“奔京里来为的就是投靠大哥，有什么不肯呢？”

“既如此，那么！”魏东亭道，“皇上命我选少年有为之士，伴驾习武以备非常之变。今日在座诸位若肯同心办好这差，还怕将来没有立功名的机会？”

穆子煦等三人顿时大喜道。“我们跟着大哥做就是了！”史龙彪也道：“只要用得上，我也能出一把力。”只明珠嗫嚅道：“哥哥我手无缚鸡之力，怎生

应付得下来呢？”

“你比我的差使更好！”魏东亭道，“陪皇上在伍先生眼前读书。我来弄这武的。”明珠顿时喜形于色道：“将来兄有寸进，总不忘兄弟提携之情！”

“老板，”见何桂柱坐在屋角不言语，魏东亭笑道，“你在想什么？”

何桂柱闷闷道：“夹尾巴狗，有什么想头？”

魏东亭笑道：“你好大口气，孔夫子也做过丧家之犬！我为老板备资，你与史大伯在西便门外重新开张做生意如何。只是事事得听史大伯和我的调度，自然也还你一个正果！”

“白云观？”史龙彪讶然问道：“那里叫李自成烧成破野庵子了，在那开店，除了庙会有什么生意好做？”

魏东亭笑道：“咱们只做大生意，小生意当个幌子就成！”

一番铺排，众人个个眉开眼笑。何桂柱道：“席已残了，我店后头地下还埋着几坛二十年老陈酿，可惜了，不然大伙今夜都有口福的。”魏东亭笑道：“你以为只有你有好酒，请诸位尝尝我后院埋的老酒吧！”老门子已被大家吵醒，进来侍候。魏东亭吩咐道：“老爹，你带老四他们挖两坛出来，东西屋各一坛。今儿个我要和兄弟们喝个一醉方休。”

## 二十 惧泄密疑心生暗鬼 用谋权明言议废立

刘金标被人架着回了班府，此时班布尔善刚送走泰必图，见他血淋淋地回来，吓得酒也醒了一半，忙问：“这是怎么了？”

听几个亲兵七嘴八舌地诉说完巡防衙门无理劫人的事，他听过以后倒犯了踌躇。巡防衙门正是他近日极力拉拢结纳的，怎会如此不肯给面子？见刘金标一副惨相，又不好责备，便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今儿夜里这事也难怪你们，金标受了伤，先到后头养着，等寻着那小子，我给你们出气。”

他一夜也没睡好，尽在枕上翻烧饼。平时最宠爱的四姨太趴着耳朵劝道：“鳌中堂的事儿，你操那么多心，值吗，”他心绪烦乱地说：“妇道人家，这种事儿少问！”

没想到这事这样不顺手。他原想拿到何桂柱，审明后再与鳌拜商议办法。不料出师不利，下午截住那个臭进士，莫名其妙地被一个糟老头子搅坏了，晚上去擒何桂柱，偏又被巡防衙门的人抢走，算晦气到家了。

抄苏克萨哈家，意外弄出伍次友的策卷，循名按址找到了悦朋店。班布尔善不相信，一个举子能有这么大的胆，竟在顺天府贡院中大书“论圈地乱国”！没有硬后台，他敢！再说，苏克萨哈搅了进来，越发说明事情不简单。所以，几天来并没有动手拿伍次友，只派坐探扮作酒客将悦朋店监视起来观察动静。不久便发现魏东亭也是那里的常客。他心中暗喜：看来大鱼就要咬钩了。谁知几天之内，不但魏东亭不来了，连伍次友也杳若黄鹤，这就蹊跷得很了。他有他自己的棋，自觉比鳌拜高明得多！事无巨细，但与棋局有关，那就非弄明白不可。无奈之间才决定捉拿明珠、何桂柱，想捞起一根线来。再顺藤摸瓜。可接连出了这两件事，使他觉得似乎还有别人在同他下棋，而且一步步都是先下手，这未免使他暗自心惊。

其实，听了刘金标的遭遇，他心里并不相信是巡防衙门劫了人。那年轻侍卫像是魏东亭，只猜不透这伙巡夜哨兵都是什么人——是扑朔迷离呀——但既无把柄在手，又怎能奈何了这位皇上宠信的近侍？

一夜辗转，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班布尔善翻身起来便吩咐：“备轿，到

巡防衙门！”

行到中途，班布尔善反复思忖，还是不去为好，事情传开了，弄得人人皆知，立时就会谣言四起，于当前景况实在没存好处，于是轻咳一声吩咐道：“回轿去鳌府！”

鳌拜因夜间多吃了酒，仍在沉睡。门吏知道班布尔善是常客，也不禀告鳌拜，直接引他至后院鳌拜的书房鹤寿堂中，安排他坐了吃茶，说道：“大人宽坐，容奴才禀告中堂大人！”

班布尔善随手赏他一张五两银票，道：“费心，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大事，便多坐一时不妨。”那管家谢了赏，诺诺连声退了下去。

呆坐了一会儿，抽了两口烟，班布尔善漫步踱出堂外。这鹤寿堂坐落在花厅之东，临水背风，一道回廊桥曲折折地架在池塘中，直通对岸水榭。其时正是伏天，雨霁天晴，炎阳如火，红荷碧叶，柳枝低垂。站在树下观水，说不出的清静轩朗。他正要构思佳句，忽然听得柳荫深处燕语呢喃，听声音象是两个总角丫头在说话。

一个说：“你知道么，昨个素秋大姐姐哭了一夜，今个早起眼眶子红红的，和她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很没有精神。”另一个说：“这有什么稀罕的，老爷子总想欺负她，昨儿又喝醉了酒……我告诉你，昨儿说不定素秋姐姐是为别的事儿哭呢，老爷子这些日子可顾不上想这些心思，那几个大人白大黑夜在这灌黄汤，听人模模糊糊说，商量什么‘费力’的大事情呢！”

另一个格格笑道：“管他费力省力的，关我们奴才什么事。”听到这里，班布尔善脑子里‘嗡’地一阵响，“废立”二字竟已入奴才之口，他不禁怔了：“糟！这里大小人口三四百，传出这些口舌那还了得！”正欲拨开树丛进去问个究竟，两个小丫头却听到人来，一溜烟跑了。

班布尔善正发呆，背后传过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班夫子，流水落花春去也！如今炎阳似火，难为你还有思春之心！”班布尔善回头一看，却是鳌拜，后头一个丫环为他撑着凉伞。班布尔善笑道：“中堂，您酒醒了，一把子年纪，思的什么春哟！”

鳌拜一边笑道：“那也未必尽然，老当益壮，况你尚在壮年呐！”一边伸手将班布尔善让进了鹤寿堂。

二人分宾主坐定，鳌拜皱眉道：“昨夜你们演了一场陈桥兵变，老夫至今心有余悸。静而思之，实在叫人后怕，一夜没好睡，天将破晓才打了个盹儿。”

班布尔善正色道：“中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这可都是拿人头换来的至理名言！是进是退，您可要想清楚了。”鳌拜干笑一声道：“事至于此，可谓覆水难收，不过也有点太对不住先帝了，爱新觉罗氏对我还是不坏的。”

班布尔善听出鳌拜口气中，似乎有怀疑他的意思，淡然一笑道：“我也是宗室！趁着中堂的话，也要讨一点恩赏——事成之后，愿中堂莫学历代禅登之帝，要与爱新觉罗宗室相安到底。否则必致满族内乱，弄到两败俱伤不堪收拾的地步——目下最紧要的还是设法剪除老三，谨守机密待时而动。”

鳌拜狡黠地一笑道：“他还有什么羽翼！苏克萨哈一去，机断之权在我，遏必隆不在话下。”

“明的是没有了，”班布尔善冷然说道，“暗的便很难讲。”

鳌拜忽将身子一探，问道：“谁？”

班布尔善摇头道：“眼下不知，但有几件事令人生疑，愚以为有三个人不可不防，索额图、熊赐履和魏东亭。”接着他便把前段自己私下布置接连失利的情形详细说给了鳌拜。

鳌拜听得很留神，对班布尔善的私下安置，他原来是有些多心的，此时不禁点头称善：“难为你这么用心！看来三个人里头姓索的是主谋，熊赐履出个主意是有的，指望魏东亭护驾也算匪夷所思！不过你这一提，我倒觉得还有一点很蹊跷，老三近来说话动辄孔孟，引经据典的，弄得一班汉人都私下夸他学问大长。上书房周老先生跟我说，除了熊赐履偶尔讲一点，老三在宫中并不读书。这倒怪了，他能无师自通？”

班布尔善没有立即回答，只半闭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过了一会儿才说：“哎，中堂，我们早就该料到是这么回子事……”鳌拜嗅了一口鼻烟道：“请言其详。”班布尔善正欲答话，却见素秋捧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进来。

鳌拜看了素秋一眼笑道：“瞧这模样，昨夜又哭了。你放心，我已差人寻你亲爹爹，总叫你父女团圆就是了。”素秋大大方方将盘子放在桌上回道：“谢老爷，这瓜遵照太太吩咐已用凉水冰过了。班老爷，请用吧。”说完，悄然退下。

鉴梅一走，鳌拜便说：“方才的话怎么讲？”班布尔善留神地看看四周，并无人在眼前，这才道：“愚以为十有八九，姓伍的并未出京。”

“哎——你这就未免多疑了！”鳌拜笑道，“那伍次友能有几个脑袋，还敢在此羁留？”

班布尔善道：“不然。汉人中并不都似吴三桂那么下作。”

鳌拜沉思了一下，又问：“那么，足下以为他现在何处呢？”

这正是班布尔善方才深思的问题，他瞟了鳌拜一眼，一字一板地说：“必定藏在哪家大臣府中。如果把他与老三近日学问大长的事连在一起看，那就很有意思的了！”

鳌拜摇头：“太不可信，难道堂堂天子，肯屈尊要一个举人来做老师？”

班布尔善奸诈地一笑：“中堂所言虽然不假，但我听说朝里有学问的虽很多，不是中堂看不中便是老三信不过。假如我们设身处地地替老三想一想，与其让您在他身边安一颗钉子，还不如他不要师傅。”

鳌拜将案一拍道：“我非要送他一个师傅，他不要也得要！只是他要弄这点小玄虚有什么用处？”

“岂但有用，”班布尔善道，“简直是绝妙之极！眼下满汉大臣就颇有不少人对老三刮目相看，以为帝心聪颖，不学而知！他要是一代圣君，中堂不就成了权奸了吗，你说这得了不得了？”

鳌拜为了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取一块瓜胡乱咬了一口问道：“依你看，现在怎么办？”班布尔善道：“现老三势力未成，尚奈何不得中堂，中堂很可以明称圣上，暗修甲兵，笼络朝臣，待机而动。”鳌拜摇头道：“你知道，这种事下手要快最怕慢，慢则有变呐！”

班布尔善笑道：“敌我势均或敌强我弱则宜速决。现在我强十倍，只需戒备一些，看准时机一举而成，倒并不怕慢。中堂想，如若老三真地聘伍次友在某家大臣府上读书，他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天大的失着！他微服微行，白龙鱼服，杀了他不是干净利落，他死在冤家对头家里，又岂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鳌拜将只吃一口的瓜朝地下一掬道：“好，真有你的！”他兴奋地站起

来，“这事就拜托你查清楚。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

班布尔善连忙站起身来回答道：“不才既受恩于中堂阁下，敢不尽力么？啊，哈哈哈哈哈……”

鳌拜也纵声大笑：“办成了这件事，你就是我的开国元勋！你就等着受功封赏吧。”

## 二十一 释冤狱铁丐感皇恩 伴学子婉娘恋师情

按照太皇太后与康熙的密旨，魏东亭来到天牢释放了查伊璜。在他的心目中，这姓查的应当是一位惊天动地的伟男子，待到见面，不禁大失所望。原来不过是个六十多岁干瘦的老头儿，两撇花白胡子分的很开，显得滑稽可笑。再加上不修边幅，潦倒肮脏。除因吴六一的照顾，在狱中饮食颇佳，气色尚好之外，实在看不出有甚么出奇之处。

按照康熙的旨意，他悄悄领出人來，雇了轿直送九门提督府。门上的人只瞟了他一眼，便傲慢地说道：“提台正在签押房召集诸将议事，二位尊驾改日再来罢。”便坐下不理了。

久闻九门提督府里的人架子大，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魏东亭虽然未穿公服，穿的是原来内务府的便衣，但平日在等闲衙门里也是直出直入，从未受到过阻拦，没想到九门提督府不认帐。他想了想，换了笑脸，从怀中取了一锭小银递上，说道：“劳烦门官通禀一声，就说内务府魏东亭求见。”

“我早看出你是内务府的了。”那人也不接银子，只瞅着他们笑道：“你大概头一回来吧？我们衙门不兴这个！提台赏赐多，罚得也重，为你这点银子吃一顿毛板子，不合算！”

魏东亭还待要说，查伊璜在旁开了口，“甬传了！我找姓吴的也没甚么事。魏大人，咱们走！”说着拔脚便走。

“查先生！”魏东亭几步赶上，赔笑道：“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刚才咱们说得好好的，就先到舍下盘桓几日再说吧！”

不料这戈什哈一听“查先生”三字，像被电击一般跳了起来，连跨几步赶过来打了一揖，问道：“您姓查？查伊璜老爷是您甚么人？”

查伊璜老头儿倔着不答话。魏东亭忙接上去说：“这位便是查伊璜老先生，刚刚被特赦从天牢里出来！”

“啊？”话音一落，那戈什哈大惊失色，倒身下拜道，“小的不知，有眼不识泰山，老爷您得包涵着点！”起身又打了个千儿飞也似地进去了。魏东亭吃惊之余又感诧异，只是愕然瞧着这位不起眼的老人。

片刻之间，只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提督府中门哗然洞开，几十名亲兵墨线般排成两行疾趋而出。魏东亭素闻铁丐其名，却从未见过面，此时留心抬眼观看，只见中间一人，五短身材，八字胡须，已除了冠服，只穿大衣裳，系着玄色腰带急步迎了出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参将、副将，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魏东亭心中暗想，嗯，这就是名震京华的怪人“铁丐”吴六一了。

吴六一几步抢上，翻身跪倒，夫声痛哭道：“恩人！几时得脱囹圄，怎地也不先告诉我一声儿？”

查伊璜忙双手将他扶起，笑道：“不是你相救，我怎么出来。啊，是这位兄弟接我出来的。”

吴六一转身对魏东亭又是一个揖，说道：“敢问贵姓、台甫？”慌得魏东亭忙还礼不迭，笑道：“不敢，免贵姓魏，草名东亭，贱字虎臣便是！”

“久仰久仰！”吴六一笑道：“天子近臣！”说着便将二人往里让。两边兵丁将佐一个个按序排班垂手而立，站得笔直。魏东亭心中暗赞：“久闻吴铁丐治军严厉，真不含糊。乾清宫前，也不过如此整肃。”

方到二堂，便听里边一个人呵呵笑着迎了出来，说道：“提台大人今日喜从天来，我竟不在身边！”说着潇洒地向查、魏各作一个长揖。魏东亭一边还礼，一边想道，“众军士整肃如此，这人是谁，却如此放肆？”

方欲启问，便听吴六一笑着介绍说：“这是府中幕宾何志铭何先生。”

何志铭笑道：“提台天天放不下的心事就是查先生，今日我们可要叨光快活一番了！”回头又吩咐一旁戈什哈：“快快摆酒来！”严然是半个主人，魏东亭瞧着越发惊异，不得要领。

他哪里知道，这吴六一素日治军极严，下属稍有触犯军令，不论有面子没面子，就拖下去打得发昏。只因罚重赏也高，动辄千两银子，所以人们怕他、尊他、离不开他。但吴六一对文人墨客却极其宽厚，礼敬如宾。养着十几位翰墨高手为他草草谋划。这何志铭是他第一得用的人，待遇要超过那些记名副将。当下筵宴摆齐，吴六一强按着查伊璜坐了上首，何志铭、魏东亭一左一右相陪，他自己在下首就位，亲自把盏劝酒。下边几桌是副将、参将、游击、千总依序而坐，直排到二堂前边天井里。

吴六一安席已毕，自斟了满满一大碗酒，兴奋得满面红光，朗声说道：“诸位！跟我从循州来的都认得，这位便是查先生，请先干了这一杯，恭贺先生蒙赦归来！”

众将佐都起身举杯道：“提台请，查先生请！”吴六一素来讨厌马屁精，所以喝酒时也没有一人敢出来说两句奉迎场面的话。

酒过三巡，魏东亭笑道：“铁丐将军！久慕将军盖世英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说这酒量便少有对手！”

铁丐笑道：“这算甚么！当年在海宁与查先生初遇，雪大如掌，酒兴似狂，连饮三十余匝犹未尽量。”

查伊璜笑问：“今日还能如此豪饮否？”铁丐道：“却也难比当年了。”说毕二人相视而笑，情感十分亲密。魏东亭暗自叹道：“这才叫朋友呢！”

“虎臣，”铁丐见魏东亭若有所思，手按酒碗问道，“不才曾七次上折，仅救下查先生一命，此次恩赦，想必是虎臣所保？”

“哪里，这乃出自圣裁。”魏东亭毫不迟疑地答道。何志铭听后全身为之一震，便放下了箸，魏东亭见查伊璜和铁丐均感诧异。忙又道：“也是太皇太后的慈命，圣上深知将军忠义，查先生事出无心，不欲以查先生之事，致使将军失望，待禀知太皇太后，方下特旨赦免的。”这几句说得声音很重，满座军将都是一惊。

铁丐顿时面现肃然之色，查伊璜却似满不在乎地独自把盏而饮。魏东亭继续说道，“大皇太后慈训，说庄氏一案办得苛了一点，但彼时入关未久，人心未定，也还是情理中事。如今天下大定，应怜惜人才。”

查伊璜听至此，由不得长叹。一声道：“借乎知之已迟，人老珠黄，还有甚用处！”

铁丐见查伊璜伤神，忙劝慰道：“圣明在上，明儿铁丐奏明了，请复先生功名，再图进取，也是可行之道。”

“不不不！”不等他说完，查伊璜忙止住道：“小住数日，我还是回海宁去。暮年思乡，我是断断不做官的了，铁丐你素知我意，不必客气。”

“也好！”铁丐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咱们今日且痛饮一醉再说！”说着便举杯让酒，“请，请！李麻子，黄老五，你们怎么啦？”

这一夜直喝到二更时分方才尽兴而散。魏东亭自此便结交了铁丐和何志铭，声气相通。

偶尔，铁丐还破例便衣到他虎坊桥寓处走走，几个月后，居然称兄道弟了。

上次和班布尔善密晤之后，鳌拜十分谨慎地收敛了自己的专横。虽说仍是居家发号施令，但到了乾清宫，大面上跪拜仪节都一丝不苟，对康熙也和悦了一些，像是换了一个人。

康熙便也觉得自在多了。魏东亭抽空把自己精心挑选的名单呈上，一共有二十多人，请康熙过目，补入疏庆宫当差。康熙心不在焉地看看，“扑哧”一声笑道：“犟驴子，真起得好名字！”魏东亭笑道：“这是奴才在关东时结义的兄弟，本姓姜，叫立子，因脾气倔强，生性粗顽，大家就给他起个浑名叫犟驴子，他便索性认了，从此，外号叫开了，他的真名实姓反而没人叫了。”

“好。”康熙笑道，“从明天起，叫他们三人进来侍候，余下的人每隔十几日增添几个。”魏东亭趁便道，“已经两天没去上学了，伍先生着实惦记着圣上呢，今儿不如去去的好。”康熙点头淡淡一笑道，“也好。”

午牌刚过，康熙换了一件青罗截衫，也不戴帽子，乘了一辆小马车。带了苏麻喇姑径直往索府后花园。魏东亭带两三个人远远跟着，一路上确也没见甚么异样。

听得他们进了园，伍次友挑帘而出，笑道：“世兄，三日没来了吧，我倒着实想念呢！”康熙笑道：“学生何尝不想来，只是天气炎热，太祖母怕热着了，说是功课宁可少些，不让身子亏着了。”伍次友便笑着让他们主仆进了书房。

康熙一落座便道，“这几天虽没来上课，倒读了几部杂书。即以春秋而论，着实使人莫名其妙，为何周室乱七八糟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正要请教先生。”

伍次友爽朗地笑道：“噢，世兄不学时文，却倒尽追求帝王之道，难道不进仕途，就能出将入相么？”说得康熙开心大笑。苏麻喇姑用手帕子掩着嘴，也是笑不可遏。

康熙拿起桌一的宋瓷茶钟儿端详着问道：“我有将相之志，难道先生就没有么？”

“我怕不成。”伍次友挥着扇子笑道，“学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如若退回二十五年，天下大乱之时，风云际会之日，或可为天子倚马草诏。如今天下澄清，读书人能盼到翰林也就不再往下想了。”

康熙忙道：“以先生的道德文章，这点想头并非过奢。”

“方才世兄问及春秋致乱之由？”稍顿，伍次友转入论题，“历来人们见仁见智各持一端。据我看来政令不出天子，诸将不尊周室，乃是祸乱之本！”

这句话正敲到点子上。康熙刚平静一点的心情，骤然又起波澜，他勉强笑道：“现在政令也是不出天子，不是很好吗？”

伍次友冷笑道：“现在徒具太平之形，实隐忧患之气。国疑主少，危机四伏，内有权奸把持朝政，外存藩镇拥兵自重，哪里谈得上甚么‘很好’？”

听此一番话，康熙脸上陡然变色。苏麻喇姑急忙掩饰道：“听说鳌拜中

堂如今恭谨多了。”伍次友转脸看着苏麻喇姑道：“恭谨不恭谨，不在于辞色。魏征犯颜批龙鳞，太宗反不以为奸，因知其并无私意；卢妃恭谨谦逊，世称奸臣；这怎么看呢？今观鳌拜之忠奸，只能看他交不交权。皇上亲政已有二年，他为甚么还要包揽朝政，议军国大事于私门？这是忠臣应该做的么？”

康熙越听越惊，有些坐不住，定定神笑道：“我不出将入相，你也不过想个翰林，咱们不管他甚么忠臣奸臣的！”便起身拉了魏东亭道：“热得很，婉娘且陪先生，小魏子，你我出去走走再来。”说罢二人便一同出来。

屋里只剩下苏麻喇姑和伍次友，一座一站，好久谁也没有说话。苏麻喇姑倒了一杯凉茶，双手捧给伍次友。伍次友小心翼翼接过道：“多谢。”又停一会儿，苏麻喇姑方道：“秋闱在即，伍先生还要去应试么？”伍次友出了一阵子神，方喃喃答道：“唉，寒窗十载，所为何事，去还是要去的。”

苏麻喇姑便在对面对面坐了，摇着纱扇笑道：“先生可肯听婉娘一言相劝？”

伍次友见龙儿和小魏一去不回，单留下婉娘，心中早有些不安；见她竟大大方方坐到对面，更觉局束，脸上便渗出汗来，听婉娘如此说，眼望着窗外，将杯放在桌上道：“请讲。”

苏麻喇姑见他一副道学先生模样，倒觉好笑，起身拧了一把凉毛巾递上道：“我劝先生这次秋闱不考也罢。”

伍次友原想婉娘定要劝他刻意功名，促他去考，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如此相劝，不禁转过脸打量着苏麻喇姑，笑问：“为甚么呢？”

尽管苏麻喇姑是一位见多识广、聪明机变的满族姑娘，但像这样与一个青年男子独坐促膝而谈，也是头一回。苏麻喇姑见他正眼盯着自己，不禁面红耳热，鼓起勇气答道：“如今鳌拜专权，先生之志难伸，先生之道难行，不考则已，怕的是一入考场，有身陷囹圄之灾。”

这话情真意切，伍次友不禁动容，旋又笑道：“噢，上一科考后并无后患嘛！”苏麻喇姑接口便道：“上次有苏中堂在，这一次却没有，这就是不同！索性告诉先生吧，鳌拜这会儿正到处捉拿您呢！”伍次友惊讶道：“是么？这些你怎么知道？”

苏麻喇姑一怔，来不及思索便随口答道：“我也不过听索额图大人和夫人闲谈罢咧。”

苏麻喇姑这句话毛病太大了，伍次友不禁也是一怔，心想：“她怎么不说‘我们老爷太太’竟扳平身份直呼索额图的名讳，幸而伍次友一向对此并不看得很重，这想法就一闪而过不再深思，当下笑道：“依你便永不应考了？”苏麻喇姑也笑道：“先生吟的诗中有两句最耐人寻味：‘借得西江明月光，常照孤帆横中流！’只要有我们主子在，早晚有您一个出身就是。”

“你是说——”伍次友愈听愈不明白。

“眼下也无需多说，”苏麻喇姑掩口笑道，“先生孤高耿介，当然不肯曲中去求功名。我们很清楚，怎么会强人所难？”伍次友沉吟着将这话一字一字回味许久，自觉爽然，遂笑道：“依你！等老贼过世再考也罢。”

二人正说得热闹，忽听窗外有人笑道：“婉娘姑娘好才情、片言说醒痴迷人！”苏麻喇姑红着脸啐道：“是小魏子这促狭鬼！大热天儿，你带着龙儿到哪里去了？看我告诉老太太，仔细着了！”说话间康熙和魏东亭已笑着进来。康熙笑道：“婉娘别急嘛，这和先生不要急是一样的道理。是我让小魏子在这里偷听的。”苏麻喇姑这才低头不语。



伍次友心里一动，这少年身上似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质，爽朗质朴中带有雍容华贵，使人亲而难犯，当下坐定了，康熙笑道：“方才出去走了几步，才知新秋将至，园中柳叶已开始落了，隔几日我邀先生一同出游可好？”

伍次友双手一供，调侃地说道：“敬从世兄之命！”

康熙抬头看看天色，已将未未，便对苏麻喇姑一笑：“婉娘，咱们也不能老恋着这儿，也好走了，省得老太太惦记着又打发人来催。”魏东亭不住地笑，苏麻喇姑不好意思地笑道：“谁恋着了？主子不说走，奴才敢动么？”

## 二十二勇鳌拜显能戏近侍莽少年请纓入宫闱

康熙回到禁城，张万强正在神武门焦的不安地等着。见他回来，急步上前，也不及请安便顿足道：“好我的主子爷！还在这儿攸哉游哉，急煞奴才了！”

康熙见他满头大汗，脸都黄了，忙问：“是怎么了？”

张万强左右瞧瞧，见没外人，赶紧凑上去说：“鳌中堂方才递了牌子。坐在文华殿，说有要紧事，定要请见呢！没法子，奴才只好说，主子正歇中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吩咐，天大的事也得等主子起来再说！喏，再迟一会儿，不就露陷儿了？”

康熙心里咯噔一下，暗想：“从没有午间请见的，莫非他嗅出甚么味儿了？”停了停才说道：“就说朕刚起床，在御花园舒散筋骨，叫他到御园里来。”说着便吩咐魏东亭，“你也随朕进来，一块儿练功夫。”

在御花园接见鳌拜是康熙的临时决定。与其自己失急慌忙赶到上书房召见他，不如让鳌拜多跑几步，这算是“反客为主”。当鳌拜带着穆里玛、讷谟赶来时，他已举了几趟石锁，正在练习射箭。

鳌拜走进园子，且不覷见，微笑着站在上旁观看，哪知康熙练着练着，倏地转身，一支响箭呼啸着直朝鳌拜面门射来。穆里玛大惊失色，猛地抢前一步欲要阻拦，哪里还来得及！

但鳌拜却像没事人一般立着不动，等箭飞至眼前，伸手一绰，早抓在手中，却是一枝箭头包着沙囊的鸣镝……康熙弃弓在地，二人相视哈哈大笑。魏东亭、穆里玛、讷谟三人虚惊之下也陪着干笑。

康熙拍拍身上灰土迎上前来，鳌拜笑道：“主子好箭法，险些吓煞老臣！”康熙也笑道：“真不愧大将出身，好手法！朕不过玩玩儿已。请这边坐罢。”说着便让鳌拜一同坐在御亭前树荫下的石鼓上，抬头问道：“什么事啊，这么急？”

鳌拜从袖子里取出一张折子，拱手送上道：“平西王吴桂请调芜湖二百万石粮以资军需，请主上谕旨。”

“朕要学明神宗，舒舒服服地做个太平天子，不用瞧了。”康熙笑着摇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比这大的事你都办好了，何用朕来操这个心。”

鳌拜道：“不是这样说，需要钦差一干练大臣至芜湖方可，这数目太大了。”

康熙慢慢问道：“你瞧着谁去好呢？”鳌拜不假思索地答道：“臣以为索额图为宜。”

康熙表面上嘻笑着竭力保持平静，心里却恨不得一脚踢死眼前这个满面横肉的家伙。剔着牙迟疑道：“前几日奉天将军六百里加急，奏说罗刹国在外兴安岭大肆侵扰，其势不可轻觑。朕想委索额图办这个差。等一段瞧瞧，

如罗刹不退他就得成行了。他对那一带形势还熟……”

鳌拜心想，“索额图要是真到了外兴安岭，说不定会冻死战死，打了败仗更回不来，倒比去芜湖好。”来不及细想又问道：“圣上看芜湖这差使谁去的好？”

“你看班布尔善这人怎样？”康熙带着挑衅的眼光盯着鳌拜问道。鳌拜连连摇头道：“不成。奴才那里忙得很，户部上的事只有他还通晓，他一走便不可开交。”

康熙心里暗笑，想想道：“那只好偏劳一下遏必隆了。他身子不好，已有半年多没上朝了。你去告诉他，好在有半年时间就可以办好差使，还可就近到苏杭养一养病，算是一举两得。”

鳌拜道：“圣上既然如此说，今日下午奴才便明发了。”

大事议过，鳌拜便起身告辞。康熙笑道：“久闻卿武功不凡，今天正得便儿，就请演示一番，给朕看看如何？”鳌拜笑道：“奴才那一点微末本事，怎好在此露丑？”康熙摆手说道：“何必过谦，请吧！”

鳌拜说声“放肆”，顺毛摘掉带有珊瑚顶的大缨帽，连朝珠一并递给穆里玛，又脱去仙鹤补服和九蟒五爪的袍子，只穿一件实地纱府绸衣，也不盘辫子，就地变了一个“把火烧天”的架势、提了气双脚猛地一蹬，“吭”的一声抱起一快三百多斤的湖石单手举起，在地下转了两圈，手中的石头像定在半空中一般。

康熙看得眼花缭乱。鳌拜忽地将石头扔起，离头顶五尺有余，将身子一偏，手掌平放在地下。那石头疾速落下又“吭”的一声砸在他手背上，直入土中二寸有余！康熙和众人一声惊呼。鳌拜将手猛地一扯，闪电般向石头猛劈一掌，借大假山石顿时裂为二块。

魏东亭瞧得真切，暗自骇然。他早就听人说鳌拜武功卓绝，今日一见，果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穆里玛、讷谟站在旁边，虽不便喝彩，却是一脸得意之色。看康熙时，仿佛毫不在意，拿着把檀香木扇，兴致勃勃地观看。鳌拜练得性起，随手从地下抓起两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嘿”地用劲一握，石头竟应声而碎。这才笑着拍拍手上的灰土慢慢穿衣，笑道：“圣上见笑了。”

康熙将扇子一合塞进袖子，笑道：“国家有像卿这等勇武的大将，朕可以高枕无忧了。”又转身对魏东亭道：“你去找几个少年，一律都是十六七岁的，陪朕练一练功夫。”

魏东亭忙应道：“扎——”偷眼瞧瞧鳌拜，见他并不介意。又道：“奴才明个儿就给圣上找来。”鳌拜笑道：“奴才七岁时，就投拜名师习武了，万岁这会子才赶着练，怕是迟了点。”

康熙笑道：“打仗自然还得你去。朕不过舒散筋骨而已，哪里来得真的！”

遏必隆接了钦差去芜湖的明发诏谕，真是喜出望外。忙乱了一夜，打点行李，点拨仆妇，雇佣船夫，聘请师爷……他恨不得早一点离开北京城，躲开这是非地。

半年来，他在“病中”冷眼观看，觉得皇上和鳌拜这双方都不好惹。像是两股旋风，扩展自己的力量。假若你偶尔接近任何一个旋涡，便觉劲风扑面，有一股巨大的引力拉着你向中心走去。他明白，以自己的身份，无论卷到哪一边都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两股旋风碰到一起，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会不会似龙卷风那样拔树起屋，把朝政弄得不堪收拾呢？

他不敢多想，又忍不住要想。他“病”卧之后，鳌拜和班布尔善来探望过两次；康熙也派熊赐履和魏东亭来两次“视疾”。每次人来，都要给他带来新的不安。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像是孤身一人驾一叶扁舟飘在茫茫天水之间，终归有一天会堕进无底的深渊之中。朝中每一件事发生，他都要掰开来、合起来，揉碎了、再捏起来掂量。再“病”下去，恐怕真地要病倒了。正在这时，接到了办粮务的差使，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出京了，他怎么能不欢喜呢？

忙了一夜，第二天他急急忙忙地到乾清宫辞驾请训。康熙传出话来，要在养心殿见他。

看着跪在面前这个形容憔悴的人，见他花白了须发，瘦骨伶仃，仿佛又老了许多，康熙心里不由得泛起一种怜悯同情之感：是啊，若是硬要这遏必隆与鳌拜公然两军相对，恐怕他也会落得个苏克萨哈的下场。目前他肯执中，还是有良心的。怔了半晌，突然发现遏必隆还跪着不动，轻叹了一口气说道：“起来坐着吧！”

遏必隆叩了个头。待坐在下头木凳子上抬眼看时，魏东亭好似一尊护法神挨在康熙身后。毓庆宫调来的狼谭等几个新进侍卫也都一个个挺胸凸肚目不斜视，十分威武。康熙摇着一把泥金摺扇神态自若地坐在上头，显得十分潇洒。这时，就听康熙问道：“朕曾打发人去探视你几次，身子可好些了？”遏必隆脸一红，忙躬身回奏：“奴才犬马之疾，多劳圣躬挂念！托主子洪福，近日已大好了。”

康熙道：“去芜湖办粮的事，你觉得如何？”

遏必隆忙答：“此事关系重大，奴才此去一定办理妥当。”

“不！”康熙脸色一变，突然说道：“你一石粮食也不能给吴三桂！”

遏必隆被这诏谕震得身上一颤，方欲启问，便听康熙接着道：“他吴三桂缺甚么粮，他自己铸钱，自己煮盐，自己造兵器，云贵川黔四省粮秣喂不饱他十几万人？”见遏必隆听得发呆，康熙加重了语气，“缺粮的是北京！京、直、山东驻防八旗绿营五十余万，北京连年天灾人祸，饥民遍地，难道反而不缺粮！”

他将“人祸”二字说得山响。遏必隆心中噗噗乱跳：像康熙这个岁数，北京人称为“半桩娃子”，任事不懂。听得人说，康熙整天只知打猎、玩布库游戏，并不大理会朝政，谁料他竟如此熟悉情况，如此明断果决！偷眼看时，康熙也正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忙答道：“圣上所言极是！”

“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康熙道：“你这一趟去芜湖。一年之内务要办六百万石粮，由运河秘密调到北方听朕调度。如果运河塞滞，还要就地筹银募工疏通。”

遏必隆起身伏地启奏：“倘京中辅政及有司催问，平西王派人索粮，当如何办理，请圣上明示。”

“这要你自己想法子。”康熙笑道，“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遏必隆默然不答。

康熙心知其意，冷笑道：“有朕为你作主，不必忧虑。也罢，朕索性再帮你一把。可是朕也要告诉你，要是办砸了，朕诛你易如反掌！”说着拿起朱笔，写了一道御旨“遏必隆筹粮事宜，系奉朕特旨钦差，内外臣工不得干预，钦此！”写完甩给遏必隆，“这尽够你应付了。你是聪明人，好自为之！”

见康熙不再说话，遏必隆思索再三，终于说道：“圣上所谕，奴才铭记在心。目下政局虽然清平，但也有隐忧，南方也不平静，望圣上留意。”

“这还像个话。”康熙点头笑道，“你明白就好。跪安吧！”

遏必隆一去，康熙便启驾至乾清宫，早见孙殿臣、明珠、赵逢春、穆子煦、鞑驴子、郝老四等人在月华门口候驾。远远见圣驾过来，大伙儿一溜儿跪下。只孙殿臣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请安道：“主子爷，我们几个给您解闷来了。”

康熙看了看这几个人回头问道：“就这几个？”

魏东亭忙赔笑道：“奉主子爷旨，过几日才能再添呢。主子到忘了？”

康熙这才想起，挥手叫他们起来，逐一问过他们的姓名。他对明珠特别感兴趣，笑道：“这名字倒好，是掌中之珠，还是土中之珠？”

明珠初见皇帝，本来有些紧张，见康熙说话随和，便壮着胆子回道：“奴才愿为皇上盘中之珠！”

康熙点头，又问郝老四：“你排行老四？”

郝老四按魏东亭事先的关照答道：“奴才本名郝春城，因自小除了天、地、皇帝，甚么也不怕，所以人们叫我郝老四！”

“好，知道敬天畏命，算得上是规矩人！”说完又问，“还有一个鞑驴子呢？到朕跟前来！”

鞑驴子听得，几步上前，咕咚一声就跪倒在地磕了个头。康熙笑问，“你原来是作什么的？”

“做过没本钱生意。”鞑驴子早把魏东亭的关照忘得精光，“不过那是前些年的事儿，

这几年可没杀过人。”魏东亭、穆子煦正自担心，却听康熙哈哈大笑：“起来吧，还是你的老本色好！”便问魏东亭：“你的这几个朋友，大约都是平生不修善果的罢？”

魏东亭知道“平生不修善果”是《水浒》中鲁智深坐化钱塘江畔留下的偈语里的话，下一句便是“只知杀人放火”。忙笑着回道：“除了明珠，都是的，不过跟着主子爷，要不了几年就出息了。”

“好。”康熙道，“你去告诉敬事房，给他们各补一份钱粮，按八品供奉吧，每月一总关到你那去就成。”说到这里，远远见张万强和苏麻喇姑走来，便道：“往后每天都进宫当差，也不用带甚么器械，玩拳就是。魏东亭，这事交给你了。”说完便回养心殿去了。

康熙去后，魏东亭便把几个人叫在一起说道：“主子的话都听见了！从今个起，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了，得有点规矩。走一步道儿，说一句话都得循着规矩来！主子既然叫我来办这个差，少不得把哥们义气朝后放放。谁要在这紫禁城里捅了漏子，别说大哥我救你不下，便是救下，家法也难饶！”

他板着脸说了这番话众人只好肃然敬听。只有鞑驴子别着脑袋咕哝了一句什么。魏东亭见大家无话，接着说道：“每日辰时和申时，咱们各在日精门和元华门内当差。主子来时陪主子，主子不来，就候着听差使。回到家里，咱还是哥们。”

魏东亭说完便带着大家穿过雨道，进了月华门，迎头碰上班布尔善从乾清宫下来。班布尔善见了魏东亭，站住了仔细打量。魏东亭忙上前扎了个半跑道：“给班大人请安。”

班布尔善满脸堆笑，连忙用手拉起魏东亭说道：“魏军门，这又何必呢？你这是——”

魏东亭见他注视穆子煦几个，忙笑道：“哦，这是新选进的几个低品侍

从，是陪皇上玩的。”班布尔善满腹狐疑，表面却丝毫不露，连连夸道：“好好！一个个都是少年英雄，正是后望无穷！”魏东亭呵呵笑道：“大人夸奖了，瞧他们这模样，乌眉灶眼的，哪里像什么英雄少年！”说毕二人畅怀而笑。

## 二十三小兄弟奋发练硬功老教头喜收众高徒

事隔一日，班布尔善便到鹤寿堂来会鳌拜，见鳌拜正和遏必隆交待征粮事宜，便闪到一边，直候到遏必隆辞去方才进来。

一坐下班布尔善就迫不及待地问：“中堂，魏东亭领着那一帮人是干什么的？”鳌拜似笑不笑地答道：“干什么的，陪皇上练武玩的呗。”班布尔善听鳌拜不阴不阳的回话，不解其意，忙问：“依中堂之见，这里可有甚么名堂。”

鳌拜抬头看了看门外，冷冷答道：“不过是要你我的人头罢了。”

“既知如此，”班布尔善皱眉问道，“中堂为何不设法阻拦呢？”

“他是皇上，”鳌拜半闭着眼睛身子向椅背上一仰，冷笑道，“我要连这点小事都不允，岂不太不给面子了么。”说完，他一正身子，格格笑了两声，“不过，他指望这几个毛猴子来治我，也太小看人了。你瞧——”说着顺手抓起案上一方铜镇纸递给了班布尔善。班布尔善接过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鳌拜刚才一捏之下，那铜镇纸上已然印上五个深深的指印！

沉默良久，班布尔善将镇纸放回案上，说道：“虽然如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堂还是要多加留意才是。”

“当然。”鳌拜点头道，“你的话有道理！所以我已叫穆里玛接管了隆宗门，讷谟管着景运门，乾清宫也有咱们安插在大内的十几个高手。昌平、居庸关、门头沟、丰台、通州、顺义的守备、千总都已换了咱们自己的人——这安排你看怎么样？”

班布尔善沉吟着问：“只换守备，怕不行吧？”

眼下也只能如此。“鳌拜道，“搞得声势太大，惊动了兵部就会满朝皆知，反倒坏了事。”

“中堂，”班布尔善此时已经释然，轻松他说道，“现在辰时他们正练武呢。咱们去瞧瞧如何？”

鳌拜一跃而起，兴致盎然地笑道：“好，依你，见识见识他们的拳脚！”

二人不多时便进了紫禁城。刚进隆宗门，就见遏必隆在乾清门外向内张望。鳌拜笑道：“此老心火毕竟未除。我们不去见他。”班布尔善道：“他还是放心不下老三。”

二人一边说一边步上乾清门。恰逢阿思哈当值，见他们进来，忙躬身迎接。忽然从月华门传来嘈杂声，鳌拜侧耳静听了半晌，倒像又厮打，又说笑似的，不甚真切。便拉班布尔善道：“走，到月华门去。”

这里郝老四和赵逢春正打成一团，康熙在旁看得乐不可支。赵逢春原是正白旗下的一个十人长，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战阵，当了索额图的戈什哈，闲着没事儿才和门房兄弟们练练拳脚，舒展一下筋骨，说到武功底子却是很薄的。

郝老四急着要在康熙面前露脸，几次用关外大力擒拿法向他攻击，赵逢春占了力大的便宜，两人攻来打去，不分胜负。郝老四看准了他下盘不稳，双手勾成鹰爪形直扑上来，赵逢春将手一格，右肘直撞郝老四胸前。不料郝老四急变一招，赵逢春竟扑了个空，被郝老四当胸一掌，一个屁股墩跌坐在

地下，康熙不禁鼓掌大笑。

郝老四得意地收势，正欲退下。那赵逢春怒喝一声：“不要走！”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扑了上来。郝老四毫无防备，躲闪不及，早被赵逢春揪住了辫子。郝老四转身回脚一踢，踢中了赵逢春的下巴。赵逢春仰面朝天倒下，兀自拉着郝老四的辫子不松手，郝老四也被他拽了个四脚蹬空。

两个人坐起来，对看着发愣。郝老四道：“你这叫甚么拳，赵逢春也不饶让，道：“打倒你便是好拳！”旁边坐观战的康熙哈哈大笑。魏东亭训斥道：“起来新比过。打的没一点章法，活像两个街痞子！”赵逢春和郝老四红着脸，讪讪地爬起来。

站在月华门外的鳌拜和班布乐善交换了一下眼色。鳌拜轻蔑地笑笑：“走，进去瞧瞧。”说完便一个跨步迈了进去，在康熙身后笑道：“皇上好兴致！”

康熙回头一看、见是鳌拜和班布尔善，兴致勃勃地对魏东亭几个道：“高手来了！喂，鳌拜，你何妨下场与这几个奴才玩玩儿？”

鳌拜摘去大帽子，也不脱外层衣裳，对郝老四等人一拱手道：“请各位一齐赐招儿罢。”说罢腿一蹲，缓缓起了势。魏东亭将手向众人一摆，说道：“哪一位跟中堂讨教！”

犟驴子头一个冲了过来，憋着劲发了一招庖丁解牛，单掌直切而进。双方手掌刚一抵，犟驴子便觉一股极大的推力直贯掌心，逼得他踉跄后退几步才站稳，不由得瞪眼盯着鳌拜。

魏东亭动也不动地挺立在康熙左首，冷冷地看着。班布尔善暗道：“这小子到底明白，只护着老三不动。”

穆子煦、郝老四、赵逢春见犟驴子吃了亏，相互看了一眼，打个手势，便一齐逼了上来。那鳌拜视有如无，眯着眼口中念念有词：

声东击西不须真，上下相随人难进。

任彼巨力来攻吾，牵动四两拨千斤。

引进落空合即出，沾连粘随如守神……

他一边念，一边挥动双手，竟是谁也靠近不了。

犟驴子回过神又扑了过来，刚好鳌拜转身，将一条二尺多长的辫子甩得风响。犟驴子顺手绰在手中，猛地一拉说道：“中堂朝天……”一语未终，自己竟凭空被摔出七尺远，幸而是肩头着毕，未曾受伤，坐起来骂道：“奶奶个熊，怎么弄的？”也顾不得弄明白是怎样摔的，红着眼大吼连声又扑了上来。

鳌拜见他无礼，将袍袖向他迎面一扫，早又把他摔出两丈开外，这一次跌得更重，趴在地下半天起不来，郝老四、赵逢春一匠之下，也被鳌拜袍袖扫到，都跌了个仰面朝天。穆子煦反应快，向后跳了一步，未被扫倒。向鳌拜一一拱毛道：“领教了！”

鳌拜不答，闭着眼念道：

太极无始更无终，阴阳相济总相同。

走即粘来粘即走，空是色来色是空！

任他强敌多机变，焉能逃吾此圈中？慢慢收了势，对康熙笑道：“皇上，奴才不恭得很。”

康熙见他并未用掌击人，竟接连打倒了三个人，不禁大为惊奇，问道：“你打的甚么拳，这等厉害？”

鳌拜无言一笑，拱手道：“奴才还要去送遏必隆大人，不奉陪了。”竟自带着班布尔善去了。

康熙胀红了脸，勉强笑道：“咱们还玩，朕的兴致好得很呢！”

魏东亭道：“他虽不说，咱们也知道。这叫‘沾衣十八跌’，挨着衣服便要摔倒。这全凭内功，它只能伤人，却打不死人。要是真地被他拳掌击中，也不过如此。”

康熙见魏东亭识得鳌拜拳法套路，聊觉安慰，便笑着问道：“原来你也精干这套掌法么？”魏东亭笑道：“哪里说得上精，多少知道一点罢了，比起鳌中堂自不能及。不过他这掌法也并非登峰造极。史龙彪曾说过，太医院有个胡宫山对此极为精通，只要内功比他强，借力打力，他用沾衣十八跌，反会吃大亏。”当下众人又练了一会，终究难再挑起兴头来，康熙便命散了。

魏东亭一千人闷声不响回到住处。今日初试锋芒，穆子煦、郝老四兄弟大触霉头，心里不痛快。只有骡驴子不于不净地骂：“妈拉巴子，甚么玩艺儿，横得太没边了！”穆子煦叹道：“老小武功是不弱，眼下咱们兄弟远不是他的对手。”骡驴子撇嘴道：“我不信甚么沾衣十八跌，他那是妖法。下回弄桶尿来给他淋淋！”

正烦恼间，史龙彪二挑帘子走进来。他是长辈，众人都起身上来见礼，七嘴八舌地把今天与鳌拜比式的事讲了一遍。史龙彪听了哈哈一笑说道：“若论‘沾衣十八跌’这种武功并不是杀人功夫，但他内功如此之强，倒也不可掉以轻心。”明珠道：“魏大哥不是讲太医院姓胡的精通，咱们何不请‘他来教一教，学会了还怕他个甚么？”魏东亭瞥了一眼明珠，道：“容易！那得多少年功夫？”

几个人正说个不了，老门子慌慌张张进来道：“张公公来了！”魏东亭笑道：“这也值得慌成这样，快请进来！”老门子道：“他捧着圣旨呢！”

一句话说得魏东亭也慌了，忙吩咐：“开中门，快准备香案！”嗯？怎么我刚从宫里回来，这圣旨随后就到了，莫非又有什么意外，张万强直入中庭南面而立，捧旨便读：“朕偶冒风寒，着魏东亭赍旨召太医院胡某入宫视疾！”魏东亭跪着不吭声：好半天，才勉强答道：“臣，领旨！”

公事办完，分宾主坐定。张万强才问：“足下接旨迟疑不定，是怎么了，”魏东亭笑道：“皇上召见太医乃是常事，如由我去，岂不令人生疑。”张万强笑道：“足下也是过虑。皇上因没记清胡某姓名，若认错了人，便要闹笑话了。自然是我与足下同去的了。”

魏东亭正要叫人看茶，张万强却已起身说道：“不用了，只怕耽搁了正事，上头要着急的，咱们走吧。”说完，两人出门上马竟自去了。

刚才魏东亭接旨时，屋里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见他俩去了，穆子煦疑惑不解他说：“哎，皇上不是好好儿的，一刻功夫不到，怎地就‘冒了风寒’呢？”

明珠想了一会儿，突然笑道：“这要怪你们几个引出个‘沾衣十八跌’，大约是跌出来的病。”

一句话正说到众人的心病上，都觉得没趣。史龙彪见大家尴尬，便道：“胡宫山这人能行，早年在丰台我们印证过武功，虎臣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呢！”

明珠没有武功，心眼子却比众人都多。他默坐片刻又道：“列位今日不吃败仗，就不会有这事儿！不然为什么魏大哥答应得那么不爽快呢，”

这话几个人听了都不受用。郝老四便有心撩拨，笑问：“这话我便不明白了，方才魏大哥不是对那个没胡子家伙说过了么？”

在坐的除了明珠都留有胡子。明珠见他装憨骂自己，只是摇头：“那只是说得出的东西，只怕还有难说的东西在内里呢——你们不知我的这位表台，要论心思细密，咱们谁也没法比”

郝老四笑道：“依你这二诸葛看，是个什么意思呐，”

明珠对他的揶揄似乎并不在意，摇着扇子踱了几步，真地摆出仙风道骨的架势。骡驴于听他寒碜自己弟兄，本就窝火；又见他这样子越发腻味，忍着气听明珠继续说道：“皇上意思挑明了未必有好处。不过据我看，养咱们几个是要干大事的。现在眼看不成，能不着急么？”

“你说我们窝囊？”骡驴子到底忍不住了，“你有多少能耐，我看也只是摇尾巴的本事！”

“反正我一没脸朝天，二没嘴啃地，”明珠仍旧嬉皮笑脸，“比起你老史，要算体面了！”

“你配和我比，你来你来！”骡驴子气得嘴唇乌青，一捋袖子要动手，却被穆子煦一把拉住。

“君子动口不动手！”明珠面不改色，指着史龙彪笑道，“你们要是能比下了史老伯，我明珠便服你们是真名士！不是我浪言，魏大哥不在，你们一起上，未必能捞一招半式便宜呢？”

“嚯！这么厉害？要是我们赢了呢？”

“明珠甘认你说的‘摇尾巴货’，若是败了呢，”

“我们拜他为师！”

史龙彪见他们抬扛，以为年轻人口角，只微笑不语，不料竟扯到自己身上，忙摇手笑道：“这是怎么说，你们说疯话，拉上老朽做甚么？”

明珠一把拉过穆子煦道：“这位仁兄是个忠厚人，不像有些人，一百只麻雀炒一碟儿——全是嘴。”他哈哈一笑又把话抹平了道，“兄弟口角，手心手背都是肉，屁股烂了也觉疼，你们几个就玩玩儿，好教人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嘛！”

他一顿夹七夹八、不凉不酸的话，似褒似贬似挖苦又似激将，说得连穆子煦也无法应付。良久，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明珠说到这份儿上，咱们就和老英雄比试几下，权当练功夫呗！”

“将军”将到这一步，史龙彪也是无可奈何，干笑一声道：“在下本不欲为人师，不过几位老弟如此爽快，倒合了我的胃口。少年人掌下留情！”说完一个移星换位，不知用的什么身法，已至厅堂中央，金鸡独立，门户一架说道：“进招吧！”

骡驴子五指并成刀形，运力使了一个刀劈华山的架势向史龙彪的腰路横砍过来，掌锋凌厉，一开始便是杀手。堂中人无不暗惊，明珠也是一怔：方才在皇宫中他如此不济，怎地一眨眼的功夫竟判若两人，他却不知，关外大力擒拿手法与螯拜的太极柔拳渊源截然不同。再加上骡驴子等人并不知康熙要他们和螯拜比试的真意，心里存了怯意，此时对付史龙彪，他就不那么客气了。

史龙彪见骡驴子掌势凶猛，屹立不动，将右手运力一格，早格过一边去。骡驴子错开身子一闪将左掌顺势击向史龙彪后背，只听“噗”地一声，竟如击在草囊之上。不禁一愣，急忙向后跃了一步，虎视眈眈地盯着史龙彪



不语。穆子煦、郝老四见兄弟绝无取胜可能，将手一拱道：“我们兄弟三人共陪老先生玩玩。”

史龙彪微笑点头。三个人遂互相使个眼色，忽然大喝一声，双掌如雪花翻飞般舞动着，迅速攻了过来将近身进，却忽然一齐收掌变招，双脚腾空，用头部中右三面猛向史龙彪胸肋间撞去。这是三兄弟一齐练就的绝招。当年关东四杰之一的东太岁就是这么被他们撞得吐血而死的。旁观众人惊呼之间，史龙彪突然收势站定，三个人头直触到他的两肋和前胸，竟发出金石之声！只一瞬间，史龙彪突然发招，双手齐举从右到左猛地一扫，三位好汉顿时趴倒在他脚前。

史龙彪连忙上前搀扶：“三位老侄休怪。老汉失手了。”

穆子煦等三人，翻身爬起，跪在地上就磕头：“史老伯，难得我兄弟有缘，请老伯收下我们做个徒弟吧。”

“哎——使不得，使不得，拜师之事，小老儿实不敢当。”

“老伯，你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了。”

明珠在一旁又敲上边鼓了：“哈——怎么样，不是我巧施激将法，你们几位有这份福。”

史老伯，您老也别客气，就收下他们几个吧。”

史龙彪只好点头答应。穆子煦、犟驴子和郝老四，又在地上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算是行了拜师礼。

明珠忙令人出去治办宴席，又向史龙彪说：“哎，史老伯，当年，您在西河沿卖艺时，鉴梅姑娘坐麻饼的功夫，叫什么名字。”

“啊——那也是借加打力的内气功。她的功力和你们几位差不多，防身有余，攻敌不足，要说到内功精湛，京城内恐怕就数胡宫山了。这个人，神秘莫测，我也弄不准他的来路，不知他肯不肯为皇上效力。”

## 二十四 疗圣疾太医显神技 夺命丹班布透杀机

张万强带着胡宫山走在前头，魏东亭紧紧跟着，直向养心殿而去。望着胡宫山的背影，魏东亭不住地犯疑：这个面黄饥瘦的矮个子，长相十分猥琐，三角眼里却放射出贼亮的光，难道他真有那么大本事吗？为什么史龙彪那样极力夸赞他呢？

这次康熙召见胡宫山，原是他意料中的事，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连查问底细都来不及。日前听史龙彪的口气，这胡宫山原是终南山的道士，他怎么会出山还俗，而且托了内廷黄总管时路子进了大医院，就没人知道了？黄总管可是与平西王有渊源啊……联想当初史龙彪进京的宗旨，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因见胡宫山已跟着张万强进了殿，也来不及多想，便急步跟了进去。

因为圣旨是下给魏东亭的，照例还是魏东亭回话缴旨。魏东亭便上前请了个安道：“太医院胡宫山奉诏来到！”

康熙头半躺在榻上，头上勒着一条黄绢带子，看了一眼这个其貌不扬的瘦矮个子，说道：“你就是胡宫山？”

“是，”胡宫山叩头锋道。臣胡宫山奉旨诊视圣疾。”声音不大，中气却极为充沛。

康熙点头道：“朕冒了点风寒，也不用看脉，开一剂方子疏散疏散便会好的。”

胡宫山抬头注视了一下康熙，说道：“臣斗胆请诊圣脉，不然，断断不敢行广方法。”

康熙见他坚持、只好伸手搭在一个黄袱小枕上，胡宫山膝行近前，情思静虑，闭眼先叩了左腕，又请过右脉摸过了，才跪着退下，伏地叩头道：“据臣拙见，皇上此症并非风寒所致，乃是郁气中滞，神不得通。不通则疼，主目眩头胀，颇似着了风寒，其实不然。”

“既如此，”康熙笑道，“下去拟方子来。”

那胡宫山叩头道：“皇上此症不须用药。臣有小术一试，如其无效，再行方不迟。”

不用药便可治病，康熙大感兴趣，坐起身来问道：“你有何妙法，快与朕用来！”

胡宫山道，“请皇上静坐不动即可！”说完双手高拱，离康熙头部有三尺远，动也不动。张万强在旁看他捣鬼治病，暗自纳罕，连躲在帘后的苏麻喇姑都看呆了。魏东亭却知他是在运内功为康熙祛病。

康熙初时也觉好笑，慢慢便觉有一种清凉麻甜的感觉，从头顶泥丸。太阳、印堂各穴浸润进来，开始只有麻的感觉，满心只觉凉风习习，如秋日登高，杂虑一洗而尽，渐渐地连麻的感觉也没有了。此时血脉倒转，头部有些眩晕，殿内的器物都在旋转，忙闭上双眼。

足有小半个时辰，胡宫山吁了一口气放下手来，趴着叩了个头道：“万岁，请睁开龙目”

康熙原本是想事情想得发蒙，头部有点疼，便借题发挥唤来了胡宫山，主要是想见一见这位奇人。刚见面便有三分厌恶，不料他却真有两下子。此时睁开眼，顿觉满室清亮，心定神明，异常轻松。不由心中大喜，解掉头上黄绢带，晃了晃头满意他说：“真看不出，你还会法术！”

胡宫山忙道：“此非法术，乃臣过去所练的先天内气功，逼入龙体，自能法邪扶正，舒筋活络。”

康熙原本就是要考查一下他的功夫，现在越发相信。便问道：“你精于内气功？”

胡宫山道：“不敢言精，只略知一二而已”

康熙笑道：“你便演示一套给朕看看。”魏东亭见康熙命胡宫山练功，先自站起，挨近康熙身边立定。

“臣不敢放肆！”胡宫山一边答，一边双手轻按，立起身来，却无动作，只是微笑不语。众人正诧异间，忽然向地下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胡宫山在起身一刹那间，运内力一按，双手、双膝、双脚着地的六块方砖却已龟裂下陷！

“好好好！”康熙早已看见，鼓掌大笑，“真是海水不可斗量。有这般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为之，朕有用你处。”

张万强见康熙欢喜，便取了最上等的封子——二十两黄金——捧了过来。康熙道：“这样的好汉不能用钱打发。”便指着案上一柄麟麟盘蛟的玉如意笑道：“这个给你！”

望着胡宫山的背影，康熙转脸对魏东亭道：“此人功很深。过去朕对此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魏东亭忙赔笑道：“此乃主上洪福。”康熙怅然若，失道：“但不知他肯为朕用否，”

魏东亭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则喻以利，主上待之以礼，何患他不为

我主所用？”康熙爽朗一笑道：“你的学问也大有长进嘛！”

出了一会神，康熙又问道，“小魏子，方才你说的‘义利’倒提醒了朕。据你看，这班布尔善与鳌拜是不是真的一伙？”

“刚才瞧着是一伙的。”

康熙道：“未必！班府里养着几十名卫士，行动诡密，连鳌拜都不知道。”

魏东亭惊道：“皇上怎么知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康熙道，“他瞒着鳌拜的事不少。”

这个消息使魏东亭深为震惊，咬着嘴唇陷入沉思，却听康熙又道：“你想，他是皇室近枝，鳌拜篡了皇位，于他有甚么好处？”

魏东亭从未想过这档子事，不禁语塞：“这……”你不忙回答。朕看他们未必真是一党。他或是潜入鳌拜跟前，佯作拥戴伺机为朝廷出力；或是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鳌拜势力。这些话你可存在心里将来或可验证。”

“是！”

再过一个月便是中秋。”康熙沉吟道，“你得便儿约他一下，与朕一同出去踏秋一游。

日子暂不定死，到时再告诉他，朕倒要瞧瞧他葫芦里装的是甚么药。”

“不可！”苏麻喇姑掀帘进来，大约觉得自己太冒失，又笑了笑才说道，“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

“这个不妨的。”魏东亭笑道，婉娘也太小瞧我们了，难道我们就白吃皇上俸禄不成？”

这不是吃俸禄不吃俸禄的事。”苏麻喇姑毫不让步，“不出事便罢。就是碰了万岁爷一根汗毛，你悔断了肠子也来不及！这事得经太皇太后定夺！”

“这个自然，”康熙笑道，“不过朕意是一定要去的。天天就在这几处地方转，也实在太闷。小魏子先作准备好了，腾便微服转一遭儿也无妨。”魏东亭也笑道：“这个主上尽自放心。”

“今日说好，说不定哪日我也去凑热闹！”苏麻喇姑接着补上一句。

“那就这么先定下来。”康熙道，“待朕请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再说罢。”

魏东亭放马回宅。出了宫抬头看时，已是申牌时分，虽已炎日西斜，秋老虎的余威似乎还没有消尽，连马也热得懒洋洋的。便笑骂一声：“连你这畜牲也热得这样，咱们到个好去处，我饮酒，你饮鸡蛋清拌水！”便催马往嘉兴楼专——自明珠与翠姑好上，常来这里，魏东亭也不时去敲梆子玩儿。

过了庆丰斋，恰巧迎头遇见了在鳌拜府当着笔帖式的刘华。二人过去同在内务府当差，曾是好朋友。后来，魏东亭做了侍卫，刘华便不再多来。更因魏东亭身负秘密差使也不便往来，因此双方就疏远了。那刘华也瞧见了魏东亭，穿着鲜亮朝服，骑着高头大马，便别转了脸只装没看见。魏东亭一笑下马，一把抓住问道：“怎么啦，老兄在中堂那里当差，便瞧不上咱了？”

刘华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倒会反咬一口你现在是魏大人，咱倒好，刘笔帖式！俗话说，富易妻，贵易友。你瞧咱配得上高攀你么？”

魏东亭笑宣：“别说这些叫人恶心的话了！来，好哥子，上楼吃酒！”

他知道刘华是个酒猫子。历来一让就到，不料这次他竟认真推辞道：“真地有事，改日再陪。”魏东亭便也愈加让得认真：“怎么，鳌中堂真把你调教出来了，连刘二爷也出息得不吃酒了！”

“怕他狗屁！”刘华最是血性，吃的就是这一套，便站住脚步，“老子早

不想干了。要不是为了使钱还方便，谁他妈的愿在那窝子里将就！”

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便兑：“和我吃酒就丢差使，至于吗。要是他真撵你包在兄弟身上！”一边说一边便拽刘华上了楼。

三大杯老烧刀子下肚，刘华便上了脸。他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进嘴里，不胜感慨他说道：“咱们那伙子兄弟都升发了，数你发得高。顶不济的也得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就是我老刘华窝囊！说着端起酒杯咕地一口吸尽。

“当初虽说是老林荐你，也是你自己愿意嘛！”魏东亭忙替他斟酒，“不是我说，你要在这边，这会子再不济也得弄个五品顶戴！”

“唉！准叫我家里穷呢。穷了就没出息，就跟御茶房里小毛子一样，背时！”刘华长叹一声，“在这当差，钱比内务府是多得多，除了方才说的，就是他妈的不自在。不逢年节，不遇赏赐私自吃酒，那板子打得也真狠！”说着又把酒喝干了。

魏东亭笑着给他续上酒，又道：“当然了，一品当朝太师府，能没点规矩？”刘华久不逢酒，今日开了杯便毫无节制，就又饮了一杯。听魏东亭如此说，盯着魏东亭冷笑道：“规矩？他有甚么规矩！文武百官由他立规矩，大臣府里却由相婆立规矩。要不是老婆管着，谁知他会规矩出个什么模样儿！”刘华虽是一吃酒便红脸，但实际上酒量颇大。饮了几杯解渴酒，便反劝魏东亭，“来来！怎么尽让我一个人喝，你也来！”

魏东亭忙笑着饮了，又斟满了两杯，说道：“喝——中堂是道学先生，还怕老婆，”

“哈哈！”刘华道，“他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太太不发话他连边也不敢沾，更不用说偷鸡摸狗了。太太倒是个好人——就这一桩不好——前几年穆里玛抢了个卖艺的丫头，嘿！那真叫绝了！”

这显然指的是鉴梅，魏东亭心里一动，忙夹过一条鸡腿送到刘华面前，好奇地问道：“怎么个绝法？”

“那姑娘在二堂下轿，”刘华端起杯来“吱”地一声咽了，撕一块鸡腿嚼着，“一下轿便直奔后堂，送亲的人惊愣了。几个娘姨都没拦住。

“她自寻门路，在里头转了好久才寻着鳌拜夫人荣氏太君。‘咕咚’一声跪下，一边哭，一边骂，怎么抢，怎么逼，自己怎么有人家，说了个声气绝咽。

“老婆子气得脸上发青，正好鳌中堂赶来，被那老婆照脸吐了一口唾沫骂道：‘你左一个、右一个糟蹋人家的黄花闺女，死后当心下阿鼻地狱！’又对那丫头道：‘你就在我这里侍候，吃不了他的亏！’连说带骂把鳌中堂搅得发昏，后来把穆里玛也叫上去臭骂了一顿，才算了事儿。”

魏东亭长舒一口气又问道：“再后来呢？”

刘华起身倒了一杯酒，又给魏东亭斟上，先自喝干了。一边斟，一边笑道：“后来的事谁管他娘的帐，听说这丫环就留在太君的房里，你说他懂规矩？哼，他连皇上都敢糟蹋！”

魏东亭见他舌头打转转，已是醉了，原打算收场，听到这话，忙又起身给他斟酒，笑道：“中堂是托孤重臣，哪有这种事？”

“既如此，”康熙笑道，“下去拟方干来。”

那胡宫山叩头道：“皇上此症不须用药。臣有小术一试，如其无效，再行方不迟。”

不用药便可治病，康熙大感兴趣，坐起身来问道：“你有何妙法，快与朕用来！”

胡宫山道，“请皇上静坐不动即可！”说完双手高拱，离康熙头部有三尺远，动也不动。张万强在旁看他捣鬼治病，暗自纳罕，连躲在帘后的苏麻喇姑都看呆了。魏东亭却知他是在运内功为康熙祛病。

康熙初时也觉好笑，慢慢便觉有一种清凉麻甜的感觉，从头顶泥丸、太阳、印堂各穴浸润进来，开始只有麻的感觉，满心只觉凉风习习，如秋日登高，杂虑一洗而尽，渐渐地连麻的感觉也没有了。此时血脉倒转，头部有些眩晕，殿内的器物都在旋转，忙闭上双眼。

足有小半个时辰，胡宫山吁了一口气放下手来，趴着叩了个头道：“万岁，请睁开龙目”

康熙原本是想事情想得发蒙，头部有点疼，便借题发挥唤来了胡宫山，主要是想见一见这位奇人。刚见面便有三分厌恶，不料他却真有两下子。此时睁开眼，顿觉满室清亮，心定神明，异常轻松。不由心中大喜，解掉头上黄绢带，晃了晃头满意他说：“真看不出，你还会法术！”

胡宫山忙道：“此非法术，乃臣过去所练的先天内气功，逼入龙体，自能法邪扶正，舒筋活络。”

康熙原本就是要考查一下他的功夫，现在越发相信。便问道：“你精于内气功？”

胡宫山道：“不敢言精，只略知一二而已。”

康熙笑道：“你便演示一套给朕看看。”魏东亭见康熙命胡宫山练功，先自站起，挨近康熙身边立定。

“臣不敢放肆！”胡宫山一边答，一边双手轻按，立起身来，却无动作，只是微笑不语。众人正诧异间，忽然向地下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胡宫山在起身一刹那间，运内力一按，双手、双膝、双脚着地的六块方砖却已龟裂下陷！

“好好好！”康熙早已看见，鼓掌大笑，“真是海水不可斗量。有这般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力之，朕有用你处。”

张万强见康熙欢喜，便取了最上等的封子——二十两黄金——一捧了过来。康熙道：“这样的好汉不能用钱打发。”便指着案上一柄麒麟盘蛟的玉如意笑道：“这个给你！”

望着胡宫山的背影，康熙转脸对魏东亭道：“此人功夫很深。过去朕对此亦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魏东亭忙赔笑道：“此乃主上洪福。”康熙怅然若失道：“但不知他肯为朕用否？”

魏东亭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则喻以利，主上待之以礼，何患他不为我主所用？”康熙爽朗一笑道：“你的学问也大有长进嘛！”

出了一会神，康熙又问道，“小魏子，方才你说的‘义利’倒提醒了朕。据你看，这班布尔善与鳌拜是不是真的一伙？”

“奴才瞧着是一伙的。”

康熙道：“未必！班府里养着几十名卫士，行动诡密，连鳌拜都不知道。”

魏东亭凉道：“皇上怎么知道……”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康熙道，“他瞒着鳌拜的事不少。”

阶消息使魏东亭深为震惊，咬着嘴唇陷入沉思，却听康熙又道：“你想，他是皇室近枝，鳌拜篡了皇位，于他有甚么好处？”

魏东亭从未想过这档子事，不禁语塞：“这……”

“你不忙回答。朕看他们未必真是一党。他或是潜入鳌拜跟前，佯作拥戴伺机为朝廷出力；或是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鳌拜势力。这些话你可存在心里将来或可验证。”

“是！”

“再过一个月便是中秋。”康熙沉吟道，“你得便儿约他一下，与朕一同出去踏秋一游。日子暂不定死，到时再告诉他，朕倒要瞧瞧他葫芦里装的是甚么药。”

“不可！”苏麻喇姑掀帘进来，大约觉得自己太冒失，又笑了笑才说道，“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

“这个不妨的。”魏东亭笑道，“婉娘也大小瞧我们了。难道我们就白吃皇上俸禄不成？”

“这不是吃俸禄不吃俸禄的事。”苏麻喇姑毫不让步，“不出事便罢，就是碰了万岁爷一根汗毛，你悔断了肠子也来不及！这事得经太皇太后定夺！”

“这个自然，”康熙笑道，“不过朕意是一定要去的。天天就在这几处地方转，也实在大闷。小魏子先作准备好了，朕便微服转一遭儿也无妨。”魏东亭也笑道：“这个主上尽自放心。”

“今日说好，说不定哪日我也去凑热闹！”苏麻喇姑接着补上一句。

“那就这么先定下来。”康熙道，“待朕请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再说罢。”

魏东亭放马回宅。出了宫抬头看时，已是申牌时分。虽已炎日西斜，秋老虎的余威以乎还没有消尽，连马也热得懒洋洋的。便笑骂一声：“连你这畜牲也热得这样，咱们到个好去处，我饮酒，你饮鸡蛋清拌水！”便催马往嘉兴楼去——自明珠与翠姑好上，常来这里，魏东亭也不时去敲梆子玩儿。

过了庆丰斋，恰巧迎头遇见了在鳌拜府当着笔帖式的刘华。二人过去同在内务府当差，曾是好朋友。后来，魏东亭做了侍卫，刘华便不再多来。更因魏东亭身负秘密差使也不便往来，因此双方就疏远了。那刘华也瞧见了魏东亭，穿着鲜亮朝服，骑着高头大马，便别转了脸只装没看见。魏东亭一笑下马，一把抓住问道：“怎么啦。老兄在中堂那里当差，便瞧不上咱了？”

刘华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倒会反咬一口！你现在是魏大人，咱倒好，刘笔帖式！俗话说，富易妻，贵易友。你瞧咱配得上高攀你么？”

魏东亭笑道：“别说这些叫人恶心的话了！来，好哥子，上楼吃酒！”

他知道刘华是个酒猫子。历来一让就到，不料这次他竟认真推辞道：“真地有事，改日再陪。”魏东亭便也愈加让得认真：“怎么，鳌中堂真把你调教出来了，连刘二爷也出息得吃酒了！”

“怕他狗屁！”刘华最是血性，吃的就是这一套，便站住脚步，“老子早不想干了。要不是为了使钱还方便，谁他妈的愿在那窝子里将就！”

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便说：“和我吃酒就丢差使，至于吗？要是他真撵你包在兄弟身上！”一边说便拽刘华上了楼。

三大杯老烧刀子下肚，刘华便上了脸。他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进嘴里，不胜感慨地说道：“咱们那伙子兄弟都升发了，数你发得高。顶不济的也得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就是我老刘华窝囊！说着端起酒杯咕地一口吸尽。”

“当初虽说是老林荐你，也是你自己愿意嘛！”魏东亭忙替他斟酒，“不

是我说，你要在这边，这会子再不济也得弄个五品顶戴！”

“唉！谁叫我家穷呢。穷了就没出息，就跟御茶房里小毛子一样，背时！”刘华长叹一声，“在这当差，钱比内务府是多得多，除了方才说的，就是他妈的不自自在。不逢年节，不遇赏赐私自吃酒，那板子打得也真狠！”说着又把酒喝干了。

魏东亭笑着给他续上酒，又道：“当然了，一品当朝太师府，能没点规矩，”刘华久不逢酒，今日开了杯便毫无节制，就又饮了一杯。听魏东亭如此说，盯着魏东亭冷笑道：“规矩，他有甚么规矩！文武百官由他立规矩，大臣府里却由相婆立规矩。要不是老婆管着”谁知他会规矩出个什么模样儿！”刘华虽是一吃酒便红脸，但实际酒量颇大。饮了几杯角渴酒，便反劝魏东亭，“来来！怎么尽让我一个人喝，你也来！”

魏东亭忙笑着饮了，又斟满了两杯，说道：“喝——中堂是道学先生，还怕老婆？”

“哈哈！”刘华道，“他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太太不发话他连边也不敢沾，更不用说偷鸡摸狗了。太太倒是个好人——就这一桩不好——前几年穆里玛抢了个卖艺的丫头，嘿！那真叫绝了！”

这显然指的是鉴梅，魏东亭心里一动，忙夹过一条鸡腿送到刘华面前，好奇地问道：“怎么个绝法？”

“那姑娘在二堂下轿，”刘华端起杯来“吱”地一声咽了，撕一块鸡腿嚼着，“一下轿便直奔后堂，送亲的人惊呆了。几个娘姨都没拦住。

“她自寻门路，在里头转了好久才寻着螯拜夫人荣氏太君。‘咕咚’一声跪下，一边哭，一边骂，怎么抢，怎么逼，自己怎么有人家，说了个声气绝咽。

“老婆子气得脸上发青，正好螯中堂赶来，被那老婆照脸吐了一口唾沫骂道：‘你左一个、右一个糟蹋人家的黄花闺女，死后当心下阿鼻地狱！’又对那丫头道：‘你就在我这里侍候，吃不了他的亏！’连说带骂把螯中堂搅得发昏，后来把穆里玛也叫上去臭骂了一顿，才算了事儿。”

魏东亭长舒一口气又问道：“再后来呢，”

刘华起身倒了一杯西，又给魏东亭斟上，先自喝干了。一边斟，一边笑道：“后来的事谁管他娘的帐，听说这丫环就留在太君的房里，你说他懂规矩？哼，他连皇上都敢糟蹋！”

魏东亭见他舌头打转转，已是醉了，原打算收场，听到这活，忙又起身给他斟酒，笑道：“中堂是托孤重臣，哪有这种事？”

刘华却把“重”听成了“忠”，红红的眼睛略带狡黠气，盯着魏东亭噗地一笑，道：“忠臣！忠……我他妈的不为老娘、儿子有口饱饭，才不在那儿着挨刀呢……”刘华的眼已斜了，颓然长叹一声便歪在椅子上不动了。

魏东亭推推刘华，已是醉得人事不省，便架起他的胳膊出了店。牵上自己的马，一直送到螯拜府前的一个胡同口。他又摇摇刘华，刘华动了动，抬头道：“不，不行了……改日我请你！”魏东亭见他尚清醒，忙问：“你在府里有知己朋友么？”

“我……我到哪儿都有朋友！小齐、小曾子……”刘华挣扎着，又有点迷糊了，“叫他们都来！我……不不信灌——灌不倒他们……”

魏东亭摺下刘华，独自走到螯府门房间道：“小齐、小曾子二位在么？”那门房打量一下魏东亭问道：“大人认识他们？”魏东亭道：“我不认识，他

们有个朋友叫我捎个信儿来。”

那门房笑了：“我就是小曾子，你说吧。”魏东亭走上前来对他耳语几句，小曾子跺着脚说：“咳，改不了的贱毛病儿！”便跟着魏东亭到了马前，扶下了刘华，背起来，笑着对魏东亭道：“多谢大人关照。要给歪虎碰上，他这顿打挨重了——只好从旁门进去，找间空房子先住下，酒醒了便好说了。”说完便自转身去了。

经过这斗事，魏东亭想了很多，鉴梅小时聪明他是知道的，现在看来愈发机灵了。入府的这段情况只怕连史龙彪也未必知道呢！陡然间想起鉴梅这些年来竟不给自己传个音信儿，又是心里一凉，如果她与史龙彪当初一样，抱了个“复明”的宗旨，自己又当何以处之呢？听刘华的口风，他的几个朋友和那个甚么“歪虎”不是一路人。从比，倒另有一个主意放在心里了。

光阴荏苒，转眼已过中秋。京城已是黄叶遍地，万木萧疏。这段时间里，康熙除了每日悄悄溜到索额图府上去听伍次友评讲《资治通鉴》外，便带着魏东亭等一干人走狗斗鸡，讲拳论脚，练习布库骑射，甚至扑萤火虫儿、捉蟋蟀，并不理会朝政。弄得一干正直朝臣哭笑不得，却又暗暗纳闷：“圣学何以日进，当真天与神授？”鳌拜表面上算与康熙君臣修好，遇着不大不小的政务也常进来请示，但见康熙一听正事就懒洋洋的，也就一笑而退。鳌拜有个改不了的习惯，上午处理政事完毕，无论冬夏，中午必要小憩片刻，然后在后园练一趟拳脚，再到书房看书。这天练完功，刚拿起书来，便见班布尔善满面喜色地走进来，双手一拱道：“恭喜中堂！”鳌拜一怔让座道：“我喜从何来？”班布尔善笑嘻嘻地从怀中取出一个桑皮纸包，层层剥开来，“中堂瞧，欲成大事，还得靠它哩！”

“是冰片？补中益气散？”鳌拜看了看笑道，“这有什么希罕，赶明儿我送你十斤！”

说着便好奇地欲伸手拨弄。班布尔善忙挥手阻止：“哎，动不得！”鳌拜不禁愕然，忙问：“怎么，这是——？”

班布尔善小心翼翼将药重新包好，放在案上。瞧瞧左右没人，他挤眉弄眼地嘻笑着道：“与补中益气散正为绝好的一对，是追魂夺命丹！不过却是缓发，用下去要过七八日才会发作。您瞧，化在酒里不变色——这是好宝贝！”

鳌拜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件事多日不提，他心中倒也安然，陡然间重新说起，不禁猛地一阵慌乱。班布尔善这种楔而不舍的劲头叫他吃惊。停了一刻方问道：“哪里得来的？”

“按古书中说的炼来的，”班布尔善坐下眯着眼瞧着鳌拜，“此丹真名百鸟霜。原是道家炼丹投用之药——入山扫百鸟之粪，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是王子公孙，管教春梦难续！”他得意之至，顺口说了几句《大开棺》里的戏词儿。

鳌拜心中噗噗乱跳，面上却不肯露出，只淡淡说道：“这个先放在这里，未必使得上。我有更绝的妙计。”

班布尔善见鳌拜不很高兴，有点扫兴。一边重新将药包好，一边问道：“中堂，你有何妙法，何不赐示一二？”鳌拜笑着说：“我已探听明白，老三每天在索府读书，你瞧，这个机会如何？”班布尔善却沉吟着说：“好是好，只怕他既然敢去，就必有戒备。那魏东亭的武功甚高，又每日寸步不离。暗来不易成事；明来呢？搜抄大臣府邪，也要好生想个由头才成啊！”二人



正说着，见鉴梅捧着茶盘进来，便哼住了口。

鉴梅进来，见两人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抽烟，轻盈地给二位大人面前各放了一杯茶，将桌上纸包顺手收在盘里便欲退下。鳌拜忙直：“素秋，这个纸包你且放在这里。”鉴梅答应一声“是”，便将纸包放在桌上，躬身退了出去。

班布尔善目送鉴梅姗姗远去的情影，说道：“怪了，这姑娘走路怎么连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一语提醒了鳌拜，心中不禁一惊：“她有轻功在身！”听说那年初来，史鉴梅闯后堂，几个壮妇都拦她不住。自己曾几次调戏她，拉扯之间，似也有飘忽不定之感——他越想越真，由不得怔了一下，班布尔善见他呆呆的，便问道：“中堂，您在想甚么？”鳌拜道：“贼步最轻啊！”

这句话和班布尔善的心思暗合，他左右瞧瞧，凑到鳌拜跟前道：“中堂家政甚严，我是知道的，不过——”

鳌拜看了他一眼道：“讲。”

班布尔善踌躇道：“我心里只是疑惑，上次我们在花厅议事，何等机密，怎么会在府内传扬开了呢？”

鳌拜大惊，忙问是怎么一回事。班布尔善便将自己在柳丛边听到到丫头对话的情形告诉了鳌拜。

鳌拜咬着牙半晌没言语，良久方道：“这我自有办法，不会有甚么大事。”

二人接着商议大事。按班布尔善的意思。应该突如其来地搜查索额图府邪。抓住人便杀。然后还可将拭君之罪加在索额图头上，那真叫铁证如山——因为人就死在他家！

“好！”鳌拜格格一笑，他很佩服班布尔善的多谋善断，但若这么就说赞成，也显得自己无能。于是说道，“如若偷袭不成，你我便成无巢之鸟，离刀下之鬼也只是一步之遥了。所以我想，一是要看准了再下网；二是不能师出无名，纵然万一不遂，也有后路可退。在此之前能除掉魏东亭这小畜牲才是上策！”

这个策划很周密，班布尔善极表赞同。

## 二十五 含讽劝谆谆君王意 寓忠厚悠悠赤子心

秋高云淡，碧空如洗，康熙带着魏东亭和班布尔善策马来至西便门外，白云观已遥遥在望。班布尔善笑道：“万岁，时方寅末，又未逢社会之日，咱们主子奴才三个在这荒棒野蒿中并辔而驰。知道的呢，说我们是去游玩；不知道的还当我们是响马呢！”

康熙听了这说，勒住了马，环顾四野，果然荒凉寒漠，遂笑道，“响马与天子也只有咫尺之隔，坚持王道，就是天子，进了邪道便为好雄，贼道就成为响马了。”

班布尔善听了，先是一怔，随即格格笑道：“主子学问如此精进，圣思敏捷，奴才万不能及。”

魏东亭却无心听他两个说笑，只留心四下动静。远远见郝老四，鞞驴于一干人扮作穷苦的刈草卖柴人，散在附近割荆条，知道已是布置停当，便赔笑说道，“万岁爷，前边就到白云观了。”

康熙搭眼一看。果见山门隐隐地立在云树之中。他翻身下马道，“咱们

不做响马了，还是做游客吧。骑马进庙，也不甚恭敬。”此时十几个长随打扮的侍卫带着酒食器皿方才赶来，三人便将缰绳交给一个侍卫拿了，信步向山门行去。

白云观坐落在西便门外三四里处，原是奉把金元之际道教全真宗派领袖丘处机的“仙宫”，为元比长春宫的侧第。丘处机羽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率诸黄冠改此侧第为观、号曰“白云”，取道家骑黄鹤乘白云之意。

清初兵定北京；西便门外一场大火，使蚁百间殿堂庐舍，连同附近几十户人家的房屋尽付一炬。院中一堆堆瓦砾，一丛丛蓬蒿，显得十分寂静荒凉。仅存下的拜殿和东廊下的泥塑，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按《西游记》故事绘制的泥塑吸引着游人和香客。

班布尔善环顾四周，人烟稀少，心下暗自思索：北京城内有名的庙宇寺观，白云观是最破败的一个，老三偏偏选中这样一个地方来游幸，真是匪夷所思。昨日魏东亭前去传旨时，他就猜中了康熙的心思，他倒也想知道，这个娃娃天子到底怎样对待自己。——正在发怔，见康熙已进了山门，在一座错金香鼎旁边上下审视，忙赶了过来仔细端详了一番，笑道：“山门上这副楹联倒不错，‘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嗯，前明正德皇帝这笔字写的倒是风骨不俗。”

康熙却不答话，只围着这尊六尺多高的鼎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

说起这香鼎，也有一段传说。相传当年香火旺盛时，每日只须道童晨起焚香撮火，并不用人力，稍过片刻山门便自行开启。待昏夜时，向鼎中贮水，山门自行关闭。其实就连小道士也并不知香鼎与山门乃是消息相连，人们以讹传讹，深信这白云观道士掌着九天符录，这些庙务全由神差来办。因此，庙虽颓废，这鼎上的错金连最贪财的人也不敢动他分毫。

康熙以手叩鼎笑道：“可惜没有邀鳌中堂同来，他有拔山扛鼎之力。班布尔善，你倒说说看，他能不能将此鼎移动？”

这话问得太露骨了。原来自大禹在天下九州各制一鼎以来，“问鼎”就成了篡国的代名词。周宣王三年，楚子助天子伐陆浑，兵胜之后，在洛阳近郊阅兵。楚子便乘机询问王孙满大庙中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侵占。此时康熙引出此典来，自然有敲山震虎的功效。班布尔善无书不读，岂能不知此典？只是觉得颇难应对，迟疑了一下才干笑一声道：“这鼎怕有两千斤，鳌中堂来，也未必就能动得了它。”

“无量寿佛！”三人正看鼎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道士从后边太极殿东侧耳房里出来，拱手道：“居士们纳福！难得如此虔心，来得这般早。前边的观宇已经荒芜，后面也还洁净，请进来用茶吧！”三人忙都转身答礼，魏东亭说：“道长请自便。我们先在前边瞻仰瞻仰，待会儿才去后面呢！”

魏东亭见老道走后，笑着说：“这是朝咱们化缘来的。这里的道士们除了每逢初一、十五社会时，能收点香火钱，平日里难得有香客来。眼见咱几个来了，你们又一身富贵打扮，这牛鼻子哪肯轻易放过！”

康熙一拍身上，笑道：“不巧，今日恰巧没带钱出来！”班布尔善忙从袖中取出一锭五十两的银子，笑道：“奴才却不敢同万岁爷相比，走到哪里，也须带点银子。”

魏东亭道：“可惜太大了，一两银子可买一百三十斤上白细米，全部给出去可能被人疑心。”说着接过银子握在手中，双掌一使劲，“咯嘣”一声，那银子早断成两截。他把大的一截丢还给班布尔善，掂了掂小的道：“怕有

二十两吧，这已算得上阔香客了。”班布尔善见他功夫如此了得，心下不禁骇然，更增了几分忌惮。口中笑道：“虎臣这一招，没有千斤之力怕是不成，不过这又不是临潼斗宝，何必如此呢？”

康熙今日邀班布尔善至此，是专为查考他的。他到底是自己的本家兄长。如还念兄弟之情，互相说合了，也就罢了。谁料这班布尔善只是装痴作呆，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由心里有些烦躁。便道，“这个鼎看过了。那边廊下捏的有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泥塑故事儿，一多半毁了。下余的倒不知怎么样，不如瞧瞧去吧。”

班布尔善察颜观色，已知康熙之意，心里冷笑一声。他正要说话却见一个小道士过来，手里托着土黄袱面儿搭着的茶盘，上面三杯清茶正冒着热气。遂笑道：“虎臣，应了你的话了，快打发银子吧！”便抽身跟着康熙到东廊下看故事儿。

这里魏东亭把银子放在茶盘上笑道：“小仙长，茶我们是不用的；你拿了这银子去吧！”说完便欲回康熙跟前；却瞧见伍次友撩着长衫前襟兴致勃勃地拾级而上，在错金鼎旁转来转去仔细推敲。苏麻喇姑随后紧紧跟着，却似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张皇四顾。魏东亭蓦地一惊，回头看康熙和班布尔善正逐个儿品评塑像，便悄然退了过来。苏麻喇姑也早瞧见了，撇下伍次友，装作无心的模样凑了过来。

二人折至西廊断垣后头，魏东亭小声埋怨道，“我的姑奶奶！这叫办的甚么差使？这边应付着一位混世魔头，你怎么又带了一个大白金星。这怎么办？”

“你倒说的好！”苏麻喇姑道，“索府的人都调出来在这左近，关防都快出空了。他要来，我是家奴的牌位，能拦得住了？还不快想法子，只顾埋怨呢！”

魏东亭紧锁双眉，半晌才道：“既来之，则安之。一味躲着不是办法，就索性见见我我想也没甚要紧。”苏麻喇姑道：“就怕这位伍先生一嗓子喊出‘龙儿’来可怎么办，”魏东亭笑道：“大不了揭破了——你别出声，机警着点，瞧我的眼色行事。”

说完，魏东亭便匆匆离去，远远便听康熙连说带笑：“这丘处机也是无事生非，牛鼻子道人吹和尚，写出个‘西天取经’，后人还巴巴儿弄出这些故事来，不伦不类地摆在这三清道场。”

班布尔善笑道：“是啊，这观将来重修，还是不要这些故事的好。”魏东亭听至此，忙接口道：“说起‘西游’，我还听了个笑话儿。我朝入关，兵临河间府，城里的百姓要避兵灾，走得精光。有个老头子，临出门看了看门神，叹道：‘尉迟敬德、秦叔宝有一个在，天下也不至就乱得这样。’恰好邻居是个三对方的老学究，听了这话，撇着胡子道：‘门神乃神荼郁垒！秦叔宝他们是丘处机老头子胡编乱造出来的，你就信了真！’这老儿不服，搬出《西游记》，那学究又找出《封神》与他争论，一直争到天黑，城门关闭。第二日大兵破城，二位都死在乱兵之中。”

班布尔善听得哈哈大笑，康熙却远远瞧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朝这边走来，心里发急，不住递眼色给魏东亭。魏东亭正说得兴致勃勃，瞥见伍次友已经走近，忙故作惊讶他说道：“呀！真是巧，这不是朱表台吗，幸会幸会！”

伍次友一怔，正要说话，魏东亭转身扯着康熙介绍道：“这二位都在蟹中堂眼前当差，这位是龙鸣世兄，这位叫贾子才。朋友们多日不见，难得今

个儿凑巧，碰得齐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伍次友便是一段木头也有灵性了。听魏东亭生编的这两个名字，苏麻喇姑想笑又不敢，倒是伍次友帮了她的忙道：“婉娘，还不见过三位爷？”苏麻喇姑便上前笑盈盈地道了三个万福。

班布尔善倒没看出甚么异样来，只觉得他编派的这两个名字似有讥刺，留神看婉娘，略觉面熟，可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却再也想不到苏麻喇姑身上，只好似笑非笑他说道：“久仰久仰！我们一同走走如何？”伍次友笑道：“既是表台的朋友，我们自然同行。”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中却满腹狐疑。

一场破包露馅的危机总算是暂时弥合，康熙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此时已神态自若，遂笑问伍次友：“朱先生，这套故事你看塑得可好？”

“漫说《西游记》是后人伪托丘长春之作，”伍次友道，“即便是真的，道士观里夸和尚有甚么意趣呢？”

《西游记》竟是伪托之作，这真是闻所未闻。康熙忙问道：“先生倒是言人所未言，怎见得《西游记》不是丘长春所作呢？”

伍次友笑道：“这何须到旁处去查，只看《西游记》本文便知——祭赛国中的锦衣卫，朱紫国司礼监，灭法国中的东城兵马司，还有唐太宗朝里的大学士，翰林中书院，都是前明才设置的，丘处机从哪里去捏造这些？”

魏东亭见伍次友谈兴起来，怕他没完没了，趁空儿插话道：“朱表台，哪有站在这儿说的？咱们不如到那边破凉亭子上，现成的酒食，就在那儿赋诗说笑，可好？”

康熙已与班布尔善谈了很多，虽感失望，却还想再试探一下，便笑道：“好，就依虎臣吧！”几个拾酒食的侍卫不待吩咐，早过去安置了。

看了一阵子《西游记》故事，听了伍次友一番高论，又在拜殿里捣弄了半日鬼神，不知不觉已到晌午了。秋风卷着一团团乌云渐渐地盖了上来，浑黄的太阳在飞云中黯然失色。在破亭里，这几个胸襟不同、志趣各异的游客被机遇和命运撮合在一起饮酒赋诗，都默默地看着清澈透底的水塘中变幻的云影，沉思默想地搜索佳句。

一尾鲤鱼跃起，在池中打了个翻飞，“咕咚”一声又沉入水底。康熙起句微吟道：

剑池锦鳞跃云影，

伍次友道声“好”！续道：

击破秋空欲出形。

魏东亭道：献丑了——

为问天阔造化数，

班布尔善沉吟良久才续道：

划乱清波朝金龙！

康熙鼓掌叫好，伍次友却道：“诗也倒罢了，只是最末一句流于颂圣俗奏了。这又不是金殿对策，哪里有甚么金龙呢？”

苏麻喇姑听伍次友如此说，担心地看一眼康熙，康熙却是毫不在意。班布尔善本疑心伍次友来历，此时不禁释然。暗想：“倒是我多疑了，姓朱的若认识这主儿，岂敢说这样的话？”遂笑道：“朱先生见教得是。只是读书人事事当归美于君亲，余则非我辈敢妄拟的。”伍次友笑道：“这话固然有理，然古往今来多少诗文，若真地篇篇颂美君亲，那还怎么读呢？重要的在

于情发乎心，志发乎词，或寄于山水，或托于花月。圣道之大，岂可一格拘之？”

这一番侃侃而言加上前头的领教，班布尔善自知决非他的对手，便一笑而罢。伍次友兴犹未尽，吃一口酒，凭栏朗吟道：

登山临水送将归，谁言宋玉秋客悲，  
坐观白云思大风，起听红叶吟声微。  
春山啼鹃去不返，瑟江寒雨钓竿垂。  
不堪豪士闻鸡鸣，一声咏叹雁南飞！

刚一落音，康熙连声赞道：“这才是诗，不枉了今日白云观走这一遭！”苏麻喇姑听着却不言语，眼中滚动着晶莹泪珠，怕人瞧见，又忙偷偷地擦了。

魏东亭眼见班布尔善直盯着伍次友，知他动了疑心，于是笑道：“朱表台又发了豪情。不过咱们今个出来是耍的，装了一肚子的白云大风回去，姨父能不怪我？”

康熙听了呵呵大笑：“虎臣原来也有打诨取笑的时候。依你便怎么？”魏东亭笑道：“不如说笑话儿，谁说得不好，罚酒！”

“好！”班布尔善嘻笑道，“我先说——一个秀才死了，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就献了《屁赋》一篇，道：‘伏惟大王，高竦金臀，洪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一纪放他还阳。

十二年后限满再见阎王，这秀才趾高气扬，往森罗殿摇摆而上。阎王却忘了他，便问他是何人，小鬼笑道：‘就是那年做屁文章的秀才！’”

音刚落，伍次友哈哈大笑：“这位贾子才先生倒是个真名士，一语骂倒天下阿谀之人！”康熙先也忍俊不禁，细思量时不禁大怒，暗道：“奴才无礼！”脸上却毫不带出，只道：“虎臣，该听你的了。”

魏东亭沉吟良久方道：“我就接着方才的屁故事也来说一个——前明有个人叫陈全，是极有才学的一个风流浪子。一日外游，误入御园猎场，被一个太监拿了。那太监道：‘你是陈全，听说你很能说笑，你说一个字，能叫我笑了，便放掉你。’”

陈全应口答道：‘屁！’太监不禁愕然，问道：‘这怎么讲？’陈全道：‘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

众人听了，无不鼓掌大笑。伍次友笑得打跌，道：“我也有了一个——有一家富户，原是卖唱的出身，死了母亲，求人写牌位，既要堂皇，带上‘钦奉’二字，又不能失真。花了一千两银子没人能写。一个秀才——就是方才贾先生讲的那位了——穷极无聊，便应了这差。上去援笔大书道：‘钦奉内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加吏部尚书衔，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少保王辅相家仆隔壁之刘嬷嬷灵位’。”

众人听了又是哄堂大笑，连旁边侍立的苏麻喇姑也不禁‘嗤’地笑出声了。

康熙便道：“我也有了一个——一家人想住好房子，卖了地和存粮，又借了钱，好容易盖成了，却连饭也吃不上。他的一个朋友进来扬着脸看了看道：‘这房子盖得好，不过欠了两条梁。’问他怎么回事，朋友笑道：‘一条不思量，一条不酌量！’”

这个故事说了，除魏东亭微微一笑外，别的人都没笑出来，伍次友笑道：“这故事劝大于讽，没把大家逗笑。公子该罚一杯！”康熙只得笑着饮了。

班布尔善听着这些笑话儿句句似乎带刺儿，却又说不出来，暗骂魏东亭：“不知从哪里弄个野秀才。”口里却笑道：“我还说个读书人的事：有个学官，退休还乡，自做了一块匾，上头写了‘文献世家’四个字。有个无赖夜里把‘文’字上面一点贴了，便成‘又献世家’。这家子大怒，撕了去，不料隔了一夜‘文’和‘家’上头的点都没了，变成‘又献世家’这家便摘下来，擦洗干净挂上，第二日‘文’和‘家’都被糊住了，只余‘献世’这两个字……”

他的笑话未讲全，众人早笑倒了。魏东亭便道：“贾先生这个笑话儿着实地好，很应奖一杯酒！”

班布尔善笑着饮了，问道：“虎臣可还有好的么？”

魏东亭笑道：“我虽不学无术，笑话儿却有得是——说一个近视眼，过年在路上拾了个爆竹，不知是个甚么东西，便凑在烛上去瞧，不想就燃着了炮捻儿，“砰”地一声在手里炸开。旁边一个聋子看得清楚，便问：‘足下方才手里拿的什么，好端端地怎么就散了？’”

众人各自回味，伍次友早大笑起身道：“真有你的，虎臣！已出来多时了，我还有事，不如就瞎子放炮聋子看——今日且散了罢！”回身叫了声“婉娘”，便径自带着苏麻喇姑去了。

## 二十六 山沽居婉娘伴师游 西鼓楼道长说因缘

苏麻喇姑走出庙门，才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可现下怎生对付这位呆子呢？见伍次友默默走着，似乎在想什么，便问道：“饿了罢，咱们别急着打轿回府，先在附近寻一家野店打个尖儿再走罢。我可是立规矩立得腰酸腿疼了！”

“也好。”伍次友道，“不过今儿这事好怪。龙儿、小魏子约的那个人怎么瞧着那么别扭，倒像龙儿的奴才似的。你们怎么又不肯相认呢？”苏麻喇姑掩口笑道：“他是鳌中堂府里的清客，练就了的奴才相。听说起先和小魏子相处得好，又是表亲。今儿偶然碰上，人心难测，自然以不认为佳。”伍次友是读书人的心性，对苏麻喇姑的话信以为真，遂笑道：“这也小心过份了。”

二人边说边走，转过一片瓦砾堆，见前边有一带土墙，墙上藤蔓四攀，墙边老树婆娑。

这虽是一间小门面的村酿酒家，但在这劫后村野里，却分外引人注目。伍次友点头笑道：“嗯——这个地方不坏，是个读书的好去处。”

二位，请里边用饭，有烧麦羊肉、各样细巧点心，京挂银丝面……”

伍次友只顾和婉娘说话，没有注意店主人。可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再抬头一看，这个老板不是别人，竟是何桂柱。多日不见，他倒发福了许多，惊讶地问道：“柱儿，你怎地到这儿来了？”

“哟，是我的二爷！”何桂柱这才瞧见是伍次友带着个陌生女郎，忙陪笑道：小人越发拙了，二爷又穿这衣裳，都不敢认了。——二爷，小人给您请安了！”

苏麻喇姑早听魏东亭讲过此人，只诧异地打量了一眼，又瞧瞧幌子上“山沽”两个大字，便随伍次友进了店。何桂柱跟在后边，口里不住他说：“二爷，您去后不久，悦朋店就开不下去了。托爷的福，魏爷给小人在这里又寻了个落脚的地方儿。……亏了爷照应，不是爷的这些好朋友有本事，小人还不叫人家——”一句话没说完，见里边一位客人向这边张望，就把话咽

下。他把伍次友和苏麻喇姑让进里边雅座，便亲自摆布饭点去了。

进到里边时，苏麻喇姑盯了一眼那位客人，觉得以乎见过面，因想不起，也并不在意。等进了内间，才猛醒道：“像是传说的那个其丑无比的刺客，他到这里来做甚么？”陡然间心情紧张起来，又想到康熙他们早已去远，料无大事，才渐渐定下心来。

伍次友到没留心苏麻喇姑的脸色，兴致盎然地逐字逐句鉴赏着粉壁墙上客人留下的诗句。见多是称颂白云观、宣扬因果报应之类的话，觉得无甚意味，倒是有一行细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念了念，又低头想想，暗自发笑。苏麻喇姑好奇地凑过来看时，粉墙上写着：

王寅三月，候与夫人会于高轩

不觉脸上便有些发热，啐道：“文人无聊，写这样下流话在这上头。”伍次友笑道：“这只能算是轻薄话。你只把《三国》读得烂熟，却不知这个话是有身份的。待我为它续上几句。”

正说着，何桂柱托了食盘进来，一炉烧得滚沸的火锅，一盘烧麦，还有一个盘子是仿德州的烧鸡。他提起鸡腿来，熟练地一抖，肉便齐整地簌簌落下。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看字儿，便笑道：“这还是前任店主人手里的事。说三月间有个尊贵人到这店里来过。”

“是旗人？”苏麻喇姑问道。

“是汉人。”何桂柱笑道，“还带了一个女子，这女子长得比陈圆圆还美呢！”说着见伍次友要笔，便挑帘出去了。借着帘子一闪，苏麻喇姑见那刺客正起身出去。

伍次友见她发呆，便问：“婉娘，你在想什么，”苏麻喇姑微微一怔，遂笑道：“陈圆圆！那贵人莫不是吴三桂？”伍次友也是一证，细审笔迹，拍案道：“不是他又是谁，我见过他早年给先父的书信，像极了！亏你聪明，一下子就想起来。”

何桂柱兴冲冲端着一方砚、拿一支笔进来道：“请用墨，二爷！”伍次友说：“好。”一边提笔濡墨，一边笑对何桂柱道：“只是污了你的墙壁。”何桂柱笑得眯了眼，道：“爷说哪里话，爷的墨宝比什么都值钱！这是在北京，知道的人不多，要是过了扬子江，只怕花了银子还没处买呢！”

伍次友朝苏麻喇姑道：“这人用的春秋笔法，我以春秋笔法续之。”便接着那行小字续道：

夏久旱，秋早霜，冬多雨雪，候夫人崩。

写完坐下道：“不度德，不量力，岂不是自寻死道？”

苏麻喇姑道：“这么一续就完全了——那些人朝哪个方向去了？”

何桂柱很奇怪这女子何以对此感兴趣，小心翼翼地答道：“我是听前头老板卖店时说的，后头的事我没问。”

“你不用和我们打哑谜儿！”苏麻喇姑冷笑道，“这位是你早先的少东家，小魏子——就你说的那魏爷——又是我表哥，有甚么信不过的。”

何桂柱自小挨砸挨惯了的，忙赔笑道：“慢说您是魏爷亲戚，单是伍二爷在这儿，我柱儿就不敢藏半点虚言，实在是不知道。”伍次友也觉好笑：“婉娘，咱们吃过快去罢，谁是吴三桂，与咱们有何相干？”苏麻喇姑这才无话，也觉得自己没来由，便笑道：“我是说着打趣，你忙你的去罢。”

魏东亭和班布尔善从左掖门直送康熙进了大内，由张万强、狼谭等接着，方才退下。

出了天安门，班布尔善笑道：“早着呢，长天白日的回去也没意思。走，我请客！”于是二人脱了公服付与从人，竟不用轿马，迈着步儿往西鼓楼走去。

西鼓楼茶食店座落在宣武门最繁华的地段。迎面一块大匾四个金字“清风鼓楼”，是前明正德皇帝的御笔。两边一副楹联是：

香欺山阴点点雪里梅

色压河阳漫漫岗上枫

也是正德御书，就凭这块牌子，百多年来这家老板生意愈做愈大。金陵、苏州、杭州都有它的分号。

班布尔善便笑道：“这正德虽很浪荡，字的风骨却不俗，正是瘦金体一派正传。”魏东亭也笑道：“正德并不昏愚，如不是一干小人乱政，也未见得就如此不堪。”班布尔善点头道：“这说的是。”说着便进了店。这店说是茶食店，其实茶座只占它营生极小一部分。楼下边五花八门各色小吃，冷热荤素一应俱全。几个跑堂的忙得满头是汗。二人见下边如此热闹不堪，便登楼上了雅座。

刚上来楼，魏东亭一眼便瞧见临街窗口坐着胡宫山，自个儿独斟独饮，配着黄蜡脸、三角眼、扫帚眉，颇为滑稽。遂笑道：“老胡，好兴致，自得其乐啊！”

胡宫山忙起身笑道：“魏大人，多日不见，您吉祥啊！”便要行礼。魏东亭忙扯住道：“这怎么敢当？何必呢！”胡宫山看着班布尔善笑道：“这位先生好面熟，哪里曾见过，”班布尔善歪着头想了半晌道：“像是在内务府老黄家里见过一面。”胡宫山笑道：“是了是了，是班大人，晚生失敬了。黄总管老太爷去年中风，是晚生诊的脉。”

三人只顾说话，跑堂的在旁早侍候着，此时见有了缝儿，忙恭敬地插进来道：“三位爷请这边坐，”就拧了热毛巾请他们净面。班布尔善一手扯一个，请魏东亭、胡宫山坐下，一边说道：“我已与虎臣约好，我来作东，咱们一醉方休。”

胡宫山道：“晚生已先用了酒，只怕要吃二位的亏。”魏东亭笑道：“他有的是钱，咱们扰他一席没啥。”他知班布尔善心中有鬼，又弄不清这位胡宫山是何面目，想着这倒是个试探的机会。班布尔善曾听纳谏说起，魏东亭带着胡宫山为康熙看过病，对胡宫山他也捉磨不透，想看看这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也执意要拉胡宫山同饮。

胡宫山暗自好笑：“这两个对头今日倒如胶似漆，我何妨也瞧瞧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这样三人各怀心事坐在一起，跑堂的知他们都是官身，给各人端上一杯普洱茶，静听吩咐。

班布尔善喝了一口茶道：“你只管拣最好的席面摆上来就是。”跑堂的听了一会儿，知道这位就是班布尔善大人。对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忙不迭地答应着下楼去了。

不一会儿，几个伙计走马灯一般上起菜来。魏东亭见是一桌满汉全席，遂笑道：“我们三个便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这许多。”跑堂的赔笑道：“名义虽是满汉全席，却不全，不过拣了几样时新的做来，图爷们个吉利。”胡宫山却大感兴趣，呵呵笑道：“魏大人不要扫了兴，这有何难；我就有这个饭量，可惜我还叫不出名目来。”



“回爷的话，”跑堂的满面堆笑，——指点道：“这是雄鸡报喜，佛手生香。鼎湖素鸽蛋，福寿而康，蚝皇网鲍片——用四个头的干鲍，只怕这会儿跑遍北京城也难遇呢——那是鼓汁龙虾拼盘孔雀开屏、麒麟熊掌，四大热菜是紫带围腰、喜冠进爵、玉乳金蝉、龙藏虎扣，另有冰花银耳露，甜品点心，花开富贵四式……爷们随便尝尝，看味道可正，”胡宫山听得眉开眼笑，抓耳挠腮连道：“好好！今儿要饱享口福了！”

班布尔善朝胡宫山努努嘴儿，对魏东亭笑道：“虎臣，今日也知天外有天了！请用酒罢。”三人举起杯来各饮了一口。班布尔善夹了一筷玉乳，”说道：“请”。又颇有些犯愁地皱眉道：“肥得很。”魏东亭尝了一口道：“味道不坏！老胡，请呀！”胡宫山也不言语，一筷子下去，半个“玉乳”被淋漓漓地夹了起来，左一口右一口霎时全被吃光。班布尔善看呆了，心想：“这人肚子真不含糊。”

魏东亭知道凡武功高强的人，无不食量如虎，便有意留量，学着班布尔善只拣清淡的略吃几口，单看胡宫山如何吃完这一席。胡宫山有些发觉，笑道：“魏大人是在看我笑话儿，岂不知惟大英雄能显本色，真名士自露风流！”

班布尔善笑道：“胡君一点也不像个行医的，真是个奇人！”说话间，一碗“龙藏虎扣”已被胡宫山一扫而空。他抹了一把嘴笑直：“晚生不是酒后吐狂言，我自幼就在深山求师，对风角六壬、奇门遁甲、鉴相歧黄之术都略知一二，惜乎生不逢时，以此医道糊口而已。”班布尔善最信这些，忙笑道：“先生，原来精于风鉴，何不为我二人瞧瞧？”

胡宫山口里正嚼着熊掌，边吃边说道：“这会子醉眼迷离，怎好看相？二位说出一字，我来推一推休咎。”

班布尔善抬头看着楼棚，心想：“我要找一个能难倒他的字。”半天才道：“我出个‘乃’字！”“好！”胡宫山口里嚼着鱼翅，含糊不清地笑道：“真难为你想得好！‘乃’字为缺笔之‘及’，‘及’乃‘过犹不及’，阁下怕是常思过而不思功的，看来立品是正的。循其本意。‘乃’，无‘工’不成‘巧’，无‘人’不成‘仍’，无‘皿’不成‘盈’，此皆心劳太过。观此字形，右有危级上有平顶，左有悬崖，于仕途而言，不可再求进取，恐有许多关碍呢！”说罢一笑仍复坐下大嚼。

班布尔善脸上微微变色，良久方笑道：“足下所云‘危级平顶’，不是攀上了危级而后便是一马平川吗？”胡宫山用汤匙舀起两只鸽蛋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口酒笑道：“这个自然，——但圣人设道，原为警世醒人。那‘危级’便是台阶不稳，一尺之阔其限可知，足下要谨慎才是。若稳操祭器，十为盈数，阁下定必还有十年好官可做，只管放心就是！”班布尔善默默不语。

魏东亭笑道：“我出的却是个俗字。”班布尔善瞥了胡宫山一眼，对魏东亭说：“愿闻其详。”魏东亭笑着在桌上划了一个“意”字。

胡宫山在说话间连吃带喝，已将“佛手生香”、“雄鸡报喜”扫得罄尽，一边向“加官进爵”伸去筷子，一边漫不经心地笑道：“此字形体端正，无枝无蔓，君子心性是正大的。下有‘心’而上有‘立’，中怀天日，秉的是中正之气。左加心则为情：一生尽在忧患中，难得安宁。若加人字则为信，足下前途可喜可贺，来日定是富家翁！”

“我最不耐钱财之事，”魏东亭皱眉道：“请先生再断。”胡宫山便摇头：“据理而断，只能如此。‘意’乃‘心’上有‘音’，又可分为‘立日之心’，

足下终生必得主上宠信无疑。”方说至此；胡宫山哈哈一笑道：“这些玩意儿，酒余饭后可作谈资，茫茫天书贤者尚且难测，岂在我胡某口舌之间。但愿二君修德自固。对于这‘休咎’二字，也不必太认真了。”

胡宫山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一桌堆得老高的酒菜，此时已是杯盘狼籍。魏东亭见他不再像上次面觐康熙时那样拘谨，在这里议论风尘，谈笑自如，心想：“若论这个人，确也算得上一个人才。”班布尔善细品胡宫山为自己所测的字，觉得暗寓讥讽之意却又抓不到甚么把柄，只得干笑一声说道：“若似这等测字，兄弟也可尝试尝试。请胡君也赐下一字。”胡宫山笑道：“好，就以敝姓‘胡’字罢。”

“胡，”，班布尔善一边眨动着双眼，一边说道，“拆为‘古’‘月’，‘古’属阴，‘月’属太阴，主足下城府深沉，精于韬晦。有‘月’无‘日’不成‘明’字，足见足下心怀天日而有所希冀哉！左加‘水’则成‘湖’，亦属阴，预示足下将悠游于浩浩乎江河湖海之间哉！古人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以足下之才，定为大隐哉！”

听他这一连串的“哉”，胡宫山惊出一身冷汗，连酒都随汗浸了出来。魏东亭听了这番话也是怦然心动，见胡宫山很不自在，遂笑道：“班大人和胡兄的话倒使我想起了两句古诗：‘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不过，即或当今还有一些人仍在怀旧，也不足为奇。想当初我朝剿灭闯贼时，不也曾打起过为明复仇的旗号么？”

魏东亭的这些话，对班布尔善既有针砭，又不伤大雅；而对胡宫山大有解脱之意。因此三人不由相视而笑，却又不便再往下深说。魏东亭一看天色，说道：“怕是快到申时了，咱们出来一天，也该回去了。”班布尔善也觉得应该收场了，便叫掌柜的来会了帐。三人步出楼外，拱手道别。魏东亭没走几步，便瞧见明珠自嘉兴楼那边过来，知他又会过翠姑了。

## 二十七 题楹柱主仆思未来 报凶信兄妹忆儿时

苏麻喇姑回到养心殿，康熙歇午觉刚刚起来。见她进来，揉着眼笑道：“你今儿是怎么闹的，把伍先生也弄了去？”苏麻喇姑红着脸笑道：“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他在索府，抵得上半个主子。他要去，我哪能劝阻得住。”康熙笑道：“也难为你应付下这场面来，一场好戏几乎给砸了！”苏麻喇姑道：“万岁爷福气比天还大着呢。他是个书呆子，哪里能瞧得出来！”说着便亲自出来给康熙打洗脸水。

苏麻喇姑端水进来，见康熙正在写条副，便道：“请主子净面。方睡起来，就带着眼眵糊写字儿，不信就写好了？”康熙就笑着放下笔，一边先脸一边问道：“今个儿在白云观，你瞧班布尔善这个人怎么样？”

“倒像有点神不守舍的模样。”苏麻喇姑一边回想一边说。

康熙闭着眼睛让苏麻喇姑给他擦脸，问道：“朕不是问这个。是问这个人怎么样？”

苏麻喇姑熟练地给他擦好脸，吩咐宫女将盥洗器皿撤下，笑道：“奴才哪里知道这些，主子爷的眼，那才叫圣明呢！”近些日子，她发觉康熙颇为自矜，便想人长大了，不能再似小时一般看待。若还像以往那样说三道四，叫他拿出主子款儿来，甚没意思！所以愈是大事，愈是暗自启发他自己拿主意。

“朕看这人绝非鳌拜一党。”见苏麻喇姑惊异之色，康熙颇为得意地又道，

“可也绝非忠厚之人。他的面目不清，朕也不作断语，以后再看罢。”

苏麻喇姑忙道：“主子说得极是，他要是忠臣，今个就该明明白白地剖心置服地跟主子说个明白。主子爷几次提调他，他只装糊涂！”

“你来看！”康熙指着自已方才写的条幅道，“这是朕方才写的几个字——好不好？”

苏麻喇姑凑了过来，见是用隶书写的六个大字：

靖藩河务漕运

她心里暗自掂量：山东、安徽两地巡抚迭次奏报，说因黄河决口，泥沙淤塞运河，舟楫难行。光北京城每年就要靠漕运四百万担粮。这两件事也实在叫人揪心。至于“靖藩”二字以乎太刺眼了。从各种迹象看，三藩的野心时有外露，但将“靖”字明明白白地写在廷柱上，大臣们来宫中朝拜觐见的很多，传了出去有何益处，因笑道：“万岁爷的字练得越发有神了！”

“哪里要你说这个！”康熙笑道，“你瞧着意思可好！”

“好好！”苏麻喇姑扬眉夸赞：“圣虑深远，每一条款都很重要，这几件事办下来，老百姓都要额手庆贺，传颂尧天舜地哩！”

康熙得意地道：“这是朕近年来看了许多奏折，偶有所得，怕被眼前琐事搅忘了，故而把它写了，贴在廷柱上。”苏麻喇姑见是机会，忙笑道：“张在这儿，只怕明儿起居簿上就会将它记下了！”“晤？”一句话提醒了康熙，提起笔来另写了一张，道，“还是这样更好些儿。”苏麻喇姑瞧时，已将“靖藩”改为“三藩”了。康熙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苏麻喇姑道：“婉娘，往后有甚么进谏之言，只管像从前一样直言相告，朕不怪罪你。”

这是个多雨的深秋。天刚擦黑，便又阴了。魏东亭下值后回到寓中，已是漆黑一团，不久，秋雨便浙浙沥沥地飘落下来。

下午，从索府护送康熙进了神武门，明珠便约史龙彪和穆子煦几个弟兄同到嘉兴楼吃酒，至少要过了半夜，他们才能回得来。魏东亭没个人说话，甚觉无聊，便到书房里信手抽出一本书来看。

约莫亥时，见史龙彪他们还没回来，魏东亭伸了个懒腰，合上书便欲去睡觉。恰在此时，老门子走了来道：“大爷，外头有一个年轻公子来访 /

这么晚了，谁还会来呢？魏东亭迟疑地问道：“是熟朋友么？”老门子回道：“不是的，从没见过。”魏东亭想想笑道：“说不定是明珠弟的文友，来了倒有许多不便，不如辞了吧。你去说，明珠不在，有事改日再说罢。”

“我寻明珠做什么？”话刚说完，一个翩翩少年忽地破门而入，笑吟吟他说道，“不速之客，深夜造访，必有要事，怎地就不肯赐见呢，小弟要见的正是大哥！”魏东亭看时，来人顶多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手执泥金折扇，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瓜皮帽直压到眉鬓。古铜长袍外面罩了一件灰府绸马褂，腰间汗巾旁悬着一块汉玉扇坠儿，脚下蹬着一双千层底掐云凉靴。风度潇洒自如，虽从雨地里走来，却连半点泥水全无。魏东亭觉得十分惊奇，连忙还礼道：“得罪得罪，我还以为是来找明珠弟的呢。哈，足下好生面熟，你是……”

那人却不答话。侍老门子退出，方笑道：“郎似桃李花，似松柏树，桃李花易落，松柏常如故。——喜峰口仓促一别，西河沿又匆匆相逢，不想你好大的忘性！”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放下发辫，但见秀发青丝，皓齿明眸。——是史鉴梅来了！

“梅妹，”魏东亭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怀疑是在梦中，

便情不自禁地揉了揉双眼，待弄清不是作梦，便喜出望外地扑上去紧紧握住了鉴梅双手。

鉴梅见他这样、倒觉不好意思，想把手抽回来，可他握得太紧，哪里抽得动。真正是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嗔不能怒，羞不能避，只好红着脸，低垂着头默默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才柔声问道：“亭哥，这几年……你可好？”

魏东亭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慢慢松开手，忙让座、倒茶，笑道：“我这几年倒好，你呢，”史鉴梅端起碗，吹着泛起的茶叶笑道：“亭哥春风得意，可也不轻松，我说得对吗？”

“我的事自然瞒不了你罗”，魏东亭笑道，“听说梅妹在鳌中堂府里，为什么不给我个信呢？”这句话含有疑心鉴梅之意。若说二人自幼便青梅竹马，本应没有甚么信不过的。但魏东亭眼下的地位，一举手一投足都关乎到宗庙社稷大事，他又不能不多出一点心眼儿。说完偷眼瞧鉴梅时，见她脸上微微变色，呆呆地坐在床前，泪水无声地悄然流下来，魏东亭咬了咬牙，也不去理会。那鉴梅陡然站起身来，掩着面就要夺门而去，被魏东亭一把扯住，赔笑道：“还是小时候的心性，一句玩笑话嘛。”鉴梅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道：“我为了复仇……在狼窝里呆了六年，想来找你，可又怕……亭哥，你能听我一句话吗？”

“怎么，你还要为明朝复仇么，哎呀！现在什么时候了，前明早完了，再谈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鉴梅突然不哭了，冷笑道：“哼，难道我冒死犯难到这里来，是为听你这些话来的？——你珍重吧，我走了！”说罢抽身便去，魏东亭急忙挡住去路，摇手笑道：“别别，几年不见了，怎么还是这样任性儿，我说一句也不妨呀！好好好，你先说今晚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鉴梅这才重新坐下，也不回答魏东亭的问题，却突然问道：“明儿你还要去索额图府么？”

魏东亭心里一惊，虽然他和鉴梅自幼青梅竹马，情深意浓，但是，陪皇上念书的事，关系着社稷安危，却不能透出去一点口风，便不露声色地答道：“我们不相统属，我到 he 那里做甚么？”

“亭哥，你在骗我，可我还是告诉你明天你别去，皇上若叫你，你装病好了！”

“为什么装病呢，”魏东亭冷冰冰地答道，“我要去了呢？”

“你别问，听我的话，别去啊！”

“我要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索府，为甚么又不能去呢？大丈夫总要来去明白，我不能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事。”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鉴梅叹了口气说道：“恐怕去了难得回来。”

魏东亭见她吞吞吐吐，心里越发惊异：“梅妹，我还是十年前的魏虎子，可你，已不是从前的梅妹子了。你既然不愿意说，那你就走吧，明儿索府我是去定了，倒要看看是怎么个回不来法。”

史鉴梅听他说得如此决绝，起身便走，才走几步忽又站住，头也不回地说：“鳌拜明日要搜索府，连你带皇帝……去不去全在你！”说完抬脚便走。

一句话说得魏东亭犹如五雷轰顶，这下真急了，一个箭步抢上前拦住去路，紧扳着她的肩头道：“好梅妹，多谢你实言相告，可是我不能不顾皇上啊！”

鉴梅见魏东亭如此执拗，叹了口气：“你不知我的心，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了。你管皇上干什么呢？”

魏东亭苦笑着摇头道：“妹妹！皇恩浩荡，我怎能不效忠尽力呢，明天皇上若遭不测，慢说我魏东亭难逃一死，就是幸存下来，又有何颜面活在人间呢？”

鉴梅突然挣开身子，噗通一声跪下道，“好哥哥，你远离是非之地吧，我求求你！你斗不过他们！他们权高势大，党羽多得数不清，日夜盘算着谋害你们君臣，你知道吗？”

魏东亭一手挽她起来，望着她一泓秋水般的眼睛，固执他说道：“我知道你自小儿也知道我，相信我吧妹妹，我能斗得过他们！”

鉴梅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英武的男子，抖抖索索从怀中取出一个纸包说道：“你瞧瞧这个。”魏东亭接过来，走至灯前打开细看，“不是上好的冰片么？”“什么冰片，是用来毒你们君臣的毒药。为了弄到它，我几乎送了命。”

魏东亭越发惊疑，强按鉴梅坐下，一定要她讲述事情的原委。

原来那一天鉴梅偷听了鳌拜与班布尔善的密谈。晚上使用假面具扮作鬼像，吓昏了丫环彩屏，将鳌拜骗出鹤寿堂，悄悄儿偷了一点毒药。在忙乱中，夫人没有仔细查点人数，到没有疑心到她。

说完这件事的经过，鉴梅模糊地瞧着魏东亭，满眼期望和恐惧，“你要快走，不然，滔天大祸，就要临头了。”

“你不用操心我，今生没缘份，我们等来世！可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

“谁？”

“当今皇上啊！”

“皇上皇上！”鉴梅突然发怒道，“你就知道皇上！他待我们百姓有甚么好，那年你走后，妈就花了，爹拉扯着我，靠种皇庄上那十几亩地过活，不想地又被镶黄旗圈了去！”说至此鉴梅拭了一把泪，接着道，“没了地，庄主可还照样来收银，说是正黄旗没圈地前，地里已播下了种，种子钱总要收回来。你和魏阿姆走后，我们举目无亲，那年腊月，大雪天爹去讨饭，从而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只剩下我苦孤零丁一人，怎么办？”鉴梅接着道，“我只好扮了男装进京寻你，差点冻死在怀柔。还是史大爷救下了我，收我为义女，跟着他一道走江湖学艺，这些年满清皇帝让我们受的苦你知道吗？”

魏东亭听了，沉默良久方说道：“梅妹，你的心思我明白了。这些年你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心里，觉得对不起你们一家。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就盼着有个好皇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成。前明皇上倒是汉人，却把你一家逼到关外。现在逼你的总不是当今皇上吧，那圈地的正是皇上的对头鳌拜，你知道吗？你是聪明人，这点是非总得想明白。以前我们两家好时，我们就已经入了旗籍，你并没有嫌弃我，我也没有想着是旗军的小头领了，就欺压良民。这你都是知道的。你细想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这回轮到鉴梅不言语了。

“当今皇上年纪虽少，却很清明聪睿，我着实舍不得离开他。别说是我，就连史老伯现在也是一心向着皇上啊。”

“唉，你们这些男人啊”鉴梅已经心服，嘴里却还说道：不过你也不要太信他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

魏东亭笑了：“这倒说的有几分道理。不过我也不傻，到时，我就不能学范蠡载西施泛舟于五湖吗？”

鳌梅听至此，不觉破涕为笑，红着脸用指头戳了一下魏东亭的脑门道：“你呀，你就是我前世修下的孽。你要我做甚么事，说罢……”

“你能留在我身边吗？”

“不。今天夜里我是偷着出来的，如果被他们发现，对你并没有好处，亭哥，你保重吧，我走了……”

## 二十八 搜府邸棋敲菱口居 防忧患移教山沽斋

第二天一早，班布尔善在从神武门到索府的路上沿途撒了眼线。自己坐在鳌府静待消息。下午接到回报：“跟往常一样，宫里出来的两乘小轿已进了索府后侧门。”鳌拜与班布尔善相视一笑，便点齐兵丁，打轿前往索府。

大轿来到索府前轻轻落下，鳌拜一哈腰跨了出来。

门上戈什哈见了鳌拜，一个千扎下去说道：“中堂大人，小的请中堂金安。”

“回禀你家老爷，说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鳌拜，奉旨前来，要见你家大人。”

“扎！”一听说“奉旨”，那个戈什哈忙双膝跪下叩了个头，然后，起身飞也似地进后堂报告去了。

不多时，但听得雷鸣似地三声炮响，接着鼓乐钟磬之声大作，中门哗然大启，索额图穿一件九蟒五爪绣金袍，外罩簇新的锦鸡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面拖着一根双眼孔雀花翎，满面端庄肃穆的神色迎了出来。

鳌拜矫诏造访索府，原想静悄悄地把事办了，谁料索额图人未出来。就又放炮又奏乐，引了众乡邻前来围观，他心里恨得直咬牙，却还不得不笑呵呵地恭维道：“索公，鳌某也不是外人，何必这样呢？”

索额图恭敬地将腰一哈让道：“中堂大人奉诏而来，便是天使驾到，当得如此。请！”说罢二人携手而入，待他们入内，讷谟将手一摆，手下御林军忽地一声散开，将索府围了个密不透风。老百姓不知索府出了什么事，瞧热闹的更多了。

鳌拜满面笑容随着索额图入府登堂，待坐定后，仍不见鳌拜宣旨，索额图便故意问道：“中堂大人，有何圣谕，就请宣明，学生好遵旨承办。”

本来就没有什么圣旨，索额图一口一个：“圣谕”、“遵旨”，再厚的脸皮也有点吃不消，鳌拜便微微有点心慌，笑道：“兹因刑部天牢昨夜窃逃走了两名钦犯，守牢的受了一千两黄金的贿赂，已拿住正法了，但正犯尚未落网。皇上命我在百官家中查看，别处已派有关人员前去了。唯有尊府非比寻常，深恐下人造次，惊扰了宝眷，特亲来主持。”

“这是圣上的洪恩，中堂大人的情份。”索额图忙赔笑道，“既如此，便请派人查看。”

鳌拜见他十分镇定，反倒起了疑心，难道走风了，老三不在府内？细察索额图神气，镇定中又带着几分惶恐。又想，再不然就是仗着老三在府，等着我搜出来，给我个下不来台？想到此，他狞笑一声道：“恕鳌某放肆了。”

接着便喊了一声“来人！”

讷谟、歪虎等就等着这一声呢，趁势带着一队人拥了进来，黑鸦鸦站了一院子。鳌拜出来吩咐：“讷谟到内院，歪虎去花园，随便看看，不许放

肆。如若惊扰了内眷，你们可当心。”二人连连应声退下，

鳌拜和索额图二人自在厅上吃茶，不一时便从后院，传来内眷们的哭喊惊叫声，鳌拜只装没听见，扭头瞧索额图时，但见他心平气和，若无其事，暗自佩服他的涵养。忽然一个亲兵跌跌撞撞跑来禀道：“中堂大人，打……打起来了。”

谁，鳌拜一惊站了起来，与索额图一起向后花园走来。原来，是歪虎和魏东亭在花园前面交上了手。鳌拜忙上前喝止道“歪虎不得无礼。”魏东亭也趁势还剑入鞘，对鳌拜作了一个长揖说：“标下魏东亭前来领罪。”

“虎臣，这歪虎是个浑人，不必与他一般见识。”转脸向歪虎使了个眼色，说，“还不去，干自己的事。”歪虎自然会意地走开。鳌拜又对魏东亭笑道“今日倒真凑巧，你也在这。”他以为康熙一定藏在后花园里。

魏东亭淡淡地回道：“听说索大人园中有块假山石极好。皇上叫我来瞧瞧。”“哦？”

鳌拜立时站起身来对索额图道：“咱们反正是坐着，何不同到花园中看看。”索额图起身笑道：“一定奉陪。虎臣，你也陪中堂一齐前去如何？”魏东亭笑道：“理当遵命。”

三人行至花园月门前，见歪虎带着人正在园里搜索。鳌拜走过来问道：“见到可疑之人么？”歪虎道：“还没有。我想再调些人来细细查看一下。”说着便狠狠地盯了魏东亭一眼。

鳌拜一摆手说：“那就不必了。我与索大人魏大人一起查看就是了。你们下去吧。”

进了花园，迎面有一座假山落在池中。一包汉白玉石栏杆弯弯曲曲通向池中压水亭。亭的对岸上，有三间茅屋。水波粼粼，几尾金鱼悠闲地浮上浮下。

再往前去果然有一座假山显得十分触目——它是一整块天然的姜黄石。下中部有桌子大小的石面被磨得光滑如镜，上刻“菱口”二字。

鳌拜见假山附近并无藏人之处，便指着那三间茅屋说：“那里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

三人沿着曲桥绕过假山穿过凉亭来至茅屋前。听到房内有人在说话，并不时传来“叭叭”声。鳌拜情绪顿时紧张起来，口里却故作文雅：“临水傍竹，茅舍木窗，一洗富贵之气，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处！”一边说一边快步跨进房内，一看之下，不禁愣怔在那里。哪里有什么康熙！只是一个三十多岁黄脸汉子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后生正专心致志地在对弈。刚才叭叭的声音是摔棋子呢！

索额图见鳌拜一脸懊丧失望的神色，心里暗暗好笑，忙道：“敏泰，快来见过鳌老世伯！”又转身对鳌拜介绍道，“这位是舍侄索敏泰，这位是太医院胡先生，常来这里下棋。胡先生棋艺高超，京师还无人能超过他。听说鳌公也极精此道，何妨对奕一局？”胡宫山也忙拱手谦逊道：“请大人赐教！”便一揖拜了下去。鳌拜伸手时，但觉一股劲风扑衣，知道此人身负武功，忙运力去托时，哪里挡得住。胡宫山已泰然自若地长揖到地，又抬身大大咧咧地坐下。鳌拜心中不禁大惊：这索额图府里竟养着这样一个人！

鳌拜此时已知扑空，心里乱如牛毛，又见胡宫山身怀绝技，更是不想纠缠，连索额图他们说些什么也听不清，只呆笑着点头道：“啊……啊……哪里，老夫也只略通象棋，其实皮毛得很。——还是虎臣来吧！”

正说话间，讷谟和歪虎二人从外头进来，鳌拜一看他们脸色便知事情不谐，忙道：“你们不必说了。——索大人，今日实在得罪得很了，容鳌拜改日请罪罢！”便吩咐讷谟道：“撤去警戒，再到别家看看。”索额图却假意要挽留。鳌拜连一刻也不想呆在这里，袍袖一挥说：“告辞！”索额图依旧放炮送他出来。

出了索府，鳌拜心里还在纳闷，康熙皇帝不在这里，那个伍次友又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知道伍次友一大早就被明珠约走了。他们按照魏东亭的安排，来到风氏园。进来一看才知道，这里断垣残壁，荆棘丛中，竟是一个荒废了多年的园子，明珠心里直嘀咕：“表弟把我们俩给支使到这儿，这个破园子，怎么消磨得了半天时间呢。”可是，伍次友却高兴了，说：“越是荒凉颓败之处，越多胜迹可寻，也越能发人深思。”于是他们就在这断墙残壁之中，乱石荒冢之旁，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居然被他们找到了几首小诗，也不知是那位文人题写在这儿的。伍次友诗兴大发，眼看日过中天，竟然还不想离去呢。明珠早就等不及了：“我说伍大哥，咱们该歇歇脚，找个地方吃饭吧。”

“好好好依你。只是这里荒草荆棘满目凄凉哪有清雅之处呢？”

“伍大哥，出来之前，我和虎臣等约好了。今个，咱们去白云观，柱儿新近在那里开了一座山沽店，咱们还去扰他吧？”

“啊？原来他跑到那里去了，唉，他小本生意，经营也不容易，路又太远。今天不去了吧。”

“嘿，这怕什么呢，你怕吃他，他还怪你不去呢。走吧走吧，一顿饭吃不穷他。”

“去也可以，我可是一不乘车，二不坐轿。”

“好，我也正想走走呢，咱们就安步当车吧。”

二人一边说笑一边走，未牌已错时分才到白云观外山沽店前。柱儿毡帽短衣，水裙围腰，肩搭白毛巾，早笑嘻嘻迎侯在门口。明珠笑道，“我拉大哥，他怕扰了你，还不肯来呢！”

何桂柱呵呵着给伍次友打千儿请安道：“二爷您可不能说这话。柱儿是伍家几辈子的奴才，您要不来，别人知道了还不得骂柱儿忘恩负义吗，到那时我是扛上大棍向您老请罪也来不及了。您老快里边请吧！可巧，今个儿有新进的下八珍：海参、龙须菜、大口蘑、川竹笋，赤鳞鱼、干贝、蛎黄、乌鱼蛋，一样儿不少，还有一时冻鱼馐——二爷好口福！”

伍次友哈哈大笑道：“正所谓早不如巧！”一脚踏进门，笑声嘎然而止。原来婉娘带着两个小丫头正侯在里头，见伍次友进来，忙都立起身来。婉娘笑道：“先生，倒没想着你这会子才来！”

伍次友一向落拓大方，可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见到婉娘，不知怎的，便如芒刺在背，没个放手脚处。苏麻喇姑知道康熙的意思，自己早晚也是伍次友的人，见他这样也觉得拘束，嘴里半句调侃话也说不得。二人各存一段心思，本来很近的感情，形迹上反倒生疏了。

明珠是专在这事上做功夫的，见二人情热身疏，神近色远，连忙打圆场道：“真叫无巧不成书，婉娘姐姐也在此——这么一桌子细巧点心，怕不是给兄弟预备的？我与伍大哥正肚饿，倒先扰了！”说着便笑嘻嘻拈了一块官制香雪糕送到口里，做个鬼脸儿喊道，“柱儿，就把海鲜送到这边桌上吧！”

那柱儿虽讨厌明珠这么吆五喝六、凤毛乍翅地拿自己当奴才使，但事



到临头，也只好连声答应着整治去了。

伍次友心中诧异今日怎么这么巧：为何都聚到何桂柱这方寸小店里来了？遂笑道：“要知道你们也来，今早一起出来岂不更好？这会儿午时却过了，咱们不回去你家老爷岂不着急？”

他哪里知道，今天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别人彻夜不眠安排好了的？魏东亭不来，索府吉凶难定，能不能回去还在两可呢。苏麻喇姑见问，忽然想到索府如今不知闹成甚么样子了，勉强笑道：“这儿也和家里一样，这家店主的本钱是从我家外头账上出的。”

伍次友更糊涂了：柱儿在城里呆不住，出城开店的情由他是知道的。但是索额图收留自己又帮助何桂柱再办山沽店，可就有些蹊跷。留住自己去教书，还可说得过去，又资助柱儿在外头继续开店，这份“义”可就超出常情了。

正待相问，便听门外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众人都凝神细听，那马嘶一声停在了店外。

“魏爷来了”就听柱儿高声喊道。接着，魏东亭满头大汗地闯进来，笑道：“哪里都寻不着你们，原来在这儿快活呢。”柱儿随后端着四盆热腾腾的海鲜掀帘进来，一面安放菜肴，一面笑道：“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魏爷这一来，二爷和柱儿又有缘份了，以后怕就要在我这山沽店里好聚一阵了。这地方几僻静，我们二爷最怕热闹，倒正对了二爷的脾胃。”

“怎么，我们就住这儿了？”伍次友目瞪口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敢情二爷还不知道？”何桂柱道，“今儿一大早，魏爷就来吩咐了，说是府里怕不大安宁，公子爷要换个地方儿念书，就选到小人这儿啦。”

“不安宁？”伍次友忙说，“怎么不安宁，这……”

苏麻喇姑见何桂柱答不上来，便接口答道：“索府今个被鳌拜他们搜了。怕就是冲着先生来的。”

伍次友惊愣在那里，搜寻着各人目光。最后，又看看魏东亭，魏东亭沉重地点头说道：“也真是吉人天相，今个你若不出来，怕这会儿已做了刀下之鬼了！”明珠便顿足道：“我的好表弟出了什么事，你倒是说个明白呀？”魏东亭端起桌上酒壶，就壶口儿一饮而尽，抹了一把嘴，将鳌拜亲自前来搜府的细节一五一十说与众人。末了道：“谁能相信什么天牢走失犯人的鬼话，特意地搜看书房，还不是冲着先生来的？”

听魏东亭讲说一遍，伍次友又惊又怒，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儿，酸甜苦辣咸俱全。良久，方冷笑道：“倒想不到我伍次友一介书生，心无越份之念，手无缚鸡之力，一篇文章却博得鳌大人如此青睐！”说到激动处，将手指紧紧攥起，朝桌上猛地一击，“砰”地一声，满桌的汤菜都跳了起来，“我出去自首，该领什么样罪，一人当了！”

说着抽身便走，却被魏东亭一把扯住。苏麻喇姑急得叫道：“先生去不得！”

伍次友挣了两挣，却是挣不动。回头看见苏麻喇姑急得容颜大变，半含怒半含情。自己又被魏东亭拉着不放，只得长叹一声，气呼呼地坐了下来，低头不语。

魏东亭笑着说：“伍先生你发甚么急。鳌拜他不是徒劳扑空一场吗，这棋正下到节骨眼儿上，又何必急躁呢？”

“我不去自首？”伍次友说道，“鳌拜终不肯甘休。将来出事，总会连累

你们的。”说着抬头看了婉娘一眼。

苏麻喇姑心里一热，眼圈儿就红了，忍泪温语劝道：“先生上次给龙儿讲的《留侯论》，其中有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时，我们听了也不甚介意——原以为是说给旁人听的，现在遇到事儿了，反倒想起来，又觉得是说给自己听的了。先生今日若意气用事，何济于事？”魏东亭也道：“鳌拜搜府，明说是拿两个人，你干么要一个人去投案？倘若向你耍另一个，你到何处去找呢？”

“那个人是谁？”

“你倒问得好！我们哪里晓得？”苏麻喇姑笑道，“你先在这个地方儿安置下来。龙儿每日照常前来上学，待风平浪静之后再回城里，不也很好吗？”

“也只好如此了。”伍次友懊丧地说道，“只是酒店之内，人来人往的；怎么好读书呢？”

“二爷也太瞧不起小的了。”何桂柱走上前来，“二爷若在这里教书，我还开甚么店？——你说这儿不好，请二爷挪步跟我去后头瞧瞧。”

伍次友半信半疑地跟着何桂柱进了后院，苏麻喇姑、明珠和魏东亭也跟随着鱼贯而入，初看时也没什么稀奇，趑过柴房和两间小屋，穿过一道不起眼的小门，呀！里边竟别是一重天地！

只见五亩见方一大片池子，石板桥通向他心岛。池水清冽明净，涟漪激荡，波光粼粼，清人眼目。一些尺余长的青鲢，不时地跃出水面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四周岸边种植着垂杨柳、龙颈柳，微风一吹，柳条摆动，婆娑生姿。沿桥过池，对岸七八间芦棚茅舍参差错落。

中间三间茅屋门口，悬着黑匾。上书三个烫金大字“山沽斋”里边清一色儿都是朴而不拙的竹木器具。这山沽店从外看朴实简陋，貌不惊人；细看才知工艺精巧，藏秀于内。相形之下，令人觉得索府花园大有雕凿之嫌。伍次友失口叫道：“好地方，不读庄子不能领悟此斋之妙也。”

“是呢！”柱儿忙陪笑道，“小人知道二爷是必定喜欢的。这池心岛还有一座假山没有修好，堆的那些太湖石叠成了才好看呢！”

伍次友笑着说：“假山倒不必修了。弄上瓜棚豆架，再栽上葡萄树，绿荫荫地就更好看，何必再作人工雕饰？”

众人正说着，见一老人长须飘胸，带着几个少年从茅舍中出来，虽都是粗衣麻鞋却个个精壮无比。伍次友以为是店中使用的伙计，也不在意。他哪知道这是史龙彪带的穆子煦三兄弟，还有从大内精选的十几个侍卫在此担任护卫，此外还有二十名亲兵入白云观扮做道士，暗地守护这座小店。这就是熊赐履为康熙安排的又一处别墅，专供他作读书之地。伍次友尽管博学贯古今，又哪能想到这些！

秋风飒飒，池水苍茫，伍次友想起自己的身世遭遇，不禁悲从中来。他瞧了瞧近前的人，连婉娘在内，似乎都陌生了许多。他隐约觉得大伙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瞒着自己，然而他想不出是什么事，也无法张口询问。当下笑道：“这里好是好，龙儿每天怕要多跑不少路呢！”

婉娘笑道：“你自管教你的书。他要来，你便讲书；他不来，你就坐在岸边垂钓也是雅事。”伍次友笑着点头。

正在这时，柱儿忽然回头道，“二爷，您瞧，那不是龙儿来了？”

## 二十九 索命急鳌拜露狰狞 应对巧素秋脱困厄

鳌拜搜查索府扑了空。怅然而归，又气又恼，在路上就吩咐歪虎道：“且不必回府，你飞马先报班大人，说我这就去见他。”歪虎答应一声，打马飞奔而去，等鳌拜来到班布尔善府时，左旁门早已打开，独眼儿刘金标正在门前迎候。大轿一直抬进二堂才停下。鳌拜坐到太师椅上，不等班布尔善开口说话，便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连个人毛儿也没查出来，亏你这智多星还事前派人打探过。”

班布尔善身穿紫绒绣袍，腰间也不系带子，一只手在背后轻捻辫梢，一只手抚摩着剃得发亮的脑门，陷入深思之中。搜府落空，他已听歪虎禀了个大略，心下不免惊疑。只是他的城府颇深，没有露出声色来。良久，他唏嘘一声道：“鳌公，不知你想过没有？在此之前，你尚可退居为隐士。如今这着棋已走到这一步，真是再无退路了。”

鳌拜大笑：“要什么退路？曹操也是英雄！如今没了刘玄德、孙仲谋，还有什么可怕的！”班布尔善也笑道：“虽无孙刘，但也无汉献帝，您可大意不得哟？”

这倒是真的。鳌拜顿时改容道：“此言甚当，依你之见，老三今日究竟在哪里？”班布尔善道：“此事不必查考了。明明探得老三每日都去索府，今日又有人亲眼瞧见小轿进去，却扑了个空，看来一定是走露了风声。要紧的是，风是怎么透出去的，是谁把风透出去的。从昨夜到现在，还不足十二个时辰，竟是如此之快，倒是需要深思啊！”

“嗯，照你这么说我府中定有奸细，这奸细究竟是谁？”鳌拜沉思有顷方道：“要不要找济世来一齐议议？”

“济世学问是好的。”班布尔善道，“若要寻章摘句、引经据典可找他来，可对这种事，他能迂阔得出来么？——其实也不必向远处找，只在中堂周围的人中查找即可。”

“你是说素秋？”鳌拜头一个疑到的就是她。但想了想又摇摇头自语道：“不会吧！她连二门也难得出去呀。”

班布尔善冷冷一笑道：“鳌公怕是爱其美而不知其奸吧！我虽于武学一窍不通，可还记得鳌公曾说过，她走路无声，似乎轻功极好。她若是武林女杰，怎见得就出不了您的二门呢？”

平日随口一句话，班布尔善便记得如此真切，鳌拜不得不佩服他用心之深。当下点头道：“放心，不管她是美是奸，我有办法总要弄个水落石出！”班布尔善道：“好！方才鳌公提到‘老三上哪里去’的话，虽不是顶要紧的事，却也不可忽略。愚意狡兔尚有三窟，谁能保他只有索府一处呢？”

“班大人真有你的，好好好！我左右无人能比得上你，此事只有拜托你了。”说完便扛轿回府。

虽然是金秋十月，北京的天气已是转冷。这一天吃过晚饭，鳌拜和荣氏夫人便都在后堂正寝间说闲话、消食儿。这些天来，接连发生的许多事，使鳌拜身心劳瘁，便歪在躺椅上懒散地伸了腿，由橘绣和彩屏捶着。鳌拜漫不经心地对素秋说：“素秋，你去鹤寿堂，把屏风后边柜上那个金匣子拿来。”

鉴梅心口顿时一紧，见鳌拜眼皮微微一张，忙答应了一声“是”，便抽身去了。荣氏笑道：“这会儿想起那匣子来了。”鳌拜笑道：“那是上等参精冰片散！祛燥补气宽中消毒。这会儿都是自家人，拿来大家都尝尝！”正说着，鉴梅已捧着匣子回来，不知鳌拜为什么忽然间想起它来，又为什么偏偏指派自己去取。手里捧着心里却突突直跳，像是里头关着魔鬼。——她竭力

镇定自己，神态自若地说道：“老爷，就放这儿罢？”

鳌拜的眼皮一动不动，吩咐一声“打开来。”

鉴梅把匣子拿在手里左右摆弄，装着找不到打开消息儿的样子，翻过来掉过去端详了好一阵子，才轻按匣子下头一个镏金铜钉，那匣子“叭”地反弹开来，她惊得几乎把匣子掉在地下。鳌拜哈哈大笑，对荣氏和彩屏几个丫头道：“就凭这个本事，你们谁能比得上这位素秋姑娘？”

他接过匣子，“叭”地一声又扣上了，递给荣氏。荣氏夫人把水烟袋交给橘绣拿着，接过匣子反复细看，扣弄了半天，也学着鉴梅的样子猛按金钮，那匣子却纹丝不动。几个丫头传过来，递过去。个个涨红了脸，竟真地没有人能打开匣子。鳌拜笑道：“你们有甚么用，这是要功夫的！没有内功，便就知道了哪儿是消息儿，也是打不开的！”此时，鉴梅深悔自己刚才太冒失了，嗫嚅答道，“老爷，我原是江湖卖艺的身份，我虽说没什么‘内功’，可既然端了这饭碗，一点劲道没有哪成啊！”

鳌拜似乎没听见，又把匣子打开，取出那个纸包儿抖开来，将一包药全都倒进茶壶中：“素秋，你给大太和大家都斟上一杯，我的这杯茶也给换过。”

鉴梅几乎惊傻了，她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乱叫。颤抖着双手给各人斟了一杯。因为内心紧张，在倒鳌拜那杯残茶时，差点连杯子扔出去。鳌拜也斜着眼瞧见，心里想：“班布尔善有眼力，这贱人果真心里有鬼！”

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笑对荣氏道：“你们也都尝尝，味道不坏么。”又转身对丫头们道：“大家都尝尝嘛！”荣氏便笑着喝了，丫头们也各自喝完了。唯独史鉴梅端着杯子，呆呆地瞧着大家。

“史鉴梅？”鳌拜突然不叫“素秋”了，那神情就像一只抓到了老鼠的猫，要把猎物的挣扎之态欣赏够了，才肯下爪子捕杀。“你脸色不好呀！唔，干什么要抖呢？你该装作失手打了茶盅儿才对嘛！——这么沉不住气，馅儿也露得太早了点罢？”鳌拜嘻嘻笑着，“我们大家都活不成了，你该高兴才对呀，干吗失魂落魄呀？”

一语既出，不仅满屋变色，连荣氏也看出“素秋”的失态来。鉴梅到了这一步，到定下心来，道：“老爷这是什么话，奴才不明白。”

“不明白？”鳌拜冷冷说道，“你想偷我的药没能成功，想不到我自己换了药，是么？”这句话，倒给了鉴梅以可乘之机，她噗通一声跪倒，说道：“老爷是当朝一品，想杀我一个奴才那还不容易？何必摆这种圈子给人跳？”说着，呜呜咽咽哭出声来。

荣氏向来怜念素秋身世凄惨，待她不错，今日见她这样，也觉吃惊：“你这死蹄子，做出什么不是来，还不快说。这会子装模做样地嚎什么丧！”

“奴才有什么不是？”鉴梅边哭边道，“老爷拿毒药自己喝还叫一家子都喝，还不许奴才害怕！”

众人一听吃了一惊。荣氏也吓了一跳：“什么毒药，你真个是要死了！”鉴梅只捂着脸哭，却不言语，荣氏倒没了主张。

正没个开交处，鳌拜突然冷森森问道：“你怎知道这匣子里装的是毒药？”

“我听人说的。”

“谁？”

“班老爷！”

荣氏听到这里，突然问道：“这倒奇了，班大人送毒药给老爷做甚么？”

“我也不知道？”鉴梅哽咽道：“那日班老爷来，带了这个纸包儿给老爷说是个‘追魂夺命丹’。我送茶时听见了，还说要——”

“住口！”鳌拜想起那日情景，深怕她再说出什么“老三”来，忙喝止了她。过了一会儿，方尴尬地笑道：“难道你没听清楚么！班大人这包药是打猎用的，倒叫你这奴才多心了！好吧，你先下去！”

鉴梅走了。这件事使荣氏夫人心里蒙上一块阴影，自己丈夫和班布尔善究竟要干什么呢。

鳌拜心里也不痛快，看来今天突然向鉴梅发难，并没有抓住任何把柄。素秋这丫头可靠吗，府中还有谁是奸细呢？”

### 三十 洪经略变节逢罡煞 小毛子遭难遇观音

康熙在慈宁宫给大皇太后和皇太后请过晚安，回到养心殿已是掌灯时分。苏麻喇姑歪坐在脚踏子上正埋头瞧着一张纸，竟没有觉察他已进来。康熙笑着说：“婉娘，看什么呢，这样专心？”

苏麻喇姑这才抬起头来：“啊，皇上回来了，伍先生今儿个去风氏园抄了这几首诗回来，奴才正要恭呈御览呢。”

康熙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前明遗老怀念故园的伤情诗，不禁皱起了眉头“唔……伍先生是怎么看的。”

苏麻喇姑见康熙神色郑重，便说：“伍先生以为，这几首诗均系前明遗老之作。这些人骨气是有的，才气更不必说，只可惜不识大体，不随潮流，不顺民情，不明天理，也不懂得过是劫数造化所致，眼下还说不上如何劝化他们。”

康熙听了；默然不语。这话正点在他的心病上：顺治爷是在马上得的天下，可朕却不能在马上治之。前明的这些宿儒名流不肯为我所用是件大事。对他们不能一概斩尽杀绝；但也不能由着他们散处林泉，去吟风弄月，指斥时政。那样，可惜了人才还在其次，搅乱了人心便不得了。想到这里，他突然转身问道：“伍先生可讲过对这些人有何善策？”

苏麻喇姑答道：“回主子，伍先生说，他自己并不赞同这些人。不过，人各有志，他们又没有几个人，万岁爷何必为此忧心呢？再说，现在也不是想这事的时候呀。”

康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这事要想得远一些。你应该知道，他们都是些人才，弃置山野朕心不忍。而且正道不行，就会生邪。”见苏麻喇姑正在凝神细听，康熙接着说：“曼姐儿，你听说过洪承畴江南罢宴的故事吗？”

于是，康熙便向苏麻喇姑讲了这个清初轰动一时的故事：顺治七年的时候，多尔衮攻占江宁，南方半壁河山，尽归清朝，全国大局也已粗定。多尔衮回北京面君述职，留下洪承畴镇守金陵。这洪承畴呢，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亲信大臣，担任蓟辽总督，统兵山海关外，抵抗清军。不料将骄兵情，战事失利。以致全军复没，洪老头也当了清军的俘虏。崇祯皇帝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朝政混乱，耳目不旺。他听信了传言，以为洪承畴必定会骂敌而死，便命人在京城为洪承畴建立新闻社祠堂，还亲自写了一篇《悼洪经略祭文》，要御驾亲临，祭奠这位明朝的大忠臣，以此鼓舞士气。不料就在开祭的那天早晨，传来洪承畴已经归顺清朝的消息。气得崇祯差点儿背过气去。这洪承

畴投降之后，确实为清军入关立下了大功。多尔衮把他留在金陵，就是想利用洪承畴在前明的威望，号召江南士子，归顺大清国。洪承畴因为自己深得顺治皇上和多尔衮的信任，也志得意满，在金陵城内，大宴三日，犒赏全军将士，祭奠南征亡灵。前两天，一切顺利，可是到了第三天的中午，正在吃西中间，突然门上通禀，说有一个姓吴的门生，要求见老师洪大人。把他引进来之后，他一不见礼，二不饮酒，却对洪承畴说：“老师鞍马劳顿，学生也屡经战乱，学业都荒疏了，近来得到一篇绝妙文章，想与老师一同赏析。”

洪承畴一听，就不耐烦了。这儿正吃酒呢。看什么文章啊。便说：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文章了。”

“不妨，老师稳坐，待学生读给您听。”说完，从袖里掏出一卷文书，朗声开读。这一读不要紧，把洪承畴弄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满座的人，也无不变色。原来，这篇文章正是崇祯皇帝亲自写成的那个《悼洪承畴祭文》。洪承畴一气之下，把那个姓吴的杀了。

苏麻喇姑听完，也是大吃一惊：

“万岁，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

“不是大胆，朕看是有骨气。如果当时朕也在场，绝不能让洪承畴杀他。”

“为什么，他们忠于明朝，反抗大清，你也能赦免吗？”苏麻喇姑不解地问。

康熙正色说道：“嗯。文人学士都重气节。他们读了书，抱着个忠臣不为二主的想法，杀，能杀得完吗？假如我朝能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分满汉，共扶大清，文人学士。皆为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苏麻喇姑点点头说：“万岁圣虑极是。这是大事，奴才不敢妄加评说。但是，万岁爷自身的龙位乃第一要务。这一头顾下来了，才好去想别的事呢。”

康熙知道，苏麻喇姑说的不错。外患未靖，内忧日迫，自己的皇位正在岌岌可危。——那些远虑，都是太平天子想的事，自己当前还有更当紧的事呀！康熙沉痛地闭上了眼睛。苏麻喇姑见他闭目端坐，以为是困了，赶忙点好安息香放在熏炉之内，又吩咐宫女们将大灯撤去，只留下案上一盏绛红纱罩烛灯，这才近前请示道：“万岁爷该安歇了罢。”

“朕不用，还要再想些事。你叫她们下去，有你在这一侍候就可。你困了，自管在下面熏笼上歪着。”

苏麻喇姑只好依言打发了下人，自己在熏笼旁支颐假寐。

康熙坐了一会儿，但觉百忧集结，万绪纷来：鳌拜的狂傲不法到如此地步，胆敢公然矫诏行逆，搜查大臣府邪，图谋弑君！大内侍卫亲兵虽多，但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实力，缓急可济的却寥若晨星。一眼望去，人尽可疑。虽然自己在乾清宫每日仍然接受内外大臣的朝拜，可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却有种“外人”的感觉。哼，这都是哄弄自己的虚热闹！佑大内城，做天子的竟不知哪是自己的安全之地，想来也真令人寒心。

他突然想到，要是诛杀鳌拜，必须在大内。因为外边鳌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怎好下得了手！三大殿当然不成。那么交泰殿、奉先殿、养心殿、体元殿、钦安殿、文华殿、武英殿，上书房……哪一处最佳呢？他一个一个挑着想，除了分析那里的人事，还要考虑到地貌、关防机密乃至退路等等。突然他的脑子里一闪，想道了“毓庆宫”这个地方。他睁开眼凝视着案头上的红灯。此地宫禁深邃，又不过份冷僻，道路环回，可藏龙卧虎，是张网捕

鳌的好地方。而且毓庆宫总管侍卫孙殿臣是自己的心腹，狼瞞等一干侍卫又都是死了的倭赫的朋友，这里能行！

但孙殿臣等干这种极其机密大事，他能不能像魏东亭那样心中只有朕呢！

想到此，康熙霍然而起，来到苏麻喇姑跟前。正要唤她，却听她声息恬静，知她已经睡了，便返身取了一件袍子轻轻替她盖上。哪知苏麻喇姑骤然开目，一翻身坐了起来问道，“主子有事？”

康熙压低了声音兑：“明晚，朕要见孙殿臣和狼瞞”“孙殿臣？”

康熙坚定地点了点头。

苏麻喇姑深思了会，眼中放出光来。说道：“奴才明白，——在哪几见？”

康熙胸有成竹沉着地说：“到小魏子家去，这事你来安排，要机密！”

苏麻喇姑点点头说：“这事奴才去办，主子放心好了。”

却说在皇宫御茶房当差的小毛子把给母亲买药的钱全送进了赌场，输得干干净净又没辙了。他是个孝子，因父亲下世得早，母亲守寡带了他和哥哥苦熬了十二年。后来，哥哥娶了嫂子，分开了过，把他和老娘闪在一旁。老娘只得给人家缝洗衣裳过日子。不料母亲上了岁数，身子骨儿就不行了。又遇上腊月天洗衣裳冻坏了双手，一到秋天骨节便肿得老粗”痛入骨髓，连缝缝补补的活也干不成。嫂子不贤，哥哥偷着接济一点：哪里养得两个活口！正好这时，宫里要人，小毛子走投无路，心里一发横”偷偷儿净了身，挣这两吊半的月例钱来养活老娘。老娘听说后，一急之下，两眼昏黑，从此衣了瞎子。为给母亲治病，小毛子断不了从宫里偷一点小物件到鬼市上受钱。再不然仗着鬼聪明儿赌赢几个钱给老母治病。好在宫里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不以为意。今年冬季冷得特别早，眼见母亲又过不下去，自己又赌失了手，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文表哥那里是不敢求了。虽说多少总不落空，但求一次挨一次骂，实在丢脸，况且人家也是一大家子呢。魏东亭那里。倒是有求必应，只是求的次数多了，自己也张不开口。无奈何，便溜到御厨房我厨子阿三拆兑几个。阿三是讷谟的干儿子。他听了来意，冷笑一声道，“今儿我要扫你的脸了。我借钱给你，本钱不说，你连个利息钱都还不上，我手头也紧！你妈病了，你这算行孝，该当给的，可总不能叫我替你填这个无底洞啊？”

小毛子瞧着阿三绷得紧紧的脸，心里骂道：“什么玩意！仗着认了个干老子出入方便，你从厨房里偷摸了不少的瓷器。当我不知道。借你两个，就拿出这副嘴脸！”口里却嘻嘻笑着：“我还欠三哥十四两，在您老身上这点值甚么呀！您老再借咱几吊，下个月卖裤子我也要本利还清，如何？”

“猴儿崽子，倒有你的！”阿三笑道，“论理，不该借你，怪可怜儿的。我这还有三钱，你拿去抓药。下个月本利不清，仔细着我告了讷谟大侍卫，打你个臭死！”

小毛子无奈只得接了，出门时，见壁架上放着一只钧窑小盖碗，只有拳头大小，碗口还烧了两只绿水翼大蝉，好像在碗口吸酒的模样，显然极其名贵。不知是外头哪家臣子贡来的，他看了一下无人在意，顺手抄起来往杯里一揣便走了。阿三隔着门玻璃瞧得清楚，可是没言声。

傍晚时分，小毛子侍候了慈宁宫的水，听着阿三带了四个小厨子将没用完的御膳送乾清门赏了值夜的侍卫，等着养心殿的大监来抬了水，收拾正

要回房安歇。突然见讷谟大踏步走来，忙垂手儿站好，赔笑道：“讷爷，您用过饭啦？”

讷谟铁青着面孔“哼”了一声，头也不回跨进茶具茶叶库，站在中间四下搜寻。小毛子心知不好，惴惴讪笑着掇了一张椅子来说道：“您坐着，我这就给您沏好茶。您是喝龙井呢，还是普洱？”讷谟一摆手冷笑道：“别跟我来这套！我问你，你今个在大厨房偷了什么东西？”

“大厨房？”小毛子脑子里轰然一声，脸色立时发白，强笑道：“我去三哥那借钱，敢情丢了甚么东西，那里的家什，我哪敢动得？”

“一会儿叫你嘴硬！”讷谟抬手便要打，但想想又住了手，径自开了茶顺柜，在里边胡

乱翻了起来。

盖碗不在茶顺柜内，但小毛子知道不妙，若被这样乱翻，定要被寻了出来。光棍不吃眼前亏，小毛子乍着胆上前笑着拦住道：“这御茶橱是翻不得的，里边有些贡茶连封条还没有启，翻乱了老赵是不依的。”

“叭”！小毛子话音没落，左脸上早着了一掌，打得他两眼金星直冒，顿时肿胀起来。这小毛子本就泼皮无赖，哪里吃这个，回过神来高声叫道：“屎蛇螂爬扫帚，你在这里做什么茧！你没瞧瞧这是你的地盘么？不过瞧着鳌中堂，叫你一声‘大爷’，你就来臭摆架子——你滚蛋，爷要出去了！”

讷谟勃然大怒：“小畜牲，别说你这儿，再难收拾的头，老子也照剃了！”骂着，左右开弓“叭叭”又是两掌。回过身来拿起桌上一串钥匙，索性打开七八扇柜门，挨柜搜查。小毛子一屁股坐到地下，撒泼儿大哭大叫：“爷们，这是赵老爷的辖下，轮得着你么，你配么！见讷谟不理，一个劲地仍在乱翻，他真急了。灵机一动爬起来，冷不防劈手夺了钥匙跑出去，没等讷谟弄清怎么回事，“咯嘣”一声将御茶库锁了。在院里又跳又叫：“你们都来看哪！大清朝出了新鲜事儿，讷谟大人搜查万岁爷的御茶库罗，你们都快看哇！黄四村，你死了？还不快找赵老爷来！”

正在用餐的乾清门侍卫，吃过饭没事的大监，听得这边又哭又喊，夹着咆哮怒骂，闹得乌烟瘴气，不知出了什么事，都聚拢来看热闹。

被锁在屋里的讷谟顿时慌了手脚，过来拉门——门锁着呢哪里拉得动！便返身去关那些茶柜门。偏生那些锁都是荷兰国进贡的，装有特制的消息儿，没有钥匙既打不开也锁不住。小毛子带着钥匙走了，哪里还关得上？忙乱中竟把左手小指差点挤断了。疼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一不小心，又把放在案上未启封的一个坛子打翻在地，“砰”地一声，茶叶撒得满地都是。外边瞧热闹的不知他在里头是怎样折腾，听了这一声儿都是一怔。

正闹着，忽听得有人喝道：“什么事大惊小叫的，成个甚么体统？”众人回头看时，却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来了，便让开路。小毛子不依不饶，上前哭诉道：“张公公来了，您老瞧瞧，咱们大内里边还有个什么规矩！说着豁啷一下打开门来。

众人瞧时，都忍不住暗笑。那讷谟真叫狼狈得很。柜子门一律都是半开半合，地下大包小包茶叶被踩得稀烂。他还右手捏着左手小指，一个劲地揉捏，痛得咬牙。见门打开，他一个箭步窜出来，把小毛子当胸一把提在半空中，便要猛下毒手。张万强忙喝道：“不许无礼！慢慢说，是怎么啦？”

讷谟哪里瞧得起张万强！拧着眉毛恶狠狠骂道：“自古太监没好人，你也不是好东西。”他还想再骂，一抬头，只见苏麻喇姑神色严峻地走了过来，



知道这个宫女不同凡人，吴良辅就是因为她的一句话，被康熙下令打死的。不由得傲气先自下去了一半。撒手政开了小毛子，静等苏麻喇姑问话：

苏麻喇姑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在这时走来了呢。原来，她是按照皇上昨晚的吩咐，趁着太监、侍卫都在吃晚饭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换了便服的康熙送出了宫。差事办完正要返回养心殿，听到这边大吵大闹，便走了过来。见是讷谟在这逞凶，她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只是不明原因，所以不便开口说话。

小毛子一见是她来了，连忙收了眼泪上前请安，抽抽咽咽地说：“苏大姐姐，讷谟侍卫屈赖我偷东西，自个儿就来搜检。您瞧瞧他把这屋里翻成什么样子了。”

苏麻喇姑不动声色，慢慢问道：“什么东西丢了？”

“我也不知道，您问他！”小毛子指着讷谟道。

讷谟气得脸乌青，说：“他偷了一只钩窑盖碗！”

“谁瞧见的？”苏麻喇姑盯着问了一句。

“我？”站在一旁的阿三卖弄般地开了口，“我亲眼瞧得真！”

苏麻喇姑口齿极为简捷：“东西是你御厨的，你是御厨房的人，既瞧见了为什么不当场拿住？这真反了！张万强，告诉赵秉臣，革掉他！”复回头又对讷谟道：“凭你再有理，这御茶房库里放的是皇上的东西，打狗还要瞧主人呢，你怎么敢随便就搜？——你先去吧，这事明个儿再作分晓。”

“那也得瞧瞧里头有没有盖碗！”讷谟气得面色发白，有理的事被弄成这样子，实在窝囊得难以咽气。想到这儿又加一句，“那盖碗也是御用的，他偷了去，倒没有罪名儿？”“好！”苏麻喇姑笑道，“这事我来办。查住了，一起处置！”说着便进库来。挨柜一牛件细看，小毛子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上。

苏麻喇姑先把所有的茶柜一一看过，又返回茶具器皿柜，挨次儿仔细瞧，当看至最后一柜时，挪扣蝉的钩窑盖碗赫然在目。此时小毛子真是面无人色，却见苏麻喇姑伸手进去翻动一阵，又将手抽出，拍了拍骂道：“里头浮灰有二指厚，你这奴才怎么当的差！”

那小毛子正吓得一身臭汗，听得却是骂“里头脏”，忙连连称道：“苏大姐姐骂得是，我明儿好好儿整治整治！”心里却奇怪她因何不肯揭破这层纸儿。

她到别处又看看，然后走出来道：“没有找出来。你们侍卫上仔细一点，见有了时告诉我一声儿，我整治他！”说罢，竟自姗姗地走了。

### 三十一 宴壮士康熙出宫掖 饮御酒豪杰秉忠诚

孙殿臣下了值，乘着人乱，悄悄儿出了左掖门。他一向和气小心当差，人缘儿极好，自然没受到景运门侍卫们的盘查。他一边走一边思量，实在猜不透万岁爷的红人魏东亭为何今夜无缘无故地请他过府，还说要见几位贵人，我就在宫里当差，什么样的“贵人”没见过，用得着如此鬼崇？

过了虎坊桥东，转过苇子胡同，便是一大片栉比鳞次的民居。这里街巷交错纵横，极其繁华。亏得他曾在巡防衙门当过几年差，这一带曾是管辖之地。若是稍生疏些儿，昏夜至此，东南西弱也辨不清，莫说寻人了。

按着魏东亭说的路线，过了虎坊桥约莫二里远、左曲右折转出迷魂阵一样的小巷，便觉猛一敞阔，一阵风吹过，寒凉浸骨，只见前边有两个人提

灯守候，见他过来，老远就挑灯儿低声问道：“可是孙爷到了么？”

孙殿臣答应着，走近一瞧时，见一个是老仆人。另一个虽是面熟，知道是在宫里头当过差，什么时候见过，叫什么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忙笑道：“劳驾你们在这儿等，这路我其实是认得的。”老仆人笑道：“孙爷是稀客，理当迎接。”

但进了院子，并不见主人出来迎接。搭眼看时，座中已有五六个人，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余下五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其中穆子煦、鞞驴子因在宫中曾与鳌拜印证过武功，他是认识的。忙拱手笑道：“穆先生。姜先生别来无恙？大家幸会幸会！”引路的郝老四笑道：“到底是我郝老四名头儿低，白给孙爷带路来着？”孙殿臣猛地想起，忙谢过罪，又问道：“这位老先生和这两位先生却是初次见面？”

明珠爽朗地笑道：“孙爷，在下明珠。你该也识得，与鳌中堂印证武功那会儿曾见过面，不过我没上手你就难得记庄了。这位是史老英雄，江湖上人称铁罗汉史龙彪的就是。这位名叫刘华，现在鳌中堂府中当差。”

孙殿臣一听刘华这么个身份，便有点莫名其妙，口里却笑直：“久仰久仰，我们都来了，怎么不见主人呢？”老仆躬身回道：“魏大人在后边跟一位贵宾说话。孙爷且待片刻。”

话音刚落，魏东亭满面春风地出来，向四周一道：“慢待朋友，有罪有罪！众位暂请起座，圣上驾到！”

这句话直如当庭打下霹雳，举座无不相顾失色。众人慌忙起身离座。那刘华更是惊得心慌意乱，起身时动作不麻利，竟将筷子拂落在地，急忙捡时又碰翻了酒杯。但听帘子响处，一位少年，头上戴一顶青毡缎台冠，酱色江绸棉袍外罩石青丝面的小毛羊皮褂，腰束黄线软带，足穿青缎凉里儿皂靴，双目清澈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持一把泥金牙扇，笑盈盈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身后一左一右躬身侍立着索额图和熊赐履。狼潭腰悬宝剑，护卫在身边。

这来人正是当今天子康熙皇帝。

在座的除了史龙彪和刘华两人之外，别的都是见过皇帝的。但是今天事出意外，一时都惊愣了。魏东亭只说和贵人相聚，谁能想到竟是如此之贵！孙殿臣在宫当差久了，最早反应过来，一声惊呼，伏地叩头，口称：“万岁！”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噗噗通通一齐跪了下去。

康熙忙快步走向前来，也不分高下，一一扶起，笑道：“朕也是无事闲游至此，大家不必拘这个礼了。”

走到刘华跟前，康熙问道：“你是刘华？”刘华激动得面色绯红，声音颤抖，在地下重重碰了三个响头道：“奴才刘华，恭请圣主万岁安康！”康熙一把拉他起来，笑道：“早听小魏子说你好酒量嘛！今夜不防多用几杯。”说着便又问史龙彪：“史老英雄，你身子还结实么？”那史龙彪只是叩头，激动他说不出话来。

众人礼毕，又忙着安席。康熙笑道：“免去那么多的礼数吧！其实今夜是小魏子作的东，连朕也叨光了。来来来，大家都座，若只管拘礼，朕便去了。”众人这才直起腰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孙殿臣瞧这阵仗儿，对康熙的心思已猜中了七八分。只是康熙不开口，在座的人谁也不敢说话。看来，君臣同席再好的酒也难以尽兴。

那刘华却为今晚受到的恩宠激动不已，他在内务府、十三衙门都干过，

在鳌拜府也呆了四年，和鳌拜不隔几日就见一面，可从未见他用正眼看过自己。想到这里，心里猛地一热，便站起身来对康熙拱手道：“万岁爷，奴才虽是粗汉子，可还晓得人生在世忠孝为本！万岁爷今天这样看得起奴才，奴才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报答皇上恩德！”

康熙点点头笑着说：“好，好，好。有这份忠心，朕就喜欢了。不过今夜却没有用你的地方，以后要用你时，自然要吩咐的。今晚众位只管痛饮行乐！”说着，转过脸来冲着明珠，“明珠，你看这样好么？”

明珠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同自己说话，有点手足无措，但他毕竟机敏过人，马上便转过神来，赔笑道：“圣上万全之体，出宫私访，与奴才等同席饮酒，共歌此太平盛世，必将留下佳话，万代颂扬。”

康熙不让他再说下去：“你这话说得并不对。朕即位至今已近七年，并无恩德加于臣民。如今社稷处于危难之时，黎民有倒悬之苦。朕欲革此种种弊端，却又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每念及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深感愧对列祖列宗。”

听到康熙说出这番话，在座众人都感到意外。熊赐履乘机上前奏道：“主上宽厚仁慈，爱人以德，早怀治国之大计。若大计得行，便可开我大清帝国万世之基业。在座诸位皆是圣上信赖之士，大清朝之股肱，必能体谅圣意，奋发用命。”熊赐履话虽不多，却点在了题上。众人又激动又感恩，眼睛都潮湿模糊了。

魏东亭此时也激动不已，挺身而出，高声奏道：“皇上，东亭愿和诸公一起，奉上御酒一杯，祝圣上龙体康泰，早日扫除奸佞，重振朝纲。”

康熙点了点头说，“好，诸位爱卿，有此忠心，真乃社稷之福，万民之福。来来，咱们君臣共举此杯，共祝国运昌盛，万代兴隆。”说完，站起来，举杯让酒。上自熊赐履、魏东亭，下至史龙彪和刘华，无不感激涕零，纷纷离座，举杯过头，含着泪珠和康熙一同饮下这杯效忠君主和建功立业的御酒。

### 三十二 恼悍奴曼姐进茶库 恋歌妓明珠入牢笼

就在康熙皇上和众人吃酒谈心之时，苏麻喇姑派张万强去叫小毛子进来问话。

刚才御茶房那场闹剧结束没多久，小毛子又惊又怕，又喜、又怒，等到讷谟悻悻地走了，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去了，他检点一下茶具器皿，见那只钧瓷盖碗还在茶具柜里，只不知怎地和别的茶具叠在了一起。这可见苏麻喇姑是看见盖碗了。可是她为何不当面揭穿？苏麻喇姑是皇上和太皇太后跟前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她干么要护着我呢，

他仔细回顾了当时的情形，断定苏麻喇姑与讷谟不是一伙。搜查之前她先发落了阿三，搜了之后，若再嚷了出来，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小毛子透了一口气暗暗庆幸。

苏麻喇姑在养心殿东阁厢房里等着。那小毛子头一回到这里，眼中只觉得到处都是金灿灿、亮晃晃的，几支又高又粗的蜡烛在罩子里冒着老高的火焰，正中间苏麻喇姑端坐着吃茶。小毛子忙打了个千儿说道：“小的有罪，大姐姐福大量大，请宽恕这一回罢！”说完也不起身，另一条腿也跟着跪了下来。

苏麻喇姑似乎不甚理会，边喝茶边缓缓问道，“饶你也容易，你可要说实话。你偷那只碗，干甚么用？”

“我想……”他一边装模作样地吭哧，一边向上边瞧着，突然笑道，“我瞧那碗实在好看，想拿了来瞧瞧，再偷偷儿送回去，谁知他们倒把我当贼办了。亏得大姐姐庇护，不然就要了小的好看了！”

苏麻喇姑没想到这个小鬼头到这里还敢说谎耍赖，而且连自己也拉扯进去，觉着又好笑又好气，冷笑一声道：“你聪明过头儿了，打量我好性儿，整治不了你这小毛子？”

小毛子眼珠儿骨碌碌转了一圈，苦着脸笑道：“苏大姐姐哎，小毛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到您头上！实在是想瞧瞧就送回去的。他们硬说我偷，我怎么能认帐做贼呢……”

苏麻喇姑不等他说完便唤道，“张万强，带他到敬事房找老赵。我懒得听他这鬼话连篇！”

“唉，别别……小的实说……”小毛子这才慌了，忙叩头如捣蒜，“是小的穷极无奈，拿了这碗想出去变几个钱还债……”他抬头见苏麻喇姑的脸色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话，忙接着道，“……小的妈是个瞎眼婆子，有一天没一天的，连吃药的钱也没有。欠哥娶个嫂子心肠狠，一点也不顾家。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奴才不得已才做出了这种下作事来。”说着说着便触动了隐痛，眼圈儿不觉红了，扯着袖子就抹眼泪，“苏大姐姐不肯饶我，我也认了，谁叫咱命贱来着，只可怜了我妈了……”说到这里，他哽住了，没有再讲下去。

苏麻喇姑是个信佛好善的人，听他说得凄惶，不觉动容。想了想，又换了个笑脸：“哼，小鬼头，这也算一回子事，老实讲了不就完了！你有难处，去找小魏子嘛，他不肯助你？”

小毛子哭丧着脸道，“魏大人没少帮我，只是开口次数多了，我自己怪不好意思。”

苏麻喇姑顺手从桌屉子里检出一锭银子丢给小毛子，“拿去！”难为你还是个孝子。告诉你，我赏的这银子是给你妈治病的，再买点吃的用的，这不比做贼强？听就你是个赌钱的好材料，可不要再拿它去赌输了！”

小毛子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下禁怔住了。他捧着银子只是发呆，又突然趴在地上磕了个头，泣声儿说道：“我的好大姐姐呀，您是奴才的大恩人。小的的赌钱是实，那是出于无奈，您老想啊，小的每月就那么两吊半月例钱，够作什么用？我只好仗着点小聪明去赌钱，想着多少能赢人家几个也好贴补家用。可是，一个马失前蹄连本儿也搭进去了。大姐既这么疼我，就有个天地良心在上头了。您说话了，我还敢再犯么？”

苏麻喇姑悯人及己，叹道：“也难怪你，本来做人不易嘛。我也不涨你的月例，你有难处只管到我这里来取，我成全你这份孝心。”小毛子因祸得福，喜出望外，便叩头道：“您这么着待我，图我个什么呢？从今往后，我叫您大姨得了！”

苏麻喇姑倒无话可答，只笑了笑算是应承。张万强见这猴崽子如此会爬竿儿，不禁笑道：“你好福气，不是我引你来，你能得着这个彩头！拿甚么谢我呢？”小毛子破涕为笑，忙叩个头道：“哟，张公公，小毛子没什么可以孝敬您的，再说您不希罕钱，我给您磕个头谢您！”说得苏麻喇姑和张万强都笑了。

小毛子辞了出来，走到养心殿院口垂花门处，见康熙一身便服迎头进

来，忙闪在道旁垂手低头而立。那康熙却不认识他，一摆手便进了东阁厢房来寻苏麻喇姑。小毛子这才一溜烟回到茶房库自去处置那只盖碗。苏麻喇姑早已离座儿躬身接驾。

康熙一脚踏进门便笑道：“今儿个可偏了你，把你留在宫里，让你竟误了一次小群英会！”

苏麻喇姑赔笑道：“我是哪路神仙，能跟主子上大盘儿？”

康熙得意洋洋地将方才在魏东亭那里吃酒之事讲了一遍。

苏麻喇姑沉吟道：“不知他们的心思到底怎么样？”

“都表了忠心？”康熙兴奋地说，“朕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齐心。只是要让他们干什么，朕却不便当面说透。还是试着让索额图他们去做文章罢。告诉你，还有一个叫刘华的今夜也去了，是鳌府的戈什哈，还是个笔帖式，朕也不甚了了。看来小魏子在下边办差还真卖力。”

苏麻喇姑见康熙高兴，便笑着说：“万岁爷今夜出去喝酒，却不知道宫里里头还出了新闻呢！我也偏了万岁爷了！”

康熙笑问道：“什么新鲜事儿，让你这么高兴？”

“茶房上的太监小毛子——就是方才万岁爷进来撞见的那个人——可把讷谟大侍卫给整得不轻。”苏麻喇姑一边笑，一边比划着，把御茶库的故事儿告诉了康熙。康熙笑得前仰后合。“好，受鳖拜害的人该关照些。你倒好，替人瞒了赃，又当了姨！”二人说笑了一会儿，苏麻喇姑就服侍康熙安歇了。

康熙要搜罗人才，准备行动，那边也没闲着，这不，独眼刘金标奉了班布尔善之命，在嘉兴楼盯明珠的梢，已有一个多月了。绑架何桂柱那次，他在苇子胡同与魏东亭相遇，眼珠子被骡驴子抠出了一只。此后，他便每天带领从人在街上溜达，指望着寻到何桂柱或明珠，不论抓到哪个，先出口气再说。无奈这两个人如鬼魂一般再不见踪影。魏东亭倒是常见，但他是天子近臣，进宫是三等虾，出宫是舆马高坐，刘金标眼睁睁地瞧着却不能无端寻衅。再说自己的武功也逊他一筹，真动起手来，必定吃亏。这个乖是卖不得的。

也算巧，前几天儿在内务府老黄家吃酒，听说嘉兴楼虽然从不接客，可那儿的翠姑近来和一个小白脸儿相好了，还说有人曾在宫中皇上跟前见过这个小白脸儿，他便上了心。班布尔善曾嘱咐他，不管是伍次友，还是明珠、穆子煦等他们几个，只要能悄悄儿抓来一个，就算立功，因此他便亲至嘉兴楼附近守望，不料一个多月过去了，竟连影儿也没见着。

申牌将过，眼见金乌西坠，火烧云已染得半天通红，也不见一条鱼儿进网，他心中甚是懊丧。暗骂：“老黄的话不知是真的呢，还是喝了酒胡吹，害得老爷子守株待兔！”正浑身不自在，忽觉眼睛一亮，那明珠一摇三晃果真来了。他怕是眼花，擦了一把再细看，来人穿着玄色湖绸长袍，白净面皮，一条油亮漆黑的长辫直拖脑后。“男要俏，一身皂”，一点不假，真个飘逸恹恹，正是明珠再不会错！刘金标暗道一声“好”！盯着明珠进门登楼，才摆手叫人回去搬兵。

那明珠刚上得楼，隔着窗子，便听屋里有人兑话。仔细听时，却像太医院供奉胡宫山的声音。

“翠姑，你晓得么，顾华峰、尤悔庵、陈其年他们几个不耐山林寂寞，入京游历来了！”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就听翠姑说道：“一通朝旨降九天，夷齐同下首阳

山！你想下山，下就是了，何必拉扯别人？”

“嘿！一说话你就拧劲儿，我也并没说我要下山，我倒是要上山了！”

明珠听到这里不禁一呆。他不知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又感到十分重要。听翠姑与胡某人亲近到这地步儿，倒有些吃醋。不过又想：“我这是怎么了，我虽替她置了产业，并没有买下她的人，我能来，姓胡的自然也来得！”这时只听翠姑说道：“上山，上山干么？”

“眼见得咱们的那个事不能办了，还上山做我的道士去，你也去做个道姑成么？翠姑道：“想得到美，打量我那么容易就做道姑了？”

明珠听到这里，不及细思，捂嘴一笑高声说道：“好啊！一个要做道士，一个又不肯做道姑，真难煞人也。”

胡宫山和翠姑不防有人偷听，吓了一跳，忙开门出来看时，见是明珠，不知他何时到来，听了多少去。明珠却是毫不介意，嘻嘻笑道：“又是夷齐下首阳，又是上山做道士。——又没人逼迫二位，何至于就落荒而逃呢？”说着进了屋里，一屁股坐下，打量着二人。

翠姑斟上一杯茶奉上，笑道：“明大爷好稀客，可有些日子没过来了。”胡宫山也笑道：“我们兄妹做了道士道姑，洒扫庭除，足下有朝一日做了高官，也好到小观去寻半日清闲么！”说毕，三人相视而笑。

又说了一会儿话，胡宫山便起身告辞。翠姑知道他有不便明言的心事，也不强留，送出门便立即转身回来，笑着对明珠说：“你今儿怎么得闲儿来我这儿逛逛？”明珠却不答，蹙着眉头问道：“你既与这位胡兄相好，怎么就不肯从良呢？”

“凭他？他倒是想，可也得要两相情愿才能啊！怎么，你吃醋了，傻子，他是我干哥！”明珠默默不语，细想他们方才的对话，又问道：“甚么顾华峰、尤悔庵、陈其年的，像是几个人名字似的，我竟没听明白。”

翠姑一时愣怔了，过了一会儿才忽然格格笑起来，笑得用手捂住胸口：“亏你聪明，听到哪里去了！五华峰有个悔庵，他的幼年师傅陈其年在那修道，他要挂冠归山，约我一同投奔他的师父去……”说到这里，她已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做官做得好好儿的，怎么忽然要归隐呢？”

翠姑笑道：“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怎么知道？”大概是嫌乌纱帽儿小了点吧！”

“他姓胡，你姓吴，你们怎么又是兄妹？”

“这个么？”翠姑敛起笑容，叹道，“唉，说来话长。他对我有痴心，又救过我的命……后来，我们便认了干兄妹……算了，算了，说来话长，往后有时间，我细细几告诉你。”

说完，返身进内室取出一张瑶琴来说：“明大爷，我得了几首新诗，你先看看，如果瞧着好，我唱给你听如何？”

明珠接过来一看。嗯——这不是我和伍大哥在风氏园看见的那几首诗吗？她怎么也有？”便连忙说道：“这首诗我是见过的。余下四首我也知道。你从哪里得的？”

翠姑大吃一惊：“啊？你在哪里见过？”

明珠冷笑道：“不信，我背给你听：‘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可曾回’。”

不料刚念到这里。翠姑神色立时大变，身子似乎受到重重一击，踉跄

一步，退着坐回椅子上道：“你都知道了，还问甚么？”

“我知道什么、”明珠笑道：“我若知道，还问你做什么？”

翠姑不答，只是追问：“这诗你在哪里见的？”

明珠初时只当玩笑，见她突然变得容颜凄厉，目光有异，料有重大隐情，便有心诈她一下。笑了笑说：“哼哼，什么事都别想瞒过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清！”

这句话一出，翠姑脸色突然大变：“你，你，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告诉你吧，这是我爹爹的诗，我一向把你当成好人，把什么都给你了，想不到你也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今天我和你拼了，爹爹的大……”

说着说着，翠姑便不能控制自己了，她站起身来，扑到明珠眼前，抓住了明珠的衣领。

“你说，你...个皇帝的侍卫，到底想在我这里干什么？”

一个娇滴滴的妙龄女郎，因为几句诗，霎时间变得面目可怖，吓傻了明珠，只要他活着，大概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个场景的。他挣了一挣，翠姑的五指竟如铁钩一般，更觉一惊。

正在这时，忽听楼下一阵人声吵嚷，仆童使女们哭成一片。二人未及思索，阁楼门“咣”地一声大开，独眼龙刘金标带着几个，人狞笑着出现在门口。楼上楼下脚步杂沓，明珠心知已经出不去了。

“怎么啦？”刘金标斜着一只独眼笑道，“这青楼婊子打嫖客，倒实在少见呐！嘿嘿……”

“你嘴里放干净点，你妈才是婊子呢！”翠姑惊愕地慢慢松开手，她略显有点迟钝，一惊之余，歇斯底里的情绪得到了缓冲，又开始变得理智起来，“我这里门有户有名有姓，太平世界天子脚下，你们想怎么着？你们是哪个衙门里的，这样撒野？”

刘金标见她说话简捷硬挺，也就不敢轻薄，说道：“没什么，与你无干。班布尔善大人有点事要请教明珠大人，请他过府一叙。说着，便将嘴一努，两个青衣大汉走上前来架起明珠便走，翠姑上去拦时，被刘金标将臂一挡，当时打个趔趄，方才回过神来，高声叫道：“你们不能带他走！明珠，你这个没良心的，快说，谁能救你，快说呀！”

“皇上！”明珠已被拖下楼梯，听到她问便高声应道。

“你快说，我爹爹他”正间到这里，翠姑忽觉这话问得不相宜，便掩住了。

明珠刚说完这皇上两个字，脸上“啪啪”挨了两记耳光声，嘴也被什么给捂住了。

一时人去楼空，翠姑颓然坐下，像做了一场噩梦。一阵风吹来，红烛闪烁几下，熄灭了。此时惟有空中冰冷的月亮沉寂地照着这座嘉兴楼。檐下铁马“叮当”“叮当”凄凉地响着。

翠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十几年悲欢离合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 三十三 死国难义士归故里 怀家仇孝子访明堂

翠姑的父亲吴庭训，原是前明崇祯三年的进士。他应试日引侯的主考官便是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为人气度雍容，颇受当时一般士子推崇。吴庭训得以依附门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常常引以为荣。洪承畴对这位高足弟

子也是另眼相看。闯王高迎祥起事之后，洪承畴领兵部尚书兼督豫湖川陕军务。吴庭训随入幕府，参赞军机要务。师生二人在忧患中，结下了更深厚的友谊，常在空余时间，并辔走马，扬鞭赋诗，在军中传为佳话。

高迎祥被击溃，李自成率残部奔向商洛山区。眼见中原的战事逐渐平息，不料此时京都又传来诏旨，命洪承畴星夜入卫，吴庭训又跟着老师与清兵会战于松山。

不久，便从前方传来了战败的消息：洪承畴失踪，总兵余国柱中箭阵亡。曹变蛟、王廷臣、邱民仰被俘之后，英勇不屈，骂贼而死。

消息在北京黎民百姓中一传开，举城上下一片惊慌。翠姑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急得简直要发疯，几乎是逢人便问：“洪经略是死是活？”她深信，丈夫的命运和洪承畴连在一起。洪承畴死了，丈夫必定不会活着，所以只要打听出洪承畴的音讯，大约也就知道了丈夫的下落。

但这样的事谁说得清楚呢？不久，朝廷送来了旌表敕令和三百两抚恤银子，说他丈夫已与洪经略一并死于王事。这女人抱着女儿到城东北的荒郊地里，焚化了不少成色极好的金箔纸钱，连洪承畴的共是两份。如同传统所称赞的淑贤妇女一样，痛定之后，她反而觉得宽慰了许多，因为丈夫跟着洪经略尽忠尽节力国捐躯，死得值得！

崇祯皇帝原想借洪承畴的死大做丧事，用此来激励各路勤王将士的斗志和忠君爱国之心，特命高筑祭坛，筹建洪承畴祠堂于北京城外，并亲笔撰写了祭文，广为张贴。翠姑的母亲在欣慰中又加上了感恩，洪经略既成了神，那丈夫也必定会跟着他一起来受万民蒸腾的香火。她甚至有些骄傲：谁不知道，我老爷是洪经略的至友？她抱着女儿笑道：“孩儿，你爹是为国尽忠。你是他的骨肉，再难，我也要把你拉扯成人！”笑着，说着，豆大的泪珠从面颊上无声地淌落下来。

但事实竟是这样地严酷，该为国捐躯的洪承畴却仍厚着脸皮活在人间！朝廷虽未明诏告示天下，但眼见用黄上筑起的祭坛被扒掉，砌好的祠堂地基也被挖了，张贴的御制祭文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此就是木瓜做的脑袋也想得出是怎么回事了。

在一个风雪之夜，吴庭训回来了。他身上满是冰渣子，脸上的污垢和乱蓬蓬的胡子让人几乎辨识不出模样。翠姑娘吓得竟将怀中的女儿失手掉在地下。

吴庭训苦笑着看看堂上为他设的灵牌，颓然坐下闷声不响。翠姑妈呆呆望着他，突然爆发出一阵撕裂人心的号哭：“朝廷旌表了你……你怎么活着回来了……啊，……你倒是说话呀！”

吴庭训不答，呆着脸由着夫人哭闹。他可怕的沉默和镇静很快使妻子停止了哭泣，倒有些惊愕不知所措了。吴庭训抚着她的肩头平静地说道：“你不用这样，洪经略不死，我怎么死呢？一个人不能受人终生欺骗，我总要对他得起！”

大明的天下不稳了，吴庭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李自成自商洛起兵，陷洛阳，攻开封，挥军北上。在松山得手的满州绿营兵则云集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一带雄视中原。亡国只在旦夕之间，吴庭训带着妻女迁出京城，由山东济南、泰安过芜湖，在南京隐居下来。

好在他并不很穷，靠过去宦囊所积，仍可过着富裕的生活，他白天悠游于石头城、清凉山，晚上便教咿呀学语的女儿读书念诗，下结交朋友，也



不拜访故旧。那五首寿便是写在灵谷寺破壁上的，不知被哪个好事的文人抄了去题在北京的风氏园中，许多年后，明珠阳翠姑哪里能知其曲折？

通宵不眠翠姑翻了个身，从枕下取出一柄雪亮的压纸小刀，这是父亲在顺治十年的一个黑夜交给她的。那年她已十二岁了，一切都像昨天的事那样真切。父亲颤抖着双手把这压纸刀交给心爱的女儿，噙着泪说道：“孩儿爹爹十一年前蒙受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此仇不能不报！明天仇人到南京来，我要见他！爹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这个做个纪念吧！”

翠姑妈早已哭得气断声咽：“他爸，洪承畴现在是满挞子的人，气焰比先时还凶。如今天下大定，你不愿替他们出力，我就随你隐居山林一辈子，也算对得起前头主子了，你何必……”

吴庭训淡然一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先前盼我死，你脸上光彩；如今你又盼我活，要过太平日子，你真是想要甘蔗两头甜！”言未毕，翠姑妈放声大哭，翠姑也“哇”地哭着跑上去抱住了爹爹的脖子：“爹啊！妈才生小弟弟，你不要去，我不要你去！”

吴庭训眼泪潜然长流，叹息一声道：“既然这样扯不断，我...就忍了这口气吧！他摇头又道？”洪承畴明日要大宴宾客，祭奠南征阵亡的清兵将士，我原想前往凑个热闹……唉！”

事情本来就那样算了，不料又出了一件大事，吴庭训倒不能不去见见洪承畴了。就在第三天的早晨，吴庭训方用过早点，门上的人进来回道：“金老爷的公子金亮采来拜！”

吴庭训在南京一向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交往，忽听有人来访，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哪个金老爷？”

“金正希老爷！”

吴庭训一下子想了起来：“哦，快请进来！”

金正希是他换帖兄长，曾一起在洪承畴的幕下共事，此人脾气一向很倔。松山一战，吴庭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乞讨回京。曾听说金正希死了，现在又听说他的儿子到来，真是又惊又喜，便一边吩咐着叫夫人，一边自己抢出门来。刚出书房，早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踉跄而入，纳头便拜，失声痛哭道：“吴叔叔——”

见他哭得凄楚，吴庭训忙伸手挽道：“贤侄，不要这样，快起来吧！”

“叔叔不救家父，侄儿便不起来！”

“你父亲！”吴庭训大吃一惊，“他还活着！现在何处？”

“现在原来的大理寺监狱，明日就——”

“怎么？”

“洪承畴明日要在南郊城校场祭奠阵亡清兵，要杀家父来祭旗！”

听得这一消息，如平空打起一个焦雷，吴庭训浑身汗毛乍起，面色白得像纸，颤声问道：“洪亨九？他也是你父亲的把兄，他怎么能下如此毒手？”

原来金正希也是在松山之役中逃了出来。因他是武将，朝廷处置败逃将士极严，未敢回京，改名换姓逃至南都金陵，在亲戚家藏了起来。南京城破，被在松山投清的副将夏成德掳住，投进了监狱。

这次洪承畴以大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身份坐镇金陵，听说金正希在押于此，便着夏成德前去劝降，言语之中，颇有结纳之意。不料金正希一听“洪承畴”三字，便捂起耳朵，闭起眼说道：“成德君，你过去

爱说诨话，十多年了还没长进一点？亨九能像你一般无耻，认贼作父？”

夏成德哭笑不得，只好把天与人归的道理一板一眼他讲给金正希听。

无奈金正希只是摇头，“你便说得死人活了我也不信！洪亨九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做了十几年官，才不过做到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爷即位，不几年便建牙开府，又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蓟辽总督，位极人臣！明朝有难——哪有受恩如此之深的人会叛君的？你说的这个洪承畴，别是他人冒充的吧？”

听说夏成德将金正希这番话向洪承畴转述时，洪承畴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眉头猛地一蹙，旋即笑道：“此老人性未除，吾不可见也！”不久便有消息，要杀金正希祭奠清兵亡灵。

听了金公子的话，吴庭训又愧又恨。与金正希相比，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兄弟。自己从受教以来，便懂得主优臣辱、主辱臣死的道理。现在主子缢死煤山多年，自己一向以忠贞自许，却仍驻颜人间！再想想自己当年敬佩、爱戴、如事师长的洪亨九，竟有这样一副令人恶心的嘴脸！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但觉热血在沸腾，浑身燥热难当。

他扶起金亮采，拉着手道：“贤侄，叔叔去就是了！”说完便进了书房，夫人和翠姑已经等在这里了。

他拿出压纸刀默默交给翠姑，翠姑仰望着父亲的脸。吴庭训将脸别转着，对妻子道：“你们回河涧府老家去吧，依靠那二十亩薄田过日子去……救不下正希，你们就别等我了；若救得下来，还可厚颜再活数年……”说完起身整整衣襟，头也不回地去了……

想到这里，翠姑已是满面泪光。她看着这把压纸刀，想起失散十五年的弟弟和母亲，想起黑店中被残杀了的亮采，眼中爆出火花来。但是又想到明珠，心中却是一紧，一翻身起来，换了一身男子装束，便走出了嘉兴楼，到狮子胡同来找义兄胡官山，她要叫胡官山亲自出马去救明珠。

### 三十四 入地牢明珠受酷刑 抗权贵刘华报君恩

一连三日不见明珠，不但魏东亭心里犯了嘀咕，连康熙心里也觉得闷闷不乐。这两年来，明珠与他朝夕相处，君臣感情渐深，他逐渐觉得明珠和魏东亭一样，都是他少不得的人。

伍次友在一次授课时曾讲到与君子和小人相处之道。他以水比喻君子，以油比喻小人，他说，“水味淡，其性洁，其色素，可以洗涤衣物，沸后加油不会溅出，颇似君子有包容之度；而油则味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沸后加水必四溅，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

这一段话给康熙的印象极深，他常拿这一理论研究周围的人。自然头一想到的就是魏东亭。康熙觉得他忠厚机智，豪放爽朗，浩浩乎如江河之水。那么明珠呢？圆滑温驯，甜润馨香，似乎有点像“油”。和魏东亭在一起，康熙有一种安全感。一切自有魏东亭精心办理，他享受到的是帝王的尊严和威权；而与明珠在一起，则有一种愉悦感，使他感到一股超人的优越和荣耀。记得有一次伍次友授课，要求每人写下一句话，四声俱全。这道乍看极为简单的题，竟一时难住了所有的人。魏东亭想了好久方道：“千回百转”。伍次友只评了“勉强”两个字。明珠却扬眉大声道：“天子圣哲！”这两人显然是一油一水的了。但既然油水不能相容，又不能相混，为何魏东亭与明珠却如此亲密无间？看来伍次友也会把事情看偏了。

他正在遐思神想，忽见外边张万强探了一下头，忙问道：“甚么事？该用膳了么？”

张万强原本想单独叫出苏麻喇姑来说话，不想被康熙一眼瞧见了，只好进来道：“万岁爷，今儿个不能去读书了。方才小魏子来说，要找到了明珠才好开课呢！”

康熙笑道：“明珠是个风流才子，前些时也曾有四五日不见，朕没有怪他，可近来越发赖散了，说不定在哪里被绊住了脚。小魏子也变得大胆小了些，索性连书也不让朕读了。”

苏麻喇姑从旁插了一句道，“还是以谨慎为好，现时不比以前时，搜府才过了几天，这就算天下太平了？”

康熙丧气地坐下说：“那就算了！朕读书近来有些新的见解，正要寻伍先生校正，明珠这猾贼也真是的，溜到哪儿去了呢？”便转身又对张万强道：“叫小魏子仔细寻寻。明个朕要去瞧瞧伍先生。”张万强只好答应着下去了。

是啊，明珠此刻在哪儿呢，此刻，明珠被绑在鳌拜府花园的一间空房子里，自那夜里从嘉兴楼被绑架出来，先是被囚在班布尔善府中。那班布尔善心眼儿颇多，恐走漏了风声，祸及自己，便送至鳌拜府中来。此刻，明珠头枕着一块垫花盆的方砖，昏昏沉沉地躺在湿地上。偏西日头从屋顶上透下光来，亮晃晃地刺眼。周围是一片死寂，不时听到大雁凄惋的哀鸣，他试图挪动一下身子，但没有成功，下半身已完全失去知觉。

从被绑到班布尔善府时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承受一切酷刑，拼上一死也得保住自己的节操。

可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刑罚啊！先是拶指，后来改为皮鞭，接着又是老虎凳、夹棍。班布尔善说这叫“倒食甘蔗，愈吃愈甜。”他昏过去，又被盐水泼醒。他一醒来便又听他们问：“伍次友在哪里？”“悦朋店何老板在哪里？”他知道他们是追查皇上读书的地方，这可是万万说不得的。后来，班布尔善又叫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前胸。明珠急痛之下大叫一声“天哪，快，快救救我！”

坐在一旁观刑的班布尔善冷笑道，“我班某饱读酷吏传略，通晓各种刑法的功能。别说是你，就是神仙金刚到此，也是要开口的。”他示意松刑，慢慢踱至明珠跟前道：“你是聪明人，岂不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你落入我的掌中，不说实话，谁也救不了你！自古刑不上大夫，你这样的贵人，我怎肯用刀来杀，说出实话，我就送你出京，给你一笔钱——十五万两银子！够了吧，你不再与我为难，我就决不再找你的事，一辈子都不用愁！”说着一挥手，刘金标又用烧红的烙铁来烙。

“天呀！”明珠大叫一声，挣扎了一下，便昏了过去……再醒过来，只听得班布尔善的后半句话“……既在白云观，不愁找不到山沽店。这人先不要整死，送鳌中堂那儿去吧！”

此刻躺在这里，他想起这可怕的一幕。还觉得心头突突乱跳。天啊！难道我在昏迷中真地说出了皇上读书的地方，当初我为什么不咬掉自己的舌头呢，人，如果没有落到这一步，真也难以体会此中情味。痛定之后静心思之，明珠才知道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过失，多么可怕的后果在等着自己啊。

在幻觉中，他似乎看见伍次友轻蔑的目光，看见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带着冷笑逼过来。这些平日与自己朝夕与共的人，却被自己轻轻一句“白云观”推送到九泉之下。

伍次友不信鬼神，但他明珠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与这位忠诚、正直、满腹经纶的伍次友在一起，平日他心里总有点惕厉，现在该怎么办？九泉之下与这些人相见，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假如初审时，我不顾一切撞死在木柱上，他们会怎样呢？”也许伍次友会临风长啸，作一首悲壮的诗来挽悼自己；苏麻喇姑会黯然神伤地坐着垂泪；史龙彪将咬牙切齿地发誓为自己报仇；清明时节，穆子煦、郝老四会到自己坟头上默默地添土推泥，犟驴子、何桂柱将痛悔自己误看了英雄，翠姑将会肝肠寸断地仆上来，薨坟上的青草……康熙皇帝会怎么样呢，他会坐在金殿上亲自草诏，封赐自己以“忠悃”的谥号。可是现在这算甚么，唉……一切都完了！

唉……

就这样，明珠愁肠百结，思虑重重。一时热血沸腾，一时又觉得好像掉进冰窟窿里，周身感到透骨的寒凉。正在这时，忽觉门外“咕咚”一声，似有一人倒下，接着便毫无声息。

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铁门无声地一动。定神看时，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又过了一会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明珠这才确实认定，这决非精神恍惚，此时只见面前人影一闪。一个细细的声音贴在耳边道：“你能走动么？”

“怕不行……”明珠激动得有些发喘，暗中摇摇头问道，“足下是…谁？”

细听时，依稀像刘华的声音，他心中一阵酸热，哽咽道：“刘兄，难为你这时候还来……”刘华扶他坐起，低声急促地说：“不要多说半句话，咱们快走！”

“不！”明珠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烁着微光，“我不行了，你快离开这里，告诉魏大人，叫他们快快离开白云观！”一边说；一边握着刘华的手，紧紧抖了两下，“事体紧急重大，万万不可疏忽！”

一听“白云观”三字，刘华只觉脑袋“嗡”地一响，当下也不说话，拉起明珠一只胳膊，顺势将一条腿搭在肩上，扛起明珠，拨开房门，一个箭步窜了出来，不防正被一个巡更的瞧见。巡更的把灯和梆子咣啷一撂，扭身便跑，杀猪似地大叫一声“有强盗了”！待喊第二句时，刘华抢上一步，猛砍一刀，那人便俯身倒了下去。

只此一声，鳌拜府里便炸了营。守在二门的歪虎嘴里大声呼哨；几十名从旗营里精选的戈什哈和歪虎从山寨里带下来的几个黑道朋友，“唰”地一声都窜出了房门。歪虎一步跃前，横刀在手大喝一声道：“不要乱，贼在花园里！”说着便提调四十名戈什哈在府外四周巡看，封住出路；用十几名封住花园门，防止贼人窜入内宅；自带了二十五人燃了火把进入园中搜查。鳌拜此时听到报警，早已整装戒备，搬了把椅子在花园门口坐镇拿贼。

明珠见大势已去，附在刘华耳畔低声急道：“放下我，一刀砍死我，然后说我逃跑……你别……别……我不恨你！”

刘华一声不吭，背着明珠前盘后转，但觉到处都是人影，惶急之中，听得明珠又喃喃道：“送信要紧……事关皇上安危……你、你快放下我一人去吧！”见刘华仍是不放，明珠张口便在刘华肩头咬了一口，“你怎么不听话？我告诉你，若你意外被擒，要尽情呼唤‘白云观’，自有人去报信，切记……”话未说完已昏厥过去。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眼见灯笼火把愈来愈近，花园墙上也上了人，数十盏玻璃防风灯照得墙内外如同白昼。搜园的人并不吆喝说话，只用刀拔草

敲树，步步逼进。突然有人喊叫一声：“刘华，原来是你！”

刘华站住了，将明珠轻轻放在地下，提起剑来插进假山石缝里，“咔”地一声立时别断成两截，笑道：“歪虎！咋唬什么？我能不知道你那两下？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我随你们去见鳌中堂就是了。”

众人见他如此从容，一时被他的气势镇注了，作声不得。歪虎见他断了剑，也将刀回入鞘中，拱手笑道：“刘兄是条好汉子！我也不来为难于你。鳌中堂已在那边等着，你自去分说！”说罢喝道：“你们还不侍候着刘爷！”几个戈什哈一涌而上，将刘华五花大绑，架起来便走。

听说拿住了家贼，鳌府上下人等无不惊异，都赶着来瞧。鹤寿堂内外点燃了几十支胳膊粗的蜡烛。鳌拜按剑坐在榻上，见歪虎他们进来，也不言声，只两眼死死地盯着刘华。刘华毫不畏缩，硬着脖子立在当庭，拿眼打量鳌拜。鳌拜冷森森地笑道：“我说后花园里怎么尽闹鬼，原来是你啊！你叫刘华？”

刘华撇嘴一笑，扭过脸去不答应。歪虎见他这样，走上来劈脸一掌，把半边脸打得紫胀，嘴角渗出血来：“主子问你话呢，你哑巴了？”刘华此时只有求死之心，转身照歪虎脸上啐了一口血唾沫问道：“他是我哪门子的主子？”这时庭上庭下百余人，见这个平时十分随和的人竟敢对鳌中堂如此无礼，一个个吓得变颜失色。堂内堂外家人仆役护卫侍从环立，屏声敛气鸦雀无声。那刘华却昂首挺胸地满不在乎，缓缓又道：“我是朝廷六品校尉，也不过中堂叫我跟着他当差罢了，这就成他的奴才了？”还待往下说时，只听“啪”地一声，这半边脸上又挨了歪虎一掌。

歪虎身上没功名，听刘华的话便觉格外不入耳。他自觉在鳌府是最有脸的人，今日为着鳌拜被刘华埋汰，顿时大怒，脖子显得更歪，阴着脸“嗖”地从腰里抽出钢丝软鞭，“呜”地一声照刘华拦腰猛抽过去。

“歪虎！”鳌拜突然喝道，“退下！”歪虎狠狠盯了刘华一眼，盘起鞭子，悻悻地退到一旁。

鳌拜格格一笑，起身来到刘华旁边道：“刘华，今日此事你也料知我不能善罢甘休。不过，我惜你是条汉子，只要讲出谁的指使，你不是六品么，我抬举你个四品怎么样？”

刘华哼了一声，别过脸去。鳌拜又道：“如果你觉得那边得罪不起，也不要紧，我给你一笔钱，找个幽静去处去做个陶朱公，也可享受清福，这样可好？”

刘华“呸”地一声朝地下唾一口口水说道：“没什么人指使。你弄了个人放在后花园，我想见识见识是怎么回事。”说完又闭口不言。

鳌拜冷冷问道：“见识得怎样呢？”

刘华提高嗓门说道，“也不见得怎样。他叫明珠，现是皇上的侍卫，在白云观当差！”

听得这话鹤寿堂内外立刻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鳌拜知他用意，强压心头怒火冷笑一声道，“你喊吧！你就把这鹤寿堂喊得塌了，白云观也不会听见！”转脸吩咐歪虎，“自现时起，十二个时辰不断巡查府内外，不经我亲自准许，不管是谁强行出府，你就宰了他！”

“那也不见得就堵住了！”刘华立刻硬梆梆顶了一句。话刚说完，鳌拜就伸手向刘华左肋下一点，刘华马上觉得猛地一麻，浑身一颤，顿时全身麻痒难忍，胸口也憋得透不出气来。鳌拜背着手笑嘻嘻地瞧着他那痛苦得扭曲了

的脸问道：“刘华，你怎么知道后园里关着人？府里还有谁是你同党，讲！我已点了你先天要穴，此时可忍，再过一时目暴皮绽，肠断肺裂，比剥皮都难受！”

刘华已是瘫倒在地，喘着气道：“解，解了穴……我，我讲就是……”小齐小曾小吴几个人已是吓得面如土色，躲进人后。

鳌拜弯腰在他背上轻轻一拍，说道：“好，给你解了，你讲！刘华躺着不动，说道：“绳子捆得大紧，我懒得讲。”

鳌拜努嘴示意歪虎给他松绑。歪虎迟疑道：“中堂，这成吗？”鳌拜冷笑道：“凭他这点微末功夫，老夫可以空手让他白刃！给他解开！”

绳子解了，刘华慢慢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大模大样地拉过一张椅子坐了，双手搓着不言语。

鳌拜追问一句：“怎么说话不算数？”

“我是出名的酒猫子？”刘华道，“所讲的事体太大，得给碗酒喝才行！”

“好，索性成全你！”鳌拜吩咐道，“来，将御赐的贵州茅台给他倒一碗！”

酒，斟上来了。刘华颤巍巍地端起碗来，略一踌躇，仰头“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鳌拜一声“好”没叫出口，忽然酒碗“噗”地一声照脸砸了过来。他眼力极好，也不躲闪，伸出左手“啪”的一声就在空中将碗击得粉碎，獠身上前一步伸手去点刘华的池源穴。哪晓得刘华一闪身，竟从怀中“嗖”地拔出一把四寸多长匕首，扑向鳌拜。

阶下众人惊呼一声援救不及，歪虎在旁瞧得真切，甩手一镖，正中刘华眉心。刘华哼也不哼一声，就沉重地倒在地下咽气了。

鳌拜脸色煞白，双手对搓一下，强笑道：“除了家贼，一大快事！”

刘华这突然一击，虽然没有成功，可也把鳌拜吓得胆战心惊，脸都黄了。他强自镇定了一下，威严地向府内家丁、差役说：“看见了吗？这就是背主叛逆的下场，今晚的事谁敢走漏半点风声，我绝不轻饶。”看到下人们个个畏惧，人人战栗，鳌拜放心了。心想：“哼，你把奸细派到我府里来了。好吧，老三，看你能不能躲得过这一关！”

可是鳌拜高兴得太早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府中这三天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被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窥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就是胡宫山。

### 三十五 西华门虎将斗侍卫 白云观翠姑救御驾

由于鳌府关防严密，五更时分小齐才送出“白云观失风”的情报。魏东亭一跃而起，慌不择路，单骑飞马径在西华门，打算就近入宫。无奈这日不该他当值，腰里没牌子，守门的军士又换了防，说甚么也不肯放他进去，只是陪笑说：“爷请稍停！您的名头儿咱们知道，只是这里已换了首领，小人禀过再……”魏东亭无心听他饶舌，猛然间想起康熙说过今日要去山沽居的话，顿时急出一身汗来，立眉瞪目“啪”地给了那禁兵一记耳光，骂道：“撒野的奴才，少时爷出来再与你算帐！”

一边骂一边往宫里走，却见旁边厢房里闪出一个大个子，铁塔似地站在当头拦住去路，冷冰冰地说道：“魏大人，您这样做太孟浪了吧？”魏东亭闻声抬头，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这新换的首领竟是刘金标这个老对头。刘金标穿着一身簇新的五品侍卫补服，双手叉在胸前，神气活现地斜着独眼道：“虽说您是乾清宫侍卫，可没打这儿进去的规矩。你又没有牌子，这就对不住了！”说着回头喝道：“请魏大人到那边厢房中歇着，待堂官来了”

再作处置！”

“放肆！”魏东亭横眉说道：“我奉主上特旨，无论哪道门都能直出直入！”

“哦，是吗，可是在下不知道。”刘金标心里得意之极，说：“你今个擅闯宫门，就该扣下。放你进去，我先就有罪了。来啊，夹他进去！”

魏东亭见状不妙，伸手抽刀时，却摸了一个空！原来他走得太急，连佩刀也没来得及挂上，眼见两个戈哈扑了上来，情急之下，一个“推窗见月”双掌一分，两名戈什哈刚刚接掌，便觉得如扑虚空，急忙收势时，又被魏东亭顺手一送，二人“呀”地一声直仰跌出一丈多远。魏东亭呵呵冷笑道：“怎么，还要动武么？”

“不动武谅也不能与你善罢！”刘金标将手一摆，西华门值差的三十七名校尉“啪”地拔出刀来，围成扇面形逼近魏东亭。

魏东亭急于脱身不敢恋战，忙向后跃了几步转身牵马，却又见讷谟带着几个人立在当面。就在他一愣怔间。讷谟大喝一声：“还不拿下！三四个人饿虎扑食般逼近身来，紧紧擒住他的手臂，并就势向后一拧。此时魏东亭就是再有通天本领也施展不开了。讷谟笑道：“你是圣上红人，我也不为难你，这也不过奉公行事。你老实说，谁叫你这个时候擅闯宫禁的。”

魏东亭被几个人死死按着，直不起身来，仰起脸来大喝一声道：“我是奉旨见驾！”

“奉旨？”讷谟哈哈大笑，“你们每日价说鳌中堂假传圣旨。原来你也会来这一套！回头查实了，再和你说话！”他放低了声音：“你还想瞒我吗，皇上今日微服巡游白云观，嘻！哪来的旨意给你，告诉你，鳌中堂兴许也要派人去伴驾呢！”说完手一摆，几个人簇拥着魏东亭，推推搡搡地将他押进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结结实实地绑在柱子上，口内还塞上了一团烂号衣。讷谟吩咐一声：“先把他看紧了，回头禀过内务府堂官再作处置！”说着，扬长而去。此时天色已是大亮。

其实魏东亭只是早到了一步，相差倾刻之间，要是迟来一步便可截住康熙的车驾，因为这天康熙正是从西华门出行的。倒是苏麻喇姑眼尖，发现手守西华门的似乎换了陌生的面孔。轿车叮叮当当走过时她隔着玻璃瞧了瞧，也只是一闪念而已。哪知魏东亭此时正隔着窗棂眼睁睁地瞧着急得发疯呢？

康熙心事重重地默坐在车中，出神地看着车外景致。愈近郊外街上的人烟愈少。时令已是初冬，道旁的杨柳暗绿，枫叶残红，另是一番景致。西北风吹来，遍地绛红色的落叶婆娑起舞。苏麻喇姑看到窗外的景致，叹息一声，说道：“不留神间，已至隆冬了。山水萧然满天寒，我是说咱们出门也太早了一点，万岁爷，冷不冷？”

“不冷，朕还想在外头转一转，再到山沽斋去。”

二人正说着，突然车子猛地一刹，他们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方才坐稳，便听张万强扯着嗓子喊道：“你是怎么啦，不想活了？”苏麻喇姑从帘缝往外看时，见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正陪笑道：“走远道儿乏了，想趁您的车搭一段路。”

苏麻喇姑一掀帘子露出脸来，大声喝道：“你这人真少见！我们的车子坐不下，何况你是男子……！说着便吩咐张万强，还等甚么，咱们走路！”

那仆人伸手一拦道：“大姐，人就是满了，再挤我一个也不要紧啊！”说着竟大胆地盯着苏麻喇姑说道：“若说我是男人，车里还有一个，不也是

男的么？”

苏麻喇姑虽是包衣出身，但自幼就被选入深宫，极得恩宠，见他出言不逊，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又直溜溜地盯着自己，不觉又恼又羞，便放下车帘，不再搭理他。康熙早凑近了车帘审视，虽觉此人面熟，却再也想不起何时见过。

那人仍拦住轿车不让路，并声言有急事要去白云观。

原来车下拦路而立的不是别人却是翠姑，几年前，在悦朋店康熙曾见过她一面，此时哪里还会想得起这位当年唱“红绣鞋”的女郎。但翠姑因明珠的缘故，知道“龙儿”是个“猜都难猜”的贵人，以后又曾偷着瞧过几回。所以康熙略一露面，她便认了出来。那翠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原来翠姑去寻胡宫山，适逢胡宫山外出，她便坐在胡宫山的书房里等着。胡宫山并无家室，只在太医院附近租赁了一座四合小院，雇了四五个侍候的人。她是来惯了的，家下人一向视她是姑奶奶，也都不在意。

此时她闲坐灯下，竟如同进入梦寐一般。今晚与胡宫山发生龃龉，原是她意想不到的事，细思自己这宦家之女，为了替父报仇，和道士出身的胡宫山结义，已是屈尊俯就，为回避胡宫山追求，她又只身入京，堕入青楼。原想借此结识达官贵人，如有机会见到洪承畴，杀了他替父报仇，……不料追到京师的胡宫山，这位曾与她共图“复明”大业的男子汉，近来也渐渐改了口风。

胡宫山自康熙召见疗疾之后，回来如失了魂一样，口中喃喃自语也听不清说些什么。有一次翠姑问他：“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胡宫山怔了一下才答道：“比起那个吴三桂，怕还是这位要好些！”

“这位？”

“嗯……翠姑？”胡宫山斜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沉思着道：“今儿个我见到了皇上。”

“嘻！”

“我读过不少相书？”胡宫山不理睬她鄙夷的神色，只管说下去，“对甚么‘麻衣’、‘柳庄’都不外行。这位少年皇帝气度深宏、龙章凤篆，的确有帝王之相——你别笑，我并不信这些，这些话我也曾用来奉承吴三桂——怪的是康熙的案头并无奏事匣子，满案上堆的尽是一些《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他又将给康熙疗疾的事细细讲给翠姑听。

翠姑沉默了。这些话与她的反清心理格格不入，但又不能认为胡宫山说的没有道理……

等了一会儿仍不见胡宫山回来，由不得长长叹息一声：“爹爹，女儿的命苦啊！”她信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时，却是一本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翻了几页，觉得文词艰深难解，正欲插回书架，书页中忽滑落出一张字纸来。她拣起一看，正面是吴庭训作的那五首诗，翻过来看时，密密麻麻写的全是胡宫山自己的诗。就着烛光，她一篇篇瞧去，不料这位相貌奇丑的人竟如此执着、纯真地爱着自己，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胡宫山对自己的思念之情，翠姑没想到貌丑的他竟有如此丰富细致的感情！不禁眼中噙满了泪：“原来他的心也是这般痛苦！”

“我料到你定会来！你不来我就又要寻你去了。”背后突然有人说话，翠姑猛地回头看时，原来胡宫山已经走了进来。

“好嘛！”翠姑故意冷笑道：“‘此心难作盘中石，飞絮如花向清风’，真



是好诗！”

胡宫山苦笑着坐下说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知道么？只怕当今皇上明日难逃一死！”这佯惊人的消息，胡宫山却说得如此平静。翠姑只觉身上一阵阵发寒：“啊！你怎么知道呢？”

“鳌拜捉了明珠，盘出了底细，知道伍次友在白云观山沽斋给康熙授业，定于明日围攻白云观，弑君自立！魏东亭的把弟刘华已死，明珠也没能逃出来……更无人送信……这可怎么办呢？”

听了这话，翠姑沉吟不语了，自己挚爱着的明珠要死了。那位饱学之士伍次友，也要遭难了。就连龙儿——当今皇上，明日也难逃一死，他还是个孩子啊！面前站着的这个人，又深深地爱着自己。他肯不肯出手相救呢？救皇上和伍次友，他肯定愿意。要让他救明珠，他能去吗！

想了好大一会，才试探地说：“大哥，你能不能夜闯宫禁，把消息送出去呢。”

“唔，这不是万全之策。大内高手如云，戒备森严，闹不好要出乱子的。”

翠姑只道是胡宫山忌恨明珠，便决然地说：“你要是能救出皇上、伍次友和明珠，我，我便嫁给你。”

“唉，你错怪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乘人之危，想这些事，也不是大丈夫的作为。这样吧，我马上去找魏东亭，要是找不到他，我就立刻赶到白云观，见机行事。你呢。出城在西华门外。等着皇上的车驾，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到白云观去。”

两人商议一通。看看天色已经大亮。便分头行动。

可是胡宫山却扑了个空。老门子告诉他，魏东亭刚才急急忙忙地进宫去了。

翠姑却在西华门外截住了康熙的车子。

康熙听这人说有急事要去白云观，便吩咐张万强将车停靠路边，自己从车上跳下来。苏麻喇姑不放心，也跟着下了车，侍立在康熙身后。

翠姑盯了康熙一眼，见眼前这位身着家常玄狐袍、身材削瘦的人就是几年前在悦朋店里见过的龙儿。不禁喜出望外。便抢上一步，扎了个千儿，失声叫道：“您不是龙儿吗？”

龙儿这名字一出口，不光是康熙，连苏麻喇姑也吃了一凉。龙儿这名字，康熙只在伍次友跟前使用。此时，听翠姑也如此称呼他，康熙还以为她是侍候伍次友的仆人，遂问道：“原来你是索府的，我说有点面熟呢！”

翠姑心里暗暗发笑，便以索府佣人自居，顺口答道，“索大人府里三四百口子，爷哪里就都记得清了？我是府里派去给伍先生送信儿的。走乏了。想趁个便车，不想在此撞见了爷！”

康熙诧异道：“索家难道连个车马也没有？”

翠姑怕多说了，露出马脚，便冷冷地说道，“现在也无须多说，既然爷的车不让乘。这封信就请爷带给伍先生好了！”说着，也不等康熙答话双手将一张纸条儿呈了上来。

见此入如此放肆。康熙正待发作，瞟了一眼纸条上的字。马上收敛起怒容。只见上头写的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行不得哥哥？”欲待再问时，翠姑将手一拱，说声：“告别了！”转身便走。

康熙近年来随穆子煦他们跟着史龙彪习武，颇有些长进。见这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说起话来，举止十分乖张，早觉有异，便抢上一步抓住翠姑肩头

向后一扳，顺势扯住了衣襟。翠姑顿时红晕满颊，骂道：“我来救你，你竟如此轻薄！”

康熙一愣：“我怎么轻薄了？便不自主地松开手。翠姑一挣脱开，忙蹲身提鞋。原来，忙乱之中，她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鞋带又脱落了。提上了鞋，她转身便走。

“妹子慢走！”苏麻喇姑一眼瞧见她的小脚，突然叫道。这一声喊出来，不仅康熙和张万强大感惊奇，连翠姑也是猛然一怔。回头道：“你说什么？”

苏麻喇姑慢步向前又细相了相，越发认为自己判断不差，拉起她的手说道：“咱们上车再说！说着朝张万强一努嘴儿。张万强会意，扶着康熙上了车。苏麻喇姑吩咐一声：“转辕！原道回宫。快！”张万强答应一声：“明白”，将缰绳一收，大喝一声：“驾！”那御马都是久经驯化的，听得主人口令便能会意，当即放开四蹄，照原路狂奔而去。

车中，苏麻喇姑一把揪去了翠姑的瓜皮帽，一头秀发披了下来。已完全恢复了女儿模样，她有些羞涩不安地说道：“你怎么……”

苏麻喇姑掠了一把自家头发笑道：“别说是你，再比你聪明点的我也见过。你瞧你的鞋，谁戴帽子像你这样儿。耳朵上还带着个耳环！咱们且别说这个，只问你这张纸上写的是怎么一回事？”

康熙也关注地瞧着翠姑说道：“你为甚么拦驾呢？”

翠姑嗫嚅一下，轻声答道：“是胡宫山太医叫拦车送信儿的，只怕白云观山沽斋这会儿已经叫人给包围了！”

### 三十六 犟驴子舍命保帝师 铁罗汉雄风惊匪顽

翠姑说得一点不错，穆里玛以剿贼为名从绿营里调出一队兵勇，自己亲自押队，带着讷谟，歪虎，正将一座山沽店围得水泄不通。为防止走风，附近二里之内都戒了严。魏东亭虽在白云观等处布下了眼线，但他们却不知怎么回子事，又出不去，急得干瞪眼没办法。歪虎先去侦探，见院中停放着一座轿子，以为康熙已经来了。穆里玛便催动部队潮水般涌了过去。

伍次友这几天不见龙儿来上学，以为他生了病，心下正疑惑；“怎地也不见明珠来送个信儿？”便吵着要回索府看看。穆子煦几个人怎么劝也不管用，只好说：“先生一定要走，也等后晌天暖和了再说。”何桂柱也道：“伙计们昨夜打了几只山鸡，闷得烂熟。二爷请屈尊赏脸，就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伍次友拗不过众人情面只好答应了，便和众人在东屋里吃酒。

伍次友虽生性豪爽，毕竟是文人出身，和穆子煦几个人的粗豪总觉得格格不入。穆子煦等人，又总觉得伍先生是皇帝的师傅，身份高贵，应多多尊重才是。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生疏，玩不起兴头来。伍次友发觉了，便笑道：“兄弟们无非想留我明儿进城，我从了大家便是。我在这儿你们也喝不痛快，正巧这几日我身上也不爽利，不能多喝，只好先告退了。”

郝老四见如此说，满斟了一大献酒立起身来笑道：“伍先生，这里的兄弟们虽说粗陋，却十分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咱们不是放不开量，是——”他嘴里转了半天，好不容易选了个同儿道：“我们这些酒葫芦没法和圣贤君子在一起厮混罢咧！先生不弃，饮了这一大杯再去”

众人听了这话，都捂着嘴暗笑。伍次友却毫不在意，说：“好兄弟，谢谢你的好意”接过杯来一饮而尽。这才告辞而去。

伍次友一去，大家都觉得心头一阵轻松。何桂柱先笑道：“二爷是心里

放不下主子和明珠。有酒也喝不畅快。”

何桂柱说的是实话，可犟驴子却听不进去，啐了一口道：“主子也还罢了，明珠算甚么东西？谁惦记着他！”穆子煦不等他说完，忙截住道：“三弟，你要记住魏大哥的话，主子喜欢的，咱们也得喜欢。这不是说着玩的？”郝老四听了偷着撇嘴角一笑，自斟一杯酒饮了。

何桂柱见犟驴子满脸不高兴，忙上来给他斟上一杯道：“明大人学问还是好的。你们都是有功名的人，身份贵重。”犟驴子“咕噜”一声把酒喝光。把杯往桌上一墩说道：“比起伍先生，他差得远呢”

听他越说越离谱，穆子煦只好拿出哥子身份喝止他：“三弟，休得胡说。”郝老四也板着脸帮着穆子煦骂道：“他明珠是驴球是树根，与你有什么相干？”

一言引起哄堂大笑。犟驴子一边笑，一边站起身：“老四，真有你的，回头和你大战三百回合！”笑着出去了。

见他出去，穆子煦叹道：“兄弟们绿林习气不除，可怎么得了？”郝老四笑道：“他是吃明珠的醋啊。明珠进了五等侍卫，他有点眼红。其实主子也挺喜欢他的。”何桂柱也道：“明老爷也有些毛病儿，待人虽也和气，可总让人瞧着觉得拿大似的。”

何桂柱正按自己的思路准备说下去，忽听外头脚步声急，犟驴子一头闯了进来，口里道：“来了，来了”郝老四拍拍椅子道：“用不着那么急，你先坐下，和咱们再猜它几拳！”何桂柱也笑道：“好，我这就给您斟上。”犟驴子一把推开何桂柱，一个箭步扑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佩刀，“噌”地一声拨了出来，返身就向外头奔去。何桂柱吓愣了，站在地下一动不动。郝老四极其机敏，也不说话，一脚踢翻椅子抢到墙边摘下腰刀，也要向外冲。穆子煦阅历较广，情知有变，却显得很冷静，一把扯住犟驴子道：“老三，说清楚！”

犟驴子变脸失色，大吼一声：“你们带上刀，都出来！”

众人不再言语，一齐跟着犟驴子奔到后园矮墙下向外张望。只见半里之外黄尘腾起，几百名绿营兵勇提刀握枪，向山沽店围将过来。何桂柱打了个寒颤，面色如土，喃喃说道：“天爷，这是怎么了？”

穆子煦略一观望，说道：“不用问了。快叫起师傅，保护伍先生向西走。如果打散了，晚间在香山会齐。何掌柜你是生意人，还到前头应酬。记住，除了生意上的事，你就什么都不知道。——老四，你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去请师傅？”郝老四擦把冷汗飞快地去了。何桂柱也战兢兢地跑到前面招呼去了。

史龙彪因病了好多天，眼下正卧在床上，听到窗外郝老四报警，霍地站起身来，出门一纵身上了房，四处望一下又下来，一声不响地走进屋来，从床后抽出一根金丝软鞭，这是康熙特意从内务府贡库中选出来赏给他的。史龙彪将辫子往头顶上一盘，扎个髻儿，才说道：“四面全围上了。咱们要走，谅他们谁也留不住，只怕伍先生难脱身了！这院里池塘中间假山虽还未垒好，乱石却备得不少，也能藏人，咱们都去窝藏在那儿，水攻火攻都一时奈何不得我们。顶过了白天，夜里就好办了。老四，趁现在虽然围了还没完全合拢，你冲出去给虎臣报个信儿。找不到他就到索府去寻索大人，务必得办成！”

郝老四点点头，一纵身越墙向西而去。此时正在大天白日，格外显眼。

那围店的兵士见一人执刀越墙，大喊一声：“走了贼了，快捉啊！”立刻一阵吵嚷，叫得地动山摇，比方才那种杀气腾腾的寂静，另是一番恐怖。

伍次友不知出了什么事，踱出书房正欲从矮墙向外看时，骡驴子和穆子煦两个从后扑上来，一人架一条胳膊，沿着曲径石桥直将他拖到池心岛中间的一个大石洞来才放下。穆子煦轻声道：“鳌拜老贼搜您来了！咱们兄弟保护您，有咱几个活着，包您吃不了亏。老四兄弟已去搬救兵了，只要咱们与他们周旋到天黑，神仙也拿咱们没办法。你不要慌，尽管在这儿别动。”正说着，何桂柱踉踉跄跄跑了来。史龙彪一直没说话，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问道：“老板，这池子有多深？”

何桂柱吓愣了，语不成调地说：“这是才，才起过泥的池子，有，有一丈多深呢。”史龙彪点了点头便沉吟不语了。

穆子煦将手向腰间一按：“好！按伍先生的说法儿，咱们这也叫‘金城汤池’！奶奶个熊，今儿和他们干一场。”这时，喊杀声已到店外。酒店四周的土墙“轰”地一声全被推倒，绿营兵如潮水涌了进来。霎时间到处是兵，到处是亮闪闪的刀枪剑戟。

穆里玛手按宝剑，得意洋洋地大喝一声：“搜！”

就在这时，从池心岛假山石后闪出一个人来。长辫盘在头顶，长袍撩起一角掖在带中，颌下白须飘拂，从容步履，隔岸向穆里玛一揖问道：“无须搜查！都在这里。只是长官带兵围困小店，不知所为何事？”

穆里玛一怔，西河沿那档子事一隔了六年之久，他哪还认识史龙彪呢：“你是甚么人，过来！史龙彪应声答道：“再下乃此店主人史龙彪，一向奉公守法，这一带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不知大人为何无端带人毁店抄家。倒要请教，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京师重地，天子脚下，你依的《大清律》哪一条章程？”

讷谟见这老者气度不凡，说出话来又是如此倔强，大喝一声：“你店中窝藏钦犯，敢说无罪？”

史龙彪呵呵大笑，踏着石桥曲径缓步走了过来，站在桥头石板上躬身问道：“长官说小店窝藏钦命重犯，不知人证是谁，物证何在，带人搜店可有顺天府的火牌？”

讷谟气得眼中冒火：“老家伙，谁来和你斗口，抓住了你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说着，便伸出手掌向史龙彪打来。心想，这一掌打过去不要你老命，也要叫你跪地求饶！哪知史龙彪不躲不让，仍然慢吞吞地说道：“就是大内来抓人，也须亮明诏旨，这是规矩嘛。”

一边说着一边挺腰硬接了这掌。讷谟刚说出“你不配……”三个字，只觉得五，个手指如碰在生铁上，痛入骨髓，又咬牙又甩手地大声叫道：“这老家伙有妖术！”

一见讷谟吃了亏，几个兵丁便挥刀扑来，谁知脚跟刚站定，三四个人已被史龙彪拨进池中。一边用手拨弄，一边笑说：“不是小老儿有妖法，是众位功夫不到家。众位既无御旨，又无顺天府关防，小老儿我便只能视如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岂容盗贼在此撒野？”见无人敢再上前，搓搓双手，说声“得罪”，便要转身退回。

穆里玛大怒，亲自赶来，将剑一挺，直取史龙彪后心。眼看将要刺到，躲在假山石后的伍次友哪经过这样险恶的情景，吓得大叫一声：“留神！”便被穆子煦一把按倒。史龙彪早已听到剑风，他原本知道穆里玛在后紧跟，想

诱至桥心反手擒他过来。听得伍次友一声大叫，以为出了什么事，心头一惊，一个风摆杨柳，抽出软金丝鞭向穆里玛腰间盘去。穆里玛见鞭头如蛇，蜿蜒盘曲而来，飘飘呼呼并无一定方向，惊得向后一跃，却是躲了身子躲不了脚，一条腿被紧紧盘住，回手用剑来砍，那金鞭柔韧无比，一时竟砍不断。史龙彪不容他再砍，一个跃步飞脚将穆玛的宝剑踢得脱手飞出，又顺手一抽，将穆里玛倒着背了起来，抬脚便走，眨眼间来到石板桥中央。

讷谟顿时大惊，顾不得手疼，左手提刀抢上来。史龙彪一手提鞭，一手拎着穆里玛的一条腿。那穆里玛头朝下还在乱抓乱踢。史龙彪虽知背后有人袭来，苦于腾不出手来应付，便大声喊道，“子煦，快来助我一臂！”

穆子煦和犟驴子二人守着假山北面桥头，以防人来暗袭。听得史龙彪呼救，穆子煦急忙说道，“三弟，你看着这边！”几个跨步飞奔到近前。史龙彪见他来到心中大喜，喝道：“接着！”便凌空把个穆里玛甩了过来。穆里玛后脑勺恰巧碰在一块山石上，亏他内功精湛，但也碰了个头昏眼花。

史龙彪转过身来，见讷谟追近身边，笑骂道：“怎么，想喝几口水么？”用脚猛一跺，那石桥本就是干砌起来的，此时柱倒石落，“轰”地一声垮了下去。讷谟大叫道：“不好”时已经喝了一口水。可是史龙彪用力过猛，自己立足的桥墩承受不了，也随着掉进池里。

岸上观战的兵士原来因史龙彪背着穆里玛，后来又与讷谟搅成一团，不敢放箭。此时见二人落水，各自挣扎，歪虎大叫一声：“还不放箭！”两名会水的兵士“扑通”一声跃入水中接应讷谟。其余的兵士便拉弓放箭，一齐向池中的史龙彪射去。要按史龙彪的功夫，这小小的水池，他想翻出来也是易如反掌。可是，他毕竟是卧病十几天的人了，再加上石桥坍塌之时，两块大石头正好夹住了史龙彪的左腿。双方恶战之时，情况瞬息万变。可怜铁罗汉史龙彪闯荡江湖，一世英雄，竟在这不起眼的小地方失足落水，惨死在乱箭之下！

假山石后的伍次友见此惨景，泪流满面，挺起身子大声叫道：“你们不是要我吗，我随你等去！”一语未了，身后的何桂柱早扑了过来，猛地将伍次友一把按下，放声大哭道：“好二爷，使不得呀！”穆子煦气得面色发青，骂声“杂种”，将穆里玛用金丝鞭紧紧绑了，高高放在山顶上，叫道：“狗崽子们，放箭射吧！”

讷谟爬上岸来，气得发疯，红着眼跳脚大叫：“烧，把这贼窝子烧成白地！”

犟驴子看了一会，忽地灵机一动，低声道：“二哥，咱拆了这桥，和咱们在这儿泡上啦。”穆子煦道：“老三，好主意，咱们泡到天黑，大哥总会带人来救的。偷来的锣鼓打不得，谅讷谟这小子也不敢久留。”说着兄弟二人冲向石板桥中央，穆子煦挥刀护住了二人身子，犟驴子连踪带蹦地拆桥。对岸的士兵虽箭如飞蝗般射了过来，无奈穆子煦一把刀舞得密不透风，断箭残羽噼里啪啦打得满天乱飞。

二人边拆进退，石桥板一块块落进水中，咕嘟嘟泛起泡儿来。半个桥被拆落了，天寒水冷的，哪怕他们凫水过来。何桂柱双手合十念一句：“阿弥陀佛！”犟驴子已累得筋疲力尽了。

伍次友脸上也泛出了欣慰之色。他一直不明白，鳌拜为什么在自己身上动这么大的干戈；店伙计们又为什么如此舍命保护他。难道就为那篇谈论圈地乱国的文章？他摇了摇头，心中疑窦丛生，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 三十七 擒贼酋好汉居奇货 破宫门皇帝恤民情

歪虎是干黑道出身的人，这风高放火的勾当，他最在行，听讷谟一声令下，他便带着七八个人，从前店到后店，凡能点燃的东西便都被他烧着了。那火噼噼啪啪地烧了起来，吐着暗红的火舌，映得他水通红，浓烟中偶尔烧着了竹节，爆响一声，火星直冲，冒出两三丈高。一片片灰烬在烈焰上空乌鸦似地盘旋着，飞起又落下。附近的老百姓，知道这边“过兵”，又见戒严，早躲得远远的，有谁敢来相救！

熊熊火焰，好像在烧着何桂柱的心，他想起自己在城中的悦朋店，曾接待过多少公车会试的举人和来往的商贾！这位毫无主子架势的伍二公子曾多次邀友在这里宴饮会诗，谁知一夜之间便被封了。好容易靠了索大人资助，在这里开了这个山沽店，眼见得刚刚成了局面，又被这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他觉得喉头干涩，胸口闷胀，想哭又哭不出来。手扒着石头，痴呆呆望着烈火吞蚀着他的产业，他的心血。伍次友见他这样，心里也觉难过，过来抚着他的肩头安慰道：“柱儿，是我连累了你。别难过，京城不是咱们居住的地方，等这事一过，你还随我回南边去，叫老大爷在南京给你再安一处产业。”

何桂柱听了，两行热泪潸然而下。他怕伍次友伤心，忙拭了泪勉强笑道：“这也不算甚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二爷福大，有大富贵还在后头哩！托您的福气，柱儿兴许能开个更大的店呢！”

二人正说着，昏迷中的穆里玛在石头上醒了过来。他只觉身子捆得很紧，挣了两下纹丝不动，仰着脸看了看，池对岸兵丁如林，却毫无动静。便骂道：“讷儿，你这个小畜牲！干吗不攻？”

讷谟在对岸也在哭。他带了几百名兵丁攻这么个小客店都玩不转，还把个主将丢给了对方，不知是死是活，这下回去怎么跟伯父交待呢？听得穆里玛醒了，心里略觉宽慰，带着哭腔儿隔岸答道：“三叔！您忍一会儿，管放心！待会儿扎好了筏子救出您老，把这几个兔崽子心肝全掏出来给您下酒压惊！”

犟驴子见他叔侄俩隔岸对话，走过来照穆里玛腰上踹一脚骂道：“你知道刘金标的眼是怎么瞎的么？那是爷用这两个指头抠出来的！”说着，便拿起刀在穆里玛项下比划，“你要是再叫唤，老子就先把你的心肝掏出来祭我师父！”穆里玛听了闭目不答。

穆子煦过来拉了强驴子手道：“兄弟，这是案板上的肉，和他生什么气。这不是斗口的时候，走，咱到那边商量个主意。”便叫何柱拿了把刀坐在穆里玛身边看守，伍次友和他们兄弟二人绕过假山席地而坐，计议下步应敌办法。

三人对坐沉默片刻，犟驴子开了口：“唉，老四也不知出去了没？我琢磨着，他要是活着出去，这会儿魏大哥他们也差不多该到了。”穆子煦也阴沉着脸道：“就怕鳌拜他们这一着，在城里跟大哥也交上了手，那就麻烦了。要不然，便是老四送不出信儿，他也会来的。方才他们放的那把火，城里难道都看不见？”伍次友插进来道：“现下他们的主帅在咱们手里，投鼠忌器，谅他们也不敢强攻！”强驴子苦笑道：“伍先生，他们要是破着打烂花瓶捉老鼠怎么办？”伍次友笑道：“我们就那么值钱？”

伍次友这话谁也不能回答。若是康熙也在岛上，可以肯定他们就是舍了穆里玛也是要攻岛的。但是此时对方还不能确定皇帝是不是也被围在岛

上，肯不肯为伍次友和几个侍卫丢掉穆里玛，那就难说了。伍次友不明真相，穆子煦却心里雪亮，只是眼下自己是个领头的，不能说丧气话，遂笑道：“先生说得是！他如果真要弄筏子来攻，咱就宰了这匹马！马肝不是有毒吗？咱们生吃他的心！”犟驴子也笑道：“先生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概没有吃过人心吧！先生您不知道，把人心生挖出来用凉水浸了吃，脆着呢！”他这话是故意说给穆里玛和对岸那帮人听的。隔着山石的穆里玛也听得一清二楚。想到剜心之惨，吓得他闭上眼，淌出两滴浊泪来。

正在这时，只听对岸“唰唰”几声响，水花溅起老高——兵士们从附近空房破屋中拆了木头扎好筏子，放下水来了！

情势顿时紧张起来。这池心岛假山不过四五丈见方，上边只有两名会武功的人。而伍次友、何桂柱却手无缚鸡之力，不但不能自保，还要别人照料。四五只木筏同时从不同方向向池心攻击，天大的本事也会顾此失彼。

这时天已擦黑了，对岸点起了亮晃晃的火把。讷谟揶揄扬眉狂笑道：“姓伍的姓什么的！今日个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啦！乖乖儿放了穆大人，我保你们不死！”

“讷谟小子！”犟驴子听了这话也哈哈笑道：“只要你舍得你这三叔，老子也不在乎这点意思！”说着顺手从地下捡起一支箭猛地扎进穆里玛臀部，低声喝道：“叫他们退回去！”说着便将寒森森的刀刃压住他的脖子，“只要老子这么一勒……”

穆里玛此时吓得丧魂失魄，期期艾艾地大声叫道：“别……别……”也不知是求犟驴子别杀他，还是令已经上了筏子的兵士别攻池心岛。筏上的兵见此情景，都迟疑地转向岸上的讷谟，静等他的号令。

讷谟急急忙忙找来笔墨，写了一封告急信，派人飞马送回鳌府，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岛上众人，见敌人停止了进攻，也坐下来休息，心中不约而同地都在想着一件事：郝老四能不能把信送到，魏东亭的救兵什么时候能来呢？

他们不知道，魏东亭已经不能来了。他们更没想到，胡宫山正扬鞭催马，向白云观的山沽店疾驰而来。

离白云观一里多地，便远远看见山沽店四面围墙都被推倒。虽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但是可以清楚地见到兵器如林，寒光闪闪。正在迟疑间，两个隐藏在树后的兵士霍地一下跳到路当中喝道：“呔，什么人？前头正在剿贼，没有鳌中堂钧旨，一律不得通过……”“去你的吧！”胡宫山将手一扬，两支铁镖出手，打个正着，那两个人倒地身亡。胡宫山驻马下鞍，把两具尸体一脚一个踢进路边壕沟里。他把缰绳系于道旁柳树上，独自下了黄土官道，隐在冬青丛中，慢慢靠近山沽店。才行半里路，忽见一骑迎面而来，细看时，一个头上戴着红缨大帽、一身野鸡补服的戈什哈，正没头没脑地打马狂奔。

胡宫山从树棵子里斜刺跃出，一个箭步便到了路中间。那马骤然受惊，收不住脚，前蹄高高抬起，就地转了一个磨圈儿，方才鸣嘶着站稳。也亏这戈什哈骑术高明，在马上晃一晃，竟没被甩下来。他定睛一看，是一个身高不满五尺，干瘦黄瘦的病夫拦在路中，顿时大怒，口里叽里咕噜骂了一句不知是满语还是蒙语。胡宫山却听不懂：“你说什么？”

戈什哈又用汉语骂道，“贼汉子，你找死么？”唰地一鞭劈脸打来。胡宫山如痴似呆地站在路中间，仰着脸硬生生接了这一鞭，脸上竟连个白印儿也没留下。那戈什哈大吃一惊，再扬第二鞭，竟没敢落下来，惊道：“你、

你是人是鬼？”

“少废话，下来吧！”胡宫山并起五指，朝马前腿下部一砍，马顿时四蹄抽筋，连人带马翻在地下。不等戈什哈起身，胡宫山赶上一步，脚踏在他脊背上笑道：你这点本事够做什么用，前边出了什么事，你骑马要到哪里去？讲！”

戈什哈满身是土，在地下挣扎了两下。他觉得踏力不太沉重，却只挣扎不起，知道这人武功高强，只好趴下了，气喘吁吁地说道：“爷，您老别下脚，我说……说就是了。”

他结结巴巴说了半天，胡宫山才大体弄清，围店的有五百多人。店里的人都被困在池心岛上，并生擒了穆里玛。讷谟差他回去给鳌拜报信儿。

胡宫山听了又愁又喜。他愁的是：鳌拜这次大动干戈，一定是想速战速决，如不赶快援救，池心岛上的人便危在旦夕，可如今魏东亭被扣，自己单人独骑，又无法救援；喜的是：穆里玛落在手中，可作人质、胡宫山正在迟疑之间，脚底下的戈什哈却来了一个青蛙跳塘，跃起身来，便向路旁树丛里窜去。胡宫山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伸手抓住他的右脚，把他拖了回来，厉声问道：“你是汉人是满人？”

“我……”那人不知他问话的意思，迟疑道：“我是汉人！”

“胡说！”胡宫山道，“你方才还说满语！”

“我真……真的是汉人！”戈什哈被他捏得脚踝骨疼入骨髓，“说满语……人家会怕我……”

胡宫山顿时大怒，抓起戈什哈骂道：“好小子，落在我手里还想逃走，好吧，我教你一手，你不是要学青蛙跳塘吗，就算你不小心撞在树上了！”说完将那戈什哈举过头顶，发力扔了出去，那戈什哈一头撞在路旁一株大树根上，脑浆迸裂而死。

既然打听清楚了情况，就没必要再去冒险。胡宫山拍拍身上的灰土，在死了的戈什哈身上搜出了讷谟的书信正文。转身回到自己马前，却见一个蓬首垢面的人正解柳树上的马缰绳。他大喝一声：“好个贼！”纵身而上。一把揪住那人。一看，却是熟人，山沽店的“伙计”，御前五等侍卫郝老四：“啊？是你老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

老四也认出了胡宫山：“胡老爷！您怎么也在这里？”

胡宫山笑道：“怎么，许你来便不许我来，你这是做什么？”

“唉！背透了，昨个输了钱，喝了一夜的酒……”

胡宫山格格笑道：“还有谁比我更鬼。我什么全知道，你是去找魏东亭搬兵，没有成功？”

看着眼前这个胡宫山，老四掂算开了：“这个人平日里虽也断不了打交道，可是此刻他出现在这里，是个什么意思？郝老四正狐疑不定，瞪着眼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这句透底儿的话。半晌才道：“你怎么知道我去搬救兵呢？”胡宫山将他肩头一拍，笑道：“说了实话，这才像个兄弟呢！好吧，既然如此，我便帮帮你。”郝老四一听这话，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泣道：“胡兄如能救得我两位兄长出来，我郝某将永世不忘！”胡宫山笑道：“算了吧！我知道你机灵得很，很会做戏，这里不仅有你们两位兄长，还有皇上的老师伍次友，是不是？”

郝老四起身笑道，“看来，在你这真人面前，是半点假话说不得的。只是你眼下有啥好办法呢？”



胡宫山道：“我已经探听清楚，穆里玛被史龙彪抓住在岛上，他们几个暂不要紧。咱们一同去一趟鳌中堂那里，拿这个穆里玛去换明珠和池心岛的安全，再试一试这位鳌中堂的手足情份到底如何？”

俩人说着正往前走，忽见远处一彪骑兵，约百余人，踏得黄尘滚滚，顺着官道奔来。郝老四道：“定是鳌拜又派援兵来了！”胡宫山不语，只是呆呆望着。半晌，哑然失笑道：“来将不是别人，是令兄魏东亭！”郝老四仔细看时，大喜道：“果然不错，只是方才你说他在西华门被扣住了，如何脱得恁快！”胡宫山皱眉道：“围店的有五百余人，他带这百十个人来，济得了什么事？”

魏东亭怎么会来了呢？他不是被扣起来了吗？是的，他是因为急于救康熙，才闯了西华门被刘金标扣住的。他这么快地便脱身出来，也还是仗了康熙的搭救。

翠姑挡了车驾，把康熙皇帝从半道上堵了回来，在车上，又被苏麻喇姑点破了女儿真面目，便说了自己是拿了胡宫山的字条，特意赶来拦驾的。苏麻喇姑听了，亲切地说：“好姊姊！不管你是什么样人，今儿个挡车，对我就有救命之恩——也用不着瞒你了，这位就是当今天子御驾康熙万岁爷。我是他的侍女，名叫婉娘……。车中不便行礼，我代主子谢你了！”

苏麻喇姑这一番情意恳切的言语，在翠姑听来，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她从没有想到皇帝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深懂人情事理的侍女！再瞧一眼侧着身子坐着的康熙，正向他点头微笑。翠姑原有些胆怯，现在见到这位万乘之君竟如此和霭，羞涩、胆怯之情去了几分，大胆地说道：“奴才与人有恩仇难报，所以冒死拦挡圣驾。”

“卿与何人有恩？”康熙饶有兴致地问。

“明珠大人。”

康熙一听这话，侧过脸看苏麻喇姑，正巧四目相对，遂又问道：“明珠是朕股肱近臣，他现在何处？朕正打探他的下落！”

“他在鳌拜中堂府中！”翠姑冷冷说道。

“噢！”康熙吃了一惊，忙定神笑道：“想起来了，是朕差他去来着。”听康熙如此说，苏麻喇姑和翠姑都觉意外，同时望了康熙一眼。翠姑便问道：“皇上难道差他去坐老虎凳吗？”

“什么？”或因车马晃动，或因心里吃惊，康熙几乎从座上弹了起来。苏麻喇姑转身问翠姑：“姐姐，你怎么知道的？”

远远望见西便门，苏麻喇姑才想到，将车上这个女子带入宫是不合适的，慢说敬事房无法记档，太皇太后知道，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前后思量一阵，终于开口问道：“姐姐住在何处，我们送你回去。”

“不必了。”翠姑叹口气道，“我就在此下车吧——停车！”她突然大声喊道。张万强不知车中有什么事，一扳铜刹手“嘎”地一声车停稳了。翠姑不待康熙主仆说话，霍地跳了出去，迅速将瓜皮帽盖到头上，又将额前刘海、鬓边秀发掖入帽中，俨然像一个青年仆人的模样，向康熙主仆一揖说道：“告辞了！”说完转身便去。

“慢！”康熙将身探出车来，说道：“你方才只说了恩人，还有一个仇人是谁？”

“这个不说也罢。”翠姑正色道，“说了也没用处。”

康熙料定必是鳌拜，摇头笑道：“你也太不将朕放在眼里了，怎见得就

说了也无用呢？”

“好，奴才斗胆讲了！”翠姑昂然回道，“是洪承畴！皇上舍得杀他谢我么？”

“有什么舍不得？”康熙略一迟疑，又复大笑道，“可惜他已死了两年，你还在拿他做对头。”言出，翠姑似被人猛击一棒，退后一步，颤声问道：“这是真的？”

康熙笑道：“此人事明不忠，死后恩荣甚微，也难怪你不知道。朕贵为天子，还能骗你不成？”

翠姑面色立时变得煞白，立在地上晃了一下，勉强站住脚，仰天惨笑道：“哈哈……死了，死了！”她心中时乐时悲，如飘如落，天地也仿佛在旋转。一双眼睛直瞪瞪地瞧着康熙的车子远去，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道：“你们……你们走吧！”便也拖着踉踉跄跄的脚步向前走去。

撇下呆立在那里的翠姑，康熙的轿车在寂寥的北京城外疾速而驰。苏麻喇姑见康熙脸色愈来愈阴沉，以为他动了杀机，忙劝解道：“她是有功的人，虽言语有些冒犯，还是可以宽恕的。”

“你哪里知道她？你不知她的心！”康熙看了她一眼，沉思着道：“这真是天意呀，洪承畴如果没死，朕倒真想除掉他呢！”

这话若非苏麻喇姑亲耳听见，简直不能想像会出自皇帝之口。洪承畴从龙入关，虽然立了极大功劳，却一向小心翼翼。他对不起前明，对清室却无丝毫过失。太皇太后常说：“没有洪承畴和吴三桂，就没有大清！”太皇太后尚且如此推崇，作为孝子贤孙的康熙皇帝岂肯违背懿旨，为一孤苦女子报私仇，去杀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呆了一阵，苏麻喇姑才开口问道：“这是主子的大事，奴才不敢插言。不过洪承畴对于咱们大清总是有功之臣，皇上怎会舍得杀他呢？”

康熙冷笑一声：“如果做臣子的都去学洪承畴，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

只此一句，嘎然止住，康熙不再说下去了，两眼沉静地望着前方的黄土路。黑灰色的西便门阴沉沉的，在西北风中迎风呼啸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几个军士毫无生气地守在门口，冻得身上抖抖嗦嗦。一阵风钻进来，康熙打了个寒噤，吩咐张万强：“今儿索性迟点回宫，再向北折！”

张万强答应一声“扎！”熟练地将鞭一扬，马车一个急转弯，径向北拐去。就在这时，忽然听得车后头蹄声得得，一骑自西便门飞奔而出，追了过来。张万强瞥见，吃了一惊，他不敢大意，忙立起身大喝一声：“驾！”催马狂奔。

可是后面的单骑，早已超乘而来，截在前头。一个人滚鞍下马，攀住了车驾。康熙定神看时，却是熊赐履。他一身朝会袍褂，大帽子上的红缨被颠得十分零乱，连一个随从也没带，气喘吁吁，满头是汗。康熙急忙挑起轿帘沉着脸问道：“什么事这般慌乱？不要忘了你是国家大臣！”

“圣上教训得是！”熊赐履走近车辕，用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道，“圣上，魏东亭被扣在西华门了！”

“什么？”康熙勃然大怒，身子一跃就要站起，被上面车顶碰了一下头，才意识到是在车上，“怎么，这就要造反了吗？还有什么，奏来！”

熊赐履手扶辕，将额头在辕杆上磕了三下，算是给皇帝行了礼，急急忙忙他讲了西华门前发生的这场变故。

原来，讷谟命刘金标扣下魏东亭之后，自己赶往山沽店去了。刘金标这小子对魏东亭恨之入骨，真想亲手宰了他，出出自己的怨气。可是，他也不傻，知道这事不能蛮干。按律，内侍不奉特诏私闯禁宫，应该送内务府治罪。可是刘金标一琢磨，送内务府不如交到巡防衙门更合适。巡防衙门的首领葛褚哈，他是鳌拜的人，和自己也是朋友。只要把魏东亭按“冲扰关防”的错儿往葛褚哈那儿一送，下到狱里，一夜就能黑了他！于是，他便命人架了魏东亭从西华门往巡防衙门走。不料刚把人带出来，就迎头碰上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这熊赐履呢，是得了胡宫山的信，特意冠带袍月带着亲兵赶来的，见刘金标押着魏东亭正往前走，便大喝一声：“站住！”

刘金标谋得这个差使还不到一个月，很多部院大臣都还不认识。他见熊赐履带着大队亲兵，珊瑚红顶，仙鹤补服，一摇三摆威风十足，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心里便有点怯，忙上前扎千儿请安道：“大人，这是咱们刚拿住的贼！”

“呸！”刚刚说了一句，被魏东亭照脸一口唾沫骂道：“你才是贼！熊大人，不必与这杂种多话。您去和孙殿臣讲，他能治这东西，赵秉正也成！”

熊赐履一想也是，当即吩咐管家：“你在这里守住，不可让他们把魏大人带走。我进去就出来。”说完便朝里边走。这时刘金标已瞧出个大概，心知这位大员必与班布尔善不是一路，口气也就变了，伸手拦住道：“大人可曾奉诏？”

“我不见驾？”熊赐履道，“我要去见内务府堂官赵秉正。”

刘金标闪着独眼，皮笑肉不笑地移动一下身子挡住去路，“大人，堂官不在，您就免了此行吧！”

熊赐履大怒。喝道：“怎么，你要造反吗？”

“嗨！”刘金标冷笑道，“不让你进就算造反？告诉你，我刘某是属狗的，除了主子谁也不认得。你要硬闯，我自然连你也扣！”北京人最爱瞧热闹，周围过路的听这里人声喧嚷，不知西华门出了什么事，过来一个红顶子官员和蓝翎子侍卫在那儿指手划脚地论理，便渐渐围来一大群人，呆呆地看热闹。

熊赐履知道康熙要到白云观山沽店去，原就放心不下，便带领家仆随驾扈从。上朝的半路上遇到了胡宫山，听到了魏东亭被扣的消息，便独自回去换了朝服赶来相救。原以为不过是误会，说一说便可了结，不想此刻竟连自己也被搅了进去，这才晓得事情并不简单。他稍一沉吟，改变了主意，说道：“好，奉职谨慎，有你的！不过你稍待片时，我去找一个管得着这事的人来，再行发落？”说罢，也不等刘金标回答，返身至轿车前解下一匹马，飞身骑上向西奔去。

这里刘金标“呸”了一声，大声喝道：“带上姓魏的，咱们走！”几个刚走几步，便被熊赐履的管家带着几十号人站成一排，气势汹汹地封住了路口。

那管家的叉着双手在胸前：嘿嘿笑道，“老兄何必着急，多少也得给我家主子留点面子，家主已有吩咐，再等片刻又有何妨？”

刘金标大声嚷道：“你家主子算哪个槽头的驴！我这是皇差！”一边说一边一起要往前闯。管家见他这样，拉长了脸道：“刚才您说你是属狗的，可是你还不知道，我属老狗！你才当了几天差？一个蓝顶子芝麻官儿，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值钱些，就敢小瞧我家大人！”说着一横胳膊挡住了去路。

刘金标顿时大怒，一手抓住了管家左臂，另一时便向他猛撞过来。那

管家本事虽不济，却滑溜得很，右掌虚晃一招，竟向他脸上扫来。这一掌若打在脸上，那才真是丢人现眼呢！刘金标急忙收臂一格，早踢他下盘，管家趁势急向后退几步。双方虎视眈眈对望着。这时看热闹的老百姓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后边的人还在往前涌，伸长了脖子要看个究竟。

刘金标将手伸进口里呼哨一声，西华门禁兵们“哗”地一声散开，逼了上来。管家也高声喊道：“识相的等着我家大人，不然爷也就无礼了！”便从怀中抽出一柄匕首护在胸前。就在这时忽听人群外大喝一声，“放肆，不得无理！”人们都是一愣，回头看时，只见高轩驷马一辆朱漆轿车稳稳地停在人群之外。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一手怀抱金牌令箭、一手高执明黄节钺，车旁边毕恭毕敬侍立着文华殿学士熊赐履。

刘金标虽当差不久，可是他知道张万强手中东西的分量，那是皇帝提调封疆大吏、节制各路勤王军队时用的信物，心中一惊，忙俯伏跪下道：“奴才刘金标躬迎主子圣驾！一语出口，西华门禁兵一齐放下兵器跪了下来。两边站着瞧热闹的老百姓中，一个老者说：“万岁爷到了，还不都跪下！”百姓们虽然久居京师，但是很少见到这样场面，一是出于敬民，二是新鲜好奇，听得一声提醒，黑鸦鸦跪了一地，“万岁爷！”“皇上万岁！”毫无章法地乱叫一通。

康熙在车中瞧了一眼苏麻喇姑，意欲出去接见。苏麻喇姑忙微微摇头摆手儿。康熙低声笑道：“孙阿姆讲过‘人心都是肉长的’哪里有那么多的刺客来谋害朕！”说着，一躬腰出了轿车，顺手搀起一位老者道：“老人家，上岁数了，请起吧——你们站在这里做甚么？”

老者没想到这么一个少年皇上，竟如此谦逊敬老，亲自来拉自己的手，慌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万岁爷……小民没事来瞧热闹——这里，这里——”

刘金标此时定住了神，接口道：“奴才禀主子万岁爷，乾清宫侍卫魏东亭擅闯宫门，被奴才拿住……”

康熙早已瞧见捆着的魏东亭欲待发作。忽又忍住了，笑道：“你叫甚么名字，在这儿当差几年了？”

刘金标翻翻独眼答道：“奴才刘金标，到这儿当差才一个多月。”

“哦！”康熙笑道：“也难怪你不知道。这魏东亭是朕差他进宫干事的，走的急了没带执照也是有的。姑念初次，又是朕的侍卫，免于处分罢。”又对张万强道：“这人办事认真，赐黄金十两，待会儿你带他去领。”张万强忙道：“奴才遵旨！”这边守门禁兵听到圣旨，赶忙替魏东亭松绑，魏东亭顾不上说什么，上前跪下去低声道：“奴才谢恩。”老百姓们见康熙处置明快果断，齐声高呼“万岁！”

康熙上了轿车正要掀帘进去，又止住道：“小魏子，侍候朕回宫——熊赐履，你到内务府领些钱来，今日见朕的百姓人人赐银二两。”说话间，车已推动，一阵马蹄声响，轿车已驰进了西华门。

进了皇宫，康熙从车中探身出来：“小魏子，还不敢快带兵去救伍先生！”

魏东亭答应一声，点了内宫卫士一百人，扬鞭飞马，出了宫门，向山沽店驰去。出城不远，就见两人两骑，迎面而来。走到面前一看，却是胡宫山和郝老四。郝老四见魏东亭来到，滚鞍下马，伏地大哭：

“大哥，你来得好！咱们一起杀贼去！”

魏东亭见郝老四和胡宫山在一起，不免诧异，下马来搀起郝老四：“有话慢慢讲，店里头的情景究竟怎样？”

听了郝老四哭诉，魏东亭才又转身对胡宫山长揖到地，说道：“小可们的事，有劳胡先生如此费心，感激万分。”

胡宫山连忙还礼：“魏大人，围山沽店的兵丁有五百多人，你只带这一百人来难保取胜。我看不如这样……”胡宫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魏东亭想了一下说：“胡先生所说极是，就按你说的，咱们分头行动吧！”

### 三十八 入险地医正会佞臣 显绝招道士惊权奸

眼见日已偏西，鳌拜真有点等急了。一席丰盛的酒菜早已放凉。桌旁坐着班布尔善，默默审视着手中玲珑剔透的玉杯；济世背着手观看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葛褚哈则与泰必图窃窃私语。

鳌拜耐不住，开口问班布尔善：“这一会儿，连报信的怎么也不来了，你有什么想法？”

班布尔善也正在苦苦思索，听得鳌拜发问，便沉吟道，“老三今日去白云观，是老赵送出来的信，西华门的刘金标也亲眼见了，这是不会有错的，不过……这半日不见信儿。刘金标又突然不知下落，肯定事情有变了。”他站起身来，“天色将晚，不比白天，我们应该派人去探听一下。”听到此话，济世便扭转脸来，葛褚哈和泰必图也停止了说话，抬头瞧着鳌拜。

泰必图见鳌拜目光直往自己身上扫，忙道：“中堂，穆兄此去白云观，是密调了西山锐健营和府上的亲兵分头去的。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极其精悍的，不妨再等等看。”济世也站起来说：“胜固然好，败得漂亮也无妨，反正没落把柄。最怕的是不胜不败，弄成僵局，那就须作应变的安排了。”

“着，就是这话！”班布尔善双手一合道，“泰兄，你是兵部的堂官，你就用兵部的大印，照会顺天府说那里有盗贼，叫他们前去助剿！”

“不可”不等泰必图答言，济世就说道，“倘或有人认出老三来，岂不要砸锅！”

班布尔善格格一笑：“只怕顺天府尹亲自去也认不出来。万一事有不测，倒可一古脑儿推在他们头上，咱们岂不是脱得干净？”泰必图反驳道：“他们手中有兵部调兵文书，将来对证出来，只怕还要落在兄弟头上。”鳌拜也是摇头，觉得班布尔善一向精明，这个点子却出馊了。

班布尔善并不在意，“哼”了一声，将手中玉杯轻轻地放在桌上道：“你道我是傻子！”

你叫他去剿‘贼’，可并没有说谁是贼，他剿了老三，算是代我受劳；如剿不了，将来对证出来，你说让他‘剿贼救驾’，他倒‘剿驾助贼’——又可代我受过。这等进退裕如、万无一失的良策你们看不中，岂不怪哉？”

鳌拜听到这里，如同拨开眼前迷雾，一叠连声道：“对，就是这么着。泰必图，你就办去，成败都有我顶着！”泰必图深知此事重大，怔了一下方道：“也好。”忽然灵机一动，“此时已近未末申初，若去兵部签押房寻着管事的用印，必然要延误时间，不如由中堂写一手令，由我骑着快马直接到顺天府提调人马，岂不更好？”

此中意思极为明白：你这会儿应允替我担待，可口说无凭，你写个字儿就能办的事，何必要我再去兵部兴师动众？但话又说得的确在理，鳌拜略

一思索，便很爽快地说道：“很好，咱们就这么办！”

正在这时，门官走了进来，垂手回道：“禀中堂，太医院胡宫山大人求见老爷！”

鳌拜听了就烦了：将手一罢：“他来干什么？不见！”

那门官答声“是”回身便走。没出几步，班布尔善忽然叫道：“你回来！”

“据我所知？”班布尔善转脸对鳌拜道，“此人乃是平西王吴三桂的人。既与老三无甚瓜葛，也与我们交往不深，但他是是非之人。是非之人于是非之时造访是非之地，焉知没有别的缘故？”见鳌拜点头，便吩咐管家：“请他进来！”

胡宫山长袍飘风，步履从容昂然登堂，微笑着给鳌拜请了个安，又对济世他们团团作了一揖，泰然自若地站在厅中说道：“诸位大人都都在这里，这更好了。在下胡宫山，从白云观而来，有要事面禀中堂大人。”

鳌拜这是第二次见胡宫山了，上次在索府匆匆见了一面，仅知他武功深湛，却未交谈。这次来了，倒要谈谈。他坐在宴桌旁打量了一下这位丑陋的“是非之人”，没有立刻回话。但“白云观”三个字比一篇万言书还能说明问题，它包含着在座众人今日的全部忧虑、焦急、惶惑和不安。可是鳌拜不愧是辅政大臣，不管内心多么复杂，表面上却显得十分镇静，淡淡一笑道：“久仰了——你从白云观来，找我有甚么事？”

胡宫山也在打量着鳌拜。只见他身着褚色湖绸袍子，没系带，脚下穿一双黑缎官靴，手里念着一串墨玉朝珠，显露出一副潇洒自如的神态，但另一只扶在椅背上的手却紧紧攥着，暴露了心中的严重不安。胡宫山干笑一声没有答话。鳌拜心里明白，便说：“这几位都是国家重臣，我的好朋友，你有话尽管讲。”

“那好。”胡宫山冷冷说道，声音虽低，中气极其充沛，厅中“嗡嗡”之声不绝，“穆里玛大人已经被擒，性命只在旦夕之间！”只此一句，厅里的济世、葛褚哈、泰必图如闻惊雷，一个个面色如土。班布尔善自称自己每临大事从不慌乱，涵养功夫很深。但听了这话也不觉吃了一惊，身子微微一颤。

鳌拜先是一楞，接着哈哈大笑：“穆里玛是御前带刀侍卫，武艺高强，今日拥重兵奉命剿个毛贼，焉有失手之理，你小小一个太医院供奉，六品的前程，就敢在老夫面前弄鬼！”

胡宫山不等他说完，扬声接口便道：“此非朝庭庙堂，又无堂参的礼仪，今日你我皆便服相见，促膝攀谈。竟然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一品六品的话儿，难道不怕天下有识之士讥笑么？眼见你美味佳肴无心食用，金波玉液难以下咽，心中怀着不安忧疑之情，却说甚么‘武艺高强’，岂不笑煞人也。”

“大胆！”葛褚哈见他这么一个品秩低下的官员，竟敢对鳌中堂如此不逊，发作道，“谁要你来报甚么信，你回去听参罢！”

“你是谁？”胡宫山挑衅地问道：“今日在下要见的是鳌中堂，你这等见识浅薄之人不配与我答言！前明之弘光、大清之多尔兗、吴三桂，在下都曾见过几面，只少见你这副肮脏的嘴脸！”他说的这三个人除吴三桂地位与鳌拜相当之外，其余二人身世显赫，在座的无人能比，而胡宫山却淡淡说来，毫不介意，怎不叫他们动容失色！葛褚哈更是尴尬难堪之极。

那胡宫山眼看再无人与他应答，便径自来至桌前，操起一双筷子，捞起冷盘“孔雀开屏”的“孔雀”脑袋直往嘴里塞，并向椅子上一坐，大嚼起来，旁若无人地赞道：“好，有味远客先！怎地鳌中堂也不让我老胡？”

鳌拜与班布尔善四目对视了会，起身离座斟了一大杯“玉壶春”，递到胡宫山手口，笑道：“好，有国士之风！老夫倒失敬了！”胡宫山满不在乎地接了酒一饮而尽，笑道：“鳌中堂没有小家子气！”说着信手将吃剩下的骨头向地下一抛，鳌拜留心看时，竟牢牢嵌进青砖地的四角缝间，挤得四块砖稍稍离位。鳌拜不禁心下骇然：“嚯！先生内外功双修，实在可佩服得很。”班布尔善也凑过来道：“胡先生，昔日清风楼上我们曾同饮，也算是老相识了吧！我也敬你一杯。”胡宫山来者不拒，端起杯来也是一饮而尽。

鳌拜看他酒过三杯，才开口问道：“胡先生，不是我信不过你，舍弟穆里玛并非等闲之辈，带兵千人围一小店，怎么就能失手被擒？”

“此一时彼一时也，剿‘贼’反被贼剿的事自古有多少！”胡宫山拉起台布，擦了嘴边和手上的油垢，从怀中取出从戈什哈身上搜来的那封信递了过去，回过头来，又接着大吃特吃，嘴里不住地哼道：“熊掌与鱼兼而得之，余之福也。”说着便瞧瞧葛褚哈。葛褚哈瞧不得这等模样的人，气咻咻地别转了脸。

这边鳌拜就着烛光看那封信，脸色越来越严峻。班布尔善也凑过来，仔细看时，的确是讷谟亲笔所书。信上说有一位武功极为高强的老者已被乱箭射死，三叔穆里玛身陷敌手，却不曾提到“老三”是否也被围在其中。

班布尔善目光闪烁，盯着胡宫山，“胡先生，池心岛上都围了些什么人？”

胡宫山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常到山沽店去，那几个我都熟。店主何老板，还有几个伙计，都是本份人。你们要剿的‘贼’只怕是在网中。”

鳌拜道：“那他们为何不杀我兄弟穆里玛？”这的确是点睛之语。说这话时，鳌拜目中凶光四射，他认为，康熙若不在岛上，众人极有可能杀掉穆里玛夺路突围。现在他既不逃，又不杀人，就是个大大的疑点，不问清这一点，便不能下决断。

胡宫山满嘴油腻，“穆大人值钱呗！”抬头看着鳌拜道，“想拿他换大人的掌上明珠。”

又是一语惊人，周围顿时是死一般寂静。济世阴沉着脸说道：“先生真是无所不知，敢问您是什么人，又是谁派你来的？”

“老三手下的小魏子请我来此帮这个忙！”胡宫山毫不踌躇，昂声答道。

“老三！”鳌拜急问：“哪个老三？”

“中堂这就明知故问了。‘老三’就是老大老二的弟弟，大门外头还有个‘老四’——他不愿进来，在那等着呢——难道只许中堂和诸位大人整天老三老三的叫，老胡叫上一声又有何妨？至于小魏子你们都熟，就不必多说了吧？”

一听这话，堂上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对答。葛褚哈忍不住一个箭步窜上来，揪住胡宫山的衣领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

胡宫山哪里将他放在眼里！顺手在他左腿弯的穴道上捏了一把，葛褚哈噗通一声双膝跪了下去。胡宫山忙双手搀扶道：“啊哟！大人为问这么一句话行此大礼。可不敢当！不才胡宫山，太医院一个六品供奉，哪能经受得起。”说着在他背上轻拍一掌解了穴道。济世见葛褚哈双眼流泪，吃惊之余又觉好笑，忙装作咳痰掩饰了过去。葛褚哈满面羞惭，一跺脚转身出去了。

班布尔善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遂笑道：“依先生之见，这事该怎样了结？”

“您是聪明人，岂不闻‘来说是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明珠交我，还你一个穆大人。”

“明珠死了。”班布尔善脸色一变，冷冷说道。

“那穆大人也活不了。”胡宫山站起身来打一个呵欠，说道：“好，郝老四还在外头等着，我该走了。”

“哪里哪里！”班布尔善连忙阻住，“和先生取笑嘛，拿一个明珠换回穆大人，岂有不肯之理？”

“我素知鳌中堂、班大人绝世聪明，哪能做出‘明珠死了’这等蠢事呢？”胡宫山又稳稳坐下，“咱们与其在这儿斗心眼儿，绕圈子，让穆大人在那儿受罪，不如爽快一点议个办法才是。”

鳌拜想了半天，终于开口了：“把明珠交给你，我却不能放心，这怎么办呐？”

胡宫山呵呵大笑，屋中人无不听得毛骨惊然：“久闻鳌中堂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果不其然！”他笑声陡止，“即请中堂选一能将押送明珠，老胡在前，他们在后。如有变故，便一刀砍去，有何为难？”班布尔善和鳌拜交换了一下眼色，鳌拜一眨眼，算是答应了。

正在这时，花厅中门“砰”地一响，忽然大开。葛褚哈带着十几个戈什哈，刀枪明亮，满面凶气地立在当中，双手在胸前一拱道：“胡先生本领高强，请赐教几招再去，没有先生，照样能换回穆大人来！”事出意外，满厅人顿时呆住。

胡宫山也是微微一怔，随即笑道：“伍子胥曾经吹箫乞于吴市，韩信也不免受人跨下之辱，你又何必为方才一跪而耿耿于怀呢？”说完站起身来双手抄于背，迈着方步悠然自得地走来走去，脚下的青砖一块一块地纷纷断裂。

鳌拜知道，葛褚哈决非他的对手，就是大家一齐攻上，也未必能留得住他，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断喝一声：“放肆！胡先生乃是我的客人，退下！”

班布尔善觉得葛褚哈面子上大难堪，将眼一转有了主意，忙笑着：“葛兄，何必计较一时的得失，就派你和这几个带着明珠去办吧！”

“着！”胡宫山朝鳌拜一笑，“班大人这话中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葛大人您可要三思啊！”鳌拜将手一挥道：“就这么办吧！”

### 三十九 湖心岛飞舟换人质 虎坊桥长夜弛遐思

葛褚哈带了一哨人马，随着胡宫山向白云观山沽斋而去，这时讷谟正在窝火呢。他被史龙彪弄到池子里，灌了一肚子水冻得浑身直打战。虽然射死了史龙彪，可是三叔穆里玛被人押在岛上，攻不能攻，退不能退，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眼见得天色将晚，派去报信搬兵的人还未回来，更是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他咬咬牙心一横，正要举起号旗命令兵士全力攻击，忽觉肩头有人用手一拍道：“慢！”回头看时，一个人站在面前，却不认识。只见他面孔蜡黄干瘦，身着兵士号衣，便将眼一瞪喝道：“你干什么？”

“将军稍安毋躁，”那人道，“我是班布尔善大人差来的。这儿有封信，将军一阅便知。”

讷谟就着火把将那信拆开只见上面写道：

讷谟世兄鉴：白云观池心岛之事，中堂已获悉。现贼首已遁逃，无须



再攻。特拜托胡先生携明珠，换回穆里玛大人。请从速办理，迟则误矣！至嘱至嘱！

信后却不具名，但讷谟常常代替鳌拜拆阅信件，一望便知系班布尔善的亲笔。

看见讷谟拿着书信只顾出神，胡宫山催促道：“讷谟大人，此事十万火急，魏东亭即将统御林军来援，距此最多只有四里地，换人退兵越快越好！”讷谟还是放心不下，眉头一挑问道：“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没有我不知道的！”胡宫山冷笑道，“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明珠就带在店外，这事还不明白，请快向对岸喊话：“讷谟这才把信揣在怀里，对着池心岛喊道：“喂！那边打头的听着，瞧着穆大人面子，我也不来为难你等，拿你们的明珠换了穆大人来，我就撤兵！”

鞑驴子方要答话，穆子煦拽了他一把，高声向对岸喊道：“谁能信你这一套？”

胡宫山忙高声插言道：“伍先生、何先生！有我胡宫山作保可成，你们的明珠大人就在店门外，马上就到！有葛褚哈陪着，安全得很！”说着便独自下了筏子，叫兵士们都上岸去。

伍次友听了“胡宫山”三字，很不得要领，何桂柱却听魏东亭说过胡宫山妙手疗圣疾的故事，扯扯穆子煦的衣袖小声道：“是自己人。”

穆子煦也知道这段往事，不过，胡宫山是不是“自己人”他还吃不准。但是就眼下这种情势看，断然拒绝他，显然是不明智的。于是沉着地点头说道：“伍先生，就叫他过来吧？大不了中计罢了，不让过来他们要是硬攻咱们也是个死，叫他来吧！”这里穆子煦招了招手，胡宫山只用脚尖在岸边石头上一点，那筏子便箭一般地掠水而过。讷谟见胡宫山有如此功力，很是惊疑，便回头吩咐：“请葛褚哈大人把那个明珠带来！”

胡宫山上了池心岛，看了一眼捆成一团的穆里玛，屁股上还扎着一枝箭，微笑问道：“哪位是伍先生？”

伍次友从人后走出来，拱手一揖道：“学生便是。”

“久仰久仰！”胡宫山忙还礼道：“先生受惊了。虎臣弟也有一信在此。”穆子煦晃亮了火摺子，方欲看时，对岸不知哪个冒失鬼“嗖”地射来一箭，鞑驴子大吃一惊，扑了过来掩护伍次友。那胡宫山却不慌不忙地一抬手把箭抓在手中：“怎么，想死么？”随手一甩，那箭呼啸着又飞回对岸，只听一个兵士“啊哟”一声。这一手亮得双方都大吃一惊，鞑驴子暗想：此人功夫不在师父之下！

伍次友展开了信就着光亮看时，上面一色钟王蝇头小楷，正是魏东亭代龙儿抄功课的笔迹，伍次友是极熟悉的。上面写道：

伍先生台鉴：三日违颜，不料遭此大变！令先生受惊，过在虎臣，今由胡先生与班布尔善商定，以穆里玛交换明珠，并可保先生平安！

东亭顿首

伍次友看完这封信舒一口气，眼圈儿红红的，泪水不禁流了下来，说道：“魏贤弟的主意甚好，就按他说的办罢。”

胡宫山一抬手叫道：“讷谟大人，请将明珠用筏子送过，就在池中换人！”

片刻之间，两边准备停当，只见对岸两个兵士用担架抬着明珠下了筏，由讷谟亲自送了过来，这边胡宫山给穆里玛拨掉了插在屁股上的箭，解开金

丝软鞭，搀着他上了筏子。——那穆里玛连惊带疼，再加上四肢麻木，着实连一步也挪不动了。——到了池当中，讷谟和胡宫山互相跃上对方筏子，胡宫山手不撑篙，仍用脚尖发力将讷谟的木筏一蹬，顿时两筏反向而驰。讷谟尚未登岸，但听护送明珠的葛褚哈大叫一声：“弓箭手，给我放箭！”霎时箭如蝗雨般向胡宫山射来。

胡宫山笑道：“小儿如此叵测！”随即站在筏头，将一根软鞭舞得忽忽风响，只见金光灿烂，明晃耀眼，哪里伤得着二人半畏毫毛！穆子煦、犟驴子见状，急忙舞刀挡箭向斜坡岸前接应，将明珠一副担架抬上了岸，安置在假山石后。

四人都凑过来看时，只见明珠面如白纸，气如游丝，口中喃喃有语，却听不出说的什么。伍次友想起结义之情，不觉垂下泪来，拉着他的手轻声呼唤：“明珠贤弟，明珠贤弟！”犟驴子却毫不理会，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对岸的动静。少时便听对岸讷谟挥手大叫：“放箭上筏！先擒了这几个瓮中鳖！”众弓箭手便一齐发箭掩护，兵士们乱哄哄又跳上了筏子。

穆子煦陡然一惊，暗叫一声：“不好！上当了！”使了一个移形换位法逼近胡宫山，揪住他的衣襟厉声问道：“我们兄弟与你何仇，为何用这样狠毒的好计？”着反手要点胡宫山腋下穴道。这一举动十分突然，不但胡宫山毫无提防，伍次友、何桂柱、犟驴子也是猛地一惊，愕然地怒视胡宫山。

胡宫山不反抗也不分辩，只说：“史龙彪教的好徒儿，果然学业有成了！”反手一拧迅如闪电地攥住了穆子煦的右手，穆子煦急向后扯，可是就像被老虎钳子夹紧了，动不得分毫。胡宫山笑道：“你不信我，难道连你魏大哥也不信？”穆子煦道：“魏大哥援兵未到，对岸又下水攻来，不是你使诈又是甚么？”

这句话说得又重又响，池心岛上几人更加惊慌疑惑：“如果真是鳖拜派了此人上岛，既救走了穆里玛，又打进来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这可怎么是好？”穆子煦暗限自己无能，——如此显而易见的诡计，自己怎么看不出来呢？

这时，胡宫山慢慢放了手，从怀中取出火折子，晃着了在地下捡起一枝残箭，把火帽子点上在箭杆上。众人不知他捣什么鬼，都呆呆地看着，只听胡宫山笑道：“若非你疑的有理，我岂肯容你！灭掉你等几个还用着他们下水，”说着，将火箭“嗖”地一声甩上天空，“瞧着，少时便见分晓！”

那带着火尾的箭呼啸着直上半空，一团光亮飞得老高老高。只听半里之外，山摇地动般地喊杀声，渐渐近了。胡宫山得意地笑道：“这是你魏大哥带兵来了，你还不信我么？”

那边讷谟早慌了手脚，连忙指挥兵丁人等上岸，也来不及整肃队伍，便仓惶从南边窜了出去。临走，讷谟用刀指划着池心岛高声叫道：“小子们！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等转到爷手中再与你们算帐！”说完飞身上马扬尘而去。

这一帮人来的快去的急，撇下伍次友几个面面相觑，如在梦中一般。魏东亭带着百余名禁卫军，打着顺天府的灯笼，高举火把鼓噪着一拥而入，满院里四处搜寻。犟驴子望得真切，喜极而泣，隔岸高声叫道：“大哥——”

魏东亭听得叫声，隔岸望时，黑沉沉地什么也瞧不见，遂大声问道：“是三弟么？伍先生他们可都好？”只此一声，伍次友如梦初醒，止不住放声高呼：“贤弟，愚兄在这里！”

穆子煦是个感情深沉的人，此时眼圈也红了。

穆里玛兵退之后，魏东亭指挥众人打捞起史龙彪的遗体只见他除了脸上，浑身已无半点好肉，……穆子煦默默地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从他身上拔出一支又一支羽箭。伍次友似乎周身失去了知觉，和众人呆站在一旁傻看。

史龙彪面色但然地仰卧在池边条石上一动不动，人们这才意识到他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穆子煦带着犟驴子和郝老四一齐跪下，行辞师之礼，何桂柱“哇”地一声号陶大哭，泪珠刷刷地滚落下来。这一声哭得犟驴子如梦初醒，哭着叫道：“师傅，怨我呀！我要过来接应一步，你怎么会……”穆子煦、郝老四心里十分凄楚，也都扑身叩头痛哭。明珠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无声垂泪。魏东亭想起从西河沿初遇以来这几年相处的情景，也是泪流满面，伍次友噙着泪对死者长跪叩头道：“大叔，您……您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说着也掩面而位。

魏东亭劝慰大家道：“各位兄弟，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等杀了贼，我们再来奠祭他老人家……”众人一起动手就在池心岛上，掩埋了史龙彪，然后星夜赶回城里。这一带从李自成与清兵、明廷几次大战后，荒无人烟，星影中只见黑乎乎的丘陵和房屋一起一伏地以乎在跳动，寺院里的钟声远远传来，更加深了从们心头上的凄凉之情。铁骑踏着浓霜，默默地向前进发。伍次友手带缓绳，仰望着满天寒星，不禁百感交集。众人的心里也都十分激动，谁也没有说话，但是谁不是有满腹的心事。

回到虎坊桥魏东亭的住处，众人才透了一口气。想起今日一场恶战，如在梦寐之中。魏东亭知道大家很累，便不再张罗吃饭的事，只分派了各自安歇的地方。待找胡宫山时，不知他何时已经离去。魏东亭犹恐伍次友文弱书生劫后余悸，特地请伍次友住到自己的房间里，自己在外间一条春凳上守候。尽管一天来担惊受怕，往返奔波，身子十分疲惫，却怎么也不能安睡，心驰神飞，想了许许多多……

索大人府上被搜之后，伍先生避居白云观。白云观今日又遭洗劫，这两次突袭，名曰追缉、搜捕，其实都是遁词，也不尽是为了伍先生，都是对着皇上来的。由此足见鳌拜的篡逆之心，已是急不可待。他舍近而求远，又可见在宫中下手，他还不敢。只要皇上不轻易出宫，半年内平安可保。如频繁出宫，就怕再遇山沾斋之事……看来九门提督换不换人，吴六一肯不肯效命，是个最重要的事情。夜已深了，街上传过四更的梆子声，里面屋里伍次友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魏东亭还是睡不着：“明天一早，皇上会不会问这个事呢，主子问起，将怎么回答呢？”

这天夜里，康熙也没睡好，鳌拜篡权之心已暴露无遗，下一步怎么办呢？按苏麻喇姑的意思，是不让自己再见鳌拜，太皇太后也不放心。可是，眼下立即除掉鳌拜，时机尚不成熟，那就必须先稳住他，哪有皇上不敢见大臣的呢？我非要召见他不可，看他还能拿出什么花招！

#### 四十 定惊魂亡羊思补牢 挽颓势垂死仍挣扎

第二天一清早康熙便命张万强传旨，召见鳌拜，而且是单独召见。张万强奉旨来到鳌拜府时，鳌拜正在用早点。因是“病假”在家，张万强传旨免了接旨的一套仪式，只站着缓缓说道：“中堂，万岁爷召您老上殿呢？”

事出意外，鳌拜吃了一惊，但马上就镇定下来，放下手中的筷子道：“皇上没有讲是甚么事吗？”

“禀中堂，”张万强从容答道：“小人不知。素来内臣不问外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来啊！拿五十两银子赏张公公。你先去，嗯，我随即就到！”张万强出了大门，鳌拜方又回头叫道，“去请班大人到前边来！”

昨天夜里这里也是通宵密议，到天大亮才各自安歇，班布尔善、济世、讷谟、葛褚哈几个被安置在后院花厅耳房内。所以不到一袋烟的时候，班布尔善便来了。一进门便问：“中堂，出了什么事？”

鳌拜笑道：“你这个小伯温也估计错了，老三叫我递牌子进去呢。”

“是吗？”班布尔善满腹狐疑，愣怔了一阵，恍然道，“他这不过是稳一下阵脚，中堂只管放心，不会提起叫中堂为难的事！”看鳌拜迟疑着不动，班布尔善又补上一句：“他不想与咱们破脸，咱们现时也不能与他破脸，这不是两好凑成一好吗？”

鳌拜说声“好，我这就去会他”，便穿好袍褂补服，将一串朝珠小心翼翼地挂在项上，抬脚出来站在阶前高叫一声“备轿！”

这次接见是在乾清宫。鳌拜来在丹墀下，伏地跪下。康熙身旁只有张万强一人捧着中栊侍候。见他进来，康熙掩起手中一份黄折子，平静他说：“请起来吧，”又提高嗓音叫，“赐座！”

两个候在外头的小黄门听到话声，赶紧进来在一张太师椅上铺了黄袱面儿的龙须草垫子，躬身退下。鳌拜从容就坐，这才抬头打量康熙。

二人已将近四个月没有见面了。康熙身材显得比先前更加修长，脸上气色很好，头上戴一项明黄罗面生丝纓冠，足蹬青缎凉里皂靴，蓝缎绵袍外罩一件石青江绸夹金龙褂，腰间的一条铜镶宝珠三块瓦的带子露在龙褂外头，手里托着一串蜜蜡朝珠，一身装束齐齐整整，显得神采奕奕。

鳌拜正打量时，康熙开口了：“你近日身子可好？”

“承皇上垂问，”鳌拜在椅中欠身答道，“老臣素有头风病，近年来不时发作，眼见得是愈发不济的了。”

“你要善自珍重，现在国家大事太多，总要依重于你。”康熙回头吩咐张万强，“前儿达赖喇嘛朝觐时，曾进上天竺国的天麻，还有那件老山参一齐拿来赏他。”

这是早已预备好了的，张万强答应一声，“扎！”从几上捧下来两个明黄缎面的匣子，转身双手奉上。鳌拜先谢了恩，接过来放在跟前茶几上，问道：“皇上召见，不知有何宣谕？”

“没什么要紧的事。”康熙淡淡说道，“这是浙江巡抚的折子，昨儿黄匣子递上来。见你并无批语，想找你来议一下，总要有个办理宗旨才好。”

鳌拜心头不禁一宽，原来为这个，拘谨戒备的神情也就消除了。这个折子说的是前明遗老黄宗汉、李哲、伍稚逊等人在杭州搞什么名士大会的事，并将他们写的诗歌也附在折后。不外风花雪月之类，但其中隐喻却颇有违碍之处。即便没有，就这些人常常聚在一处，也是颇令人耽心的。鳌拜不加批语，并不是觉得不重要，而是难以措词，又不好意思为这事去请教班布尔善商议，在手中因循几天，终于还是将原折拜了黄匣子递上来。现在既然皇帝垂询，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来办为好。想到此，鳌拜干咳一声道：“这些人最难办，说是要面子，其实是观风色，奴才也并无善策。”

“朕尚无善策，才想到找你来问一问呀！”

鳌拜想了一阵子才回答：“这等人原是前明遗老，受恩深重，要他平白

地归顺本朝，面子上实在下不来。譬如二人相斗，胜者要和好，请败者吃酒，败者一方总要拿一拿架子。依老臣看硬拉他来席上坐下，以礼待之也就好了。”

“怎么个拉法呢？”康熙沉思着，却听鳌拜继续说道：“让他们与顺民童子一起应试，断然不可。因他们在前明已是名士，或中过举人、进士，现在岂肯屈尊降贵从秀才重新考起？若留在山野伴风弄月，又难免会讥讽朝政。”

康熙听至此，将身子向前一倾说道：“朕之所虑正在于此——来的都是没骨气、不值钱的，有骨气、份量重的又不肯来，如之奈何？”

那我们不会给他们来个霸王请客！开特恩科，专取前明遗老名士，把他们恭迎进京，皇帝亲自测试，赏他们一个大大的面子。”

康熙听到这里，已完全忘掉对面坐着的是自己的宿敌，凝视着乾清门北的甬道沉思着说：“只怕难以征齐。”

“权柄今日操在我手，来也要来，不来也要来！”鳌拜慨然说道，“若考取了，便是国家栋梁；若名落孙山，那就扫地出京，背后骂人的资格也就自行取消了！”

“好！”康熙兴奋得将龙案重重一击，突然脸上光彩又失了——“唉，你说的办法固然好，只是现在还不能办。台湾未靖，藩国不臣，外患未除，内忧俱在。这些人治世可以皈依，乱世可也就难说了。”

从理想回到现实，两个人都沉默了。半晌，康熙才道：“你也乏了，且身子不适，改日从容再议吧！”

鳌拜心里冷笑一声，就在坐椅中一揖道：“如此，老臣告退了！”便起身辞去。

“张万强，退朝！”康熙扶着椅背站起来，望着鳌拜的背影，忽然升起一阵莫名的怅惘：“这也是个人才哩！可惜……”

这时候，小毛子捧着茶盘进来。康熙端起来呷了一口，忽然想起苏麻喇姑曾说到过这人在茶库里斗讷谟的故事儿，便问道：“你叫甚么名字，原来不是在茶库里侍候么？”

小毛子前待退下，听得皇帝问着自己，忙将茶盘往腋下一夹，后退一步跪下道：“奴才叫钱喜信，不过人家都叫我小名儿‘毛子’。——原来在茶库做事，托万岁爷的福，苏大姐姐抬举我现在做了头儿。”

“你就叫小毛子好了，”康熙道，“这比你原来的名字好得多！”

“扎——”小毛子忙叩头，大声道，“奴才自今个起叫小毛子，姓‘小’，叫‘毛子！’”

本来非常平淡的事，小毛子却如此回答，旁边的苏麻喇姑忍不住“噗哧”一笑，忙又止住。听康熙又问：“你母亲的病可好些了？听说你很有孝心，好好儿当差，赶明儿告诉内务府，叫他们再给你换个好差使，不长进的毛病儿也就改了。”

“万岁爷高兴了多赏小毛子几个就有了。在这儿可以天天见到万岁爷，哪有比这更好的差使！”小毛子睁着虎灵灵的眼睛说道，“靠老天神佛保佑，万岁爷大福大寿，四海兴旺，永世太平，万民称颂！”

这些话，有的是小毛子从俗家年帖子上看来的，有的是从茶馆说书先生处听来的，也有的是从臣子奏事时鸡零狗碎抓来的，将它们强捏在一起，听上去不伦不类，他却说得极为流利。康熙憋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苏麻喇

姑拿手帕子捂了嘴，也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制。

小毛子倒楞了：“万岁爷，刚才没说对么？”

“不错不错！你说得很是。婉娘，拿五十两银子赏他！”

待小毛子谢赏出去，康熙对苏麻喇姑道：“这孩子很有趣也很有用，你要多关照他！”苏麻喇姑忙躬身答道：“是。”

“还有，过几日抽空儿，该去瞧瞧翠姑，问一问她的身世，和洪承畴究竟有甚么过不去的事。回来奏朕。”

自白云观火烧山沽店之后，康熙与鳌拜君臣之间表面关系有了很大缓和。鳌拜依旧是称病，所以每隔三五天，康熙就命张万强等送一些名贵药材赐给鳌拜；鳌拜封了送上来的黄匣子，里边批的奏章，也总要加上一句“所拟当否，伏惟圣裁”，表示客气。

其实两人心里都明白，君臣之缘已尽，暗中都在加紧准备。召见鳌拜半个月之后，鳌拜送上来一份奏折，弹劾五城巡防衙门的冯明君玩忽职守，导致西海亭子失火，着降调两级，暂署九门提督府军务。九门提督吴六一另行议叙。

康熙看了这个折子，心里又惊又兴奋：“来了！”便不动声色地袖了折子回养心殿找苏麻喇姑商议。

“先驳下去，”康熙道，“冯明君显然是他的私人。把九门禁卫的职事交给他，那还了得？”

“皇上，听小魏子说过，这事儿索额图和熊赐履他们议过，何妨找他们来问问？”苏麻喇姑瞧着奏折，蹙眉答道，“或者就把这姓冯的交部议处！”因近在眼前，康熙惊异地发现苏麻喇姑额上已有了细细的皱纹。

“不成！”康熙断然说道，“索熊二人太显眼，一召进宫便众目睽睽，大不妥当。交部更不成，吏部是济世在那儿，议也是这，不议也是这！”

“那就留中！”苏麻喇姑细思量也觉有理，但鳌拜出题太刁，她一时想不出甚么好主意，“先压几日再说。”

“不出三日，”康熙起身绕室徘徊，“鳌拜必要追问留中何意，朕何以答对？”

“我去寻小魏子，看他们怎么议的，另外顺便瞧瞧翠姑。”苏麻喇姑说完，就到西阁里换衣裳。出来时，对康熙道：“皇上，伍先生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因其心不动。’折子刚送上来，万岁爷也别着急，全都扣着，就说今日斋戒，明儿随太皇太后进香，不看折子。这又不是军报，急甚么，我先去瞧他们外头人怎么说。”说着便喊人来吩咐备车。康熙忙道：“天冷得很，把那件素色狐裘拿了。叫小魏子转给伍先生！”

从西角门出了宫，绕开了繁闹的菜市，苏麻喇姑见路上行人不太拥挤。时近年关，一冬也未下雪，显得又干又冷。道旁的树枝上偶尔还挂着几片枯叶，在呼啸的北风中挣扎，更增几分肃杀气象。但因暂时离开了紫禁城，苏麻喇姑还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阔朗和愉悦。换了便服的小太监也兴高彩烈地举鞭吆喝着，四匹马轻车熟路一溜儿小跑，人声、车声、叱喝声交织起来，十分和谐。

魏东亭不在家，门上的新管家犟驴子因不认识赶车的小太监，硬是要拒客于门外，两个人红了脸，几乎要吵起来。苏麻喇姑在轿车里头听得不耐烦，“唰”地一声挥去帘子，从车里探出身子道：“大管家，是我！不认识了么？”

骡驴子愣了上下，打个哈哈道：“他早说是婉娘来了，省多少口舌。偏是说苏什么姑的缠个不清！”苏麻喇姑一边下车，一边笑道：“这也怨不了他，是我没交寺清楚嘛！”说着，便随骡驴子进来。

何桂柱早迎出来，一边忙着让座儿倒茶，一边道：“您来的不巧，今儿魏爷和几个伙计早点后就出去了。一是要送明珠到一个甚么专治骨伤的郎中那儿瞧病，二是要去会一个什么吴大人，”说着自己也笑了，“小人是个人糟糠脑袋，再也记不得这许多事。”

“伍先生呢？”苏麻喇姑端起茶嚼了一口，淡淡地问。

“伍先生身子不适，在后边躺着呢！”

“这儿我没来过，你带我去瞧瞧。”苏麻喇姑说着便站起身来。

#### 四十一 访师友婉娘入密室 说铁丐虎臣闯中军

何桂柱带着苏麻喇姑来到后堂。借大三间屋子，连一张床也没有，只有一张条几，两旁排放着几张木椅，壁上挂着一副虎啸龙泉的中堂画儿。苏麻喇姑正待发问，何桂柱已掀起中堂画，摁了一个什么机关，半边墙壁滑动现出一个门来。原来这是一堵木制的假墙壁，里边是一条通道。何桂柱先进去，苏麻喇姑紧跟着跨了进来。

里边道路更是繁复，七拐八拐，到处是路。据何桂柱说除一条可通外，其余的条条不通。苏麻喇姑愈觉惊奇，一边跟着走一边问道：“原先小魏子家宅很浅，怎么如今这么大呀？”

“这是头十天才有的，”何桂柱道，“魏爷把后边这半条街都买下了。听说这路还是伍二爷照原先的弄巷改的什么‘八卦迷魂阵’呢。哎，这就是二爷的住处了！何桂柱说着，已到一座小院前，手拍门上的环，轻声唤道：“二爷，请开门，我是柱儿！”

门“呀”地一声开了。伍次友身上散穿一件古铜截衫，外边只套了一件黑缎面的皮背心儿，没戴帽子便出来开了门。

见是苏麻喇姑，伍次友眉棱一颤，眼中兴奋的火花闪烁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哈！是婉娘啊！快请进来！”对站在檐下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僮仆唤道：“墨香，来客人了，快泡茶！”小僮答应一声，到旁边厢房里去了。何桂柱笑道：“二位且宽坐，柱儿前边照料去了。”

“魏爷回来，告诉我一声儿！”苏麻喇姑又对何桂柱交待了一句，见他走了，这才转脸对伍次友道：“听说先生贵体欠安，吃甚么药？可找郎中瞧过？”

“我这点小病，用不着找医生。”伍次友苦笑了一下，“我自己医道虽不高明，勉强也还能自理。”

说到这里，苏麻喇姑欲言又止，心里觉得还有许多话要问，却只是说不出来。窗外寒风飒飒，室内温暖如春，在这深宅大院、清静幽幽的地方，他们四目相对，还是头一次。尤其是经过了白云观那场劫难之后，好多天没能见面了，都攒了许多话要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而且好象此时此刻，就这样静静地，一言不发地坐着，倒比千言万语，更能表示出自己的心意。尽管各自心头都禁不住一阵阵乱跳，一阵阵不安，一阵阵地拘束，仿佛连脚都没地方放了，但是，却谁也不肯先打破这耐人寻味的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苏麻喇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便装作刚刚想起的样子，笑道：“龙儿这一向着实惦记着先生呢，天冷了，让我送件衣服来。”

再过此时，先生灾星过了，他还要请你回去教书呢！”说着就解开一个软罗纱包裹儿。抖开看时，是件玉色狐裘，镶着紫貂毛边儿。伍次友踱过来看时；轻、柔、滑、密确是十分名贵，遂笑道：“我一个举子，布衣书生，穿上这件东西，不让人当贼拿了，也要被贼偷了！”苏麻喇姑忍俊不禁，也格格浅笑。恰好此时小僮端了茶进来，伍次友亲自给婉娘奉上一杯，又坐下叙话。

“婉娘，”伍次友突然道，“现在这里只你我二人，这‘龙儿’究竟是何等身份人，你能不能直告于我？”

“这有什么不能直告的？”苏麻喇姑心下蓦地一惊，忙喝了一口茶掩饰过去，笑嘻嘻地道，“索老太君的老生子儿嘛。五十多岁上得这么个儿，娇养得噤在口里怕化了，托在掌上怕破了。怎么，才几天没有上学，当先生的就着急了？”

“不，”伍次友沉思道，“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像我这样的遭际，实在奇怪得很。我一介书生，流落京师，索大人何以如此礼贤下士？既恭迎到府，可到府之后却又何以见面那样稀少，就算我写文章得罪了鳌拜，他又何至于兴师动众，不惜与索大人破脸，抄府拿我？他几次三番来害我，索大人为什么不送我出京，又何以有这么多人拼死相保？”

话未说完，苏麻喇姑已咳嗽着笑倒了：“你呀，真正是个傻……你这都是胡想！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自替旁人想想，哪一样不是该当的？索大人不该礼贤下士，鳌拜不该来拿你？众人不该救你？那我也不该……来瞧你了！”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伍次友每逢听到苏麻喇姑又刻薄、又尖利的话语时总有些拙于应对，“我是想，是不是哪家王爷的世子托到索大人家读书，这似乎倒合着龙儿的身份了。”

苏麻喇姑欲待分辨时，忽听院外拍门，是何桂柱的声气：“婉姑娘，魏爷他们回来了。在前头等着呢！”伍次友忙道：“请他们也过来一块说话！”却不听柱儿答话，料是已走了。苏麻喇姑忙道：“不必了，天色不早，到前边打个花呼哨儿，我也该去了。”说着懒懒地起身，福了一福，低声道：“先生珍重。”伍次友不觉黯然，勉强笑道：“问龙儿好……再会罢！”

柱儿说的“前面”，其实还是“后面”。隔着伍次友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魏东亭、穆子煦、郝老四三个前等着苏麻喇姑。他们刚从九门提督吴六一那里回来。

这里都是知底细的人，用不着拐弯儿，三言两语便把话说清楚了。

魏东亭从鳌府的内线得到弹劾冯明君的消息，比康熙知道的还要早。今早用过早点，东亭便带了穆子煦、郝老四同去会吴六一。自释放查伊璜后两人交了朋友，一向投缘，有些话已经可以谈得相当透彻，只不过总隔着一张纸儿未捅破。魏东亭几次煞费苦心地用话题引他，盼着铁丐能先行揭破：要价就会低些。但铁丐自有他自己的章程，每逢到此处便毫无“铁”气，成了一团雾，不是一笑而止，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魏东亭便知对他不可以草莽英雄相待，心里却也笑骂此人狡猾。

两人闲谈了一阵，魏东亭筹划再三，决定还是要正面突破，似笑不笑地用碗盖拨弄着浮在上面的茶叶道：“铁丐兄，你到底有了出头之日。——这两位弟兄你也都认识，我不妨直说。——你要荣迁巡防衙门堂官了！”

“别开玩笑，我半世豪强半世王臣，肯轻受人之欺？”铁丐往椅子上靠靠，纵声大笑，“虎臣竟以为这是升迁！”



魏东亭道：“阁下由从三品迁为正三品，怎说不是升迁呢？”

“是啊！”铁丐忽然转了口风，“到巡防衙门坐坐也不坏。再说，那也是圣上爱我，我岂肯不受抬举！”

铁丐假装糊涂，忽而说东，忽而讲西，魏东亭与他打交道多时，最头痛的就是这一点。现在听他又如此说，想了想笑道：

“可惜这并非皇上恩典。你这盖世英豪，却看不出其中奥秘，也真可惜！”

“怎样？”铁丐向前一探身问道，额角上青筋不住抽动。

“不怎样，中堂与你修好，以国土待你，你当然要以国土报之！”魏东亭见他气呼呼的，劲气倒收敛了一些，也松弛地躺到椅背上，欣赏着手中的汝窑盖碗。

“虎臣，”铁丐忽然口气变软，“你真是个好角色。难怪查先生夸你。我也不想再兜圈子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去做那个甚么鸟堂官干什么？”

魏东亭哑然而笑：“铁丐兄，不调动你的职位，未必就是降你；升迁你也未必就是爱你，你聪明一世，可要想清楚了！”

“这个我懂！”吴六一将手一挥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么！我且当我的九门提督吧！”

这是一个满意的答复。苏麻喇姑听了，略一思量说道：“事情有几分了，只是你手中没有码子，开不出价去。——这好办，他如能立下这份功劳，换一个一品顶戴也是该当的。回头请皇上一道密诏，到时候你们送去就是。这会子他还不妨韬晦一点，拖着不交印。瞧这阵势，发动也就快了！”

## 四十二 悲皇天弱女服毒死 慎用诏明君存戒心

倘若苏麻喇姑不是先去会魏东亭，而先来嘉兴楼见翠姑，也许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迟了。她下了轿子，便看门口围了一群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着什么。嘉兴楼女掌柜的——楼下酒店的老板在嚶嚶哭泣，嘴里念叨些什么却听不清楚。

苏麻喇姑已听出是死了人，顿时头“嗡”地一声，顾不得人多，径自排开众人挤进店内，三步并两步登楼去寻翠姑。这里赶车的小太监便连说带吓赶开众人：“爷们，和硕亲王格格来瞧翠姑娘了，我们王爷待一会儿也要来，你们没事散了罢！”北京人本来就爱看个热闹，一听说王爷家来人了，又怕和王爷真地有什么渊源，挨皮鞭倒在其次，弄到狱神庙去蹲一夜就不上算了。听了一阵子，又不见有新闻儿，也就各自走开了。

苏麻喇姑上得楼来，见几个妇女正在东房里扎纸马、糊纸轿，摆设祭奠等物品，见她进来，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福了一福，低声问道：“是来瞧翠姑么，她……已经成仙了。”

苏麻喇姑推开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双脚好像钉在地上，动也动不得——房内素幔白幃，香烟缭绕，中间桌上供一牌位，上写着：

河间烈妇吴氏秋月之灵位

旁边两幅素练，上边斑斑点点皆是血痕，上联书：

既不忠矣，安可不孝？梦回云台奉慈严；

——下联书：

已难节焉，孰堪难烈？魂归地府望长安！

旁边一行小字，书：

罩姑泣血自挽

更可惊的是，那翠姑身穿盛妆，黛眉、胭脂脸，双眼微闭，面带微笑，端坐在牌位后的

椅子上！

好一阵，苏麻喇姑如同在恶梦之中。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面前这个香魂缥缈的宫装女尸，就是半月前拦车救驾，言语刚硬的少妇。活脱脱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呆在这静寂的楼上，而对这奇特的祭奠，苏麻喇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恐怖感，想移步退出，又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着她不肯离开。

那中年妇人见她一脸肃穆敬畏之情，蹲身施礼问道：“请问你是翠姑的什么人？”

苏麻喇姑灵机一动，道：“明珠是我哥哥。他不能来，叫我来瞧瞧，不想就出了这种事……”

“大姐既然是明老爷家的人就托大姐把这封书信转给明老爷。”说完，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道，“翠姑娘临终前，叫我把这个交给明老爷……”苏麻喇姑接过看时，是一封街市上常见的通用书简，中间一行行书，端正写着：明珠兄亲启，下款为：翠姑椎心书。颤声问道：“这事太出意外，怎么好好儿的就……”

那妇人从腰间抽出一方素帕拭泪道：“我也不大明白，听楼底下老婆子说，昨夜胡老爷一身道士打扮来找翠姑，两人吵了半夜，胡老爷赌气去了。翠姑哭了半夜，今早发请柬约我们几个卖唱的姊妹来，谁知就服了水银，坐在椅子上坠得不能动了。……只把这封信递给我，笑着说：‘给明珠——’就再不能说一句话……”

苏麻喇姑满心凄楚离开嘉兴楼回到大内，在血红的夕阳下，值侍的宫女见她回来，忙迎上来道：“万岁爷去慈宁宫请安去了，给姐姐留着几个素菜小包，说是姐姐不吃油荤，特地让姐姐换换口味呢！”苏麻喇姑一怔之下，才悟到已回到了紫禁城。遂勉强笑道：“且搁在那儿吧，一会儿我再吃。”便掀帘回自己屋去，身上像散了架子一样倒在榻上。

她小心翼翼地取出书简，见未封口，显然并不怕别人看，便翻身向内，在幽暗的烛光下，抽出里边素笺儿，只见上面写道：

明珠兄台鉴：鹃声雨梦，从此与兄为隔世游矣！奴非轻子生而重于死者，自思进退维艰，心力交瘁，既不能夫守父志，又不能与兄共仇敌汽，长夜啸叹，徘徊无计，决以自残而报先君后主。茫茫苍冥有灵，来世再报兄眷念之情。

妹翠姑泣血于嘉兴楼

苏麻喇姑看完，正在低声哭泣，忽听背后有脚步声，便连忙擦泪起身，可康熙已笑着走到近前：“今儿累着了吧，乏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一味躺着反倒会窝出病来。你手里拿的甚么，是伍先生写的罢。”

苏麻喇姑这才想到，翠姑的绝命书还在手里拿着，连忙掩饰道，“也没有甚么，是人家写的玩意儿，我碰巧见了拿来瞧瞧。”

“既然不是伍先生给你的，”康熙伸过手要道，“何妨让朕也来瞧瞧。”苏麻喇姑无奈，只得双手将书信捧上，低声说道：“万岁爷，翠姑死了。”

康熙脸色立时大变，急忙夺过信来，匆匆地读着，面色愈发苍白，抖索着双手将遗书还给苏麻喇姑，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麻喇姑把刚才在嘉兴楼见的一切向康熙细述了一遍。康熙默默听着，点头嗟叹道：“可惜，可惜——你知道么？‘先君’即前明，‘后主’即朕，二者之间无法抉择，再加上恋情的困扰，弄得神魂不安，五内俱焚，只好走这条路了。”

“那也不该走绝路。”苏麻喇姑拭干了眼泪道，“出家也成么，万岁爷指一座庙给她修行，不好么？”

康熙苦笑道：“亏你是个佛门弟子，只有四大皆空，矢志灰心才做得空明了净的和尚。她现今是万绪纷乱无法解脱啊！只怕那胡宫山倒会走你说的这条道儿了。这人朕不能用，也是很可惜的事。”说到这里，他顿住了，良久才又道，“朕也略知胡宫山的底细。他和翠姑不一样，追念的是前明，依托的却是吴三桂，在朕面前又下不了手。哎，翠姑和胡宫山这两个人都有功于朕，原想加恩来着，现在……想不到啊？”

见康熙神色凄惶，十分伤感，苏麻喇姑只好打起精神来安慰他：“这也只怪她没福，受不得万岁爷的恩典。好了——咱们且不说这个，还是说自己的事吧。伍先生那里，万岁爷再不去，怕就要露馅儿了。”

“去是一定要去的。”康熙道，“你今儿见着他么？”

“他已经起了疑心，想着万岁爷是哪家王爷的世子了呢。”苏麻喇姑想着伍次友的憨相，脸上浮出一丝微笑，忙正色道：“小魏子我也见到了，他们说，吴六一那头得请万岁的恩典，写一道密谕给他。”

康熙这才想到自己站乏了，就势往椅子上一坐，道：“那好办，姓吴的职位是低了一点。朕原想把广东总督的缺给他。——朝廷有事，叫吴六一少安勿躁。——这话先不讲明，心里有数罢了。去侍候笔墨吧。”

苏麻喇姑返身至养心殿，——那里有现成的诏本——从封装中取出一份空白的，携了笔墨朱砂过来，两手按展了。康熙一挽袖子，提笔濡墨疾书：吴六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之变更，无朕亲笔手谕概不奉诏。

想想，又加上一句：

责汝吴六一将五城巡防司一并节制，堂官三品以下弁佐任缺，暂听该员陟黜，诏今后奉。钦此！

写完，从怀中取出一方玉玺，这是他最近启用的一方随身之宝。专作密诏使用的。上面篆刻“体元主人”四个字——用了朱砂泥，重重铃上，端地十分鲜亮。苏麻喇姑忙伸出双手欲接。

“慢！”康熙的话忽然变得十分沉重。苏麻喇姑瞧着他长大，从不曾听到他有这种口气，“这道诏旨到他手里，大内之外就全是吴六一的了。朕的身家性命，太皇太后还有你的命运全系于此人，不可不慎！”

苏麻喇姑先是一怔，恍然之间已经领悟。她不能不敬佩康熙用心之工，遂低声道：“万岁所虑的极是，只是，如何办呢？”

“这样，”康熙沉吟片刻压低嗓子，“婉娘，这道诏旨要这样给他。朕再给小魏子一道亲诏，叫他视吴六一的动静便中行事，以防变中之变。小魏子素秉忠孝，决不会有二心，况且孙阿姆，”他忽然顿住，不再往下说了。

不再往下说，苏麻喇姑也已完全明白：孙阿姆是在康熙掌握之中。这确是万无一失的了，但苏麻喇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曾咕咕嘎嘎绕着自己捉迷藏的皇帝，这个情理通达、爽朗可亲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打了个寒噤。勉强笑道：“小魏子只是个三等侍卫，品秩怕压不住……”

“这有何难”，康熙冷冷地道，“朕明日即颁旨，晋升他为一等侍卫！”

### 四十三 城欲摧皇帝再访贤 天可擎将军巧用兵

铜壶漏尽，铁马摇曳。伍次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来到北京几年，那些惊险而又带着神秘色彩的变故，在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感到欣慰，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叹息流泪。他想得最多的，是龙儿这个怪学生，那令人生疑的身份，那不同凡响的气质，那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脾气，那嫉恶如仇却又藏而不露的深沉，和与他年龄不符合的个性，这一切都是一个难猜难解的谜。还有那个以仆女身份出现的婉娘，更是令人费解。她忽而低眉顺眼，忽而自信高傲，忽而似含深情，忽而又拒人千里，尤其是她那风姿卓约的情影，顾盼有神的眼睛，总是在伍次友的面前晃来晃去。有时，似乎走到近前了，可以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和机智而又爽直的话语，看到她那似笑含嗔的脸庞，但是，立刻又不见了，只剩下眼前这长夜难眠的孤苦……朦胧之中，伍次友似乎听见有人在喊自己——啊！是柱儿，他喊什么呢？

“二爷，二爷你听见了吗？快起来开门吧，索大人和龙少爷来了！”

“啊！”伍次友一惊，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连忙揉着眼睛坐了起来，看看窗外，已是日上三竿，听听声音索额图和龙儿，也已经来到房门口，便一跃而起，打开了房门。面前站的，果然是半个多月来自己日思夜想的龙儿。

康熙笑嘻嘻地跨进门来，作了一个长揖：“龙儿久不见先生，着实惦记着呢！”说着便想下拜。伍次友急忙拦住，扳着双肩端详着，笑道：“一天一个模样儿，你倒出脱得越发精神了！”回头看时，索额图、魏东亭也前微笑着站在一旁；还有个长随的人手里提着一个礼盒，跟在魏东亭后边；婉娘则握着手帕在一旁垂手侍立。大家都见过了礼才走进屋里。

“听婉娘说，先生这几日清恙在身，不知可好些了？”索额图满面堆笑，一边吩咐人打开礼盒，取出礼品放在桌上，一边说：“家母听说后把我好训了一场，说是请了个这么好的先生，除了惊吓没给人家半点好处，还不赶快瞧瞧去——说起来也很怪，这些天来我们家里老出事儿，竟没有顾着来看望先生，实在有愧得很哪！”

“索大人国事家事烦忙，还不断地派人送东西来。大人如此费心，又何必呢！”伍次友说着便起身来到桌边，瞧那些礼物：一柄镂花嵌珠的玉如意，一枝用红绫桑皮纸包着的老山参，几瓶陈酿老酒和一方石砚。

伍次友对其它的礼物，只是瞟了一眼，这方石砚，他却拿起来仔细端详，爱不释手：“索大人和龙儿深知我心。还请二位代我谢过太夫人。晚生不过是稍有不妥，却劳太夫人如此惦记，反倒觉得惶恐不安了。”

魏东亭趁机上来看座，顺口向伍次友说：“先生，熊赐履大人让我带信问候你。他今日有公务，不能来了。”

“哎呀呀，这是怎么说呢？都这样客气。熊大人人品学问，我也是十分敬仰的啊！”

康熙原来以为，熊赐履尊儒重道，而伍次友却讲实用杂学，二人不一致。想不到伍次友却这样称赞熊赐履，便接口说道：“可惜呀！熊大人不过是个道学先生！”

“哎——龙儿，你这话说得不全对。熊大人只是过于老诚了些。听说去年平西王吴三桂进京，熊大人和他讲了大半天的道德经，这就有点迂腐了。”

像吴三桂、鳌拜这样的人，秉的是大地乖戾之气，行的是人间邪恶之道，和这样的人谈什么仁义道德，因果报应。不是对牛弹琴吗？哈……”

看伍次友今日精神振奋，眉飞色舞，几天来因为不见龙儿而生出的猜疑和郁闷一扫而空，魏东亭也十分高兴。笑着说：“如果先生现在跟皇上参赞朝政，说出这些话来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呢！”伍次友笑道：“到哪山唱哪山歌，若让我参赞朝政，我就不能听任鳌拜势压朝野，吴三桂拥兵自重。如果听任这两匹野马胡作非为下去，一旦合槽作乱，局面就不好收拾了。现在一个在云南养精蓄锐，虎视眈眈，一个在北京网罗党羽，专横暴戾，应该趁早定下拿掉他们的方略。——咳！”

说这些做什么，布衣论朝政，隔靴搔痒，白白地惹人耻笑！”

鳌拜和吴三桂常有书信往来，康熙是早就知道的，倒没多想他二人“合槽”的事。现在听到伍次友的一番议论，内心也不禁焦急万分。但又不能让伍次友看出，只得强装笑脸，打趣道：“先生是布衣，龙儿便是布衣的学生呢！我们闲说三国，原不必替古人担忧，不过先生既说到这里，我倒想问一问，他们会不会合槽呢？依先生之见，该怎样制定对付他们的方略？”

伍次友看一眼索额图，笑道：“索大人，你是朝廷重臣，你看他们会不会合槽？”

“暂时不会。”索额图想到吴三桂拥有庞大的军队并和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声气相投，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沉吟道，“不过时间长了就很难说。姓吴的翻云覆雨，不是个好东西！”

伍次友接着说：“对。索大人所言极是。此人先叛前明，再叛李自成，脑后还会有第三块反骨。如今，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他们合槽，采取一个一个拿掉的办法。”

康熙着急地问：“依先生看，怎样才能使他们合不起来呢？”

“自古攘外必先安内，鳌拜把持朝政，窥测神器，一日不除，皇帝便无一日之安宁。而欲除鳌拜，则必须稳住吴三桂，不令他心生疑惧，更不让他干扰除奸大计。好在，当今皇上还算聪明，没有急急忙忙地动三藩。但是，如果再进一步，给吴三桂一点甜头，比如说，既然把他的儿子招了驸马，索性再加封个官爵，让他们父子宽宽心，定定神。等这边除鳌拜、清君侧、朝政走上正路之时，再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吴三桂他们，那就是另一局面了……咳，我今个是怎么了，当着索大人、魏大人的面，这样没完没了地议论朝政干什么？”

龙儿，来来来，咱们还是讲书吧。康熙的心里觉得好笑：“还讲什么书啊，我想要听的就是这些话。”他向索额图递了一眼色，索额图会意，“啊，先生刚刚康复，不宜太劳神。太夫人吩咐，龙儿的功课过几天再上不迟，好在来日方长。”

伍次友是个爽快人，见他们执意要走，也不强留：“既是索大人如此说，晚生恭敬不如从命。请拜候太夫人安好。”

魏东亭赶前一步，掀起门帘，送康熙等人出去，又转身拦住伍次友：“先生留步，东亭代先生送客好了。”

来到前院，康熙低问魏东亭：“小魏子，给吴六一的密诏可曾送到。”

“皇上放心，一切均已安排妥当，吴六一让我代奏圣上，”他决不负圣上眷顾之恩。”

此刻，吴六一坐在九门提督府衙门的签押房里，屏绝了弁从官佐，他

要独自好好想想，他拿着小魏子方才送来的“圣上密旨”反复阅读，虽早已背得一字不漏，但仍舍不得收起来，还在那里一字一句地咀嚼。他佩服这个谕旨写得好，——不是文字好，而是意思精深周密。他相信这必定是受了能人的指点。现在自己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不能不小心一些。因为鳌拜那边也常派班布尔善、济世一千人来打点。顶头上司泰必图又是鳌拜一党。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一步，万万不能走错！

“来啊！”吴六一忽然唤道，一个长随毕恭毕敬地进来，干净利落地打了个千儿，后退半步垂手听差。“去，请何先生来！”

那差人去后不到一袋烟工夫，便听何先生在门外头笑道：“东翁昨夜的双陆打输了，今儿还想着找回来呀，”说着便挑帘进来。吴六一忙笑着起身让座道：“志铭，铁丐正要同你共下一盘大围棋，咱们可不能输了。”

“是啊，这盘棋还得你我共下才成，”何志铭狡黠地眨着双眼说道。

何志铭五短身材，两只小眼黑豆一般嵌在脸上，一说话便滴溜溜乱转，一脸的精悍之气。在吴六一邀聘的清客中，他是最得用的一位，从吴六一当参将时起就跟着。两个人几次一起死里逃生。故虽有宾主之分，实在比家人还来得亲近。

这一“围棋”笑语，在他们二人身上还有一段掌故。何志铭下得一手好围棋，那吴六一却是臭棋。他们二人联手，曾与金陵国手王守泰师徒对弈，竟把对方杀得中盘推枰认输。这会儿提到“双杀棋”，何志铭呵呵大笑：“好，好！照上次的杀法儿，保管取胜！但不知敌手是何人？”

“辅政首席大臣鳌拜！”吴六一暗哑着嗓子，身于往前一倾道，“怎么样，不至于不过瘾吧？”

何志铭正笑得开怀，闻得此语嘎然而止，撩了撩袍子坐下：“东翁，你与他下了快二十年的棋了，难道是今日才开始的么？”

“是的。但若说今日之举，于围棋言，算得上中盘胜负生死劫，于象脚！是杀将！”吴六一脸上横肉一颤一颤，眼中凶光逼射。何志铭虽与他多年相交，也觉不寒而栗。沉默了一阵子，何志铭忽然抬起头，一双黑豆眼闪烁有光：“明白了，怎么个杀法儿？”

“圣上要我做他的杀手铜，”吴六一道，“这是绝大的一盘棋，你可要帮我走好了。咱们不能输给人家！”何志铭兴奋地将身子一挺道：“怎么会呢！”

“走好了，红顶子是有你的。”吴六一在椅子上将身子向后一仰，舒展一下身子说道：“走不好，那咱们就一块儿‘顶子红’了！”说完，眼睛望着棚板不言语了。何志铭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前几日都察御史弹劾巡防衙门玩忽职守，那个缺只怕要出。这像是鳌中堂开出的盘子。您今日此语既出，那准是有信儿了。”

“姓鳌的这会儿把金山搬来我也不能从他！”他本来就与鳌拜不睦，魏东亭又当着查伊璜的面几次暗示：救查伊璜出狱的七个折子都是被鳌拜驳回的，万岁爷作不了主。弄得吴六一更加憎恶这位辅政大臣。

“说到金山是没有的。这里倒有一件东西请将军过目。”何志铭说着，弯腰从靴筒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上。吴六一接过一看，知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看着吴六一怀疑的目光，何志铭忙道，“这是晚生的一个同窗，在泰必图属下，于昨晚奉命送来的。”

“用的什么名义？”吴六一上下打量着何志铭。

“名义？”何志铭大笑，“为了祝贺将军少公子百日汤饼会。他怕将军未

必肯收，就叫我瞧着办。我想着他们发的黑心财也够多的了，既然取不丧廉，也就笑纳了。”

“好！有你的，拿了来使也很好！”吴六一满意他说道。又问，“他还说些甚么？”

“他还说，鳌中堂要荐你做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哈哈哈哈……”吴六一仰天大笑，“十万银子加一个二品官，要换一龙百虎和一乞丐还有你何先生的头……”吴六一背起手，来回踱了两步，“何先生，我也给你瞧一样东西。——事情一发动，我立刻就能委你作兵部侍郎！”说着从怀中抽出密诏给何志铭看。

何志铭接过诏旨，反复地审视了上面的朱砂玉玺“体元主人”，一字一句啃着诏书上面的几句话，忽地击案跃起道：“军门，有这个在，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我请你来，”吴六一冷静了下来，“议议怎么个着手法。”

何志铭踌躇一下，取出火帽子点着了旱烟，半躺在椅子上，眯缝了眼苦苦思索，二人足有半顿饭工夫没说话。良久，何志铭轻叹一声，坐直了身子，从那黑豆眼里发出绿幽幽的微光，“唉！虽然狠了一些，有伤阴鹭，但也只有如此了。”

“请道其详！”吴六一坐正了，他不抽烟，手里两只硕大的钢球唰唰地转个不停。

“在军门帐下，我料鳌拜必定另做了手脚。这十万银子，明知无用，不过用它来买大人轻慢之心而已。”

“说的透！他要做大事，如今便许个王爷也只一句话，明知道我不买帐，才来这一套。”

“军门所见极是！”何志铭笑道，“您就是买帐，将来他做了皇帝，也要把你列在清君侧的名单里。”说着话锋一转，“可虑的，倒是将军帐下的李、黄二参将，还有张副将、刘守备，这十几个人素来……”

“你不必说了，”吴六一道，“我心里有数。我即日就把他们都打发到福建办差，叫他们作不成耗！”

“那不成！”何志铭道，“鳌拜是何等样人？班布尔善更不可欺！如今时机未到，您先就这么摆布，他们能不猜疑？倒让他们有了防备……”

“他奶奶的！”吴六一咬牙道：“到时候全都扣起来！”

“不成！我们在这局棋中是杀手锏，主角是姓魏的他们。万一扣押不尽，或又被别的救了，铁丐死——你我可就真要‘顶子红’了！”

“那，依你呢？”

“杀！”何志铭黑豆眼一闪，“死人是作不得乱的——自今而始，帐下军官全部到衙应差，将两廊厢房腾出来给他们住。这是一！”他伸出两个指头，“二、密布几名心腹校尉，许以高爵、酬以重金，弓上弦、刀贴身，随时应变。”吴六一听得出神，不住点头。何志铭又伸出第三指头道，“待事一发，颁圣上密旨，下令将这十几个人一鼓擒斩！敲山震虎，余下的就不敢发难了！”

“这——”

何志铭突然扬声大笑：“军门枉自称了‘铁丐’！做这事岂能心软！早年您杀人如麻，如今莫非回心向善了？”

“那好！”吴六一咬牙道：“就这么办！”

#### 四十四 亲视疾慷慨临危地 代饮茶勇毅凭丹心

就在吴六一与何志铭在密室计议的时候，辅政大臣鳌拜府的鹤寿堂中几个人也在搜索枯肠。对面水榭中家养的戏班子在台上起劲地做戏，戏中人影儿在结了冰的池水上晃动，可是大家都无心去看，什么词儿一句也听不见。

鳌拜、班布尔善、讷谟、泰必图、葛褚哈、济世，还有穆里玛，个个熬得眼圈通红，但却毫无倦意。鳌拜自年前称病，已又是两月有余。此刻，正舒适地半躺在榻上，闭目静听众人议论。

在乾清宫动手除掉老三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因为穆里玛、讷谟总掌乾清宫侍卫。康熙日常朝务，几乎每日必去，在这里动手是再合适不过，刚才班布尔善又提出封闭隆宗、景运二门，断绝宫内交通，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穆里玛最看不上班布尔善那样摇鹅毛扇的架势，站起来大声说：“承乾殿的随值侍卫，都是咱们的人，何必多此一举，叫老三疑心？”

泰必图一反往日常态，非常沉着地道：“毓庆宫的情况不明，万一对方预有准备，我们将怎么办？”

“毓庆宫？”葛褚哈道，“那里只有一条道通前面景运门，老三敢进去，咱们把乾清宫、承乾殿侍卫全调过来，这么一围，困也把他困死了！”

济世不紧不慢地插了一句：“不不不，这种事只可速决，缓一步便成千古之恨。”

“济世兄说得对，”鳌拜忽然开口道，“所以宫门一定要封，而且要用最得力的人干这件事。”

讷谟道，“泰必图大人就很合适。你是兵部侍郎。现掌大印，调一哨兵谨守景运门，策应乾清宫，外截勤王侍卫，内杀逃窜太监。况且那些禁兵与你都熟，只消假传圣命说有人作乱，大家都会跟着你干起来。”

“我！”泰必图微微一震，瞧了班布尔善一眼，笑道，“我怎么担得了如此大任。九门禁军都是铁丐的人，他不肯放行，不肯相助，也是枉然呐。”

“走到这一步了，还想退？”葛褚哈扬手道，“你身后是万丈深渊！”

“我并不要退，”泰必图冷冷道，“我说的是实情！”

“好了好了！”穆里玛有些不耐烦，“葛褚哈来堵景运门，成么？”

“好，我来堵！”葛褚哈大包大揽，“有我在总不会连一扇大门都关不上！那吴铁丐该由泰侍郎对付了吧！”

班布尔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中堂十万银子，已打发了这个乞丐！但姓吴的决非十万可买，只要能买下一条缓兵之计，买他个慢兵之心就值得了。咱们也不求他助我，只要他无备于我，大内之外的事就全可放心了。”他用眼风扫了一下在座的人，“这怕真要偏劳泰必图侍郎了。你要率兵接管九门提督府，兵权到手，斩了铁丐，策应宫中，那就万无一失了。”

鳌拜坐直了身子道：“不去掉这一隐患，办起事来便有后顾之忧。”他轻咳一声，接着道，“拔了这颗钉子，主权便操在我手，宫里一时不济也不要紧。缓急有恃，凭这份功劳便值一个郡王！”

“郡王”两个字像电流一样，击中在座所有的人心，众人无一不震。泰必图不好意思地笑道：“郡王我是承受不了的。——到时候我以兵部堂官的身份接管了这个衙门就是！”

“凭你？”穆里玛听到“郡王”二字，也觉耳热眼红，将帽子一摘向几上一掬道，“那铁丐眼里有谁，睬你不睬你都难说呢！”泰必图却冷冷一笑顶了回来，“穆兄以为我的剑砍不了人头么？”

班布尔善见穆里玛有争功之心，怕他们闹起纠纷，忙岔开话，“世兄！”



“自然不能叫泰大人空手而去，他当然是以钦差的身份哪！”说着，用手轻持短须格格地笑起来。

大事议定，众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方欲往下说时，门上一个人戈什哈跑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地报道：“禀、禀中堂，圣驾已经到府！”霎时空气变得像凝结了一样，满屋人凉得脸色焦黄，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带了多少人？”班布尔善急问道。

“总共五个，不许奴才通报，说是要看看中堂的园子，一边走一边说笑。这会儿怕快到西花厅了。奴才怕主子没准备，斗胆先来告诉一声儿。”

鳌拜已完全镇静下来，笑道：“好快的腿！你们都回避一下，我去接驾！”

“歪虎呢？”班布尔善又问道。

“他……他昨儿夜里出去，还没……没回来！”那戈什哈忽然有点狼狈，结结巴巴他说道。

鳌拜和班布尔善交换了下眼色，和颜说色地道：“你去侍候着吧！”那戈什哈方退出，班布尔善一改从容不迫的气度，手忙脚乱地对大家说，咱们从这边去，各从东角门里回府！”又对鳌拜耳语几句。抱起那个毒药匣子更随众人去了。

康熙这次造访鳌府，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觉得在大动手之前，必须探观一下这位称病不朝的大臣，制造一种君臣和睦的气氛一是可以稳定一下外臣忐忑不安的心情，显示朝廷的政局稳定；二是可以示恩于中外，更显鳌拜谋逆之罪；同时也免了后世口舌，说他这个天子“不教而诛”。便是吴六一那边，也好让他知道当今皇帝并不是柔弱无能之辈。为安全起见，事前又密令魏东亭几个打探实在，京内禁军兵勇确无异常动静。一切准备妥当，又由内务府记档后，这才轻车简从，直趋鳌拜府邪，随身只带了张万强和魏东亭、穆子煦、郝老四、犟驴子几个人。魏东亭还是大不放心，几乎把索尼府里的亲兵全数带来，化装成老百姓，散在鳌府周围。

此刻，康熙兴致极好，他头上戴一顶黑色狐毛冠，身穿蓝缎子面的天马皮袍，外罩石青江绸面的马褂，一色的明黄盘龙套扣，显得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一干人在园中走走停停，康熙不住地指手划脚，说这边假山砌得好，那边亭子造得没章法。魏东亭几个人心里却捏着一把汗。

来到鹤寿堂对面水榭旁，台上的戏演得正热闹，抬眼看对岸时，几个侍候的丫环远远侍立在堂外东廊下。只鳌拜一人，穿着驼色绵袍，外套青缎马褂，足蹬皂靴，翘着二郎腿半依竹椅看得入神，竟似没有看见康熙一行。魏东亭欲招呼时，康熙一扯袖子止住了他，绕过池子径向鳌拜走去。

“相公安乐！”康熙忽然在背后说道。

鳌拜猛地一惊，回头见是康熙，一翻身起来，伏地叩头道：“老臣不知圣驾光临，未及迎候，望乞恕罪！”

“卿何罪之有！”康熙笑着扶他起来：“身子好吗？”

鳌拜挥手止住了戏台上的戏文，笑回道：“用了皇上赐的药，已是大见功效。”一边伸手将康熙向鹤寿堂里让。

魏东亭，抢前几步先进入堂内，细细打量里头的陈设。堂内的陈设也不甚豪华，靠墙一溜儿俱是楠木书架，大厅当中只摆一张檀木长几，周围散放着几张椅子，只门后不显眼处放有一人来高的镀金自鸣钟，算是室内最气派的奢侈品。迎门放着一张大木榻，铺着大红猩猩毡，两头压着两个泥金红绣毡枕，可依可靠、可坐可躺，无论何种姿势，都可看到对面水榭的全景。

魏东亭暗道，“这老儿真会享福！”眼风扫处，却见西边枕下有些异样，疾步上前用手一摸，觉得有个硬硬的物件，抽出一看，却是一把冷飕飕、亮闪闪、寒气逼人的泼风长刀！”

恰好鳌拜、康熙二人联袂而入，见魏东亭手握长刀站在榻前，不禁惊呆了。穆子煦等三个人倒吸一口凉气，一齐将手伸向腰刀，目视鳌拜！

魏东亭抽出这把长刀，望着令人胆寒的锋芒问道：“中堂！这……这是何意？”

鳌拜并不惊慌，他抬起头苦笑道：“若是皇上预先知会，要驾幸奴才府邸，就这么一条，也就够治我灭门之罪的了。”

康熙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小魏子，你是个汉人，哪里知道我们的规矩！我们满州人刀不离身，身不离刀。——入关以来很少有人能像鳌中堂这样遵从祖制，朕正欲下诏切责呢——还不快收起来！”

魏东亭将信将疑，取出刀鞘合上，挂在靠近自己的书架上，这才惊魂初定，笑道：“我还以为中堂大人不想叫爷和我们兄弟回去了呢！”

“虎臣，有你这个赵子龙，还怕我这黄鹤楼吗？我早年从龙入关，不敢说身经百战，却也是杀人如麻。这半年卧病在床，常觉得如有鬼神惊扰。有人就教我这么个镇魔的方子，置刀于枕下以压邪。说也奇怪，倒是挺灵验的。不想今日却惊了圣驾。”

康熙摆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自己顺势便坐了榻的西头。凭鳌拜如何桀骜不驯，此时也要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便自在下头一张椅子上坐定，叫道：“素秋！”

史鉴梅答应一声，姗姗而入，给鳌拜道了万福，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上头坐的康熙，也蹲身施了一礼，垂手侍立待命，鳌拜吩咐：“看茶来！”鉴梅忙躬身道：“是！”抬脚便走。

“不用了！”坐在上首榻上的康熙开了口：“我和你主子议一件事便去。况且他在病中，我也在用药，不宜吃茶。”

鉴梅看了看鳌拜，并无收回成命之意，笑着蹲了身子打个万福，仍去了。康熙望着她的背影笑道：“连朕的话都不听，好厉害！”

鳌拜笑道：“臣以军法治家，她岂敢违命？再说她也不知您就是皇上啊！”

康熙默谋一阵说道：“朕来你府上，一来是瞧瞧贵恙；二来么，是与你议一下，西海弯子失火烧了御亭的事，巡防衙门的冯明君是有错的，朕以为下旨申饬一下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降调呢？”

“西海子乃御苑重地，宫禁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事，不但冯明君，就是老臣也难辞其咎，岂可擅自宽宥？”

“惩戒是可以的，”康熙坚持道，“罪不当重罚，罚重了，不能服其心。为此叫他出缺是过分了些，朕以为罚俸半年也就足了。”

鳌拜笑道，“八十两银子，那叫甚么惩戒！我朝奠基未久，无论奖惩，俱要从严，方能教他于后世。对冯明君臣不让他出缺，调他做个九门提督也就足了。”

“哦……”康熙问道，“现任九门提督是……”他好似一时想不起来。

“吴六一！”鳌拜心里暗笑，将身子稍稍前倾，答道，“太宗时就是有名的虎将。只可惜有人告他在南阳时，曾与前明唐王有甚么瓜葛，所以委屈至今。”

“这等捕风捉影之言，也竟有人相信！”康熙不由叹息一声。

“所以臣以为这个职位实在委屈了他，拟将吴六一调到兵部暂任侍郎。他出的缺由冯明君补上。”

这番话的确是无懈可击。康熙手里捻着朝珠沉吟不语，远远见鉴梅端了茶来，便起身道：“这又不是甚么急事，你先叫他们草一份诏书，朕再参酌罢。你今个也劳乏了，过几日再议。”说着便欲起身，“今儿还要随太皇太后去钟粹宫拜佛呢！”

鳌拜忙起身道：“还早呢！拈香要到戌时，皇上轻易不来，今日一到，满门荣耀，哪能连茶都不用一口？”见鉴梅已经进来，便道，“素秋，这便是当今万岁爷，还不赶快奉茶！”

鉴梅听见说，急忙跪下，双手将托盘举到头顶上，右腿膝行近前说道：“奴才方才不知是万岁爷驾到，这里再请金安！请用茶！”

“罢了，”康熙道，一边伸手从上面端起茶来，“不过朕这几日正在用药，忌茶。美意难却，朕观赏一番也就是。”

鳌拜道，“不妨事，圣上虽极尊极贵，只怕也未曾尝过这个茶。”他似乎不在意地端起其中一杯，呷了一口道，“此茶名曰‘女儿茶’——”康熙方听一句，失声笑道：“女儿茶有什么稀罕的，明儿叫张万强送一担来赏你！”

——啊，此茶又名‘闺贞茶’。鳌拜又补上一句，“是从杭州君山上采来的。春茶吐尖时，由闺中未聘之女，清晨冒露踏霜，选取上等尖旗数片，采得之后噙于口中。只有佳婿娇客初登岳家之门才能尝尝。余者连见也难得一见。臣先时督师江南，出重金数千两，仅得二斤有余，大内又到何处寻得一担来赐臣！”

鳌拜讲得煞有介事，鹤寿堂中众人听了无不咋舌。

“真是闻所未闻！”康熙笑道，端起杯来仔细端详，疑惑道：“也不见得如你说的那样！”

鳌拜哈哈大笑：“亏你做了皇上，竟不会吃茶！——此茶与常茶不同：一遍冲下味淡明洁，二遍清香色郁，三遍冲下旗开叶展、红云漫杯。再饮第四遍也就无趣了。”一边兴致勃勃他说着，一边品尝手中的茶。连穆子煦一干粗人也听得目瞪口呆。

康熙尚在犹疑，这杯茶吃还是不吃？却见魏东亭笑吟吟地上来请安道：“闺茶无丈夫，奴才无妻室。求主子将这茶赏赐奴才饮了吧！”康熙笑道：“也罢，”魏东亭单膝跪地，双手接杯，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笑道：“也不用二遍三遍地冲了！”

“好！”鳌拜不无感慨地道，“魏大人可谓快人快性！倒不怕吃了女儿茶，五更见罗刹！”魏东亭笑道：“中堂大人尚且不怕，我魏某有何惧哉！”

康熙抬头看了看天色，道：“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省得太皇太后惦记着。”

“也好！”鳌拜正色道：“圣上今日驾幸奴才府，真是蓬筦生辉，奴才的沉疴竟也痊愈了，这都是皇上恩泽所致。再过数日，奴才当入朝视事，再谢圣上的隆恩！”

康熙也欠身说道：“先帝所遗四位辅政大臣，眼下只有你一人得用，且安心养病，善自珍重。”说完，康熙便带着五个人扬长而去。

#### 四十五 庆封爵鳌府张灯彩 领密诏督衙擒叛逆

连着几场冬雪过后，接着又是连绵的春雨。屈指算来，康熙登极已是第八个年头了。万木萧疏的北京随着节令更替，又悄悄地复苏了。

伍次友睡了一冬的热炕，乍换了板床，觉得冰凉，不由想起一句俗语：“南方人比北方人会吃，北方人比南方人会住，真是一点不假。”他本想再睡几天热炕，却见何桂柱带了几个人来，七手八脚地要拆炕，反咽了回去没有再提，便道：“你们别拆，我看这凉炕也好。”便把一张矮几放在炕上，焚了两根香，盘膝坐着，拿了一本书看，随手在上边圈点批注。忽听有人轻声唤道：“大哥用功呢！”伍次友抬头看时，明珠已经进来，看上去，这一冬，他调养得很好。身体虽仍孱弱，但精神已经复原。便拍着炕沿笑道：“你和柱儿一块儿来的吧，请坐！”

“‘红袖添香夜读书’，大哥此刻只缺婉娘在这儿侍候了。”明珠笑道，袍子一撩，便坐在伍次友的侧面。迷虚着眼瞧时，见伍次友手里拿着一本《太公阴符》。笑道：“大哥看书越发杂了，难道不准备再进场会试，要带兵打仗不成？”

伍次友笑着摇头道：“我这个人信孔孟，也信庄子。心热时便信孔孟，心凉时便信庄子。三十四岁三进考场，终不能得意，反遭人害，功名二字越发淡了。如今只想教好这个学生——龙儿要学什么，我便教什么。”

“这龙儿也是，”明珠笑道，“学这么杂做什么用？”

“我也不太明白——不做官读这些书也用不上，朝廷难道会让布衣公子领兵出征不成。所以只在书上拣些有益的陶冶情性的批点一下，讲书时多说说了。”

“大哥的学问那是没说的了。”听伍次友这么一说，明珠心里倒是高兴，“只是做了帝师这几年，竟连一些儿蛛丝马迹也未察觉到，也够憨的。”

见明珠微笑着沉吟不语，伍次友便收了书，很认真他说道：“明珠兄弟，你在想甚么？想翠姑么？你们的事也就该办的了，不凉不热的算什么？”明珠脸色一沉，摇头道：“大哥，你不知道，翠姑已经过世了！”

“真的！”伍次友大吃一惊，身子一跳，几乎要从炕上站起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

明珠叹道：“一来，人死不能复生，二来也怕大哥病中听了吃惊。我在柱儿这里取了三百两银子给她办了后事，只瞒着大哥。——她一个烟花女子，我也算对得起她了。”

“这是什么话？”伍次友对明珠后边那句话听得很不受用，勃然变色道，“你不也曾是个冻毙的乞丐么，你读了圣贤书，对人的身份怎能这样看待？”

“大哥教训的是，”见伍次友动了气，明珠才意识到刚才说话太不检点了，这两年得意之后，很怕别人提起自己那一段乞丐历史，但是在伍次友面前，也不好说什么，只得点头赔礼，“其实我心里何尝不难过，说来她还是为我……”

伍次友没有再说话。他隐隐地觉得，这个结义兄弟，在飞黄腾达之后，想事、做事、说话都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明珠也没有说话，他心里很不痛快。眼前这位大哥，曾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当着皇上的老师，是个不能得罪的人。可是，龙儿就是皇上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捅破的，看皇上的意思，还想把苏麻喇姑许配给他。苏麻喇姑在皇上和太皇太后跟前，是极其得宠，说一不二的，如果她和伍次友结成夫妇，以他们俩在皇上心里的特殊位置，还有我明珠的前程吗？今日我一句

话说得不合适，他就这样教训哦，将来……他不敢往下想了，一个新的主意。忽然闪过明珠的心头……

外面不知何时起了风，挟着微雨，打得窗棂沙沙作响。二人静静听着，都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寒。

忽然，门“吱”地一响，魏东亭一步跨了进来，笑着说：“哎，这是怎么了，兄弟两个泥菩萨似地对坐参禅。”

伍次友勉强笑道，“请上来坐罢。”

魏东亭一欠身也坐在炕沿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道：“告诉你们个信儿，今儿圣上明谕，晋封鳌拜为太师，一等公。方才从那儿过，鳌府正大摆筵席，张灯结彩，照得白天一样……贺喜的轿子、轿车摆得满街都是。”

明珠连忙接过话头，“伍大哥心里正烦，不能捡着好事说几件？”

伍次友淡淡说道：“也没有什么烦的。年前我就说鳌拜盛极难继，这一加封，恐怕他就要完了。据我冷眼瞧，要么皇上绝顶聪明，要么便有极高明的人指点。”

“怎么？这话怎么讲呢？”魏东亭瞪大了眼睛盯着伍次友，明珠也道：“大哥这话我也难懂。”

伍次友笑道：“这有甚么难懂的。鳌拜近来养病在家，无尺寸之功，朝廷为何加封极品？按他的本心，如能吞掉皇上，早就动手了。此等无功之禄，他居然受之不疑，真叫作当局者迷了！”

魏东亭和明珠二人疑惑地对望一眼。伍次友的这些话未免太玄，大巧合了！伍次友看出二人的诧异，笑了笑道：“二君何必认真！我不过据理而断。你们天天回来都讲朝中的局势，就不许我也议上几句？”

九门提督吴六一这几日正紧张地筹备他公子的汤饼大会。吴六一婚媾甚晚，夫人庆氏头二胎生的皆是女孩子，直到四十三岁，才产下这个麟儿，高兴自不待言。宴客三日，仅请帖就发出二百多份。可怪的是，所请的一个外客也没有，都是他的故旧，或新任将佐。但他一向行事乖张，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下午未牌时，客人陆续都来拜贺，东西廊下五光十色地摆满各家的礼盒。吴六一概纳不辞，家下人等无不诧异：老爷平素以廉洁自律许，平生除查伊璜之外，并不受任何私礼，今儿怎地一反常态？

客人们也有不少是伦昔日的部下，现在都在京华各衙。有的在禁军当差，有的品秩早就超过他了，但仍对他十分礼敬。他们来了，只寒暄几句，或是将礼单一呈，便说：“有要务在身，晚前不能与席，务请海涵”之类的话告辞而去。吴六一心知他们还要到鳌拜府去应酬，只是也不揭破，笑容满面地与他们应付，然后一一送走。临到入夜时分，除了魏东亭算是外来客人，其余的全是属下的一群副将、参将、游击、千总，这些人因为未获钧令不敢擅离。

“诸位！”吴六一见大家已安席坐好，便从主席上站立起来举一大觥酒，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口音，抑扬顿挫他说道：“今日为小儿做汤饼会，承蒙各位赏脸，我瞧着多是十几年来跟着我一起滚爬出来的兄弟，真是不胜欢欣！”

坐在第一桌的刘参将起身将手一拱道：“军门！今日的汤饼大会承蒙魏大人光临，这是魏大人瞧得起咱们提台，没去攀高枝儿，来来来，兄弟先敬你一杯！”说完斟满了一大杯酒双手递了过来。满庭将佐也齐声敦促：“魏大人乃天子近臣，难得光临，就请魏大人先为少公子纳福！”

“好！”魏东亭见吴六一手下将军个个英姿豪爽，很对自己的脾胃，举杯一饮而尽，亮了杯底道：“兄弟勉占先杯，各位请！”

于是觥筹交错，呛五喝六。一厅之中唯上首铁丐左一杯右一杯，神气自若地吃酒。何志铭陪着魏东亭坐在席侧，不住地劝酒夹菜。

酒至半酣，吴六一脸上微带酡颜，说声“方便”，便辞了众人出去。除魏东亭外，谁也不曾留意他的这一举动。何先生见魏东亭发怔，一边起身斟酒，一边低声耳语道：“魏大人，我们军门要先发功了，迟了怕来不及。”魏东亭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酒涌了上来，心头突突乱跳，强自镇静，点头笑道：“果然是名不虚传了，‘铁’得很！”

说话间，吴六一已经返回客厅，只见他头戴红顶簪缨，身穿江牙海水袍子，腰间系一柄长剑，脚踏一双簇新的黑缎宫靴，一摇三摆地走进来。最显眼的是罩在补服外头的黄马褂，在灯光照射下金黄耀眼。吃酒的众将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都停住了杯，呆愣着看他们的主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厅上四五十个将佐呆若木鸡，看着铁丐旁若无人地走到中间。他一言不发，脸上肌肉一抽一颤，目中凶光四射，将手一挥，早有三十多名全副戎装的校尉，“唰”地散布开了，封住大厅所有通道。

“请王命！”

铁丐一声令下，将军们立刻起身退出席位，鸽立两旁。后边护持王命旗牌的几名校尉“扎——”地一声吼叫，慢慢抬出一座用紫檀木雕凿的玲珑龙亭。中间供一面明镶黄边的宝蓝色令旗，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一个黄色“令”字，这便是世祖大行皇帝特赐吴六一的王命旗牌了。龙亭一落，刘参军领銜，高唱一声：“万岁！”喳地一声跪了下去。下余人等也都跟着高呼，行三跪九叩之礼，伏地静听号令。

“李一平、黄克胜、张一非、刘仓四人曲奉好佞，结党营私，乱军乱政，图谋不轨——左右拿下了！”

“扎——”

四个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个如狼似虎的校尉恶狠狠地走上来，两个擒一个，熟练地将胳膊向后一拧，一眨眼功夫就被捆得结结实实。

李一平是实缺副将，与吴六一一样的品秩。此时他被吴六一的威势吓住了，等清醒过来，忽地一跃而起，拧着脖子问道：“你说我们曲奉奸佞，图谋不轨，有何凭证，这是在京都，不奉诏你就想杀人，没那么容易！”

“搜他们！”吴六一听而不闻，指着几个被擒的人命令戈什哈。

一搜就明白了。李一平身上除了一柄锋利的匕首外，还有一包散药。魏东亭跟着史龙彪几年，耳濡目染，搭眼一瞧就知是毒药。笑了笑坐下，深深舒了一口气。再看张一非和刘仓，也都穿着内甲护身，各藏着一柄短小利刃。不问自明，他们赴宴前已商定好了。只有黄克胜身上没有搜出甚么来，呆呆地站着不语。

吴六一顿时勃然大怒，嘿嘿冷笑道：“何先生，拿出名单来念，念一个拿一个！”

“是！”何志铭当庭忽地站起，黑豆似的双眼闪着的光亮”从袖中取出名单朗声宣读。一共十一个人，都被校尉们绑得像米粽一般，一搜身，竟有八人带着凶器！

“好！”吴六一狞笑一声问道：“怀里揣着这等东西来赴宴，也算独具贼

胆！你们还有何话讲？”

“匕首乃防身之物，毒饵是用来药兔子的！”李一平大声喊道：“就算是来杀你，难道就是图谋不轨？”

“哼哼！”吴六一冷笑一声，气自丹田而出，更显得凶横无比。他仗剑走至李一平身边道：“本欲取了你的首级，可你死了连个兔子也不如；若留下你的舌头还多少有点用处——来啊！”

“扎！”廊下校尉雷鸣般地应道。

吴六一忽地挺剑，横斜一刺，长剑直贯张一非、刘仓腰胯。二人惨叫一声，噗地翻倒——然后猛地拔出血淋淋的剑来，轻松自如地靴底上正反二蹭，从容插入鞘内，“将尸体收了，明儿给他们的家属送去贖仪三千两。”

厅中众将见他凶横无比又是王命斩将，无一人敢出来相劝。

“黄将军！”吴六一阴笑着转过脸说道：“你的事体不明，暂回后堂厢房歇着，真地冤了你，铁丐自当负荆请罪！——几位带暗器的游击千总兄弟请到西边厢屋里，我给你们另备一席。没带凶器的都跟着黄将军去！”说着一挥手，拖尸的拖尸，带人的带人，眨眼儿功夫便收拾干净了。

“公事了了，咱们再接着饮酒！”吴六一伸了个懒腰，呵呵笑道，“诸位，来呀来呀，不关你们的事，咱们吃酒嘛！”

尽管他帐下众将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几时见过这种阵仗？一时如同吃了吕太后的筵宴，肉跳心惊，软着腿各自归座。何志铭这个幕后谋士忙举杯把盏道：“诸位将军！为少公子长寿，干杯嘛！”

方才说得一句，忽然外边一声递一声传进来，“圣旨到！”吴六一笑对众人道：“我倒不防来的恁快！你们且坐着安心吃酒，我去接旨！”便命：“放炮迎旨！”

这边“咚咚咚”三声号炮响过，泰必图满面笑容捧旨进来，道：“铁公，我今日成了报讯的喜鹊，上午给鳌太师颁发恩诏，晚间又给你来送圣旨，一会儿喜酒是要讨吃一杯的！”

吴六一哈哈大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吩咐铺摆香案。里边众将军哪里还吃得下酒，一个个停著住杯，侧耳细听。

泰必图见吴六一和颜说色，毫无紧张戒备的神色，心早放下一半。只等香案摆停当，便踱至上首，面南而立，缓缓展开诏书读道：

奉 上 谕：着吴六一实领兵部侍郎缺，并加尚书衔，给双眼花翎。

所遗九门提督一缺，暂由李一平署领。钦此！

厅内众将听到此旨无不大惊失色。只东厢房里被捆着的李一平心中暗喜，无奈口中塞满了麻胡桃，出声不得。

吴六一叩首接旨在手，也不捧读，嘻嘻笑着对泰必图道：“公事已了，吃喜酒。来，给泰大人洗尘！”

一个校尉双手奉盘端了酒出来。泰必图立饮一杯，笑道：“请李大人出来，大家共贺一杯。”话犹未完，忽地嘎然而止，原来吴六一正在捧读诏旨，脸色愈来愈阴沉。

“泰公！”吴六一单手掂了掂诏书问道：“怎地不是皇上亲笔所书？”

“除了特旨，哪有亲写的？都是翰林拟了，再交上书房转请皇上过目用印。”泰必图愕然道，“我有几个脑袋，敢用假诏欺君？”

“不对了！”吴六一突然脸色一变，怪目圆睁，连声音也显得格外刺耳，回头招呼厅里吃酒的将官们：“都出来！”

将军们被今晚的事弄得糊里糊涂，听到叫声，便都挨次而出，躬身垂首立于廊下。

“我有一言，诸将静听！”吴六一朗声说道，便从怀中取出密诏说：“放炮接旨！”须臾便听石破天惊般三声巨响。火光浓烟起处，西厢房已被炸为一片平地，怀揣凶器前来吃酒的八名游击千总已被崩为灰烬！廊下众将个个吓得面无人色，俯伏在地高声呼道：“万岁！”

吴六一当众宣读了密诏，大喝一声道：“皇上亲笔密旨与我；九门提督一职，不奉亲笔圣谕概不奉诏！今日泰必图侍郎前来降旨，却是上书房所草：这就蹊跷了！”说着将两份诏书传给诸将：“你们都瞧瞧！”

泰必图早吓得两腿簌簌发抖，忙堆起笑来道：“下官并不知皇上有此密诏，想必是上书房弄错了。回头查一查就清楚了。吴公今晚便不奉诏也罢。”

“泰公，你难道不知我吴某混名叫铁丐么么？”吴六一笑道，“‘铁’者，其一。心如铁，‘丐’者，索取无已也。既来了，想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是兵部堂官，你再厉害不过是我的属下，待要怎的？”泰必图知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也不怎么样，”吴六一笑道：“你与李将军一路，且在敝府东厢房忍耐一时，明儿事体弄清楚了，我自与你赔情好了！”说着手一挥道，“拿下！”

“大胆！”泰必图到底是兵部侍郎，一声大喝，几个校尉面面相觑，僵住了不敢动手，铁丐怒极，“唰”地一声取下佩剑横挺在手，大喝道：“拿下！”校尉们再不敢怠慢，上前推着便走。

“慢！”魏东亭格格笑着从厅里走了出来，“请泰侍郎给鳌中堂写张条子。”

“写什么？”泰必图见魏东亭也在此，知道大事已去，颤声问道。

魏东亭一抬手，厅里一个小厮捧出笔砚就着台阶铺好，“你写，写下‘丐事已谐，按计行事’八个字即可。”泰必图无奈，只好抖着手写了几遍，魏东亭才满意地笑对众将道：“几位兄弟太斯文了，泰侍郎这样进去，岂不叫李将军眼红，也请安置了的好。”

铁丐只一点头，校尉们便也照李一平的榜样，将他捆送到东厢房。

处置完毕，天色将亮，正是五鼓漏尽时分。时间已相当紧迫，魏东亭笑谓吴六一：“将军办事真爽快，不过还有一事，要请将军鼎力相助。”

“什么事？”

“除照咱们前夜议定的办外，还要偏劳何先生出一趟险差。”

“我？”何志铭见点到自己，有点莫名其妙，见魏东亭晃了晃手中纸条，立时明白过来。踌躇之下，嗫嚅道：“我泊力不胜任罢？”

“你的心计十分周密，这件事非你不可。”魏东亭笑道：“诏书一下，你就是兵部主事，赏侍郎衔的了，能空着手儿见主子么？”

何志铭道：“我倒不是不敢去，鳌拜这人疑心最重，只怕三盘两问，误了主上的大事。”

“志铭！”吴六一慨然道，“这盘棋只有咱们合手应心才能下好，不可心疑，不可手软。大丈夫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何志铭听了这话，双手高高一拱道：“那兄弟就勉从其命罢！”说完，便去换了一身青衣，袖了纸条长揖而别。

#### 四十六 何志铭舌战公爵府 康熙帝亲布铜网阵



为庆贺鳌拜被加封为太师一等公，鳌府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觥筹交错地闹腾了大半夜，二更时分鳌拜推说身体不适，独自折回鹤寿堂。班布尔善、讷谟、穆里玛、济世、葛褚哈几个人也跟着进来都聚在这里议事，静候泰必图的佳音。

“真急煞人！”葛褚哈道“派去的探马一点消息也送不回来。九门提督封了一条街，谁也进不去，也不见一个人出来。”

“泰必图定是得手了。”济世道。

“那吴六一封街是什么意思？”鳌拜沉思道：“吴铁丐一向与我不睦，就怕这十万银子买不下他的心！”

济世听了笑道：“大师放心，十万银子，外加个兵部侍郎，足够了。莫忘了他是个乞丐出身！这封街正说明他双方都不介入。”

“也不见得，”坐在一旁久不作声的班布尔善开了口，“不见泰必图回话，咱们的事一定要另作安排。”

葛褚哈涨红着脸，将爷一挥道：“将午门封了，玄武门锁死，让他九门提督变成七门提督。咱们在里头干事，他能碍着什么？”

班布尔善拊掌称赞：“此计甚好，真是土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兴奋地站起身来，“咱们只要在大内得手，莫说铁丐，就是钢丐也得掂量掂量！”

正说着，门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也不行礼，径直走到鳌拜身边耳语几句。鳌拜面露喜色，吩咐道：“叫他进来！”一边转脸对众人道：“好了，泰必图那边有人送信儿来了！”大家立时安静下来。

堂上众人瞪大眼睛朝门外观望，只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跟在戈什哈的身后，走了进来，这书生虽然貌不惊人，却是出奇地沉着镇静，撩起他的长衫，飘然而入，见了鳌拜躬身一揖道：“何志铭受人之托，来给公爷道喜。”说着又从容对大家团团一揖道：“众位大人安好！”

鳌拜见他神情倨傲，长揖不拜，先就有几分不痛快，仔细瞧瞧，又十分面生，心中不觉生疑。双眼盯他看了好大一会儿，方才问道：“是泰侍郎差你来的？”

“是。”何志铭道，说着将泰必图的亲笔条子双手递上。鳌拜拿在手上只略过一眼便递给班布尔善，又问道：“你知道这条子上写的是甚么意思么，”何志铭黑豆眼眨了眨，又狡黠地微笑道：“条子上意思很明白，太师自己也懂得，何必由我何某明说呢！”

讷谟见这个奴仆模样的人竟敢如此无礼，“啪！”地将案一拍，喝道：“放肆，不许你如此张狂！”

“呵呵呵呵……”何志铭仰天大笑，“这位大人，好无见识，大凡欲得天下的人，莫不礼贤下士，岂不闻士贵而诸侯王贱么，何况在座的诸公都将有求于我！”

班布尔善站起身来，觑着眼瞧了瞧何志铭道，“眼生得很！足下怕不是泰必图府上的吧，”

“再说一遍，在下何志铭，铁丐将军帐下的幕僚。”说罢，复笑道，“怎么，我便不能来送信么？”

“何志铭——”班布尔善翻着眼故作沉思。

“你不是班布尔善大人么？”何志铭道，“你好大的忘性！你派人送去的十万两银子交给谁了？”

“哦，是交给你的！——”

“你以为那十万两银子就可以打发一个讨饭的么？”

“哈？”班布尔善打量一下何志铭，道，“打发不了又怎么样？”

“如果把那十万两银子，往小皇上那里一送，那么鳌太师再带上你班大人，还有在座的诸公，一古脑儿就要上西市去赴宴了！”何志铭的黑豆眼睛滴溜溜一转，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一声破鼓响，两片碎锣敲……‘喳’地一刀！”

听到这里，鳌拜忽然冷冷说道，“也未见得，这会儿我倒能先叫你试试刀！”说着斜睨了一眼众人。穆里玛、讷谟、葛褚哈“嗖”地拔出刀来，恶狠狠盯着何志铭。班布尔善压低着嗓子问道，“你来此何意，难道是专为耍笑我们吗？”

何志铭直盯着班布尔善的眼睛，半晌方道：“你们既然这样待我，不肯取信于我，我说了，又有何用！如若相信，当以礼相待；如不相信，杀了就是！”

班布尔善脸色一变说道：“不能信你，推出去！”

葛褚哈猛扑过来，架起何志铭便走。何志铭骂道：“滚开！我自己会走！”站起身来，转身便去。

“回来！”班布尔善忽然叫住，干笑一声，“没那么便宜。快说，你来干什么？”

“讨封！”

“讨封？讨甚么封，我不是已经给你十万两银子吗？”

何志铭忽然松弛下来，嘻嘻一笑：“你的十万两银子，我分送给吴大人帐下几位得力的将军。我现在倒一文莫名。你的泰必图侍郎如今坐镇提督府。吴六一成了阶下囚。我何志铭内负叛主之情，外负背义之名，谁料你等竟是如此狗窃鼠偷的小人，成不了什么大事！”

这番话说得众人瞠目结舌。连鳌拜也没有想到，何志铭那笔银子这样使法，来人可算得上是位胆识俱全的谋士。班布尔善也不禁暗想：“当初倒不如将九门提督一职许了这人呢！”

鳌拜显得异常激动，将班布尔善手中的纸条取过来，又仔细地审视一遍，确认是泰必图手迹无疑，口中赞道：“好样的，倒看不出你真有两下子！”他踌躇满志地背手在地下踱了两步道：“不过我如今也能许愿，事成之后，赐你做个吏部尚书，如何？”

何志铭躬身施礼随，“何某不过顺天行事。志铭夜观天象，见荧惑星冲犯紫微星，帝星更位。这是天意所在，违之不祥——太师公当应在此兆。愿事成后天下得以太平，苍生能享安乐。到那时我何某披发入山，得以终老也就足了。”

“为什么呢？”鳌拜惊问。

“吴铁丐是我旧主，如今义断情绝，天下人如何看我，我又有何面颜再见故友？”何志铭说着，眼圈儿早已红红的了，事至今日，我亦追悔莫及。但求事成之后，祈求鳌公宽免吴大人一死，我的心愿也就足了！”他说得情真意切，十分动人，连穆里玛、葛褚哈也被打动了。

“铁丐这人，用之一方不失为好官，”鳌拜也叹道，“我岂肯置他于死地，先生尽可放心。”

何志铭见大功告成，眉见喜色，长揖到地说道，“如此，告辞了！那边

衙门并不安定，下头兵士还不知衙中事变，上头将佐们也难免有人不服。泰大人、李大人正全力防范，所以特命志铭只身送信——我还得赶回去帮助料理。”

鳌拜满心狂喜，强自按捺着道，“有劳先生！告诉泰、李二位将午门、神武门封闭，叫他们一定要沿途戒严，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何志铭微微一怔，问道：“九门提督的职位到手，满北京都是太师的人，何必要封午门、神武门呢？岂不自断策应之路。”

鳌拜笑道，“午门内之事，我自能料理。何心兴师众，弄得满城风雨？”

“不然！”何志铭道，“泰、李等将军，还有在下的身家性命均系于此，我们哪能坐视不管？一旦有变，也可援救。万全之外再加万全，方是上策！”班布尔善也忙道：“何先生说得对，万全之外再加万全！还是让他们进入大内策应一下的好。”

屋内人的情绪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应把天兵带进文华、武英二殿；有的说最好在上书房一带作埋伏；有的则干脆提议埋伏在乾清宫两侧的厢房里；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还是鳌拜说，应设在中和、保和二殿，有居高临下之势，同时两侧朝房中也可藏伏一部，议了半个时辰才定了下来。

这一夜通宵不眠的人实在多。此刻康熙半躺在养心殿的御榻上，目光炯炯地盯着上边的藻井。苏麻喇姑和太监张万强二人挨次坐在下首脚踏子上，也是沉思不语。殿内数十盏烛火照得通亮，殿外廊下侍立的宫女太监也都一声不响。康熙、苏麻喇姑和张万强都十分清楚，一场急风暴雨即将在这数百年浮沉不定的宫廷里爆发。下午在太皇太后面前谈话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在慈宁宫，康熙屏退了所有的太监宫女之后，跪下对太皇太后说的话。他说：“儿皇不能做阿斗，儿皇不能做汉献帝，儿皇也不能做后周的柴宗训！儿皇要自己主宰天下，做一代令主！我要诛奸除凶擒拿鳌拜已定在明日行事。”

“皇帝都准备好了？”太皇太后镇定地说，“这事只在早晚，是一定要办的！”

“祖母，自我列祖列宗开创大清基业以来，从未听说过有这么胆大妄为的臣子。”

“鳌拜身受先帝不次之恩，身为托孤重臣，近八年来欺凌同僚，杀害辅臣，践踏朝纲，咆哮金殿，中外臣工无不侧目而视，‘若容这等乱臣贼子立于朝堂，我大清江山，迟早要落入鳌拜之手？’”

见太皇太后频频点头，康熙鼓足勇气又道：“圈地一事，祸国害民，原是先朝弊政，先爷粗定天下后，就曾有意废止。儿皇秉承遗训，多次下诏停禁。鳌拜胆敢依仗权势，肆行无忌，竟将皇庄土地一并圈人镶黄旗下。上三旗内常常因此屡生事端，平民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或为盗为贼，或为南明余孽所诱，与我大清为敌。”

这番话说到痛心之处，义正词严，连太皇太后这样久历政治风险的人也听得心摇神动。

跪在一旁的苏麻喇姑忍不住也开口说道：“还有，鳌拜公然假传圣旨搜查大臣府邸、围剿民家宅院，意在弑君自立！”

“且不说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单就他不经诏命、擅搜大臣府邸来说，已是罪无可赦。”

说到这里，康熙抬头看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此时十分激动，满头白

发都在微微颤动。她扫了一眼康熙，坚定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此事至大至重，皇帝要谨慎从事，周密安排。”

“是！儿皇已作了安排，没有敢惊动老佛爷。今日事不得已，特预先告知，但胜负未决，恐遭不测。儿皇想请老佛爷暂时起驾奉天，回避几日，待大局稍稳，儿皇再亲迎鸾驾归京！”

太皇太后摇了摇头道：“皇帝，这是你的孝心，我很受用。但是我哪里也不去！我已下了懿旨，密令驻热河八旗，星夜入京勤王，两三日内就可到京！”

康熙没想到这位不动声色的老祖母竟已密调军队来京，顿时精神大振：“儿皇谢太皇太后大恩！”

太皇太后满眼是泪，激动地说：“我十四岁进宫，从你祖父到你父亲几十年，甚么大风大险都经过。”

康熙见老人如此决绝，想到明日一场背水之战，不禁打了个寒战：“老佛爷尊意如此，儿皇也不敢违拗，万一事有不谐，请老人家尽往儿皇身上推便了……”说罢嚤嚤啜泣，苏麻喇姑也五内俱裂，只是不敢哭出声来。

回想到这里，康熙从榻上一跃而起，吩咐道：“启驾奉先殿！”

于是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二人执灯前导，康熙也换了一身太监服，混在里边跟着，自月华门穿日精门进慈宁宫。乾清宫后的禁军还以为是守夜的太监，并未盘问就放他们过来。从慈宁宫到毓庆宫的北墙有一个角落，苏麻喇姑在这里捺了一下消息儿，半堵墙竟无声无息地开了个缝，只容一个人通过，等康熙几个人进去，复又缓缓合住。

进了毓庆宫，康熙使命吹熄了灯。三人顺着殿东墙悄悄向南，只要跨出了南门，便可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奉先殿了。正走着，忽然从殿角大铜鼎后边闪出一个人来，苏麻喇姑吓得倒退一步，几乎叫出声来，张万强身子一挺，向前跨出一步护在前头。

“孙殿臣么？”康熙低沉有力地问道。

“奴才孙殿臣在此迎驾！”

“这儿都准备好了么？”

“奴才不敢怠慢！”

“这可是机密大事！”

“是，谨遵圣旨。三名工匠各赏银一千两。现将他们关在大内酒窖内，并服了药，三日内是醒不了的！”

“好！”康熙道，“你就守在这里，朕去去就来！”黑地里虽瞧不见面容，但听声气，便知他极其镇静。三个人穿过静悄悄的毓庆宫，折转向东，这里便是奉先殿了。

这奉先殿原是清室祭祖用的，除非大祭大奠，平时只有几个老内侍守候，倒是一个冷清去处。刚走到门口，里边穆子煦早已迎了出来。康熙就在殿门口换了吉服，头上端端正正戴了一顶天鹅绒纱台冠，上身穿石青江绸夹褂，外套一身簇新的明黄缙丝夹金龙袍，单金龙褂下悬着一柄嵌金蟠龙宝剑，足蹬青缎凉里皂靴，项挂菩提朝珠——一副御朝大典的装束。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二人忙了好一阵子，才打扮停当，退后一步，请康熙进去。张万强和几个老内侍在殿角房内，苏麻喇女放心不下，径自到奉先殿外望风去了。

康熙昂然按剑，大踏步上前推开殿门，一脚跨入，不禁愣住了。殿外看着鸦雀无声，殿内竟是灯烛辉煌，凡窗棂透光之处均用夹被严密遮盖。一

一更令人惊讶的是，太祖太宗的画像下面，放了一张椅子，高高坐着盛装服饰、神色肃穆的太皇太后。——底下以魏东亭为首，并排跪着穆子煦、犟驴子、郝老四、狼谭等，十六个毓庆宫侍卫跪在第二排，连行后来陆续选宫里的小侍卫共有六十余人，整整齐齐跪了半个殿。

康熙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啊，有皇祖母坐阵此事，我一定办好！

#### 四十七 贪钓饵鳌拜入天罗 驱螳螂班布做黄雀

奉先殿里，康熙皇上正了正衣冠，先向列祖列宗神位敬香礼拜，然后向太皇太后叩头请安。礼毕，回身厉声叫道：“魏东亭！”

魏东亭一跃而起，向前跨了一步俯伏在地：“奴才在！”

“朕委你的差事可办好了？”

“奴才启奏万岁：九门提督吴六一将于卯时率部进宫，把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要津，静待我主号令！”

“好！狼谭。”

奴才在，从今天起封你为毓庆宫总领侍卫，身份与魏东亭等一样。跪上前来！”

“扎！”狼谭高声应道，跪着向前跃进。

“诸位壮士！”康熙朗声说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贼臣鳌拜专权欺主，擅杀大臣，圈换民地，涂炭生灵，其心险恶，其罪难赦！”

说到这里，康熙的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太皇太后，接着又道：“当今社稷垂危，有被鳌贼篡夺之虞。朕每念及此，五内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中夜推枕，绕室煎虑。朕决意借祖宗在天之灵，擒拿鳌贼。列位壮士皆是我大清忠贞之臣，望能奋发用命，卫我朝纲，请我社稷！”

下面跪的二十名侍卫听到这里，早已热血沸腾，群情激昂，齐声答道：“臣，谨遵圣谕！”

魏东亭膝行向前奏道，“自古忠臣烈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等岂敢惜身而与国贼共戴一天！主上请降圣谕，臣等虽赴汤蹈火，也决无反而！”

君臣二人慷慨陈辞，使殿内的人激动得泪光满面，庄严肃穆的大殿上，气氛立时显得悲壮而又紧张。康熙回身向太皇太后恭施一礼道：“请太皇太后慈训！”

“热河勤王之师三十万，旦夕可至。众位放心去做！”太皇太后心平气和地道。她一下子将兵力夸大了十倍，众人听得十分振奋。忽然她提高了语调“我老婆子就坐在先人灵前，瞧着鳌拜老贼头悬国门！鳌拜力大狡诈，众位要全力应敌。”

康熙按剑而立，满面肃杀之气：“众位壮士放心，若有不测，吾敬尔母如朕母，待尔妻如朕妹！”

“谢万岁！”众侍卫一齐叩首低声答道，“臣愿拼死向前！”

“拿酒来！”康熙大喝一声。

话音方落，奉先殿一个老太监双手高擎着一只盛满玉酒的碗，走上前来跪下。康熙“噌”地拔出宝剑，向自己左手轻轻一抹，鲜血如注流进碗内。魏东亭和众侍卫叩了头，也各自咬破中指，将血滴进碗中。

康熙接过大碗，先向地下轻洒了少许，举起碗来喝了一口，然后递给魏东亭，其他各人也挨次喝了。饮毕，将空碗奉还给康熙。

康熙正待发话，忽见索额图戎装佩剑匆匆上殿，躬身奏道：“万岁！吴

六一已打着泰必图的旗号亲率大兵进宫。”

“好！”康熙将手中大碗狠狠地向地上摔去，“当”地一声，摔得粉碎。他单脚踏椅，左手护膝，右手按剑，瞋目大呼道：“朕下特旨：着御前一等侍卫魏东亭全权领命，擒拿权奸鳌拜。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有抗旨者，格杀勿论！”

众侍卫一起跪下大声而有力地回答：“扎！存抗旨者，格杀勿论！”

在激昂、壮烈的气氛中，魏东亭带着侍卫们，分头准备去了，康熙辞了太皇太后，留下苏麻喇姑在这儿侍候，便带着张万强又悄悄地回到了毓庆宫。

杀机四伏的紫禁城，迎来了旭日初升的黎明，乾清宫依然是一派平静气氛。自顺治初年起，这里就是皇帝召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这时，鳌拜正坐在殿内中间一张椅子上，他看着顺治皇帝御笔题额“正大光明”四个字，颇有点忐忑不安。想象着自己如果坐在这个御榻上该会是怎么个模样，又是什么心情……“五台上顺治爷知道了这事，又该如何呢？”

班布尔善站在一旁，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看得出他的内心也极不平静。一扬生死搏斗将在这里展开，搏斗的双方都为此殚精竭智，费尽心机地准备了很长时间了，究竟谁胜过谁呢？

鳌拜抬头看了看殿角的鎏金大钟，正是寅时正刻，离朝会时间还早，便来到丹墀旁，问穆里玛：“没什么异常之处吧？”

穆里玛紧张得有些发呆，见鳌拜和自己说话，才松弛了一点：“今儿早上我一来，值夜的侍卫就告诉说，遏必隆公爷已经从芜湖回京。昨夜内内官已吩咐下来，圣上今儿在这儿召见您，然后启驾文华殿见遏必隆，要问他有关芜湖调粮的事。”

“你也该派人去文华殿，瞧着遏必隆在做甚么。”

“是。”穆里玛躬身答应，立即转身去派人。

“回来，”鳌拜又叫住了“毓庆宫也该去看看。”

“我亲自去过了，”穆里玛道，“只有一个当值的和孙殿臣，别的侍卫不奉诏是不会到那里去的。”

得了这一消息，鳌拜、班布尔善和济世三人顿觉宽慰，相互对看了一眼，各自暗暗透了一口气。忽见去文华殿的侍卫已经回来了，禀道：“那里只有遏太师和熊赐履大人在等候朝命。”

“他们在做甚么？”

“两个人闲着没事，闭着眼你一句我一句在下盲棋。”

“噢！他们倒很自在。”鳌拜不禁一笑。

时辰在焦灼不安而又恐怖的等待中缓慢地行进着。殿角大座钟的“嗒嗒”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使人听了烦躁不安。忽然“沙啦啦”了一阵之后，大座钟“叮当”，“叮当”敲响了七下，此时正是卯牌时分，已经到了皇帝临朝的时候。永巷口垂花门的门闩“眶”地一声摘掉了，鳌拜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阵狂跳。

康熙的八人銮舆从月华门缓缓而出，舆前太监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了！”听这一声，除了侍卫，鳌拜等三人立刻走下丹墀，撩袍跪接。

但奇怪的是銮舆并未在乾清门前停下，却一直抬往景运门去了。鳌拜惊疑陡起，忙起身一把扯住走在后边一个太监，急急问道：“皇上不在乾清宫临朝么？”

“在。”那太监很爽快地答道，“太师少待片刻，皇上还要先到毓庆宫练一趟布库才来，这是多少天以来的老规矩了。”说着走了。

讷谟也赶来解释道：“太师，这几个月他经常是如此。那边安静一点，而且离乾清宫也近……”

这就只好等了。鳌拜崩得紧紧的神经又稍松弛了一点，漫步走到班布尔善眼前问道：“是不是有点反常？”班布尔善面色苍白。他的神经也已紧张到了一触即溃的边沿，强打精神说：“看不出来。实在不行，等泰必图的兵到了，就硬动手！”

见鳌拜面色犹豫，班布尔善忙又道：“咱们就说宫内魏东亭挟君作乱……”话没说完，就瞧见张万强从景运门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便掩住了。张万强直至乾清门前立定，躬身笑道：“万岁爷请鳌太师毓庆宫说话。”

“不是说好在乾清宫召见的么？”鳌拜急急地问道，“怎么又改到毓庆宫呢？”

“召见仍在乾清宫，只是，几位贝勒、贝子都还未到，万岁爷的意思是请太师爷到毓庆宫议事，尔后一同过来。”

鳌拜满腹狐疑，强自镇定，对张万强道，“知道了，请万岁稍待片刻。我随后就到。”张万强答应一声“是”，便躬身而退。

班布尔善咬着嘴唇没有立刻说话，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地把握不定，良久才说道，“咱们一块去。”

“不成！”穆里玛凑过来说道，“乾清宫无人照应那还了得！再说，叫的是太师，如果咱们都去，走到宫门口也会把你挡回来！”

济世也道：“都去了，他若又到这里来，怎么办？”

“他在不在毓庆宫，谁能肯定？”穆里玛冷冷道，“方才乘舆过去，谁也不曾揭开帘子来看！”

这确是个问题，偌大的紫禁城，万余间房子，随便躲在一个地方，是很难寻找的，吃不准地方胡乱动手，一旦扑空，自己的阵脚先就要乱。——鳌拜咬着牙思忖半晌，道：“好吧！既然叫我，我就去，穆弟、葛褚哈随我到毓庆宫。好在，乾清宫的数十名侍卫都是我们的人。就请班大人、济世兄在这儿料理。”

那就这样办吧！”班布尔善道，“你三人不要一齐走，鳌公在前，你两个断后，有甚么事也不用去救，随即回来报信儿就成！”

鳌拜一甩袖子昂然离开了乾清门。穆里玛和葛褚哈两人待他稍去远一点，手按剑柄跟了过去。把守景运门的禁军都是葛褚哈的属下，见他们过来，一个个恭送出门。

见鳌拜去远，班布尔善和济世交换了一下眼色。班布尔善忽然精神大振，健步踏上丹墀，大喝一声：“来呀！”

乾清宫几十名侍卫答应一声便拥了上来。讷谟楞住了，啊！这里怎么回事，班布示善要干什么？又何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连驻扎在保和殿向这里观看的铁丐也是一惊。

正诧异间，只听班布尔善厉声喝道：“将乱臣侍卫讷谟与我拿下！”几个侍卫“扎”地一声，毫不犹豫地猛扑过来。讷谟已糊里糊涂被绑了起来。

“这……这是……？”

“你也是读过书的。”班布尔善笑道，知道“捷足先登”这个词该怎么讲吗？奈失其鹿，高才捷足者先得！凭鳌拜那点本事，怎么可以君临天下呢？”

讷谟惊得张口结舌，面如死灰，“原来你……”。他怎么也想不到，班布尔善还有计中之计，掏空了鳌拜的实力，自己另有打算！但此时什么也来不及说了。济世嘴一咧，几个禁军向他口中塞进一把麻胡桃，将他牵送到上书房去了。

这里班、济二人相视一笑。济世忽然讨好地说：“班大人，鳌老贼恐怕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有这一手。

“怎么？”

“应该立刻封掉隆宗、景运、日精、月华四门，禁绝一切宫人往来，你我才可在此安安稳稳地坐山观虎斗！”

“说的是！来呀，照济世大人的话行事。如有擅自出宫的，立刻拿下，待事毕之后再行发落！”说着又补上一句，“不许惊动太皇太后！”数十名侍卫躬身领命立刻分头行事。

这一场戏，演得精采！迅雷不及掩耳，深谋远虑的鳌拜万万没有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康熙一人呢！

出了景运门向北是毓庆宫。鳌拜刚跨进垂花门，就见孙殿臣满面笑容迎了出来，说道：“太师爷来了！皇上等得有点急了，叫标下再来瞧瞧呀！”

“我这不是来了嘛！”鳌拜一边说，一边径自朝里走。后边穆里玛和葛褚哈赶到，远远见鳌拜已经进宫，两人对视一眼，挺身便也要进去，却被孙殿臣笑嘻嘻地拦住。

“二位哪里去？”

“进宫请见圣上。”

“成！拿牌子来。”

一句话说得二人瞪大了眼睛，此时要哪门子牌子，也从没听说值日侍卫见皇上还有要牌子的规矩！孙殿臣见他二人发愣，扬着脸道：“皇上今儿单独召见鳌拜公爷，没说见你们二位，请候一候罢！”说完也不等回答，回身便“眶”地一声将前宫门关上，一阵门镣吊儿响，接着就听孙殿臣冷笑着“咔”地上了门，踢踏踢踏竟自去了。

二人惊呼一声，“上当！”扑上去用力拍门，可怜恰如蜡蜓摇树一般，哪里动得分毫！

葛褚哈气得发疯，张惶四顾，远远见苏麻喇姑在奉先殿外站着张望，不禁恶向胆边生，大喝一声：“先拿了这贱妮子再说！”抢步直奔过去。穆里玛也忙拔出剑来紧紧跟着。

苏麻喇姑原留在奉先殿守护太皇太后，时间等得久了，心里急得按捺不住。太皇太后也很焦躁，便命她出来望风报信儿。此时见他二人红着眼、仗着剑直逼过来，顿时慌了手脚，若退回殿中，又怕危及太皇太后；苏麻喇姑只好慌不择路拔脚向东南方向逃。刚跨出几十步，就被葛褚哈一把拿住，胳膊被反拧过来，一动也不能动。一时三个人都是心头乱跳，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葛褚哈狞笑一声，挥剑就要杀人。穆里玛忙伸手止住，示意他把人带到个僻静去处动手。葛褚哈点头会意，提了苏麻喇姑往御茶房上来。那边穆里玛急着要回乾清宫报信儿，说了句“完事后到乾清宫”，便飞奔景运门而来。

远离景运门只有百十步，穆里玛闷着头跑得飞快。刚到门口便大声怪叫：“班大人，快快增援毓庆宫！”话音未落，景运门也被“砰”的一声死死



地关住！穆里玛又惊又急又气又奇怪，双手猛擂景运门上的门环，狂叫“开门”，结果，没半点反响，却听到守门的禁军吃吃笑声，他心知大事不妙，便返回身来到御茶房找葛褚哈。

葛褚哈是找到了，可脑袋迸裂死在门洞里，头上身上到处被开水烫过，热气熏着，血腥味，臭味扑鼻呛人！穆里玛顿时僵立在地、两眼呆滞，如置身在恶梦之中！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苏麻喇姑一个柔弱女子，怎么会打得过葛褚哈这样骁勇的战将？

#### 四十八 众勇士死战擒贼魁 小毛子智勇救婉娘

在毓庆宫大殿里的鳌拜，已陷在二十名大内高手的重围之中，殿外还有四十多名小侍卫张弓搭箭、腰悬宝刀候着，怕他突然施计逃跑。

对康熙的这一招，鳌拜并非毫无准备，袍褂里边贴身穿着暹罗国进贡的金丝软甲，柔钢腰带上束着六把飞刀，袖中还藏着两把铁尺，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

刚进宫时，鳌拜虽然惊悸不安，倒还不觉有什么异样，等听到宫门口“眶”地一声将穆、葛二人堵在门外，才晓得事情不妙，但再一想，穆里玛早已在这里踏过盘子，并无伏兵，既然到此，懊悔退缩也没用，凭你一个孙殿臣，有甚么能为？他挺了挺腰向前走去。站在殿外高声道，“老臣鳌拜，奉旨觐见万岁！”便一步跨进殿内跪伏在地。

鳌拜偷眼一瞧，上边似乎只有康熙一人坐着，心便放下一半。

康熙见他一反常态，没有了趾高气扬的神气，虽不敢轻视却是心里冷笑一声，稍停一下方开口道：“鳌拜，你知罪么？”

殿内静极了，这一声正如晴空霹雳，震得鳌拜耳鼓嗡嗡作响。他忽地抬起头来，见康熙高高坐在御椅上，手按宝剑，双目灼灼地盯着自己。他稍一迟疑，立刻抗声回道：“臣有何罪？”说着双手轻轻一拍，从容站了起来，用挑衅的眼光扬着脸看康熙。

“尔有欺君之罪！”康熙高声说道，“尔结党营私，妒功害能，欺蒙君主，乱施政令，图谋不轨，十恶不赦！”

“有何证据？”

“哼哼！”康熙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少不得还你证据——来！与我拿下！”

话音刚落，殿后闪出魏东亭、穆子煦、鞑驴子、郝老四、狼谭五个人，拔剑怒目逼近鳌拜。

“哈哈！”鳌拜仰天狂笑，“老夫自幼从军，出入于百万大军之中，身经七十余战，凭你们几个黄毛孺子想要拿我？”

笑声刚落，便听殿角帷幕“哗”地一响，又有十几个侍卫仗剑怒目跃了出来。他正惊疑问回头一看，殿外几十名侍卫也已列成阵势站好。鳌拜惊愣了一下，忽地将袖子一捋，扬眉大喊道：“这宫外都是老夫天下，你们哪个敢来拿我？”

“我敢拿你！”鞑驴子大叫一声，一个箭步跃上，反手便抓鳌拜的袖子。鳌拜伸过掌来一抵，立时觉得这个楞家伙确比先前在月华门内比试时大有长进。那鞑驴子掌上受力，一个侧身旋了一圈方才站定，红着眼又扑了上来。

狼谭说：“虎臣兄，护住圣上！”便跃身而上。穆子煦和郝老四也都各自挺剑逼上。鳌拜见上的人多了，不敢怠慢，双手一叉，眨眼之间从袖中抽

出两把明晃晃的铁尺，在四个人的包围中舞得浑圆，左冲右撞如入无人之境。

除魏东亭紧紧护住康熙，十九名侍卫加上索额图供二十个人，将鳌拜团团围住。鳌拜虽不见输，眼见得身手不那么灵便了，一个不留神，一把铁尺被犟驴子夺去，一怔之下，狼谭又用刀挑飞了另一把铁尺。

那鳌拜一阵焦躁，“嗤——”的一声将袍服撕去，两手各摸一大把带响哨的飞刀，晃了晃“唰”地一声全甩了出去。几个人忙不迭躲闪，只听“叮叮”两声响，郝老四和另一侍卫身上还是中了刀，“噗嗤”两声倒地，还有一把带着尖啸声的飞刀直刺康熙。魏东亭将臂一举，稳稳接在手中，笑道：“谅你三头六臂，今日也难逃法网！弟兄们闪开了，我来接这老匹夫的太极掌！”

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时众侍卫已闪开一个缺口，魏东亭一个箭步跳进圈子。此时，鳌拜也正好一个转身面对着魏东亭，两人的眼中都射出了愤怒的火焰。

魏东亭双手一错，用柔云八卦掌轻叩。鳌拜用太极掌一接，只觉虚若无物，顿起惊觉，只好打起精神应付面前这个青年。他心想，只要拖一拖时间，待到穆里玛、葛褚哈搬来班布尔善援兵就成，所以他并不急于取胜。魏东亭知他厉害，也不敢轻易下手。只在平缓相斗之中，消耗他的体力。两个人你来我往以内功相拼，魏东亭被鳌拜迫得步步后退。他突然大叫一声：“啊呀！”立时口吐鲜血，向后便倒，殿内顿时大乱。

鳌拜见魏东亭突然倒地，先是一怔，忽然精神大振，狂笑一声道：“你吃了我的女儿茶，落个好报应！”两个侍卫见他没防备，抢了上来，被鳌拜双臂一张，当胸一掌，“哇”地口吐鲜血，扑地翻倒，鳌拜不动声色“噌”地从腰间抽出柔钢腰带，轻松地舞了两下，便满殿里呼呼生风。他冷笑着逼近康熙。穆子煦、狼谭见势一齐上前阻挡。康熙只好仗剑跟着他们在柱间穿行，情势十分危急！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倒在地下佯死的魏东亭一个鲤鱼打挺，扑向鳌拜，乘鳌拜全无防备，在他的后背上运足力气连击三掌，口里说道：“不吃女儿茶，何能击鳌头。你的女儿茶早被人换过了！”原来他口吐鲜血，是他咬破舌尖，故意做出来的。

鳌拜受此突然一击，但觉胸中一阵酸热，口里一咸，吐出一口鲜血来。他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口里哇啦哇啦大叫，将手里一根腰带舞成一团黑，左冲右闯，逼得众侍卫让开了一片空场。斗了这么长时间，鳌拜仍能如此拼搏，穆子煦着实从心里佩服他的武功。他一边应战，一边大叫：“老贼这叫回光返照，没后劲了，打呀！”众侍卫正要拼搏上前，魏东亭忽然呼哨一声，围斗鳌拜的六七名侍卫“唰”地一声一齐跳出圈外。

鳌拜见众侍卫散开，正觉奇怪，忽地感到头顶上有异常的动静，待抬头看时，一张大网正“哗”地落下，恰恰将他网在中间。这网是用金丝、人发和宁麻三合一精工制成的，落入网中，任凭鳌拜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他左挣右扯，只落得愈缩愈紧。十多名侍卫一涌而上，拳打足踢。早就把他打得晕了过去。

那鳌拜面色惨白，浑身是汗，气息微弱，由着侍卫们作践，毫不反抗。此刻，他心里暗骂班布尔善和穆黑玛，怎么还不来救援呢！他哪知道啊，他们来不了了。

再说班布尔善。鳌拜走后他大咧咧地坐在御榻上，笑对济世道：“这一

场龙虎斗，要说大约也差不多了。哼！大概他们谁也想不到，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天下。”

“鳌拜一向瞧我不起，道我没有武略，只会做文章！”济世呵呵笑道。“这会儿他该认识咱们了。”

班布尔善笑了笑说：“哼，我要的就是你的文才，你和泰必图一文一武正好是我的左膀右臂，哎，泰必图怎么还没来？”

济世道：“方才有人来报信，泰必图正押着铁丐，带着人马，在大和殿候命。班大人咱们也该去收场了吧”说着向班布尔善一拱手二人便一起下了丹墀。齐集乾清宫外的侍卫，大大小小也有六十余名。济世拔剑在手，大声喝道：“有人乱宫，我们前去救驾！”

“救驾？”忽听远处有人哈哈大笑，“你们只怕是去害驾的罢？”

二人大吃一惊，回头一看，从保和殿后面的台阶上，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前面的，青巾布袍，手执长剑，威风凛凛，手拿折扇，文质彬彬，不用说，他就是吴六一帐下幕僚何志铭。紧跟其后的却是“铁丐”吴六一。

班布尔善和济世这一凉非同小可，正要转身逃走，吴六一挥臂厉声喝道：“与我拿下。”

“扎”，呼应声震天动地，响在皇宫的上空。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中拥出了一支刀出鞘，弓上弦，枪刺闪光，旗甲鲜明的队伍，这支队伍足有五百多人。他们下了台阶，却不立刻进攻，而是迅速地排成方队，沉着而镇定地向惊呆了的班布尔善一伙开了过来。

看着这支训练有素的禁卫铁军，乾清宫从贼造反的侍卫顿时乱了营；有的弃刀而逃，有的跪下投降。班布尔善面色惨白，拔剑在手，向自己的脖子抹去。突然，一支雕翎箭“吱”地一声飞了过来，正中他的手腕，手中宝剑嗤地一声掉在地上。班布尔善好梦没做成，想自杀也没有成功，只好和济世一起成了铁丐吴六一的俘虏。逮了班布尔善和济世，又在乾清宫外抓住了正要逃窜的穆里玛，铁丐立刻带领部队冲向毓庆宫，策应魏东亭他们，保护圣驾。

可是，他们急急忙忙敲门声，却把康熙皇帝吓了一跳。

魏东亭等十几名侍卫顿时紧张起来，环立康熙身后，一个个满脸杀气。索额图突然想起来，上前大叫道：“是铁丐兄的兵么？皇上在此，鳌拜已经被擒！你们稍退，不要惊了圣驾！”外边的人听了，果然不再敲门，看样子是退了下去。

“小魏子，”康熙指着宫墙吩咐道，“上去看看！”

“扎！”魏东亭答应一声，从亲兵手中接过一支长枪，一头点地，轻轻一撑，便跳上了墙头。回头对康熙道：“万岁，是吴六一的兵到了！”康熙大喜道：“快开门！”早有人上去“哗”地一声将宫门打开。

外边由吴六一领头，黑鸦鸦地跪了一片，看到康熙从宫中气宇轩昂地走出，地动山摇地齐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康熙扫了大家一眼，脸激动得通红。

他快步上前，亲手搀起跪在前边的吴六一，笑道：“难为你了！众卿甲冑在身，都平身罢！”

“万万岁！”

张万强挺起胸膛，神气地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乾清宫罗！”一顶明黄软乘舆抬了过来。康熙忽然想起，问道，“苏麻喇姑呢？”

“回主子的话，”人丛中小毛子走了出来回答道，“她受了惊吓，又有点轻伤，现在奴才那里歇着，一会就能上来待候！”

“小毛子么？你过来！”

“是”小毛子赶着上前道，“奴才小毛子侍候主子爷！”

“起来，苏麻喇姑怎么受伤的？”

跪在一旁的穆里玛一直奇怪葛褚哈的死因，听康熙问起，也竖起耳朵来听。不料康熙屏退众人，并命人把他带至乾清门西侧侍卫房里押了起来。

原来葛褚哈将苏麻喇姑挟持到御茶房后面的僻静处，本想一刀劈掉了事，可苏麻喇姑拼命挣扎，脸涨得通红，见她虽是钗横鬓乱，却是十分妩媚，便生了邪念：“事情眼见未必成功，怀中有此尤物，我何不先受用一时？”便拖着苏麻喇姑来到茶房大炉子后头，将她按在地下，用手去解她的小衣。苏麻喇姑深恐自己呼叫出声，惊动了太皇太后，也不言语，只是竭力抵抗。

小毛子自从当上了养心殿的供茶太监，还是经常来茶房提水。今儿正好过来，听见后边有两个人撕打呻吟觉得奇怪，踮着脚儿向前一瞧，被那个侍卫拿住的正是自己的恩人苏麻喇姑，顿时大怒。

他屏了气，急忙折身回来，提起一个斗大的装满热水的大茶壶，返回去时，见苏麻喇姑衣服已被撕得稀烂，眼见没得气力了。葛褚哈也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嘘嘘。小毛子遂双手高举茶壶，拼尽全力照准葛褚哈的后脑勺猛砸下去。

只听“噗”地一声，恰如砸在熟透的西瓜上。那葛褚哈头上黑的、紫的、红的、白的进了一地……身子一仰，翻了白眼，腿蹬了两下便不动了。小毛子正在气头上，也不害怕，也不知他死了没有，回去又拎来两铁壶滚开的水，把葛褚哈头脚淋个够。这才过去扶起半昏迷的苏麻喇姑，将她安置在自己床上歇息。

“回头朕给你记功！”康熙听说苏麻喇姑没事，心中大是宽慰，一脚踏上大轿，大声吩咐道：“起驾乾清宫！”

## 四十九 庆胜利法外施仁政 弄机巧鬼蜮拆姻缘

乾清宫和毓庆宫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整个皇宫差点翻了个儿，但是离毓庆宫不远的文华殿里，遏必隆和熊赐履仍在悠闲地下棋。

半年来遏必隆驻守江南，征调粮税，远离了京师是非之地，也使他有时间、有机会仔细权衡一下政局。看来，当今皇上是个有为之君，不仅精明聪敏，而且谋事深沉，得到朝廷大臣的拥戴。鳌拜如果为非作歹下去，复灭败亡，指日可待。自己不能再跟着他走了。尽管他把粮务的差事办得很好，想以此来弥补以往的过失，但对这次皇上召见，还是感到忐忑不安。

熊赐履和他不同，今日皇上要动手除掉鳌拜的事，他是参加了谋划的。来文华殿陪同遏必隆等候召见，也是康熙的旨意。此刻，看看天色不早，估计着，那边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便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漫不经心地开口了：“鳌中堂昨天晋升太师，一等公，今个，恐怕就要成为阶下囚了。”

“啊？！——熊大人，你此话怎讲？”遏必隆大吃一惊！

熊赐履似乎没有听见他的问话，在殿里来回走着，“唉！造孽呀！放着排排场场的辅政大臣不做，身为开国元勋而又不知自重，却偏要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欺君压臣，涂毒百姓。还能有好下场吗？别以为，当今皇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遏必隆更慌神了，“这……这……”他结结巴巴、吭吭哧哧，老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囫圇话来。

熊赐履突然在他面前停下了：“遏必隆大人，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鳌拜以谋君篡逆治罪，皇上将如何看你呢？”

遏必隆浑身上下，直冒冷汗，连忙上前拉住熊赐履，颤声说道：“熊大人，我，我，啊你，你是知道我的，我对皇上可没有二心啊！”

“哼……要说你这半年来，身在江南，办理粮务，也算得尽心尽力，没有入了鳌拜一党，参与他谋逆篡位的事，倒也不错。可是，你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位列鳌拜之上，七年多未，你不思报先帝知遇之恩，秉忠良护国之志，却助纣为虐，甘作鳌拜之附庸，置军国大计于不顾。时至今日，鳌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遏公，你该当如何自处呢？”

一番话，说得遏必隆如五雷轰顶，他顾不得大臣尊严、辅政的身份，拉着熊赐履的袍子几乎要跪下了：

“熊大人，你，你要救救我呀！”

“如今之计，除了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

“啊……熊…大人，你说清楚点。”

“我料此刻，鳌拜已经就擒，皇上将在乾清宫发落此事，你赶快去进见请罪，也许皇上会法外施恩的。”

遏必隆还算听话，说了声“谢熊大人指教”，便飞也似地跑向乾清宫去了。

没过多久，便听乾清门那边传呼之声：“宣遏必隆上殿！”遏必隆来到乾清宫殿内跪伏地下，偷眼一瞧，还有一人也跪在身边，却是康亲王杰书。

见他二人都来了，康熙说：“杰书，你先起来！”又问道，“遏必隆，你知罪么？”

“奴才……知罪！”

见他认罪，且又病体瘦弱，康熙倒觉得他很可怜，口气也软了下来，“尔罪有几条，说与朕听！”

“奴才身力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之重任，奉职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忌惮，欺君乱国，今天子圣躬独断，庙谟运筹，剪除元凶，实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既惭且愧，伏乞圣裁。”

“我问你，”不等遏必隆说完，康熙便截断他话道，“尔既知鳌拜奸佞，为何缄默不语，鳌贼圈地换田屡犯禁令，你为何又一言不发？苏克萨哈为维护朝纲，弹劾鳌贼，你又为何与鳌拜朋比为奸，杀害忠良？”听着康熙的责问，不仅遏必隆连连叩头请罪，旁边侍立的杰书也是面无血色。

“康亲王杰书！”

杰书吓得一跳，连忙跪下。“奴才在！”因过于慌张，袍角未及撩起，几乎绊了一跤。也不等康熙发问，他便颤声说道，“奴才自知罪重如山，奴才之罪比之遏必隆更重，肯求皇上严加惩治！”

他到底是本支皇亲，自幼康熙便经常见他，有时他还把自己抱到膝上玩耍，此时见他如此胆战心惊，又触动了怜悯之心。便说道：“革掉杰书的王爵，革去遏必隆的顶戴花翎！你们下去吧！”

“扎！”两个内侍立刻过来，摘掉了二人的顶戴花翎。二人又叩头谢恩，黯然下殿。

望着二人的背影，康熙忽然想起自己将要选遏必隆的孙女为妃，又念

他去芜湖办粮有功，便说道：“回来！”

已经下阶的杰书和遏必隆听见有旨，连忙转身回来，哈着腰跪下，颤声回道：“奴才在。”

康熙长叹一声，缓缓道：“依你二人之罪，”革职已是轻罚，姑念尔等或是皇室宗亲，或系先朝老臣，都曾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特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命你二人往刑部监审鳌拜，如再有徇情之处，朕定要严加惩处。”说到这里，他扫了一眼脚下的二人。杰书、遏必隆二人已是涕泪俱下，伏奏道：“皇上待臣如此宽厚，定当勉力报效。”说完便退了出去。

康熙见他二人退下，又叫道，“魏东亭！”

魏东亭见唤，赶忙闪出班次，一个千儿扎下，高应一声：“奴才在！”

“尔佐命有功，加封为北安伯，御前带刀行走，赏穿黄马褂。”他顿了一下又道，“传旨：晋封明珠为头侍卫，御前行走。其余有功人员概由魏东亭叙议奏上。”

“吴六一！”

“臣在！”吴六一也忙出班跪倒。

“朕将重用于你，现且赏你兵部尚书衔统摄部事，待朕后命。你可与杰书、遏必隆共同会审鳌拜一案！”

“臣领旨！臣还有下情奏明，慕僚何志铭诛除反贼献策有功，前遵诏命，已委其为兵部主事，加侍郎衔，请主上裁定明诏宣谕！”

“嗯，知道了，着吏部来办。”康熙说着便站了起来。现在大功已成，他急着要去见太皇太后了。

太皇太后从后半夜起就一直待在奉先殿，密切注视着乾清宫和毓庆宫的动向，看着殿内正中的祖宗灵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阵阵心潮起伏。她想起和皇太极、多尔衮一起，为创建大清基业，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想起八年来，为扶植自己的爱孙玄晔，化费的无数心血。现在终于要摊牌了，对于今天的擒鳌大计，她信心十足，但做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女政治家，她不能不想到，万一事有不测，将派谁出宫去调兵，热河来的勤王部队又将让谁去统帅，她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当年万马奔驰、血肉横飞的关外战场。正在这时，一个太监兴匆匆地跑了进来，“启奏老佛爷，咱们皇上打胜了！鳌拜、班布尔善等人都被拿下了！”太皇太后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鳌拜被关进了大牢，几家谋反逆臣的府邪被抄了，这件事轰动了皇宫，轰动了北京城，也轰动了天下。

大臣们几天会审下来，才知案情的复杂远远超出想象之外。康熙在养心殿，每日都要召见杰书、遏必隆、吴六一他们几个。魏东亭对会审情况也了如指掌，想起康熙去年对班布尔善的判断，魏东亭对这位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更加折服。这一天，康熙又在养心殿里召见了杰书、遏必隆等一班人，康熙笑着说：“众位爱卿，鳌拜和班布尔善的案子要尽快结案，以安天下人心。哼，班布尔善这个人阴险狡诈，朕早看出他和鳌拜不是一伙，你们问的怎么样了，他们俩究竟谁是主逆呢？”

杰书连忙陪着笑说：“万岁爷圣明！主逆还是鳌拜，只班布尔善身为皇室近支，鼓动谋逆，其罪之重不在鳌拜之下，实在分不出谁主谁从。”康熙点了点头道：“这话有道理，此人巨奸大滑；可惜鳌拜一生聪明，却上了他一个大当，遏必隆，依你看呢？”

遏必隆听康熙的意思，似有回护鳌拜的意思，便想作进一步试探，圣

意到底如何，眨了眨眼，也凑上来说：“依《大清律》定讞，这等罪名，不分首从，都是要凌迟处死的。至于如何发落，臣等以圣命是听。”

听了这话康熙有点儿不高兴了，“你仍改不了这个老毛病。”康熙没有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以为他推诿，“一个主意不出，能叫忠臣？你倒说说看，鳌拜之罪有无可赦之处？”

遏必隆这才明白康熙的意思，不害怕了，也敢说话了：“死是死定了的，只是也有几等死法。奴才以为，鳌拜到底是托孤重臣，以从龙入关有功论之，似可从轻发落，处以斩刑也就够了。这也是我圣主仁慈之心。”

最后这句话说得康熙心里很受用，又正合太皇太后的意思。正要褒扬几句，忽见熊赐履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便问道：“熊赐履你怎么不说话？”

熊赐履这会儿正全副心思在想这一问题，见康熙点到自己，忙躬身答道：“皇上圣明，鳌拜的罪是不必去说它了，无论怎样处置都不过分。如今至要之点不在于鳌拜本人如何，而在于是否有益于皇上图治之大计，所以如何处置实在非同寻常——奴才昨日与索额图议至三更，终无定见。不敢有欺饰之心，请圣上容奴才再想想。”

“好！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言！杰书，遏必隆，你们也学着点，只会舞刀弄剑，没有治国的本领那怎么行呢？！你们再议一下，不必胆怯，有什么说什么，就以此为宗旨罢。”

“臣等尊旨”，众人走了之后康熙又把魏东亭叫回来，让他去问问伍次友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

魏东亭回到家里一看，嗜，明珠和伍次友正谈得热闹呢。只见明珠眉飞色舞地把街头听到的传言都给兜了出来：

“嗨，大哥你没出去，老百姓听说捉了鳌拜，那是人人欢喜个个称快呀。”一抬头见魏东亭走了进来连忙招呼：

“哎，虎臣来了，这次，你出了大力呀，不过，不是我抢你的功，要没有我献的那个‘天罗地网’的计策，你们几个还真得再费点劲儿呢！现在，你去外边听听，谁不夸皇上圣明，有的人说，鳌拜准得被灭了九族点了天灯，还有人说刚了他也不解恨。哎，那些个被鳌拜弄得家破人亡的人呐都等着看这老贼怎么死呢！叫我看，真要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刚了他，还真便宜了他呢！”

明珠指手划脚他说了半天，哪知道伍次友听了却冷冷地一笑说：

“哼哼，谁要是给皇上出这个主意，便是个傻瓜。皇上要真地刚了鳌拜那更是一大失策。”

明珠听了一愣：“啊？！大哥，你，你怎么这样说呢？”

伍次友微微一笑：“哈哈，鳌拜此时好比放在案板上的肉，杀不杀，都一个样，可是世祖皇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连气带病死了；苏克萨哈被杀了头；遏必隆丢了顶戴花翎，再把鳌拜一刚，哎，那就全齐了。他们多坏，多无能，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吧，辅政大臣都这个下场，那百官能不寒心吗？更何况南方还不平静：吴三桂他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统兵将领都是鳌拜的老部下，要是听说鳌拜被处死他们能不疑心害怕吗？”

这一席话说得魏东亭和明珠恍然大悟，魏东亭更感到皇帝今儿个露出的口风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正想再问下去，索额图来了。伍次友一见到他连忙起身：

“东翁恭喜恭喜！你立下盖世奇功，恐怕指日就要高升了。听说贵府女

公子即将被选入宫为妃，真是双喜临门呐！”

索额图满面春风笑着说：“噢，哪里哪里，这都是皇上和太皇太后的恩典，至于说到喜麻，恐怕先生到要大喜了呢！”

“嗯，我？我有什么喜事啊？”伍次友不解地问。

“如今奸贼已除，天下太平，以先生的大才，朝庭还会不重用吗？”

伍次友不以为意地摆摆手说：

“哎，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不计较什么在朝在野，只是惦记着龙儿的功课。前天你告诉我说，他陪太夫人进香去了，不知何时回来呀？”

索额图微微一笑说：

“啊，对对对，我正是为这事来的。家母明日回京，伍先生如有兴致，我想请你去郊游

散心，也许能碰上他们回来呢！”

伍次友高兴他说：“好好好，那明天我一定要去。太夫人回京我理人去迎接，再说还可

以早点见到龙儿。”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第二天一早，索府派了一乘青布小轿过来抬着伍次友，索额图骑马护轿。轿子一上街可就招人注意了。为什么呢？

因为索额图如今的身份不同了，京城里的人谁不知道他护驾有功，又即将成为皇亲。今儿个见他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护持着一顶青布小轿，倒有点奇怪了。哎，这轿子里坐的人难道比索大人的身份还贵重吗？走着走着伍次友觉得不太对劲儿，心想：“哎，不是去郊游吗？怎么不往城外走，反倒向紫禁城方向去了呢，他正在纳闷儿，就听外边一声高呼：

“此处文官下轿，武将下马！”

伍次友更糊涂了：这，这不是午门吗？怎么走到这儿了呢？

索额图翻身下马，正要上前答话，从里面飞跑出一个太监大声喊道：

“圣上有旨，特许伍先生乘轿入宫。”

侍卫们一听，连忙闪开，让出一条路来。索额图手扶轿扛前导，小轿颤颤悠悠地抬进了皇宫。轿里的伍次友如痴如呆，也不知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气蒙圣上传谕乘轿入宫呢，

他不明白，正在皇宫内等待朝见的文武百官比他更糊涂呢！一个最常见，最普通、平民百姓谁都能坐的青布小轿竟然抬进了皇宫，护轿的又是在皇上面前最得宠的索额图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看那索额图毕恭毕敬的样子大伙更想不通了，这小轿里到底坐的是哪位大人呢？

小轿终于在太和殿门口停下了，索额图掀起轿帘，把伍次友扶下了轿。御前侍卫穆子煦气宇轩昂地走下台阶，面南而立高声说道：

“奉上谕，着伍次友进殿见驾。钦此。”说完又上前一步低声说：

“先生好，您大喜了！”

伍次友晕头晕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穆子煦神秘地一笑说：

“啊，先生不要着急，上去您就知道了。”说着和索额图一边一个拉着他走上丹墀。

伍次友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进殿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行完礼一抬头，他不禁愣住了：啊！在这庄严肃穆、金壁辉煌。异香扑鼻、光彩夺目的太和



殿里，在那镶玉嵌宝、雕龙涂金、至尊至贵、神圣无比的御座之上，头戴金冠，端然高坐的人正是自己数年来朝夕教诲，相教相亲的学生——龙儿。他，他怎么会变成皇上了。看看两边，站满了贝勒、贝子，九卿部院文武百官、大小臣僚，却都是一个个躬身侍立，没有一点儿声音。再看看前面魏东亭、穆子煦等一班子老熟人，个个精神抖擞地侍立在龙儿的身后。啊！这是真的，龙儿就是皇上，伍次友终于明白过来了，他脱口而出叫道：

“龙——那个儿字还没出口，亏他聪明马上改口为：“龙主万岁！”说完便深深地磕下头去。

看着平常倜傥风流、挥洒自如的伍次友被索额图他们摆布得如痴似呆，看伍次友在自己面前诚惶诚恐地跪着，康熙的心里不由得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更加体验到主载天下的威风。可是，霎时间，他又觉得一阵惆怅，几年来，半师半友，亲密无间的情意从此完了。他说了声：

“先生请起，赐坐！”

伍次友还是跪着没动。索额图上来把他扶起来，坐在小太监搬来的绣墩上。

就听康熙说道：“伍先生，数年来蒙你授业教习使朕获益匪浅，正如先生所言欲求真知，须经磨炼，所以朕不得不将身份隐瞒，还望先生体谅朕求学之苦心。”

康熙这番话说出来，伍次友豁然开朗，几年来，许多猜疑，不明之事，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站起身来躬身答道：

“臣一介寒儒，以布衣褻渎君主，谬讲经义，有污圣听，请皇上治臣不恭之罪！”

康熙微微一笑：

“哎，先生言重了，你何罪之有？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朕是天子，那么朕怎么能听到你的金石之言呢！伍先生，今日朕请你来，为的是向众官宣诏，特许你唤我为龙儿，咱们君臣之名虽定，师友之情常存，望先生一如既往对朕常加教诲。”

伍次友感激涕零，跪下磕头谢恩，又听康熙说道：

“先生请坐，小魏子，取先生当年策试的卷子来。”

魏东亭听得这一声，忙从太监手中取过一卷文书呈上。康熙将卷纸展开，微笑着又看一眼，然后交与杰书，说道：“这是三年前伍先生应试的策卷《论圈地乱国》。不但文笔雄劲，气势磅礴，而且立论精辟，谋国深远，陈述治国要略，精深之至，实力不可多得之佳作。你给大家念念，如果朝臣当中都能像伍先生这样，鳌拜怎么能专权，如果天下士子都能像伍先生这样我大清国何愁不日益昌盛。你念给大家听听。”

杰书知道为了这份策卷，几年来惹出了多少大事，自己当初又是如何在皇上和鳌拜之间左右摇摆，他知道皇上为什么叫自己念这篇文章。遏必隆呢，更是如芒刺在背，越听越出汗，等到念完了便抢着上前跪下：“皇上，听了伍先生的策论，臣更觉得惶恐，伍先生天下奇才，肯请皇上委以重任。”

康熙今天心里高兴，更不想当着伍次友的面给哪个大臣下不来台，便说：“嗯，此事朕自有安排，明珠，你们侍候伍先生回去候旨，众卿，你们也都跪安吧。”在一片山呼万岁声中，康熙退朝了。

回到养心殿，康熙在苏麻喇姑的侍奉下，换了便装，躺在靠椅上，他的心情格外舒畅，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宽了，啊！做一个按照自己的意志发

号施令的皇上，真叫人痛快。可是，他还有心烦的事，最叫人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人拥兵十几万虎踞云贵，开矿、煮盐、铸钱，还制造兵器，储藏军火，囤积粮食、委派官吏，他安的是什么心呢？还有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称雄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这两个人也不容忽视。西北的准葛尔蠢蠢欲动，台湾的郑成功拒不称臣，如果三王联手作乱当何以处置呢？

他正在凝神静思，外边传来一声呼叫：

“奴才魏东亭给主子请安！”

康熙这才猛醒过来笑着说：“进来吧，朕正要找你呢！前天让你问伍先生的事，他怎么说啊？”

“噢，伍先生说以不杀鳌拜为好，反正他已经不能再生祸患了，留下他反能安人心，使朝廷官吏，军中将佐感恩戴德，为皇上效命，就是三蕃想要生是非也得掂量掂量。”

魏东亭还没说完呢，康熙就霍然而起：“好！先生一言定乾坤，就照他说的办！外面对伍先生怎么看呢？”

“噢，百官们当然是交口称赞了。百姓们知道了这件事也很高兴，夸伍先生学问好，称颂皇上礼贤下士功德齐天。”

“嗯，伍先生，朕是一定要重用的。不过眼下不能马上封官，官儿大了，众人不服；官儿小了呢，又委屈了先生，而且先生生性孤僻，别人又看他是朕的老师，反到使他难以做人呐！嗯……这样吧，你口传朕的密旨，请他为我拟一个除掉三蕃的方略来，但此事务要机密，除你和先生之外，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臣遵旨。”

“还有他和婉娘的事，朕瞧着也就该办了，虽然伍先生比婉娘大了那么十几岁，但是婉娘一直倾心于他，不会觉得受委屈的，婉娘侍奉过太皇太后和先皇，又跟在朕的身边，伍先生也会满意的。”

“主子圣明，这件事早该办了，只是……”

“噢，你说的是满汉不通婚吗？让伍先生抬入旗籍不就行了嘛。不过，这事你先别说透，”说着冲里面喊了一声：“婉娘，你出来，谢谢小魏子，他要给你当月老了。”

一直躲在壁纱厨后边的苏麻喇姑，羞红着脸儿走了出来向康熙叩头谢恩：

“谢主子恩典，奴才……嗯……还是回到太皇太后那儿更好！”

康熙听了哈哈大笑：“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太皇太后不答应。过几天凑个机会，朕替你求老佛爷，小魏子，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朕办差去呀！”

“扎！”

处理了这几样事康熙觉得格外兴奋，便让苏麻喇姑伺候笔墨，亲自起草了处分鳌拜等人的诏书，他乘着兴头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写完了又看一遍，觉得文采略显不足可是也不愿意再改了，写了大大的两个字：“钦此”，就放下了笔，又冲外面喊了声：“张万强，传膳！”

索额图在府上备了酒席，要专请伍次友，另外呢，请明珠、魏东亭等人做陪。明珠最爱热闹，巴不得有这机会呢。一大早便先赶来了。进了索府，明珠一眼就看出索额图的脸上并不高兴忙说：“哎，索大人，听说令侄女要入选进宫了，怎么不见笑容啊，！”

“噢，明大人来了，不瞒你说，今天，正是亡妻祭日，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会怎么高兴呢！”一边说着眼圈都红了。

明珠不由一阵高兴，正瞌睡呢，枕头送来了。笑着说：“索大人，我能叫你双喜临门。你瞧着婉娘如何呀？”

索额图一听就明白了，忙摆着手说：“哎，不行，不行！太皇太后早先是想把她指给皇上，可是我瞧着皇上的意思是想把她配给伍先生。”

明珠得意地一笑说：

“啊：索大人，您别着急我有办法，能使您和伍先生两全齐美。”

## 五十 哀身世含愤入空门 叹前程洒泪别帝君

明珠向索额图献计，让太夫人进宫之时，肯求太皇太后把苏麻喇姑许配给他作续弦。索额图一直觉得不妥，怕对不起伍先生，可明珠一个劲儿地劝他：

“索大人，古有明典满汉不通婚，伍先生和苏麻喇姑不能终身相思啊！你娶了苏麻喇姑，再给伍先生娶一位汉族姑娘，凭伍先生的身价还怕不能成婚吗？”

索额图觉得明珠这话也有理，便回后堂禀告了母亲。索太夫人自然也十分高兴，领着孙女儿进宫去了。

这些日子，太皇太后也着实高兴，样样事情都办得那么可心可意，这不，今儿一早，她就带着宫女，来到了养心殿一边坐一边大声嚷嚷：

“曼姐儿呢，叫她来！”

康熙忙笑着请安：

“皇祖母今儿个高兴，皇儿正说去请安呢，不想，老佛爷就来了。”

“我来瞧瞧，两件喜事窝在心里，哪里还坐得住，索家、遏家两个秀女方才同她们祖母都来了，我看了很喜欢。这两个孩子长得都俊秀，又很聪明，人品也极好。我来问问你的意思如何，是不是见过了？性格儿、模样儿都可投缘？”

康熙瞧了一眼苏麻喇姑，见她正抿着嘴儿朝自己笑，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笑道：“祖母瞧着好，自然就是好的。”苏麻喇姑原是在太皇太后跟前说笑惯了的，便在旁笑道：“万岁爷是十分满意的，两位皇贵妃像龙女似地，侍候老佛爷也是相称的！”

太皇太后满面慈祥地瞧着苏麻喇姑道：“你先别说嘴，这就要说到你了！”

“奴才左右是奴才，遏公爷孙女儿见得不多，索家赫舍里小姐我侍候得来。”

太皇太后呵呵笑着说：“不是这个——论理，你也不大不小的了，打六岁上这么高就跟着我，后来跟你主子，侍候了这些年，和一个公主也不差甚么！若是指一个包衣奴才似乎也太委屈了你；指一个侍卫吧，又怕得熬炼几年才得出头，如今倒有个称心的——”说到这里便细盯着苏麻喇姑，停住不说了。

康熙早听到话风有些不对，见苏麻喇姑也是满脸地不自在，便趁空儿抢先说：“祖母见地极是！婉娘的事我也替她想过，须得寻一个文才好的才般配得来。留神这几年，我看伍先生就好！”

太皇太后起先还满面笑容地正听，忽然竟自收敛了笑容，缓缓地说：“伍

先生自然很好，我也不是没想过。但是他是汉人，咱们满人里头有多少女人，都拿去配了汉人，那还成甚么体统，”苏麻喇姑听到这里，已知无望，横了心，呆呆地望着太皇太后默不作声。

“曼姑和别的人不同，下不为例也罢了。”康熙仍不甘心赔笑道，“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还不是尚了公主？”

“那不成。也不能这样比！”“时候儿不一样，分寸也就不一样，——再说，我已答应了索额图母亲了。皇帝难道还要叫我改口吗？”

康熙深悔自己没有早些把这件事禀明太皇太后，此时悔之莫及。正想再说，只听苏麻喇姑“咕咚”一声跪了下去，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太皇太后道：“老佛爷，奴才自幼儿进宫服侍您老人家，从未违命，今日此事，奴才倒要斗胆驳回老佛爷了！”说着，两行热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太皇太后见她容颜惨淡，声音异常凄楚，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你起来！有话尽管讲么。——我们这也是为你好！”

“奴才正要这样说。老佛爷和万岁爷待奴才实实恩重如山！奴才一个女子又有甚么回报呢？甚么伍先生，甚么索大人，奴才统统不嫁！情愿回来侍奉老佛爷一辈子！”

“嗯，怎么这样说话，傻孩子，女人哪有个不嫁人的！难道做姑子不成？”

一句话提醒了苏麻喇姑，她忙说：“就是做姑子也没甚么不好！老佛爷最信仰我佛，曾发愿剃度一个出家人，奴才难道不合适？老佛爷常说一人得道，七祖升天！就是老佛爷百年之后做了菩萨，身边也得有一个龙女服侍么！”

太皇太后被堵得无言可对，半晌才说道：“哎，我也乏了，这事就这么定了罢。回头皇帝叫人给她预备一下。这是一辈子的事，马虎了我是不能依的！”说着竟起驾去了。

康熙默默地将祖母一直送出养心殿宫外，回来见院中人人惊疑，不住朝里头窥视，没好气他说道：“都给我退下！”他心里很是懊丧。便独自一人在天井里散步，越想越生气，在深悔自己的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

伍先生和婉娘情意相投，这你也是知道的。你三四个小妾，续一个断弦就敢如此胡搅。朕就偏不能叫你如意！想到此，康熙厉声吩咐道：“来人！叫熊赐履递牌子，进见！”说着进了殿，自坐在几案旁生闷气，忽然又觉得口渴，端起几上的茶喝了一口，谁知茶已凉了，气得拿起青玉杯子“当啷”一声掼得粉碎。

宫女们一个个吓坏了，急忙进来收拾干净。这时熊赐履已来到殿外。高声说道：“奴才熊赐履，恭见吾主万岁！”

“进来罢！”看着熊赐履俯伏而进，康熙忽觉自己有些失态，忙改换了一下姿势，身子微微一倾，神色庄重他说道，“你起来，坐在那边脚榻上。——这份诏旨朕已拟好。你瞧瞧，如无不妥，今日就叫杰书明发出去。”

熊赐履双手接过朱批谕旨，欠着身子坐了，仔细读了一遍。他也觉得文辞欠佳，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十五岁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诏书，也实在难得。赶忙说道：“万岁圣学又大进了！这样处置，不但朝臣宾服，就是先帝爷在天之灵也是欢喜的！”

康熙冷冷说道：“朕无意听这些个，你再斟酌，可有甚么添减的没有了？”

熊赐履沉吟片刻，说道：“嗯……若论处置这事，话也就说尽了，如能再加几句抚慰百官的话就更好了。”

“嗯，好！你写来朕看！”

熊赐履领了旨，退至殿角一个案前，现成的笔墨，略一思索，便顺着康熙的口气在后边加了几句。康熙看过之后觉得很满意，笑着点头道：“就这样，叫上书房誊清明发罢！”

熊赐履方欲退下，康熙忽然叫住了他：“你下去见索额图，就说朕已决意纳苏麻喇姑为妃，叫他早些自寻太皇太后辞婚，休生妄想！”

熊赐履正要说话，康熙一摆手：“你跪安吧！”熊赐履只好叩头辞出。

经过这一场闹剧，康熙心情松快了一点，便转向厢阁来找苏麻喇姑。虽说是打趣索额图，此时他倒有一个新的想法——苏麻喇姑给不了伍次友，更不给索额图，朕便自己要了，又有甚么不好？

一脚跨进西阁，康熙不禁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苏麻喇姑已经剪去一头青丝，换上了一身缙衣。

“你——”

“曼姑，婉娘！”康熙痛叫一声，“你不能这样，做朕的妃子不好么，朕也……也是喜欢你的！”

苏麻喇姑眼睛呆望着墙上的条幅：“霞乃云魄魂，蜂是花精神”——这还是当年在索府苏麻喇姑以婢女身份出来考较伍次友以后，伍次友赠写的对联。如今时过境迁，真正只留下魂魄精神而已。想想人生有何意趣？苏麻喇姑见康熙伤心，省过脸去一字一句他说道：“奴才前生有罪，本世又复造下重孽，愿长伴于青灯古佛之前，祈祷主子和一切人平安，了此余生，以修来世。——求主子得便将这个话传给那个痴情人吧！”

康熙见她如此，知道劝也没用，拭泪道：“婉娘出世之志已坚，朕便成全你。我这就去见老佛爷，你就在宫中修行罢！”

当魏东亭得知苏麻喇姑削发为尼的消息，匆匆赶到养心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苏麻喇姑了。看康熙皇帝的脸色，忧郁之中透着悲凄，他不敢多说，小心翼翼地奏道：

“求皇上开恩，容奴才代替伍先生去辞别婉娘。”

康熙点了点头说：“好吧，她虽然出家却并未出宫，就在钟粹宫里修行，你去见见她也好。伍先生那里，你也要替朕好生劝慰。小魏子，朕本想委你到陕西去一趟，山陕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清额攀附鳌拜，别人可以下问，这两个人，非处置不可。明珠刚才来见朕，说你和那位鉴梅姑娘商量成婚的事了，他愿替你办这趟差，朕也想让他再磨练一下，也就答应了。好了，你去吧！”

魏东亭拜辞出来，心里像乱麻一般。鉴梅作为鳌拜的奴仆还正等候发落，明珠怎么能以此为理由替自己去办差呢？他一路想着来到钟粹宫。可是又被宫女当了驾，说苏麻喇姑剃度后法名“慧真”虔心礼佛，概不会客。魏东亭好说歹说才带出一句话来，转告伍先生，佛门有句禅语：“从来处来，向去处去。你们都没有明珠聪明，好自为之吧！”

魏东亭还想多问，可宫女“咣”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

魏东亭昏头昏脑地回到家里，刚要坐下，就见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汉子走过来说：

“大人，奴才要跟您告别了。”

魏东亭一愣：

“啊，你，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呀？”

那人笑笑说：

“我是您的老门子呀，怎么，不认识了？这几年蒙您待我有恩有意，我斗胆告诉您一声，奴才是十三衙门派来的，怕您信不过，才装成老头，现在见您大人效忠皇上绝无二心，要回去交差了。”

魏东亭只觉得头上像挨了一棒似地，颓然倒坐在椅子上。这个年轻的老门子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不知道了。

几天之后，永定河边聚集了我们这部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熊赐履、索额图、魏东亭和穆子煦兄弟们都来了。他们在为当了左督御使钦差大臣的明珠和辞官不做归隐回乡的伍次友设宴饯行。

望着水走河的漏漏流水，燕山峰峦上的朵朵白云，除了志得意满的明珠之外。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惆怅和凄凉。倒是伍次友最先从借别之情中超脱出来。笑着说：

“唉。各位老朋友，这是怎么了，我伍次友一介书生，能得到皇上如此恩宠已是千古佳话了。按理，我本不该为了一个女子作此庸人之志，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再说，我与圣上虽师生之情日深，毕竟是君臣有分吧。这几年，我看透了京师人事纷扰，宦海沉浮，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事，怕一入宦就会利欲熏心而不能自拔，倒不如此时超然归隐，落个全身，全名、全节，岂不更好！来来来，我借大家一杯酒，感谢大家殷殷送别之情。愿各位辅佐明君，早成大业。不才，虽傲游于江湖之上，当为太平盛世讴而歌之。”

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明珠贤弟，愚兄要先行一步了。”

众人刚要上前拦阻，忽见一匹白马，自京城方向飞奔而来，等走到近前才认出来，正是太监张万强。只见他手奉一件精工绣制狐皮滚边儿的缎面披风。大声喊道：“圣旨到。”皇上谕，伍先生可免礼接旨。

“先生教诲，龙儿当铭记在心，一路风寒，望先生善自珍重，特赐先生披风一件，乃朕随身之物，盼先生睹物思人，如龙儿常在身边。着明珠绕道中原代朕送先生一程，并派得力之人护卫先生回扬州。传谕地方官吏殷勤接待，不得有误。

“钦此”。

魏东亭走上前来，接过披风给伍次友披在身上。众人看着他们上马起程。

八年前，明珠从这条路上讨饭入京。如今，又从这里走出去，却是代天巡守的钦差大臣了。

伍次友呢，却仍是儒生的身份。他在想，给龙儿拟定的撒蕃方略已经呈上去了。从龙儿派张万强送行这件事儿上可以看出皇上对那份条陈还是满意的。那就要有另一场好戏要看了。忽然伍次友觉得身边多了一个人。“二爷，您老想不到吧？我呀，还跟着您，咱们一块回扬州去。”原来是何桂柱。

风烟滚滚，黄土漫天，奉旨出京的钦差大臣仪仗森严、护从如云，一乘绿呢大轿抬着明珠，伍次友坐在自备的轿车里，柱儿骑着大青骡子紧紧跟在轿车的后面。燕山脚下被圈占的田园已经发还，虽然人们还心有余悸，不敢下田耕种，但春风雨露还是让这片荒芜了的土地露出了嫩绿的新芽。路边的芳草，河边的柳枝，随风摆动，好像是向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致意，又像在倾述着大地的苦难。

望着车窗外闪过的这一屡春意，伍次友觉得心中宽慰了。他仿佛看到

随着北方的复苏和江南的平定，千古华夏将再一次出现繁荣兴旺的太平盛世。

